

# 朝鲜战争中的 美国陆军

（第 2 卷）



〔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

#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第二卷)

[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

国防大学出版社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第二卷)

(美) 詹姆斯·F·施纳贝尔

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红山口甲三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合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30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北京)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5626—0255—7/E·157  
定价: 6.20元

# 目 录

<b>第一章 朝鲜历史简介</b> .....	1
一、国土.....	1
二、朝鲜的过去.....	2
三、美国与朝鲜.....	4
四、1945年的朝鲜.....	7
五、南北朝鲜的划分.....	13
<b>第二章 南北分裂的局面</b> .....	15
一、美国占领南朝鲜.....	15
二、俄国占领北朝鲜.....	22
三、美国寻求解决朝鲜问题.....	24
四、从朝鲜撤军.....	27
五、在南朝鲜组建防御部队.....	30
六、北朝鲜的人侵准备.....	36
七、1950年6月朝鲜的局势.....	38
<b>第三章 国防力量与美国陆军</b> .....	42
一、军队在国防体系中的地位.....	43
二、远东司令部.....	47
<b>第四章 共产党的挑战</b> .....	60
一、情报失误.....	60
二、麦克阿瑟的反应.....	65
三、美国的反应.....	66
四、紧急疏散.....	71

五、前进指挥部联络团抵达朝鲜	73
六、在华盛顿的进展	74
七、麦克阿瑟视察朝鲜	75
八、远东军司令的个人报告	78
<b>第五章 紧急的情况，紧急的措施</b>	82
一、麦克阿瑟的判断	85
二、集结	89
<b>第六章 恢复信心</b>	106
一、来自华盛顿的初次视察	113
二、1950年7月空战	117
三、撤退在继续	120
<b>第七章 盟国的援军</b>	125
一、统一指挥的形成	125
二、美国陆军的重建	128
三、1950年8月——战区局面	138
<b>第八章 铬铁行动：酝酿与计划</b>	152
<b>第九章 铬铁行动：兵力</b>	168
一、海军陆战队	172
二、陆军第7师	180
三、空降兵部队	183
四、作战待机状态	187
<b>第十章 越过“三八线”：决定与计划</b>	189
一、形势在变化	189
二、“三八线”——决定的产生	191
三、韩国政府返回汉城	199
四、新的作战计划	203
<b>第十一章 侵入北朝鲜</b>	209

一、联合国10月7日决议·····	209
二、麦克阿瑟改变计划·····	211
三、中国出兵的可能性·····	213
四、第8集团军进入北朝鲜·····	219
五、第10军进行准备·····	223
六、新的障碍·····	225
七、威克岛会议·····	227
<b>第十二章 胜利的预兆·····</b>	<b>230</b>
一、新的前进计划·····	230
二、另一次改变·····	233
三、第10军登陆·····	234
四、占领计划·····	234
五、胜利的幻影·····	237
<b>第十三章 中国出兵·····</b>	<b>249</b>
一、中国军队行动·····	249
二、第8集团军日益谨慎·····	251
三、第10军与新对手·····	253
四、立竿见影·····	254
五、重作决断的时刻·····	258
六、庇护所与穷追·····	268
七、重新审查任务·····	272
<b>第十四章 胜利之门·····</b>	<b>281</b>
一、第8集团军的计划与问题·····	281
二、第10军的计划·····	283
三、看法谨慎·····	292
四、麦克阿瑟的进攻·····	300
<b>第十五章 面临新的困境·····</b>	<b>303</b>

一、干涉.....	303
二、东京紧急会议.....	310
三、柯林斯出访朝鲜.....	316
四、麦克阿瑟受到警告.....	318
五、高级会议.....	319
<b>第十六章 危难之际.....</b>	<b>330</b>
一、增援的前景.....	330
二、撤军的可能性.....	335
三、第10军奉命撤离北朝鲜.....	338
四、李奇微上任.....	344
五、迟疑不决.....	346
六、参联会权衡利弊.....	348
七、撤离计划.....	350
<b>第十七章 政策探讨.....</b>	<b>355</b>
一、审定报复措施.....	358
二、参联会代表再访东京.....	368
三、朝鲜出现令人振奋的征候.....	370
四、1月12日备忘录.....	372
<b>第十八章 联合国军反攻.....</b>	<b>376</b>
一、战况.....	379
二、日趋乐观的展望.....	397
<b>第十九章 十字路口.....</b>	<b>399</b>
一、打回“三八线”.....	401
二、在朝鲜的进展.....	406
三、寻求武力增援.....	407
四、杜鲁门总统不悦.....	409
五、贝文与英国观点.....	413

六、李奇微再入北朝鲜·····	414
<b>第二十章 麦克阿瑟的罢免</b> ·····	417
一、台湾问题·····	418
二、麦克阿瑟不同意美国对朝政策·····	424
<b>第二十一章 新方向，新政策</b> ·····	430
一、4月22日——中国军队攻势·····	432
二、使命与责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433
三、给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新命令·····	436
四、给远东军司令的新指示·····	439
五、中国军队再次发起进攻·····	442
六、政治解决的努力·····	446
七、重建南朝鲜军队·····	450
八、修改给李奇微的指示·····	452
<b>第二十二章 停战迹象</b> ·····	454
一、政治因素影响战斗线·····	456
二、谈判倡议·····	460
三、预测·····	463



# 第一章 朝鲜历史简介

苏联支持的北朝鲜政府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措施，未能降服南部邻居，遂于1950年6月25日入侵大韩民国，美国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前去支援南朝鲜人，从而爆发了一场为时三年的战争，美国伤亡达14.2万人。

在南朝鲜的战略行动，后来被称为“有限战争”，战斗完全限制在一定的地理区域之内，而政治上的决策严格限制了军事战略。除朝鲜两个政府外，交战的各方都没有倾注自己全部的军事力量。然而所有这些都无法对战斗的残酷性构成限制。

朝鲜战争虽起因于大国之间的争夺，但是根源于朝鲜历史的国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朝鲜战争，朝鲜半岛的地形也有一定的影响。

## 一、国 土

朝鲜是亚洲凸凹不平的半岛，人民吃苦耐劳，生活贫困。历来倍受压迫之苦。战争与悲剧成了朝鲜历史的主题。压迫与虐待成了长期受苦人民的历史传统。地球上很少有如此不适合于大规模的现代化军事行动的地区。起伏不平的地形，缺乏足够的公路、铁路和军用港口，狭窄的半岛以及恶劣气候的限制，阻碍了军队的调动和后方的援助，并加剧了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

从亚洲大陆中部伸出的朝鲜半岛外形与佛罗里达州类似。在北部，山水相间的地形将朝鲜与满洲<sup>①</sup>和苏联的滨海省分隔开。在东部，日本海的彼岸，日本列岛位于朝鲜的翼侧。在西南，隔黄海与中国相望。朝鲜半岛向南伸展达500多英里。而东西最宽处仅有220英里，成千上万的小岛屿星罗棋布于5400英里的海岸线边缘。有些小岛仅比岩石大一点。

从面积上看，朝鲜等于田纳西州和肯塔基两州之和，约8.5万平方英里。人们开玩笑说，若是把朝鲜拉平了，足可以覆盖整个世界。这其中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全部半岛都是山地，公路和铁路蜿蜒于峡谷之间。不冻港位于朝鲜南部和西部海岸，但西部海岸却受着世界上最特殊的潮汐影响。在东部海岸，只有很少几个适用的港口。虽然在地理学上讲朝鲜位于温带，然而冬季却非常寒冷，特别是受寒风侵袭的北部山区。南部夏季炎热多尘土。

## 二、朝鲜的过去

朝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是因为它不幸地与三个大国邻近，即中国、日本和苏联。这些邻国历史上对朝鲜的野心，使得它成为一个战场和战利品。朝鲜有时被说成是“指向日本心脏的匕首”，而有时则成为日本进入亚洲大陆的跳板。对中国，以及后来对苏联来说，朝鲜是一个后门，需要在受到威胁时关上，而在准备扩张时打开。朝鲜在日本海上的不冻港一直使俄国人垂涎三尺。因此，朝鲜很少能摆脱其强大邻国的控制。

<sup>①</sup> 本书对中国东北称为“满洲”。——译者注

中国最先出现在朝鲜的国土上。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即在朝鲜北部建立控制区域。公元7世纪时，中国人强行将自己的思想、习惯和生活方式注入到朝鲜文化之中，而把朝鲜变成一个事实上的附属国。在这个世纪末，一个中国人控制的地方政权统一了半岛。不久，日本开始时常侵入朝鲜南部，但从未产生持久的效果，公元663年日本人在朝鲜遭到惨败，于是近1000年没再骚扰朝鲜。

同中国一样，朝鲜在13世纪受到蒙古军队的人侵。近100年里，从草原来的野蛮人统治、蹂躏着朝鲜。忽必烈曾从朝鲜发动过两次对日本未成功的人侵。他还残酷地掠夺朝鲜的人力与财产。

在14世纪中叶，随着蒙古帝国的逐渐衰落，朝鲜重新笼罩在中国新生的光辉之下。朝鲜人采用中国的文化，增加了自己的才能，他们开始了繁荣昌盛的时代。优秀的工匠，手工艺者和发明家及哲学家和学者把朝鲜变成一个可与中国相比的文明国家。然而日本人野蛮地中断了这个黄金时代。从1592年开始，日本人开始了残暴的远征，日本武士在丰臣秀吉率领下，对朝鲜半岛进行了七年的抢劫。朝鲜人在中国的援助下，终于驱逐了日本人，但他们的家园已成为一片废墟。他们最好的工匠和学者连同大部分可带走的财产被日本人夺走了。

在17世纪，朝鲜与中国保持松散的文化政治联系，而中断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它从未恢复到被日本摧毁以前的文明程度。当西方势力在19世纪向亚洲扩张时，中国与朝鲜的特殊关系抵抗着西方的人侵，西方想与朝鲜通商的努力被误解所阻挠，朝鲜人对西方的提议十分冷淡，他们不加区分地杀害了法国使节及美国和荷兰的海员。西方国家对朝鲜几

次惩罚性的远征也未能改善关系。

对朝鲜本身的一个不幸事件是，1860年俄国人来到朝鲜边境，在以后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又开始追求领土扩张。在19世纪以后的年代中，中国、日本和俄国展开争夺朝鲜控制权的斗争，朝鲜人民毫无自治的机会，他们继续被隔离在周围的现代世界之外。

日本通过短暂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控制了朝鲜。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利用西方的军事技术打败了其劲敌。10年后，日本又因打败了俄国而震惊世界。为了与俄国打仗，日本占领了朝鲜，日本人不顾朝鲜人的反对而留在那里。日本解散了朝鲜的军队，废除了朝鲜的邮电部。它表面上让朝鲜人自治，而实际上成为统治者。日本人掌握了政府部门，强迫朝鲜国王退位，并控制了朝鲜社会的各个方面，终于在1907年7月，以协定形式把朝鲜完全置于其统治之下。1910年8月朝鲜与日本的合并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 三、美国与朝鲜

日本控制了朝鲜1/4个世纪。在这之前，美国对朝鲜不太感兴趣，但曾试图支援朝鲜独立。1882年，美国海军准将舒菲尔特与朝鲜国王会谈，签订了一个商务条约。这个条约经过四年的努力，好不容易通过了中国政府官员的检查得以签订。它规定双方互派外交代表，保护美国商船和美国公民，治外法权和最惠国贸易条款，这个条约本可以使美国在朝鲜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但当朝鲜国王要求美国派外交事务顾问和军事顾问时，美国却迟迟未采取行动，这件事一直

拖了好几年。美国在朝鲜的外交代表屡次呼吁华盛顿付诸行动。虽然是在1884年发出的邀请，美国军事顾问直到1888年才到达朝鲜。

美国在19世纪末对待朝鲜事务漫不经心。只有与远东的大国的关系才具有实质性意义。据一份官方文件上讲：“朝鲜政府有着无可补救的缺陷，而不宜予以任何保护，美国是对它唯一不怀私心的朋友——但并不想成为它的保护者。”

当日本控制了朝鲜以后，美国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道：“我们不可能为干预朝鲜事务而与日本作对……他们的防务不堪一击。”1905年7月29日，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与日本首相签订了一个秘密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以换取日本保证不干预美国在菲律宾群岛的利益。而朝鲜国王根据“舒菲尔特条约”的“官员条款”要求美国帮助的呼吁，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从1905年到1910年，整个朝鲜经常发生起义与暴动，日本以有效的暴力平定了叛乱。朝鲜人几乎没有什么武器，而日本人则是装备精良而又冷酷无情。根据日本人的统计数字，从1907年7月——1908年12月，1,4566万名朝鲜“叛乱者”被杀。到1910年朝鲜正式并入日本，已经几乎不存在公开的反抗。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反对日本兼并朝鲜。

完全控制带来了日本35年的统治。日本人不断剥削朝鲜人民和土地，但他们也使朝鲜得以现代化。修建了公路、铁路、堤坝和工厂。其中大部分用于军事目的。举例来说，釜山港主要是用于军事，而不是为商业目的；从釜山向北到满洲的铁路线，军事价值大大超过商业价值。

日本人把朝鲜的工业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之中，朝鲜完全依赖日本提供半成品、维修设备，提供销售市场。朝鲜的

许多主要工厂只生产在日本组装的部分零件。当日本在30年代开始推行征服亚洲的计划时，日本人几乎把朝鲜的工业都转向军事目的。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机器长时间的不停使用，而不进行适当的维修，朝鲜的工厂与设备都毁掉了。由于制造化学产品，特别是氮化物以供日本的作战需要，引起朝鲜土壤的严重贫瘠。

日本人禁止朝鲜人掌握要害部门，不给他们以受教育的机会，日本控制了朝鲜关键的政治部门和经济机构。仅占朝鲜人口3%的75万名日本居民成为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主人。近80%的朝鲜人既不能读书，也不能写字。

朝鲜人对日本人的剥削极端不满，由于在日本人的法庭按照日本的法律，他们往往因一点小事而被判以重刑，比日本人犯有同样罪行的惩罚要严厉得多。日本人所控制的朝鲜银行对朝鲜人的贷款利率要比日本人高20%。1910年——1945年朝鲜的国债增加了三倍。朝鲜人的税务极其苛刻。在大部分工厂里，做同一种工作，日本人的收入比朝鲜人要高二倍。大量的农场从朝鲜人那儿转到日本人手里。

虽然日本人以铁腕统治来消灭朝鲜民族的斗志。但是，爱国主义和独立运动的火焰仍然存在。革命的组织 and 运动表明了朝鲜人对自由的向往，他们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反抗日本的统治。在为把朝鲜从外国统治下解救出来的团体中，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自称为“大韩共和国临时政府”，它于1919年3月1日成立，那时，朝鲜的学生制订了独立宣言，在汉城集会，日本人残酷地镇压了这个宣言的鼓动者，许多爱国者逃离朝鲜以躲避拷打和死亡。1919年4月10日，其中一些逃难者在上海开会，成立了临时政府。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李承晚博士被推举为总统。1931年满洲事变（指“九一八

事变。——译者注),临时政府迁移到南京,以后又搬到重庆。

这个组织的目标为争取朝鲜的完全独立,并使它自己成为朝鲜的领导政府。由于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同见解,常常使朝鲜临时政府领导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两个人李承晚和金九位于上层,当金九在30年代中期成为总统时,李承晚则作为临时政府在美国的非官方代表。这个组织得到了在美国和中国的朝鲜人的大力支持,并在朝鲜有广泛影响,李承晚和金九都受到了朝鲜人民的尊敬。

一支强大的朝鲜共产党力量也开始在朝鲜各地发展。朝鲜共产党成立于1925年,它致力于推动反日的地下活动。共产党的力量在严密的反日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壮大起来。朝鲜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的远东局与苏联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它认为,由于苏联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所以无法再给予朝鲜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许多朝鲜共产党员到满洲、中国和苏联去避难。

#### 四、1945年的朝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帝国的灭亡,给朝鲜留下了政治上的真空。然而这种动荡的、长期受压抑的爱国主义背景,使得一场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在所难免。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朝鲜被同盟国看成是日本侵略的牺牲品而不是帮凶。显示同盟国对朝鲜关心的最早迹象之一,为美国、中国、英国在1943年12月开罗会议上所签署的联合宣言。宣言写道:“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与苏联的分歧在朝鲜问题

上也有所反映。随着轴心国在1945年的失败，在世界许多地区留下了力量真空地带，也使得美国与苏联的分歧日趋尖锐，刚刚摆脱德国和日本统治的新独立国家则成为美苏双方为各自利益所争取的目标。

美国与苏联不同，它并不认为朝鲜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因为，朝鲜拥有相对来说很少的人口，既没有重要的工业基地，也缺少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朝鲜落入了对美国不友好的政府手中，而美国则仅在一般地区内有行动自由。美国仍会认为这将从对日本的占领上得到补偿。但由于中国在1945年落入友好政府之手，这样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俄国按其传统的观念，一直把朝鲜作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正如以后的事态发展所证明的，苏联企图以支持另一国对朝鲜的控制，而使朝鲜人其彀中。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讨论了朝鲜的前途问题。罗斯福提议由美国、苏联和中国对朝鲜进行托管。有鉴于美国在菲律宾的经验，罗斯福推测托管可能会持续20到30年。斯大林说他认为英国也应该成托管国之一。在雅尔塔签订的正式文件中，并没有提到朝鲜。由罗斯福和斯大林拟订的，经丘吉尔同意的雅尔塔密约仅在远东从领土和其他方面对苏联做了让步，以作为苏联在打败德国后，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后来，罗斯福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告诉美国赴莫斯科的代表霍普金斯，苏联同意四大国托管朝鲜的政策。

虽然美国军事计划的决策者们表面对朝鲜漠不关心，但事实上，他们心中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朝鲜。1945年7月25日，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给在波茨坦的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



建议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处理朝鲜问题。太平洋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早已接到准备占领日本的命令，在波茨坦会前不久，把朝鲜也列入占领的计划中来。对这些新增加的命令，麦克阿瑟将军建议东京和汉城应首先加以占领，其次是釜山，再次是朝鲜西海岸的群山地区。于是，马歇尔将军通知总统，应授权麦克阿瑟在战争结束后的短期内，派一个师在釜山登陆。马歇尔补充道，对于朝鲜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应包括靠近西海岸的汉城和在日本海北部的清津。马歇尔希望如果俄国人参加占领的话，他们应占领清津，然后进入满洲，或许还可进入华北。他认为美国在最初即控制某些地方是完全必要的。

在波茨坦会议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讨论朝鲜问题。而主要是研究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时间，以及同盟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在展望日本在亚洲大陆投降后的前景时，同盟国的军事代表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穿过满洲的暂时界线。此线以北是苏联接受日本投降的地区。最初并没有提及朝鲜，但由于日本在朝鲜驻扎几万军队，后来讨论了同盟国在那里的军事行动。

在波茨坦，苏军总参谋长告诉马歇尔将军，苏联在对日宣战后将进攻朝鲜。他问美国是否可以为配合这个进攻，在朝鲜海岸实施军事行动。马歇尔告诉他说，在日本未被摧毁，日本在南朝鲜的军事力量未被消灭以前，美国不准备对朝鲜实施两栖作战。虽然美苏总参谋长提出了把朝鲜、满洲和日本海分别划入美国和苏联的区域的计划，但这与后来将朝鲜分为南北两部分并无关系。

8月9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到1945年8月10日，日本即将崩溃的迹象已极明显，这使美国改变了彻底击败日本的

计划，而准备接受它的投降。陆军部作战处的计划人员开始起草投降程序的总命令第一号。日本投降后，由麦克阿瑟交给日本政府。这个命令的第一段详细拟定了在远东接受日本投降的国家和领导人。

作战处的战略与政策科的政策组起草了“总命令第一号”的最初文本。由于需要尽快写出一份文件，政策组的工作人员在8月10日一直工作到深夜，他们讨论了可能的受降区域，使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能够在最为方便的区域内接受日本的投降，以及如何对极其分散的日军受降，并考虑到了苏联在远东的地位，他们很快就决定在远东分几个区域受降，并明确规定了这些区域地理上的界限。

政策组的负责人博尼斯蒂尔上校只有30分钟来起草第一段，总参谋部和国务院一陆军一海军协调委员会正急切地等待着。这样，博尼斯蒂尔上校就很匆忙地决定了谁接受日本的投降，他的想法只稍加改动便成为最后文件。

博尼斯蒂尔的主要想法是，在苏联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尽可能向北划定受降分界线。他知道苏联的军队可以在美国军队未到之前占领朝鲜最南端，他也清楚苏联人正准备向朝鲜进发，或早已到达那里。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军队也在600英里远的冲绳岛。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达成一个苏联人所能接受的投降协定，同时能阻止他们占据整个朝鲜。而如果他们拒绝仅限于占领北朝鲜的话，美国人是无法阻挡住他们的。

最初，博尼斯蒂尔曾设想受降界线与朝鲜的行政区划一致。但他办公室中的那幅地图并不适于这样的划分。他注意到38度纬线差不多从中部穿过朝鲜。假如这条线得到杜鲁门总统和斯大林元帅的同意，将会使美国控制汉城及其附近的

集中营。假如需要四方政府参加的话，也有分配给中国和英国的足够份额。于是，他决定用38度线作为受降区域的分界线，日本在朝鲜的部队将向所指定的美国和苏联当局投降。

太平洋地区的受降区域的划分还牵涉到朝鲜以外的其他国家，因此博尼斯蒂尔上校只好紧张地工作，他把总命令的这一段文字给战略与政策委员会的林肯准将和正在连夜开会的参谋长们匆匆看过。1945年中，许多重要的军事政策就是如此制订的。命令草案逐个由林肯将军、参谋长们和国务院一陆军一海军协调委员会、总参谋长、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审阅，最后送交总统。

当博尼斯蒂尔的草案在8月11日凌晨送交给参谋人员时，加德纳海军上将建议把受降线向北推到39度线，参谋人员认为这个建议将得到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的赞成。加德纳指出，39度线将使大连划在美国占领区内，但是林肯将军认为苏联人不可能接受把他们限制在大连和辽东半岛其他地方以外的受降区域，而且美国军队要在苏联人之前到达满洲港口是十分困难的。在与助理国务卿邓恩通了电话以后，林肯确认他的意见受到赞同。邓恩先生认为朝鲜对美国来说，在政治上比大连更重要。他认为这也是国务卿贝尔纳斯的意见。最后，当参谋人员把总命令交给国务院一陆军一海军协调委员会时，“三八线”仍保留在草案中。

正当林肯将军在8月11日和12日把文件送给国务院一陆军一海军协调委员会传阅时，苏联人开入了朝鲜，他们在东北部港口元山附近登陆。苏联人从西伯利亚的滨海省向朝鲜半岛倾巢出动，直达汉城以南的开城——春川地区。他们掠夺了大量机器设备，其中包括火车头和车厢。苏军行动的报告传到华盛顿以后，发布总命令的需要更加迫切。否则，苏

联人的进军将使美国人在南朝鲜对日受降的规定成为一句空话。与此同时，苏联军队迅速进入满洲的重要地区，把大连包括在美国受降区域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从8月11日到14日，国务院—陆军—海军协调委员会和总参谋部讨论了受降令的措词。同时，麦克阿瑟将军提出附加使用军队优先考虑的三点附加条件：在日本投降后，占领日本第一，占领朝鲜第二，占领中国第三。

在华盛顿，陆军部军事行动委员会根据总参谋部、国务院，陆、海军部首脑的要求，重新修改了“总命令第一号”。1945年8月15日，命令草案的修正稿送交白宫办公室李海五星上将。几个小时以后，杜鲁门总统即予以批准，随即将总命令第一号送交给英国和苏联，以求得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同意。参联会用传真机把总命令转给麦克阿瑟将军。并让他制订占领朝鲜一个港口的时间表。

“总命令第一号”关于朝鲜的规定包括：在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地区的日军向苏军统帅投降，38度线以南的日军向美国派遣军最高司令官投降。在华盛顿等待莫斯科对美国命令的反应时，曾有一段时间焦躁不安。因为苏联军队已于总统批准“总命令第一号”前三天进入了朝鲜。如果苏联不接受这个建议，如果苏联军队占领了汉城，林肯将军建议美军占领釜山。

斯大林于1945年8月16日答复了杜鲁门总统。他并未对“三八线”提出任何异议，也没对命令的总方针提出反对意见。他要求修改总命令，把北海道北半部包括在苏联军队受降的区域内。斯大林还提醒总统辽东半岛包括大连和旅顺港在苏联所受降的满洲区域内。虽然杜鲁门总统回绝了斯大林关于苏军在北海道北部受降的建议，但是斯大林的答复解决

了朝鲜受降区域的划分，取消了美国用军队在大连登陆的计划。

## 五、南北朝鲜的划分

这条长约190英里的分界线斜穿朝鲜。它根本没有考虑政治上的界限和地理上的特点以及水路与陆路贸易需要。“三八线”截断了75条小溪和12条河流，以不同的角度越过了高高的山脉，穿过181条小路、104条乡村土路、15条道际全天候公路、8条高级公路和6条南北铁路线。事实上，这是一条不顾实际情况臆造出来的分界线。

“三八线”以南的美国区域面积为3.7万平方英里，约有2100万人口。“三八线”以北的苏联区域共有4.8万平方英里，约900万人口。在朝鲜20个主要城市中，12个位于美国区域，其中包括最大的城市汉城，它有近200万人口。美国区域包括朝鲜全部13个道的6个，其中有两个道的大部分和一个道的小部分在南朝鲜。

朝鲜南北两个地区在工农业上相辅相成。南朝鲜以农业为主，2/3的人口从事耕作。它的可灌溉稻田面积是北方的三倍，它向北方提供食品。而北朝鲜则向南方的稻田提供化肥，兴南拥有远东最大的氮肥厂。北方农作物的产量虽然也很高，但它却缺少许多种农作物。这样的分界给双方都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

1940年，南朝鲜生产整个朝鲜74%的消费品和加工品，其工业是由几个大型工厂和许多小工厂组成，生产纺织、橡胶、五金和陶器制品。许多工厂是加工从北朝鲜来的原料。

北朝鲜大部分是多山地区，拥有大量有价值的矿藏，特

别是煤矿尤为丰富。在日本统治的最后10年中建造的一些大型水电站，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因为其丰富的动力资源，所以北朝鲜拥有几乎全部的朝鲜重工业。包括几个轧钢厂和一个设备先进的化工厂。1940年，北朝鲜生产的重工业产品占整个朝鲜的86%。在北朝鲜，有朝鲜唯一的一家石油加工厂，供应整个朝鲜的需求。全部8个水泥厂中的7个在北部，几乎南朝鲜所有的电力均来自北方。南朝鲜轻工业所需的其他产品如生铁、钢材、木材、纸浆和化工品也都来自北方。

南方与北方的巨大差异一直成为朝鲜传统特点。南朝鲜人认为北方人粗鲁，缺少文化教养；北朝鲜人认为南方懒惰而狡猾。在日本占领期间，北方人比南方人的反抗性更强。农业的不同造成了两个地区的社会差异。北方的旱田与南方水田形成鲜明对比，从而造成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在南方，大都是小型农场，而保持很高的租金，而在北方，则有大型农场，很多归土地所有者。“三八线”则使这种差别更突出了。

## 第二章 南北分裂的局面

### 一、美国占领南朝鲜

1945年8月1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定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负责的区域，接受日本军队投降，其中包括朝鲜南半部。

麦克阿瑟将军正处军事生涯的光辉顶点。他是一个才智过人、体力充沛的人。作为一个南北战争中英雄的儿子，他从小就被出人头地的思想所熏陶，他以最优异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很快被擢升为准将，在战斗中表现得十分勇敢。他后来担任过军校校长、陆军参谋长、菲律宾军事顾问，并在1936年成为菲律宾的陆军元帅。麦克阿瑟将军自1937年从美国陆军中退役后，1941年7月又被新起用担任重要使命，领导了同盟国军队在西北太平洋上击败了日本人，计划并指挥了一系列辉煌战役。

麦克阿瑟在一开始，很少得到关于处理朝鲜问题的指导意见。他指派霍奇中将指挥的第24军去朝鲜受降，并为美国的利益占领并统治南朝鲜。1945年8月27日，霍奇将军成为美国驻朝部队司令。

正象上面所指出的，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元帅讨论了四国托管朝鲜的问题，1945年6月，斯大林向霍普金斯表示同意四国托管朝鲜。6月，中国

政府也表示赞同，而英国政府虽然得知托管计划，却未表示意见。

由于对占领朝鲜的计划缺少特别的考虑，使人们认为只要与英国苏联和中国蒋介石政府密切合作，就会轻而易举地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华盛顿和远东军在执行美国在南朝鲜的计划时，都未周密地研究与苏联在朝鲜前途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8月29日，麦克阿瑟将军警告霍奇，苏联人可能比美国人提前到达汉城，美国与苏联的问题已经明朗。麦克阿瑟要霍奇无论如何也要占领汉城，并与苏联的指挥官密切联系，小心行动以避免发生麻烦事件。麦克阿瑟认为对朝鲜的占领将在英、中、苏、美四方参加的基础上进行，虽然他并不知道四国将占领哪些地方。霍奇将军仍认为从华盛顿来的指示是不够充分的，他认为除非美国发出更具体和主动的政策指示，否则就会在朝鲜失败。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重庆的朝鲜临时政府总统金九和其在美国的代表、朝鲜驻美使团团团长李承晚博士，即争取美国承认并支持朝鲜，但未获任何结果。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他们竭力争取不仅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承认，而且希望使朝鲜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美国的国家政策阻止了这些行动，但是1945年6月，李承晚在向杜鲁门总统呼吁后，被告知：“美国对待如朝鲜临时政府这样的组织的政策是，避免采取行动，以避免在同盟国取得胜利之时，剥夺朝鲜人民选择他们自己所喜欢的政府形式和人选的权利。”

8月17日，随着同盟国对日作战接近胜利，金九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向杜鲁门总统申请，允许派临时政府的代表去朝鲜，以参加“代表朝鲜和朝鲜人现在与未来的议会”，美国并



没有立即对这个请求采取行动，但是几天以后，霍奇将军向麦克阿瑟将军建议，流亡在重庆的临时政府领导人应回到朝鲜，以担任同盟国领导下的“傀儡”，直到政局稳定，选举实行以后为止。

然而，这个行动却未依照霍奇建议的方式进行。在9月末，临时政府得到回朝鲜的许可，由美国负责运送。每个回朝鲜的人都要签署一项声明，表示同意遵守军政府的法律规定。

8月28日，日本军队在汉城的司令官要求美国军队尽快进入朝鲜，以维持秩序和行使政府职能。他指控朝鲜共产党正制造混乱，为苏军进入“三八线”以南制造借口。

第24军的一支人数不多的先遣队于9月4日中午，在汉城附近的金浦机场降落。四天以后，大批部队在仁川登陆，进驻汉城。与以前预料相反，苏联人并没有占领朝鲜的首都。一小部分苏联士兵进入靠近“三八线”美国区域的一个小镇，但在“三八线”以南并未出现有组织的部队。

麦克阿瑟将军于9月7日向朝鲜人民发表了一个宣言，以建立美国对“三八线”以南的朝鲜的军事控制。他说：“三大盟国怜悯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的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朝鲜人民可以相信，军事占领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受降命令，并保护他们的人身和信仰权利。为达到这个预定的目标，需要你们积极协助，服从指挥……所有人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或由我授权发出的命令。任何反抗占领军的行为，扰乱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行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霍奇将军于1945年12月12日，任命最先到达朝鲜的美军第7师师长阿诺德少将为驻南朝鲜的军事长官。在霍奇的请

求下，一位国务院官员被任命为他的政治顾问。9月15日，本宁霍夫先生向国务卿描述了关于南朝鲜局势的混乱情景。他说美国驻朝部队的行动面临两个巨大困难，而在目前局面下是无法克服的。首先是指挥部里没有关于任何美国或其盟国对朝鲜前途政策的消息。这个国家未来会如何发展？如何解决这个国家被分为南北两部分的局面？我们在军事目的以外的总政策是什么？第二个困难是美国驻朝部队实力很弱，军政府人员和其他军官称职的不多，因而只能在有限的地区内行动，无法产生全局性的影响。”

美国部队在朝鲜的确面临十分迫切的问题。工商业处于停顿状态，公用事业与服务行业已不再起作用。朝鲜的经济濒于崩溃。随着这些问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政治气氛动荡而紧张。人们无法看到近期内稳定政局的希望，朝鲜人也很难处理好他们自己的事务。虽然在日本投降和美国军队到达的短暂时期内，南朝鲜组成了70多个政党，却没有一个有能力治理国家。这些政党不仅相互之间争执不休，它们的领导人几乎都没有什么政治经验。

日本人统治的结果使得只有极少的朝鲜人胜任在政府和工厂里的职务。以铁路工作为例，不要说工程师，即使是车场工作人员，大部分朝鲜人都无此经验和技能。公共管理人员都未受过训练。面临如此的现实，霍奇将军决定在过渡时期，在领导岗位上留用一些日本官员。在他到达朝鲜的第二天，即任命原朝鲜总督阿部信行为美国监督下的朝鲜政府临时负责人。霍奇保证尽快把日本人替换下来，然后，再由朝鲜人接替美国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保证是十分错误的。朝鲜人看到过去的统治者依旧领导着他们，反应十分强烈，竭力要求霍奇开除那些日本人，而让能力稍差的朝鲜人

进入政府。到1945年12月为止，7.5万名朝鲜人在政府中任职，其中许多人是否称职是值得怀疑的。

所有迹象都清楚地表明，美国并未预见到它在朝鲜应起的作用，也未为军政府制订任何有效的方案。华盛顿最初发给霍奇将军的命令是含糊不清的。据他的报告所说，以后发来的命令也是很不完备的。

霍奇将军由于缺少特殊的指导，他只好力求维持秩序，恢复公共事业，支撑萧条的经济。由于第24军是用来与日本人作战的，而不是占领朝鲜，因此他的努力受到很大削弱。在朝鲜留住有经验的人和军官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占领朝鲜的过程中，由于不断的和大量的调动，使得许多不合格的人进入各级领导岗位。

这些迹象同时又表明，美国在1945年占领朝鲜是多么毫无准备。在美国能说或能听懂朝鲜语的人寥寥无几，不得不同朝鲜的官员和民众打交道的美国人只好依靠会讲英语的朝鲜人。霍奇将军用一个朝鲜人来作他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的翻译，一个朝鲜人负责翻译他向朝鲜人民所作的第一次讲话。朝鲜人民把美国军政府称作“译员政府”。1945年10月的一份调查表明，朝鲜人并不相信他们本国的译员，而责骂他们在重大问题上对美国官员的恶劣影响。南朝鲜人认为译员们非常不可靠，在许多事情上影响美国占领军的政策。这样的形势仍在恶化。10月末，在朝鲜受过训练的军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苏联人也没有停止活动。在日本投降以前，国务院对其意图即有粗略的了解。1945年6月，在一份政策文件中，国务院官员预言道：“苏联政府无疑会在其所统治的朝鲜的那一部分建立军政府，并很可能随之成立亲苏的朝

鲜政府，至少也要有一部分苏联培养的领导人。”

李承晚于1945年10月16日到达朝鲜。华盛顿的官员、麦克阿瑟和霍奇将军都认为他在朝鲜人民中的威望足以给其国家的政治带来新的力量。金九稍晚一些从中国重庆回到朝鲜。

与他们返回朝鲜的同时，麦克阿瑟将军从华盛顿得到了明确指示。这个指示于10月17日发给麦克阿瑟。其中主要内容为，美国在朝鲜“最主要的目标”是，“促成朝鲜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和平的、可信赖的成员。”它还进一步指示麦克阿瑟，“在你的一切行动中，必须牢记美国的对朝政策，以期美国和苏联在此过渡时间取得重大进展，从而进入美、英、中、苏对朝托管时期，最终使得朝鲜独立而成为联合国的一员”。

在李承晚和金九到来之际，如同巧合似的，共产党也大量增加了在南朝鲜的活动，都是反对美国占领军的。其他非共产党的反占领军组织也在不断制造麻烦。霍奇将军批评说，华盛顿的优柔寡断是在放任自流，这只能使其军队无所适从。“朝鲜最需要的是独立，他们现在就需要它”，他说，“在朝鲜人人知道同盟国曾保证朝鲜得到自由和独立，却无人理会‘在相当期间’这个修饰语。他们告诉我朝鲜语中找不到与‘在相当期间’相对应的词”。他强调美国要么在国际上采取积极的行动，要么授权让他攫取在南朝鲜的主动权。他建议美国和苏联同时从朝鲜撤军，听任朝鲜人自行其是，使其在一场不可避免的内乱中自己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霍奇将军不得不处理李承晚所造成的未曾预料的麻烦。李承晚在成立了迅速实现朝鲜独立“中央委员会”后，他发现自己无法控制朝鲜共产党。他利用霍奇将军给予

的在一系列广播中向朝鲜人民发表超党派讲话的机会，严厉斥责共产党。从那时起，李承晚与共产党之间的敌意即不断增长，随后双方的分裂使霍奇面临的问题复杂化了。

虽然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托管上，朝鲜人民却强烈地反对它。无论什么名义下的外国控制都与朝鲜的民族感情不相融。朝鲜人希望立即取得那些解放者所说的自由。而无论如何，从长远看，托管至少是向着最终解决朝鲜问题前进了一步。

1945年12月下旬，美国促成了在莫斯科召开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外长会议。会议制订一个似乎具有建设性的对朝鲜的托管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美国和苏联成立联合委员会，在与朝鲜政党和社会组织协商以后，对成立全朝鲜临时的民主政府提出建议，并由各自的政府研究，起草一个方案，旨在订立四国对朝鲜进行为期五年的托管协议。

当托管计划和“为期五年”的条款传到南朝鲜后，许多朝鲜人反应强烈。12月29日爆发了动乱，美国只好动用军队平息暴乱。与此相反，南朝鲜共产党人大概在苏联人的指示下，于1月3日宣布他们支持托管计划。

1月16日，美苏在朝官员举行会谈。到2月6日，共举行15次正式会谈。美国希望两个地区合并，而苏联则要求保留两个地区，只是使它们能协调行动。由于双方在此问题上互不让步，会谈没有取得什么成果。2月2日，霍奇报告说，只要美国军队仍在朝鲜，苏联即无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希望统一朝鲜。他说：“到目前为止，已讨论了所有的问题，包括用沿着边界的中央邮局调整寄给个人的邮件。我猜测除非苏联人认为整个朝鲜已完全共产主义化了，否则朝鲜南方和北方永远也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根据现在的趋势，我对我们反

击苏联的宣传和应付苏联的政治策略的能力表示怀疑”。苏联在朝鲜的宣传攻势的确是设计巧妙，控制严密。俄国人充分利用朝鲜人的情绪，把托管说成是美国的设计。塔斯社宣称苏联为朝鲜人民所要求的一切而力争，其中包括朝鲜完全、立即的独立。而美国则极力要求对朝鲜进行10年托管。霍奇将军对苏联在这方面的成功十分愤怒，他说：“随着塔斯社的宣传不断深入人心，朝鲜人民感到美国又出卖了他们，把他们推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次是苏联人取代了日本人。”

军方会谈只达成了几个含糊其词的协议，其中包括交换信件、分配广播、电台频率、军事联络等。1946年3月20日，美苏联合委员会开始在汉城办公，对峙的僵局又重新出现，美国人宣称苏联人顽固地拒绝合作，也不为达成协议作出建设性的努力。苏联人坚持只有听命于莫斯科的朝鲜组织在临时政府中得到席位，才有可能达成协议。联合委员会无法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于5月8日暂时休会。

## 二、俄国占领北朝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世界上任何苏美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成为十分敏感的区域。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组织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认为美苏之间的分歧最终可以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程序解决。然而，它却未立即产生效果。苏联和美国关于朝鲜问题谈判的失败代表了它们彼此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俄国人在北朝鲜单方面的行动使这些分歧趋于表面化。

苏联怀着明确的目标向朝鲜派驻军队。从一开始，他们

就封闭了自己的区域，隔断了南北间交通联络，建起了坚固的路障，他们端着机关枪，其射程控制着他们所认为的“三八线”。事实上，俄国人的区域比美国地图上所标出的界限还向南延伸1000—1200码。在美苏管制朝鲜的前几个月，虽然有俄国哨兵的警戒，每天仍有5000—6000名贫困的难民从北朝鲜涌入美国占领区。

在占领朝鲜初期，美国人企图与北方建立联系的努力失败了。霍奇将军向他的俄国对手建议，允许两个地区间进行贸易和通信，却遭到断然拒绝。美苏在朝鲜最重要的接触即是每两个星期通一列邮政列车，以及俄国人在汉城的一个联络小组和美国在平壤的一个类似机构。占领区间电话通信的建立起因于俄国人一时的兴致，其主要的使用者也是俄国人。

最后，在1945年10月，共产党官员对霍奇想达成协议的努力关闭了大门。他们用信件通知霍奇，在最高级的政治关系未建立之前，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会谈。10月11日，俄国联络小组从南朝鲜撤出。

许多洞悉北朝鲜的美国人和其他观察家们指出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动向，俄国人正在把北朝鲜变成一个标准的共产主义国家。按照苏联人的设计，朝鲜的众多政党均被置于名义上的权力位置。在建立民族政府的幌子下，俄国人在把北朝鲜共产主义化的过程中，并未遇到美国人在把南朝鲜民主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批评抗议风暴。

俄国人在北朝鲜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本地人的政府，并使之成为俄国政治制度的复制品而从属于苏联。以前就存在的北朝鲜共产主义组织，机构严密，而地理上邻近满洲、苏联，使俄国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他们把成千上万在苏

联居住、学习而完全共产主义化的朝鲜流亡者带回朝鲜，其中有些人在莫斯科担任过政府和党的职务。

1945年10月3日，俄国人为他们的新国家举荐了一位朝鲜人——金日成。俄国人把他视为朝鲜民族主义的杰出领袖。金日成原来是朝鲜抗日组织的一个著名领导人，他在俄国人的培养下成了俄国军队的一名上尉。1930年他流亡满洲。后于1941年或1942年在苏联销声匿迹。在俄国人的支持下，金日成于1945年10月下旬控制了朝鲜共产党。与此同时，其他受过苏联训练的朝鲜人则担任了北朝鲜政府的重要职务。朝鲜共产党在北朝鲜控制权力的过程是在俄国人公然的鼎力协助下进行的。

北朝鲜中央政府——临时人民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2月12日。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金日成，它控制在朝鲜共产党人手中，它向公众广泛推行共产主义措施与改革。在俄国顾问的限制与控制下，朝鲜共产党人以极大热情行动起来。截至1946年中，苏联在北朝鲜的地位已绝对稳固，它答应撤退大约10000名占领军。这样，占领者就大大减少了对纯行政事务的干预。因为有可信赖的领导机构，苏联即可以颇策略地只以一小部分人在北朝鲜监督事态的发展。

### 三、美国寻求解决朝鲜问题

在南朝鲜到处都是共产党支持的暴乱的情况下，美国占领朝鲜的第一年结束了。1946年秋天，暴乱分子袭击了几个警察局，抢走了武器和弹药，霍奇将军为此而颁布了军事管制法。但是，他面临着巨大压力，大规模的暴乱频繁发生，因为他在朝鲜仅有4.35万名士兵，第24军的战斗力据估计已下



降到原来的10%。同时，不断有来自北朝鲜的报告说，俄国人正在训练成千上万的北朝鲜青年并建立了一支军队；南朝鲜的共产党人在美国占领区扬言，北朝鲜的军队将进入并“解放”南朝鲜。10月份被抓进监狱的共产党人并不在乎对他们的处罚，因为他们相信俄国人会在半年内就使他们获得自由。

美苏联合委员会于1947年5月22日恢复会谈。7月中旬，霍奇将军悲观地报告说：“根据目前的形势，我确信美苏联合委员会注定要失败，因为当克里姆林宫发出命令后，会谈又要中断，据我看，苏联的立场不会有任何改变。”他指控俄国的宣传是在执行把朝鲜变为苏联卫星国的命令。

“我们已经浪费了一年的时间来使南朝鲜复苏以安慰俄国人，实现莫斯科协定”，霍奇说道，他建议废除莫斯科协定，如果联合委员会再次休会，就自己单独行事。“常有人对我说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议事日程上没有朝鲜的位置”，他说，“但是我认为华盛顿应该清楚，这里的形势已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它很可能很快就会到达爆发的程度”。他要求在联合委员会失败的情况下，应给予他明确的长远计划。在完成确定的事情之前，不要在报刊上讨论对朝鲜的计划。同时并给予他领导全权。

7月，杜鲁门总统在国务院的建议下，决定将美国对朝鲜的军事控制转为行政管理。1947年7月25日，陆军部通知麦克阿瑟将军，国务院将逐渐接管行政事务的管理，他得知，“为办理移交，美国驻朝部队司令官今后应向参联会汇报在朝鲜占领区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非军事等方面的情况。陆军部则为参联会日常事务的行政机构。”远东总司令与驻朝美军总司令之间的从属关系不受影响。远东

总司令对朝鲜军事方面的职责没有变动。

狂热的朝鲜人厌恶托管，同时继续反对美苏联合委员会，李承晚则是这种反抗的关键因素，他不断地攻击共产主义，攻击霍奇将军本人。其实，他并不需要反对讨论托管问题的谈判，因为美苏联合委员会丝毫没有有任何进展。为打破这种僵局，美国采取直接步骤，于1947年8月26日提出建议，由四大国重新开会以决定如何实施莫斯科会议的协定。中国和英国对此表示同意，然而苏联却拒绝了这一建议。这样一来，美苏虽然已占领朝鲜两年，却没有作出任何使朝鲜统一与独立的安排。1947年9月23日，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朝鲜问题。

在1947年10月16日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中，美国建议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于1948年3月31日以前，在南北朝鲜进行选举，由联合国的临时委员会观察选举并监督政府的组成。当朝鲜建立起统一的政府时，外国军队即撤出朝鲜。

在联合国大国讨论这个提案时，苏联代表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联合国无权对朝鲜进行监督，外国军队必须在朝鲜统一政府建立之前撤出朝鲜。他的反提案是占领国立即把军队撤出朝鲜，然而未被通过。1947年11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支持美国的建议，设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苏联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

俄国人的所作所为已远远超出了拒绝合作的范围。朝鲜主要的水力发电站位于苏联人控制的区域。1947年11月，当联合国临时委员会组成之时，他们把对南朝鲜的供电量减少了一半。

南朝鲜的选举于1948年5月10日进行。北朝鲜既未参加选举，也不承认选举的结果。同时也禁止联合国临时委员会

进入北朝鲜。然而，据估计仍有80%的选举人参加了投票，选举国民议会代表。联合国委员会报告说，选举的结果是有效的。

大韩民国的新议会于1948年5月3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73岁的李承晚博士为主席。经过一番争论，国民议会于1948年7月推出一部宪法，并选举李承晚为总统。由于霍奇将军过去与李承晚不睦，他推举了自己的副手接替驻朝美军总司令的职务。霍奇于1948年8月离开朝鲜，由其副手库尔特少将接替他的职位。

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成立典礼在汉城举行。麦克阿瑟将军宣布李承晚正式当选为总统，美国驻朝鲜军事当局的职责已经终结。1949年1月1日，美国正式承认大韩民国。1949年3月21日，约穆乔成为美国第一任驻朝大使，他从1948年8月起一直是美国派驻朝鲜的特别代表。

#### 四、从朝鲜撤军

李承晚当选为总统后不久，他就引用了麦克阿瑟将军在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许诺，麦克阿瑟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将会竭尽全力帮助朝鲜人民，保护朝鲜人民，如同保卫美国或加利福尼亚州免受侵略一样。”然而，在战后制定对付俄国的侵略计划时，美国的军事决策者们却总是反对把朝鲜作为一个有军事价值的地区。

1946年，美国准备按照需要确定在朝鲜停留的时间，这就是说，要待到与俄国达成协议。1947年9月，魏德迈中将来朝鲜视察形势，他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军队仍然需要留在朝鲜。他认为俄国军队将会一直留在朝鲜，

直到北朝鲜的傀儡政权和武装部队强大到足以在没有苏联军队的情况下完成苏联的指示。他警告说，苏联可能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撤军，其主要目的在于迫使美国也采取同样行动。而在美国军队撤出以后，苏联人就开始策划以北朝鲜军队占领南朝鲜。1947年9月26日，在美苏联合委员会上，苏联代表团建议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在1948年初同时撤出朝鲜。接着，苏联外交部长于10月9日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相同的建议。

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在9月29日，美国的官员们决定试探了结朝鲜问题，其中包括尽快撤走美国军队，并把由此带来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军方领导人认为，美国在朝鲜保留军队或军事基地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而且急需把驻扎在朝鲜的部队调往其他地方。1948年4月8日，杜鲁门总统呼吁努力创造一个在年底之前撤军的环境。

国务院坚持认为，在南朝鲜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和稳固的政府以前，美国军队应该继续留在南朝鲜。同时还需要全体联合国成员国都同意撤军。但是陆军方面早已开始为撤退制定计划。计划撤出的时间（这一点国务院最后也予以同意）是1948年8月15日开始战术性撤退。由大使和军事使团的61名成员来维护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利益。

计划制定的一个月之后，9月15日，美国驻朝部队各单位开始离开朝鲜。然而南北朝鲜政治形势的新发展很快就减慢了美国撤军的速度。9月9日，北朝鲜成立了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立即宣称对整个朝鲜拥有统治权。苏联及其卫星国迅速承认了这个政府。9月19日，苏联通知美国，所有苏联在朝军队将于年底以前撤离，同时希望美国军队亦能同时撤退。北朝鲜共产主义国家的兴起和苏

联极力要求外国军队撤退这两件事，否决了任何关于美军迅速撤退的意见。不仅如此，10月发生的南朝鲜军队叛乱，虽然时间很短，却颇能说明大韩民国内部极不安定的情势。这一切促使李承晚总统向杜鲁门总统发出呼吁，要求美国军队留驻南朝鲜，直到他的军队完全忠于他，直到他的军队有能力应付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威胁。

国务院在朝鲜的一位代表于1948年11月注意到“美国军队在朝鲜的存在会稳定当地局势，过早的撤退及日常的冲突会削弱美军战斗力，虽然可以扩编南朝鲜军队以击退一系列入侵行动。”美国在9月决定，拒绝苏联关于所有军队在1948年底撤退的建议。这个决定把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作为朝鲜问题的一个方面，而等待联合国大会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行动。1948年12月12日，当联合国呼吁所有美国军队撤出朝鲜时，参联会决定把驻扎在朝鲜的1.6万人的部队削减到一个团—共有7500人。

1949年初，参联会请麦克阿瑟将军对撤军及撤军的最佳时间发表意见。对于第一个问题，麦克阿瑟向参联会指出苏联从来都不会接受美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用他的话说，南北朝鲜将“继续争吵不休”。他直率地预言道，美国无法在南方建立一支能够抵御北方大规模入侵的军队，“得到满洲支持的共产党军队入侵的威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继续存在。”他对朝鲜争取独立的机会抱有一种悲观的看法。他说：“应该看到，在朝鲜受到严重威胁时，〔美国〕从战略、军事上考虑，将无法给予任何积极的军事支持。”至于撤退的最佳时机，他认为5月10日最合适，因为这一天是朝鲜选举一周年纪念日，而“朝鲜人受传统的影响极深。”于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所有美国军队于1949年6月30日以前撤出朝鲜。

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指定美国驻朝军队留在南朝鲜的最后一批战术部队的任务。

尽管美国把朝鲜当作没有什么战略价值的地区，美国政府仍制订出一些原则以履行其保护职责，它同意给予有限的财政援助，并为一支自立的防御部队奠定基础。1949年6月，国务卿艾奇逊向国会委员会说明给予南朝鲜1.5亿美元援助的必要性时，坚持认为如不给予经济援助则意味着全部朝鲜将在二到三个月内为共产党人所控制。他不能保证大韩民国可以经受得住一切压力，但他以为金钱和军事援助至少可以使南朝鲜人自己去抵抗北朝鲜人。

## 五、在南朝鲜组建防御部队

1945年11月上旬，马歇尔将军命令麦克阿瑟将军制定计划，在朝鲜建立一支警察部队作为削减美国驻朝军队的第一个步骤。11月28日，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了一项计划，于1946年1月1日以前在朝鲜建立一支2.5万人的警察部队，并要求允许以多余的美国武器装备这支部队。他同时指出，建立一支朝鲜的国防军也是必要的。

1946年1月9日，参联会授权麦克阿瑟建立一支朝鲜警察部队，并以多余的美国武器装备这支部队。他们认为武装部队要在朝鲜独立后再建立。麦克阿瑟将军提出，南朝鲜警察部队由2.5万名普通警察、2.5万名国家警察和一个负责巡逻沿海的海岸警卫队组成，主要武器为步枪，并配以少量的轻机枪。

这支警察部队的第1营被命名为朝鲜保安队，于1月下旬成立。霍奇将军派出一批美国军官去当领导。他用缴获来的

日本步枪装备了这支部队。

阻碍保安队发展的因素在于缺乏武器，语言不同，缺少顾问和政治局势不稳定。霍奇将军并未对建立保安队倾尽全力，因为他所关心的是政局的安定。军事训练在无声无息地进行，保安队对外界的接触限于最小范围内。从1946到1947年，美国顾问从不超过12人。到1946年4月，保安队仅增长到2000人。到1946年11月，保安队的人数增加到5000人。可是到1947年底，保安队的人数一下子猛增到了近2万人。

与此同时，当朝鲜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时，南朝鲜的军队问题（警察部队除外）又引起了争议。1947年10月，华盛顿通知麦克阿瑟，鉴于美国从朝鲜撤军的可能性，应建立一支南朝鲜军队，但要不露声色，如可能的话，可以扩编保安队。华盛顿方面又询问南朝鲜军队是否可在一年内具备抵御北朝鲜共产党人可能发动的进攻的能力。他们对南朝鲜军队最适宜的规模以及如何进行装备很关心。陆军部请麦克阿瑟尽快提出建议，因为美国军队可能在下一年内撤出。

麦克阿瑟向霍奇将军征求了意见。1947年10月22日，霍奇的意见被送到了华盛顿。霍奇写道：“我认为，如果武器能尽早运到，并有足够的人员进行教授的话，南朝鲜军队可以在一年之内装备齐全，并将其训练得能够抵御北朝鲜军队。”这支最少需要10万名士兵和军官组成的军队，将编成一个司令部、一支后勤部队，并建立六个步兵师。这个数目是霍奇建议过的数字的两倍还多。但他认为，应考虑到在最后摊牌时，北朝鲜方面一定会有许多隐瞒。

最难办的是装备问题。在朝鲜过剩的武器，包括轻武器、105毫米榴弹炮和运载工具，仅够装备2.5万人的军队。“如果装备供应充足，完成编组的10万人部队，可在8至12个

月内完成组建任务并受到基本训练。”霍奇说：“可以相信，只要允许使用在日本的适用装备，那么从授权之日起，在90天内，即可完成三个师和部分集团军后勤部队的装备任务”。霍奇建议，当他的军队撤出朝鲜时，他建议留下10万人的装备，再加上10万人的轻武器。

即使在美军撤出前建立一支适当部队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时，霍奇仍然建议立即把保安队扩充到官方规定的2.5万人，装备81毫米迫击炮和105毫米榴弹炮。他要求有关方面立即提供美式装备。无论如何，他认为必须严格保密，因为北朝鲜共产党人似乎积极准备入侵南朝鲜。虽然霍奇怀疑当苏联人仍有军队驻在朝鲜时，不大可能鼓励这种入侵，但是他认为当苏联单方面撤军的时候，南朝鲜就可能遭到攻击。麦克阿瑟将军对整个建议泼了冷水，在向华盛顿转交霍奇的意见时，他说：“我认为在联合国采取行动以前是无法作出任何确定的决定的，在这个时候美国做出单方面的行动，会与它向联合国所提出的建议不一致。如果联合国接受了这个问题，象目下讨论的这个决定就会通过了。”

美国的决策者十分怀疑一个保安队可以有效地抵御由俄国支持的侵略行为。1948年1月，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在给参联会的报告中说：“现在的情报表明，美国军队的撤退可能会导致共产党统治的结果。就现有的装备及时建立一支保安队抵御苏联的进犯的可能性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因此，如果美国军队撤退的话，朝鲜将会存在最后为苏联所统治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一个扩编的保安队也许可以成为对付北朝鲜军队公开行动的暂时威慑力量。”

麦克阿瑟将军虽然反对建立一支南朝鲜军队，但是他于1948年2月建议把保安队增加到5万人，从朝鲜的仓库里拿出



重型步兵武器装备他们。参联会于1948年3月10日批准了这一项行动。霍奇将军指派了更多的美国军官担任保安队的顾问，并开办学校以教授朝鲜人如何使用美国武器。

由于陆军部于1948年初建议对美国驻南朝鲜的外交代表团加以扩充，包括军事代表团。麦克阿瑟将军也同意这一建议。李承晚总统于1948年11月正式要求设立美国军事代表团。他的理由是5万人的保安队无法防卫南朝鲜，这些部队战斗力太弱，无法抵御北朝鲜军队的进攻，美国的军事代表团会立即消除南朝鲜人的不安全感，使整个社会感到安全与保障。

军事代表团早已存在，1948年8月15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成立了临时军事顾问团，它由罗伯特准将领导。临时军事顾问团最初不过100多人，目的在于非战斗性的勤务工作。到1948年底，它的编制增加到92名军官和149名注册士兵。1949年1月1日，临时军事顾问团易名为美国驻大韩民国军事顾问团，共有472名军官和士兵组成，它归属于美国驻朝代表团。

罗伯特将军被提名为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其指挥部设在汉城。他的使命是训练一支南朝鲜部队，使之担负起维护国内安定，抵御边界上的袭击与进犯，抵抗北朝鲜军队的武装攻击和侵略的责任。虽然罗伯特被授权在军事问题上，可以直接与陆军部联络，但他要向麦克阿瑟将军汇报他的行动。麦克阿瑟将军负责在水路为美国驻朝代表团运输货物，及在紧急情况下从朝鲜接运美国侨民。在北朝鲜发起进攻的前一年，这是他所负责的唯一与朝鲜有关的事。

1948年11月下旬，大韩民国通过了“军队组织法案”，12月15日，设立了国防部，并把保安旅更名为师。

虽然美国只向大韩民国提供了仅供5万人使用的武器装备，到1949年3月1日，大韩民国的军队总数已达11.4万人，包括6.5万人的陆军，4.5万名警察和4000人的海岸警卫队。当3月美国同意提供6.5万人的装备，大韩民国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在五个月内，为建立新的军队，征募士兵近10万人。1949年，南朝鲜军队已组成八个师，美国军事顾问团向大部分营派了顾问。

麦克阿瑟将军希望大韩民国的军队能够在国内维护安定，而不必过于强大。他认为大韩民国没必要建立空军和海军，因为它们在维护国内安全中起不了作用，同时，它们也无法强大到足以战胜北朝鲜的空军和海军。他觉得大韩民国的军队应该有能力表明反抗侵略的力量，但是应该“在组成上表明其和平的宗旨，不给人任何联想其成为对北朝鲜威胁的根据”。

1949年6月，为证明美国军队从朝鲜撤出的理由，陆军部计划与行动处处长博尔特少将宣布南朝鲜军队比北朝鲜军队装备精良。博尔特从罗伯特提出的报告中得出这个结论。根据这个见解，陆军及参联会负责远东的行政机构不仅同意美国战术部队从朝鲜撤出，而且对此表示衷心赞同。

1949年当美国驻朝部队从朝鲜撤退时，根据对外清算委员会的“剩余财产法案”，将军事装备转交给大韩民国。这些装备原来价值约5600万美元，到1949年增加到1.1亿美元。地面武器装备足够5万人的部队使用，它包括10万件轻武器，5000万发轻武器弹药，2000多件火箭发射器，4万多辆各种类型运载工具和一些轻型火炮和迫击炮及7万多发炮弹。其他组织提供的装备可以供1.5万人使用，这些装备从美国在日本的军火库中运到朝鲜。虽然美国政府为进一步的

物质援助制定了计划，并为此拨出军事防务援助方案的资金，但是援助顺序上排在后面的位置，行政机构繁杂，拖拉程序及完成计划上的困难，使得这些援助未能在1950年6月以前到这朝鲜。

1949年8月，李承晚总统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一个近乎直率的请求，他说：“除非我和我的政府与我们的朋友在援助问题上达成协议，否则我们国家近景将是暗淡和血腥的……一些美国顾问向我保证共产党人决不会以武力进攻。因此，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我们英勇军队的防御。我们朝鲜人坚信，在苏联的策划下，共产党人企图使用武力，他们一定会这样做。如果他们那样做了，将由我们朝鲜人，我们的士兵与老百姓去作出牺牲，而不是那些好心肠的美国顾问……美国官员告诉我，我们的弹药可以维持两个月的战斗。我自己的官员告诉我弹药只够用两天。”他要求更多的武器和弹药，以M2型榴弹炮替代射程有限的M3型榴弹炮。1949年9月26日，杜鲁门总统向李承晚保证，只要国会同意对朝鲜的军援，美国军事顾问团将继续制定给予大韩民国军队武器与援助的计划。马西奥先生也对李承晚提出类似的意见。1949年下半年共产党人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并未产生对朝鲜军事援助增加的效果。

1949年10月，大韩民国的国防部长要求给予189辆M-25型坦克，当时，罗伯特将军正在日本，怀特上校代理他的职务，怀特向美国陆军参谋长科林斯将军作了汇报，反对答应这个请求，他说凸凹不平的地域，难行的道路及简易的桥梁妨碍坦克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

在怀特上校贬低坦克对朝鲜的实用性时，贝尔德上校作为罗伯特将军和怀特上校都不在时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代理负

责人，通知马西奥大使，要运往南朝鲜的物资的型号及质量都不适合于作战。1949年10月26日，他警告说，南朝鲜军队除了个人武器外，其他所有武器都缺乏，而俄国人则给予北朝鲜大量精良的武器装备。北朝鲜炮兵拥有122毫米榴弹炮，其最大射程为1.2980万码，而南朝鲜 M3型105毫米榴弹炮只能打7600码。在世界冲突中，北朝鲜人把他们的炮兵正好布置在105毫米榴弹炮最大射程以外，随意进行炮击。他们还拥有120毫米迫击炮。“现在，北朝鲜拥有高空战斗机和轰炸机，中程火炮和压倒优势的迫击炮，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国防军的士气。”贝尔德上校建议向大韩民国提供 F-51 型战斗机，他说：“我们必须给予南朝鲜防卫空中袭击的手段。”但是南朝鲜得到的仅仅是20架用于通讯联络的飞机。

美国和大韩民国政府于1950年1月26日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这个协助授权予新政府以物质援助和正式设立军事顾问团。这个协定的最后条款签订于1950年3月15日，美国允诺给予大韩民国共计1097万的军事援助。在这些援助中，仅有值几百元的电线于6月25日前送到南朝鲜，而价值35万美元的通信器材和零件已从圣弗兰西斯科（旧金山）出发。

## 六、北朝鲜的入侵准备

李承晚总统担心北朝鲜的进攻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苏联政府一直在北朝鲜训练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俄国军官的训练下和苏联武器的装备下，北朝鲜军队在1946年到1950年间，成为一支强大而富有战斗力的队伍。1946年8月，北朝鲜开始征兵，到年底建成一支2万人的军队。1948年，随着北朝鲜政局的稳固，苏联提供了装备6万人的武器。1949年发布了总

动员令，另有4万人应征入伍，有2万人曾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中服役，有9000人在苏联受训三年，以培养空军和坦克部队的干部。这样，北朝鲜军队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所有的部队都得到了苏联所新提供的武器，军事训练在加紧进行。1950年初，军事力量急速扩展，军队扩充到13.5万人；其中包括一些新兵和从中国共产党部队转业回来的1万人。平民也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1950年4、5月间，轮船载运着大量的武器由苏联运来，装备北朝鲜陆军和空军。北朝鲜人得到大量的重型炮车、装甲车、自动武器和螺旋桨飞机。

北朝鲜军队的组织和训练都是在苏联人严密控制下进行的。主要部队的负责人都是听从俄国人指挥的军官，苏联顾问从一开始就在北朝鲜部队里，但在人数上逐渐减少，因为相信北朝鲜军官已经具有能力。1948年，每个北朝鲜师有150名苏联顾问。到1949年，每师的人数下降到3至8人。但是，由于北朝鲜人依赖苏联训练主要的军事技术，提供武器装备，苏联仍然严密地控制着北朝鲜军队。日本的步枪逐渐为苏联的所代替，北朝鲜军队每日都在俄国人严密监视下，得到分配的汽油。

北朝鲜共产党人使用了一切手段：象宣传工具、武装暴力、煽动推翻南朝鲜政权。由北朝鲜所控制政治团体派出的特务、恐怖分子渗透到南方，进行颠覆活动。例如，破坏美国军政府收集粮食运到城市的指令。1947年末，魏德迈将军报告说：“现在政治、经济局势的不稳定是由于在占领区内共产党恐怖分子的破坏、共产党人所煽动的暴乱和革命活动所引起的。”南朝鲜选举前，各地共产党人进行暴力行动，从1948年3月29日到5月10日，有589人被杀，1万人被捕。当美国军队开始撤出朝鲜时，更加严重的步骤开始策划了。

在美国最后一批部队撤出以前，北朝鲜共产党人开始了第一次公开的、越过“三八线”的进攻。1949年5月9日，他们在开城地区越过边界，大韩民国的军队击退了进攻，但是南朝鲜的军队发生了两个营集体投降事件，南朝鲜的营长把其军队开入北朝鲜，使其部下缴械投降。后来这些部队有一半人返回了南朝鲜。

1949年6月，北朝鲜军队再一次越过开城附近的边界，同样被击退。第二年发生了几百次小规模武装袭击。每次，大韩民国的军队都将入侵者击退。这些冲突大部分都是小规模的，局限在轻武器的交火，有些则造成炮战，给双方带来重大伤亡。

由北朝鲜政府指挥和援助的游击队，在南朝鲜频繁活动，力量强大，他们在推翻大韩民国的命令下，不断行动。1948年末，济州岛发生一系列暴乱，并由此扩展到朝鲜半岛上，镇压游击队成为大韩民国军队的主要任务。到1950年6月前，大韩民国的军队已基本上把游击队消灭了。在大规模战斗爆发以后，大韩民国政府宣布，从1949年9月到1950年4月，它的军队在南朝鲜打死3000名游击队。

## 七、1950年6月朝鲜的局势

1950年的朝鲜与1945年下半年盟军进入时的朝鲜迥然不同。两个政治团体在狭小的半岛上组成了背道而驰的政府，它们以人为的界线区分开，而每一个政府都是通过两个互相敌对的大国的支持而存在的。两个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都已不再可能，政治上的统一已绝不可能，双方根深蒂固的仇视在不断增加。

从1949年秋天开始，北朝鲜政府开始加紧对李承晚政府的敌对攻势。强调保卫共产党国家的国防是公民最神圣的责任。到1950年6月，北朝鲜的军事机器已准备完毕，平民也完成了从事战争的心理准备。作为这种舆论的一部分，共产党政权发动“和平统一”攻势。1950年春天，它作最后一次努力，发动游击队领导推翻大韩民国，可是未能成功。在这个关头，北朝鲜于6月7日和20日向大韩民国提出两项统一建议，入侵的最后步骤开始实施了，北朝鲜的主要军队进入“三八线”周围的既设阵地。

据南朝鲜情报人员1950年6月25日的估计，北朝鲜军队有10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1个空军师和1个高射炮团，共有12万名步兵，3.4万名保安队，5000人的装甲部队和2000人的空军部队。其武器据大韩民国的统计，共有1600门火炮、50辆T-34型坦克（并配备SU—76型自行火炮）、211架雅克-9型战斗机和伊尔—10型强击机。1950年5月11日，国务院来自汉城的报告与这些统计数字有些出入，它报告说北朝鲜军队拥有10.3万名士兵和各种类型的保安队（包括2.5万名各省警察），65辆坦克（其中有T-34型坦克，296门近程和中程火炮、780门轻型和重型迫击炮、356门45毫米反坦克炮。北朝鲜的空军有100架雅克型战斗机和70架伊尔—10型强击机及10架侦察机。后来的报告比较准确，认为北朝鲜军队有13.5万人，分为八个步兵师、一个装甲旅、二个一半编制的师。一个独立步兵团，一个摩托化侦察团。许多人都是在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军队中的老兵。除了大量的炮兵以外，北朝鲜还拥有150辆苏联造的T-34型坦克，180架高空战斗机。

1950年3月，罗伯特将军仍坚持认为大韩民国的军队比

其北方潜在的对手更强大，但他却害怕北朝鲜的空中力量，他指出俄国人给了他们的保护人100架高空战斗机。罗伯特将军说：“如果南朝鲜今天遇上北朝鲜劣势的地面部队加上空中部队，我觉得南朝鲜会被打得头破血流。要是认识到这些人的能力，我认为他们会是胜利者，而南朝鲜将被逐出红色亚洲之外。”美国政府已经得到明确的警告，大韩民国政府力量很弱，马西奥大使在南朝鲜被攻击的同一个月里，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北朝鲜军队在装备上占有优势，特别是步兵重型支援武器、坦克和苏联所提供的战斗机方面，这些使北朝鲜会在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入侵中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马西奥大使告诉议员们，大韩民国的军队在人员、装备和训练的质量上的缺陷是十分致命的，与此相关的是现实的威胁。

经济合作委员会副会长福斯特对马西奥大使的说法持反对意见，在一周后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报告时，福斯特先生在谈到大韩民国的军队时说：“严格的训练计划造就出训练有素的10万大军；既可以对付北朝鲜军队的挑战，又可以清除掉在南朝鲜各地区的游击队。”如果美国的议员们在这一点上被弄得无所适从，那并非他们自己的过错。

到1950年6月，大韩民国军队的力量达到9.5万人，其中包括八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团。但只有四个师接近规定的1万人。在炮兵方面，南朝鲜拥有91门M-3型105毫米榴弹炮；在装甲兵方面，有24辆装甲车和12辆半履带拖车。为对付北朝鲜空军的180架飞机，大韩民国空军有12架通信飞机和10架教练机。

与此同时，南朝鲜于1950年5月选举新的国民议会，联合国驻朝鲜临时委员会监督了这次选举，130个席位落入无



党派人士手中，支持李承晚的政党得到49个议席，其他党派得到44个议席。北方不承认这次选举及联合国委员会的存在，建立统一议会的攻势又开始了。6月20日，“最高人民议会”通过一项议案，要求健全国家立法机构来起草一部宪法，组织一个共和政府。议案指控南朝鲜政府的领导人为卖国者，呼吁统一军队和保安部队，要求联合国委员会撤走。

杜勒斯于1950年6月中旬，作为总统的特别代表访问朝鲜，他视察了南朝鲜的防务。杜勒斯先生于1950年6月19日，向大韩民国国民议会发表讲话，他告诉议员，美国人民保证支援他们，“……始终如一地尊重你们的尊严和神圣的独立。”他说美国把大韩民国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在结束时说：“只要你们继续在人类自由的宏伟事业中发挥值得称道的作用，你们现在不会孤立，将来也永远不会孤立。”

### 第三章 国防力量与美国陆军

不言自明，每个国家都会在它们刚刚赢得战争后，准备下一次战争。美国除了把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外，它在1946年到1950年所追求的目标显示了它对这个理论的相信程度。在这些年中，美国的军事计划极大地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影响，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不是太平洋和远东。1950年，西欧防务仍是美国军事力量最优先供给的地区，军事计划都是专门为全面战争设计的。不仅如此，从美国结成联盟的努力中可以看出，美国企图加强同盟国家的力量，这些国家在美苏对抗中对美国有用。一段时间内，美国与其对手在世界范围内的摩擦不断增加。

苏联与其盟国在常规军事力量上明显比美国及其盟国占优势，除了在核武器方面，在战后年代里，美国的军事力量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苏联则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加强其卫星国的力量。因此，美国只好通过集体安全和联合国的行动来遏制苏联的影响，防止其对世界和平与其他国家独立与稳定的威胁。

1948年初，美国给予欧洲、中东和亚洲的许多友好国家以军事援助，使它们能够抵抗共产党人的进犯，必要时与美国一起与共产党国家集团作战。更有意义的是，1949年4月，美国支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把美国、加拿大和10个西欧国家联系在一起，共同抵御共产党人对西欧的侵略。作为北大西洋公约中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欧洲承担了大量的义

务。

1949年9月，苏联原子弹试验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的核优势，促使美国加紧建立强大的集体安全体系。但这些过于迟到，无法对1950年的防务计划发生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略计划是由总统批准，各方面共同执行的。在联合计划中，各军事部队制定其独自作战计划和紧急情况方案，1950年，美国的军事政策在于以西欧的战略进攻和以远东的战略防御来对付苏联的猖狂进攻。

## 一、军队在国防体系中的地位

陆军的行动由总统指定的陆军部长指挥。军方最高长官——总参谋长则负责向陆军部长提出建议，并代理他执行已通过的军事计划。在华盛顿的陆军参谋部由总参谋长负责，计划并筹划全球范围内的军事行动。驻在弗吉尼亚州门罗堡的陆军野战部队司令官负责指导军队的训练。

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通过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及某些联合司令部和特种司令部的司令官等一系列领导人来实行其对下面的控制。国防部长作为总统内阁成员之一，负责指挥部队并在军事问题上向总统提出建议。在他的领导下，陆军、海军和空军成为独立的部门。

参谋长联席会议由美国陆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组成，由总统指定一个主席。参联会是美国政府最高层的咨询机构，完全由军人组成。法律规定，他们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主要军事顾问，只受命于总统和国防部长。参联会特别负责军队战略计划的准备和战略指挥；联合后勤计划的准备和后勤任务的确定；根据既

定计划审查军队的主要需求；在战略地区成立联合司令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队在海外地区的行动都是由参联会通过正式成立的联合司令部控制的，其中包括所有的分遣部队。在参联会的战略指导下，这些司令部都有一个作为参联会的执行代表的特别参谋长进行监督工作。

1950年，参联会在海外成立的重要联合司令部有远东司令部、阿拉斯加司令部、加勒比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在这些司令部中，各个具体的司令官指挥着各自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但他们都在一个指定的总司令官的全面监督之下。这个司令官由参联会提名，并向它负责。

### 1950年军事力量与部署

1950年6月，美国的现役部队为59.1万人，包括10个作战师。有36万人驻扎在国内，剩下的23.1万人分散在海外各地，大部分在执行占领任务。海外部队最多的地方（约10.85万人）是远东。在欧洲，约有8万名美军驻扎在德国，9500名在澳大利亚，4800名在的里雅斯特。另有7000多人在太平洋地区，7500人在阿拉斯加。在加勒比海有1.22万人。有几千名作为军事代表遍布全世界。

受命在紧急情况调用的部队称作总预备队。除了在夏威夷的一个团以外，在美国本土有五个师和一些小型编制的部队。1950年6月25日主要的总预备队是第2装甲师、第2步兵师、第3步兵师、第82空降师、第11空降师（欠一个团）、第3装甲骑兵团、第5团（驻夏威夷）和第14团。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小型战斗支援和后勤支援部队。

除了在美国和夏威夷的总预备队外，尚有四个作战师和一个团驻扎在远东。在欧洲，陆军拥有一个作战师另一个团、三个骑兵团、和一个独立步兵团。还有一个步兵营，在阿拉斯加，二个独立团在加勒比海地区。

官方统计的陆军人数（并非实际人数）是63.0201万人。1950年春的预算计划把人数下降到61.09万人。这是去掉了陆军10个作战师中的一个，特别把远东地区的作战师由三个降到两个。

美国陆军在1950年的数字远远少于美国军队领导人所希望的数字，但是政府的经济预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法增加。

### 陆军训练

训练计划由于缺少资金而遇到障碍，再加上缺少一种紧迫感，使陆军在1950年无法作好战斗准备。到了1949年，基础训练时间只有八个星期。训练后被派往海外的人员一般要接受进一步的训练，才能分配到部队中去。1949年3月，陆军订出了14周的训练周期。虽然在这个周期内无法进行副科（如炮兵、工程）的训练，但是它可以包括足够的基本科目，使个人和整体的军训具有一定的基础。这对于朝鲜战争来说是太晚了。

### 陆军补给状况

陆军对它和平时期计划的武器装备拥有足够的储存。由于工厂的停产和缩减，剩余物资的处理和补给系统的中断所造成的不平衡状况虽然存在，但是相对来说都是小问题，大多是地方性的。

从战争准备的观点上看，陆军的供给状况就更加严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军的主要供给主要局限在食品、服装和药品方面。美国的工业由军事转向民用，迫使陆军只好使用过时而陈旧的装备，而且也无钱得到新的补充。陆军仔细计算它们的装备，一切都压缩到最低限度，但仍发现平时的拨款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例如1948财政年度，军备部估计需要7.5亿美元来购置基本的弹药、装备，储存和分配军备物资，维持后备工厂和军火库，以及作为训练、研究和培养经费。财政局把数字削减到2.75亿百万美元，国会最后把拨款压到2.45532亿美元。

维护装备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东西由于不断使用和长期保存，都已不太好使。短期内的复员削减了人员和装备，损害了陆军的保养方案，适当的储存与保养不过是徒具虚名。与此同时，拆卸与重新组装对各种类别的武器十分有害。

机关枪和牵引炮供应充足，但是重型装备、新式无线电设备、半自动火炮、新型坦克和高射机枪却十分缺乏。陆军10个师需要3.8万辆摩托车，但在1950年仅可提供2.7万辆，其中2.3万辆已使用了6年以上。M-24轻型坦克只有不到900辆在服役，2550辆无法使用；M4A3中型坦克有1826辆可以使用，1376辆无法使用。仅有319辆新的巴顿式坦克。

新式武器和运载工具的研制在继续进行，但速度却十分缓慢。1950年春天研制出来的产品到1952年底以后才能投入使用，其他武器和装备的研究项目取得很大进展，而资金却不足以完成研究和生产。

美国的军火储存极不平衡，军队和民兵的训练活动，正常损耗及根据军事援助协定委派驻外军军队用掉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时的大量库存，而经济预算又无法增添新的东西。结果是几种类型的军火剩余严重不足。总而言之，人员物资的缺乏和军事训练的不足，大大影响了远东地区的战斗准备，同时也削弱了其他地区美军的战斗力。

## 二、远东司令部

1946年12月16日，参联会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远东军总司令，命令自1947年1月1日生效。虽然没有划定特别区域，但归麦克阿瑟将军统辖的有驻扎在日本、朝鲜、琉球群岛、菲律宾、马里亚纳群岛、琉璜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的部队。这一切笼统地划定了远东司令部地理上的界限。

这个地区是十分广阔的，它有26.5万平方英里的群岛区域，上面居住着1亿居民。由于远东海洋大于陆地，也由于地形和气候条件，从北冰洋边到热带，军事部队分成许多股，最重要的、美国驻军最多的地区是日本。

麦克阿瑟作为远东总司令，其职权与责任都是由参联会规定的。他担负三项使命：第一是对前敌国领土的占领。他负责美国对日本、朝鲜和前日本群岛的占领；第二是用他统辖地区的军队来维护美国的政策；第三，作为远东总司令应随时应付各种紧急情况。远东地区的最高司令部是在东京的总司令部，基本上是一个陆军司令部，人员大多来自陆军，与麦克阿瑟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司令部在结构上相似。

海军和空军觉得它们在远东地区的活动受辖于陆军指挥官，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却认为他对海军和空军的权力受到过于严格的限制。他抱怨说无法对这些军种的组织施加足够的控制，进行部队指挥和全面的后勤监督。

作为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统辖着这个地区所有的部队和士兵。因为这种职能属于远东司令的权限，他既未用美国远东部队总司令的头衔，也未成立一个独立的参谋部。在他管辖的区域里有一个空军司令部和一个海军司令部——远东空军和远东海军。相对来说，不满的情绪仍在增长，因为远东空军无法取得与陆军司令部平等的地位。所有的陆军战斗部队都从属于陆军司令部，使这些小的司令部与远东空军和远东海军司令部并驾齐驱。麦克阿瑟将军为这种指挥结构辩解道，把陆军司令部置于所属部队和远东总司令部之间，可以加倍发挥总司令部的职能，改变远东总司令与盟军最高指挥官之间的依赖关系。

1950年6月，远东总司令部位于日本东京，大部分军官在“一号大楼”里办公。阿尔蒙德少将为参谋长，希契少将为副参谋长，所属主要部队是由沃克中将指挥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和后勤总部由怀布尔少将负责；驻琉球群岛司令部由希茨少将指挥；马里亚纳——小笠原群岛司令部由贝特勒少将指挥。在菲律宾群岛，第12航空队通过驻菲律宾司令部指挥美军，这是一个小的，权力骤然下降的司令部，由特纳少将负责。驻远东的美国海军由特纳·乔伊指挥。驻远东空军的指挥官是斯特拉特迈耶。远东空军和海军的司令都位于东京，但没有与远东总司令部在同一个大楼里。

### 远东战略计划制定与朝鲜

麦克阿瑟将军在远东应付紧急情况的基本计划是防卫日本列岛。由海空军配合的攻守行动可以构成战术防御体系，以掩护军队从边沿地区撤退，防止敌人控制靠近日本的海洋和上空。部队主要集中部署在冲绳岛、马里亚纳群岛和本州



的关东平原，驻扎在朝鲜的军队准备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撤退。

对于朝鲜，参联会曾告诫国务院——陆军——海军——空军协调委员会(1948年1月成立，代替国务院——陆军海军协调委员会)，撤退美国在南朝鲜的占领军很可能导致共产党人对整个国家的统治。不过，这不过是设想，撤出美国军队，俄国最终对朝鲜的控制仍是一种可能性，即使那样的话、大韩民国的保安部队也可以作为暂时的抵抗力量。

参联会提出军事安全保证不能扩大到大韩民国，因为在这一地区的行动有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危险，而苏联在此地区占地理优势，这样，朝鲜最终从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地区中被一笔勾销了。作为一种结果，总统于1948年4月4日表述政策时说：“美国不应该如此之深地卷入朝鲜局势，以至于把朝鲜内部或其他国家在朝鲜的任何行动都看成是美国军事行动的理由。”从那时起，朝鲜在美国计划者和决策人心目中的地位降了一级。当1949年美国最后一支战术部队从这个国家撤走后，麦克阿瑟将军就被卸掉了保卫朝鲜的责任。

1949年中，陆军参谋长布莱德雷将军对美国对朝政策提出异议。在美国最后一支战斗部队从朝鲜半岛撤出前夕，布莱德雷将军建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讨论朝鲜问题，他担心美国的撤出将导致北部的入侵，他让参谋人员考虑了美国可以采取的行动，最后，他提出建议，假如这种入侵发生，要立即撤出美国国民，并立即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种侵略是对和平的破坏，而一支联合国军可能是最后的办法。

布莱德雷在参联会的同行们却不愿把这件事再次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说：“从战略的观点上看，参联会对朝鲜的立场简单地说是，朝鲜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是微不足道

的。从在整个世界的形势中我们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责任及我们目前的军事力量来看，美国在南朝鲜使用任何军事行动都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这一想法限制了美国在远东的计划。到1950年，美国决定在苏联攻击这一地区时，美国军队将进行战略防御。在远东的特殊使命是：(1)保卫琉球群岛和日本；(2)保卫远东地区的上空和海洋；(3)不把福摩萨(指台湾。——译者注)交给敌人；(4)支援太平洋，阿拉斯加和战略空军所辖地区；(5)援助菲律宾共和国对群岛的守卫；(6)保证美国驻朝人员的安全。美国空军要摧毁敌人的空中力量，或使其失去战斗力。

朝鲜被认为对美国没有战略价值的想法在1950年1月12日以前，一直不为人们所知晓，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阐述了美国在远东的防御战略，他把朝鲜和福摩萨划在美国的防卫线以外。在谈到朝鲜时，艾奇逊先生说：“就太平洋和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来说，必须指出没有人能保证那些地区不受军事攻击……如果攻击发生了——不好说这样的武装攻击来自何方——首先必须依靠被攻击地区的人民去抵抗，然后才是整个文明世界在联合国宪章指导下的援助。到现在为止，对那些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的人民来说，联合国一直表现它并不是一根脆弱的芦苇”。

按照艾奇逊国务卿的说法，似乎美国并不想为南朝鲜作战。许多观察家认为，他的讲话是在告诉共产党中国、北朝鲜和苏联，它们可以安然地侵略大韩民国。

### 麦克阿瑟部队

1947年对陆军的全面裁减在远东显得十分明显。1947年

1月，麦克阿瑟将军指挥30多万部队，包括4.2万名陆军航空兵。一年以后，他只有14.2万人了。1948年初问他能否在朝鲜驻扎3万人时，麦克阿瑟告诉陆军官员，这样的话，会中断对远东空军的后勤支援，降低他所指挥的地区的总战斗力。他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真正原因是华盛顿派给他的军队连原来答应的一半都不到。

麦克阿瑟警告说，如果不能增强他的力量，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将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为回答麦克阿瑟，参谋总部通知他，各军种要保持原定的标准有许多困难，在全世界范围无法按原计划分配人力，只能有13.4万人（包括2.88万名菲律宾军人）分配给麦克阿瑟，他们要麦克阿瑟在朝鲜保持3万人，直到选举完成为止。

麦克阿瑟提出抗议，1948年2月24日，他指控说他的兵源枯竭。他没有后备军队，而这正是应付远东存在的危险与困难的基本条件。

确实潜伏着巨大危机。1949年7月1日麦克阿瑟的部队只有12万人。就战斗能力而言，远东地区在这时1948年4月，处于最低潮。远东地区主要依靠的战斗部队——第8集团军共有8.7215万人，事实上却只有4.5561万人，而战斗人员仅有2.6494万人。这些战斗人员分散在五个师和一个防空炮兵大队，要想达到一种满意的战斗准备十分困难。麦克阿瑟继续抗议无效。就第8集团军来讲，它的第25师的两个团，每个团人数都不到250人。

1948年8月3日，麦克阿瑟抱怨说，他小心翼翼地提出的最低要求被搁置一旁。他于1948年11月9日接到通知，当局将减少在远东部队的数量。这个消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远东的战略地位得以重新估价。麦克阿瑟说他无法明白是什

么错误的想法导致了削减其军事力量的建议。他说这将威胁到国家在远东的军事地位，并使危险超出可以估计的范围。麦克阿瑟声称国家决策者应增加其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

麦克阿瑟虽然不断抗议，远东部队力量却未有实质性变化。在1948年和1949年，陆军部官员、陆军部长和参联会人员访问东京期间，麦克阿瑟将军亲自表示了他的意见和抗议。他坚持认为陆军部给欧洲部队的支援高于比例，应该而且可能把更多的给养给他的远东部队。

虽然对远东的财政仍有许多限制，1949年在远东发生了改变。到1949年底，陆军部决定，鉴于资金的缺乏，把师的数字由10个减到9个。麦克阿瑟的部队将承担这个削减。1949年10月，陆军参谋长科林斯将军同麦克阿瑟会谈时，告知了这一情况。麦克阿瑟自然表示反对。陆军部改变了这一决定，保持10个师服役。但是，正如上面已指出的，到1950年6月，远东部队的力量下降到10.85万人。

财政的限制和很低的服役人数迫使陆军部改变部队编制，人员也无法100%的配备。这种从总的方面削减人数不可避免的或者降低辅助部队的力量，或者干脆去掉一些部队，因为行政费用的需求不断增加，战斗部队比指挥团体损失更大。这种情况反映在远东地区，去掉了战斗部队的一些基本单位，以维持部队的数目。麦克阿瑟各个步兵师都用一个坦克连代替原来的坦克营，一个防空连代替原来的防空营。每个步兵团都缺少坦克连，缺少一个步兵营；每个师的炮兵营都缺少一个连。虽然远东总司令尽量保持有四个师的第8集团军，他不得不削减了集团军司令部和集团军的特种部队（包括炮兵、工程兵等等）。第8集团军的后勤部更是相形见绌，有15万多日本人被雇用来做本该由后勤部队干的工

作。

远东非战斗人员与战斗人员的比例极不协调，这是由于在战后年代里，陆军努力使服役成为吸引人的职业，大部分人由个人选择从事战斗，还是从事后勤服务。作战部队，特别是陆军无法补充足够的人，而使其力量与其他部队和部门相等。同时，在国内训练的师送到后勤学校的人数比例也很大。从而，除了特种部队外，去作战部队的人数减少了。

1950年6月，麦克阿瑟的作战部队由四个不满员的步兵师和在七个防空炮兵营，在冲绳的一个步兵团、两个防空炮兵营组成。主要的战斗部队单位是在日本关东中部的第1骑兵师（实际上是步兵）；在日本关东北部和北海道的第7步兵师；在日本九州的第24步兵师；在日本关东中南部第25师和在冲绳的第9防空炮兵团。麦克阿瑟将军不断提出抗议说，他在远东的使命至少需要5个满员的步兵师，23个防空炮兵营和1个独立团。

1950年6月25日，远东主要部队第8集团军只有定额的93%。按规定，每个师在平日有1.25万人，而在战争时期有1.89万人，但各师均未达到和平时期的标准，比战争时期则少7000人，1500支步枪和100门190毫米反坦克炮。而从每个师编制中又裁掉了三个步兵营、六个重型坦克连、三个105毫米野炮连和三个防空炮连。至于战斗潜力，步兵师只有62%的步兵火力、69%的防空火力和14%的坦克火力。

直到1949年，远东部队最重要的任务是实施占领，由于部队主要从事在日本及其领域外的行政和家务事，很少有时时间和精力从事战斗训练。持续的缺额和人员的调动使形势恶化。在远东每年调动人数为总人数的43%。从1945年到1949年，在时间和器材允许的情况下，士兵的基本训练仍在进

行，重点在于强调纪律、礼貌和行为举止。在这些时间里，没有采取特别的努力来保持营或营以上建制部队的战斗力。

这种状况于1949年4月有了巨大改观，麦克阿瑟将军颁布一道政策命令，指出对日本严格的占领已变为一种“友好保护、指导”的态度。这个政策的结果，使第8集团军的作战师解除了主要的占领任务。开始与远东空军和远东海军合作，以建立一支陆、海、空三军的联合部队。虽然有许多军官和人员离开日本的军政府，返回了自己原来的战斗部队，但是仍有许多无法消除的行政事务，并成了向计划训练方案发展的很大障碍。

1949年6月，麦克阿瑟将军宣布，新的训练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陆、海、空部队快速合成，以使之成为完成其主要军事使命，富于战斗力的队伍。师一级的部队要在1950年7月31日之前完成野战训练，达到空中与地面可有效协同的程度。在1950年10月31日之前，各师要有一个营完成两栖登陆训练。最低限度标准要达到：（1）1949年12月15日之前，完成连（炮兵连）一级；（2）1950年3月15日之前，完成营（骑兵中队、特遣部队）一级；（3）1950年7月31日之前，完成团（团队、特遣部队）一级；（4）1950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师（空军、特遣部队）一级；（5）联合演习包括两栖训练与特遣团和师一级的训练。

在一个象日本这样人口密集，农业占主要地位的国家，并没有空余的土地来供军事训练使用，而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也会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负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部队的训练都限制在团一级的规模上，师一级单位无法集中到一起训练。1949年8月8日，富士山附近的一个地区可供有限的师在这崎岖不平的地域训练。其他地方的训练都征

用到最大限度，在适宜的天气下，利用相对来说不太多的地区要求一些部队考虑到火力的射程问题及在以后阶段根据《动员训练方案》所作的考试。举例来说，第1骑兵师的第7骑兵团在完成个人的基本训练之前，先完成了营一级的训练，以便使用师的训练场地。

按照麦克阿瑟属下的看法，《陆军训练指导方案》对远东地区的军事训练有许多不足之处，参谋人员的调查表明，团一级指挥官与其下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急需提高对连、营一级战斗部队的指挥水平，许多具有领导能力，训练经验，为训练远东战斗部队所必需的军官被调去管理占领事务，这都是《陆军训练指导方案》所规定的，他们因此无法按需要指挥部队。从那些士兵身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严重地影响了组织和训练的灵活性，为了把士兵从无事可做的后勤部队转到战斗部队中来，以加强力量，远东部队指挥官无视《训练指导方案》，因为它禁止把士兵从一个部队调到另一个部队。

远东部队的战斗准备由于从国内来的士兵而受到削弱。例如，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说：1949年间，它们所得到的从美国来的换防士兵，很大比例是智力低下的人，而品质有问题的人远远多于通常的水准。这种情况不仅反映在训练上，而且还反映在纪律及行政问题上，很多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人们对美国人行为的批评。1949年4月，在陆军分级考试中，远东部队有43%的人被划入第四、五级。总的来说，远东部队的士兵比他们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伙伴要年轻得多。另一个加重训练困难的因素是，新兵在启程来远东之前，未能进行充分的基本训练。据远东司令部的报告，新兵在路上无事可做以至于在运往远东时，基本训练已丧失殆

尽。

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于1949年秋访问了远东，调查了正在进行的训练工作。他对所见到的一切，及与麦克阿瑟将军会谈所听到的一切感到满意，在他给陆军部长的调查报告中，柯林斯将军写道：“由于人员的缺额，及因为我们部队一直在主要完成占领任务，第8集团军的部队现在未做好战斗准备。但是，它们最近重新充实了力量，并在实地野战训练中有了显著进步，它们计划在1950年春季，进行火力支援演习，再过六个月，我所调查的师就可进入最佳状态。”

第8集团军所属部队在1950年5月15日这个预定期限，都完成了营一级的训练。新建了一个空中运输训练学校，着重进行营级单位的空运练习。在东京附近的两栖作战训练中心，每个师派出一个营学习登陆技能，预定在1950年8月进行联合登陆演习。1950年5月送到陆军部的关于第8集团军的报告估计，在日本的四个师的战斗力在84%到65%之间。

### 远东供应状况

麦克阿瑟部队手里的大部分物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时货，大部分都是在战斗中使用过的，很多物资，特别是运载工具都是在占领时期的艰苦岁月中使用的。

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的美国军队中，用当地人的情况增多，更加重了后勤的紧张状况。这种办法解决了受训的美国士兵缺乏的状况，用他们来完成本应是后勤部队所作的事。由于后勤部队的缺乏，及很大程度上向野战型的演习转变，自然要使用日本的大量人力。日本工人完成支援美国部队的工作，并完成从日杂、食堂到需要进一步训练和高度技术的工作。在基地、仓库和港口的工作都是由日



本人在美国人的监督下进行的，而保护这些设施和日本其他不太敏感的地区，则主要依靠日本宪兵。

战争于1945年结束以后，美国大批物资遗留在太平洋的岛屿上。这些太平洋战争的剩余物资——有运输工具、信号设备、弹药和其他类型的军事装备——原来是被当作多余物资。在许多地方，当战斗停止后，被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毫无利用的打算与目的，或者，最多不过是归到一处，不注意保管。有些则化整为零按价卖给外国政府或本国公司。仅菲律宾，1947年底，通过剩余物资渠道，就得到93.3265万吨装备。

冲绳岛、菲律宾群岛和马里亚纳——小笠原群岛上，有很多贮存这些物资的仓库。因为这些地区在远东司令部管辖范围内，这些物资的状况及如何处置它们属于麦克阿瑟将军考虑的事。1947年，他下令严格调查并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回收这批物资。司令部负责军械的官员对此进行了调查，这批物资大部分被置于露天处，没有适当的警卫，事实上各种类型的武器也未分开，没有去将物资作分门别类地处理。

从1947年到朝鲜战争爆发，远东司令部一直派人全力地、尽可能地回收这些物资以作军事用途。在其非正式名称为“积累行动”的计划中，从各岛上的车辆、武器、弹药和其他类型的物资被分类、隔离，运到日本进行修理、储存。由于极其缺乏合格的人员，而形势又要求达到最佳效益和最经济的结果，使得这项计划不得不主要依靠日本技术人员在一小部分美国军人指挥下工作。

“积累行动”的本来目的是支援远东部队，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回收物资来装备第8集团军的步兵师。这个计划原订于1950年6月30日以前结束。这个行动使20万吨

军用物资在1949年由冲绳运到日本，通过这次行动，各种类型的车辆、大炮、弹药和其他装备得以改进。

“积累行动”的一个结果即是为远东地区的修理工厂作了准备，日本工业很大一部分都用来支持这一行动。不仅如此，上千辆军用汽车处于比原来好得多的状态。

由于缺少管理人员，阻滞了整修行动，并无法在预定的1950年6月30日完成任务。当北朝鲜开始进攻时，大批剩余物资仍堆放在仓库中。远东部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未得到任何新的车辆、坦克或其他装备，差不多在四个战斗师中90%的弹药和75%的自动武器来自于整修行动。

1950年中期，在远东部队手中的物资，仓库中可使用60天，在车站另贮存有30天的物资，但是供应来源在数量、质量上都严重失调，一些武器，象小型坦克、4.2吋迫击炮和无后座力步枪几乎就没有，只有一少部分装备从航运线上运来。调走的部队留下大量装备，但大部分已无法使用。第8集团军应该有226支无后座力步枪，却只有21支。在第8集团军所有的1.8万辆车辆中，有1万辆无法使用；1,378辆坦克中，只有4441辆可以行驶。

在仓库和部队作基本训练用的弹药只够使用45天，仓库里的食物也是45天的贮存量。汽油包括可用180天的贮存与油罐内75天的贮存。

到了1950年中，在远东的美国部队已经开始从主要的占领任务转向更注重战斗技术。由于被占领下的日本十分稳定，所担心的东西逐渐减少，主要是军官才担心装备的不足，训练的不完备，这些人数有限的军官主要是想克服占领期间的惯性力量，消除和平麻痹思想。然而就在风暴到来的前夜，指挥机构仍然是松弛无力，无精打采，这象传染病一

样阻碍着效力的发挥，无法迅速、果断地应付大规模的紧急情况。

## 第四章 共产党的挑战

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在华盛顿特区，也就是1950年6月24日下午3时，北朝鲜军队入侵南朝鲜。在黎明前的黑暗之际，共产党军队不宣而战，出其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三八”线，取得了完全的战术突然性。俄国造的坦克和俄国人训练的步兵，以相互协同的纵队紧跟密集的炮火推进，击溃了南朝鲜的防御部队。他们以精心伪装并详细策划准备的军事行动，在向他们的目标前进时，如风卷残云一般，把南朝鲜的整个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提供战术支援的北朝鲜的飞机也没有受到什么拦击。

一个小时之内，即5时前，北朝鲜军队入侵的消息传到汉城。于是那里的美国军官在6时30分进入戒备状态，待命行动，并在半个小时之后开始各就各位。他们颇不以为然，轻信这场袭击无非是边界入侵，弹指之间便会烟消云散。至8时，很显然，北朝鲜的不少部队多处受阻。装甲兵的使用以及通向汉城的一些主要接近地上的战斗态势也不妙。在朝鲜中部的春川，韩国的防御部队击退了敌人最初的几次攻击。但在东海岸，敌人的两栖部队顺利登陆。

### 一、情报失误

美国政府机构没有及时预报北朝鲜的攻击。1950年6月25日之前，直到攻击发生为止，没有十分详实或紧急的报告

递交到华盛顿官员们手中，预见到这场袭击将要发生。来自远东的一些情报，反映出在6月底行动有极大可能性。但由于情报的传递和分析有误，妨碍了以适宜的方式到达有关人士手中。因此所有的美国政治、经济领导人被这场入侵弄得惊慌失措。这次情报失误的原因显而易见，不难理解。美国把韩国置于其国防计划之外。因而与来自那些被认为是与美国利益生死攸关的地区的迹象相比，来自朝鲜的种种迹象就更不为人们所注目了。不过，美国在韩国并非没有情报工作。美国的韩国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与他们在大韩民国军队中的同行们紧密协作，搜集有关北朝鲜活动的综合资料。他们将这些情报阶段性地转呈华盛顿，有时准备专门报告。在远东的其他机构和单位则向华盛顿的有关官员报告情况。美国的韩国军事顾问团，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具有搜集并提供有关朝鲜的情报资料的责任。早在50年代初，当柯林斯将军访问东京时，他曾向麦克阿瑟询问，是否能够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在他职权范围之外一些地区的情报。麦克阿瑟回答说，他已经及时地提供过这样的报告，但是，他不愿作毫无根据的猜测。他说，假设参联会授予他新的情报职权，他将很乐意接受，他确信他有足够的人手去完成。

远东司令部情报处的魏路比少将，已经按自己的想法在朝鲜建立了一个监视站，称之为朝鲜情报联络处。另外，根据魏路比将军的提议，“汉城大使馆包括武官处——陆军、海军和空军以及他们各自的外交和政治专家的所有业务，就是预测各种事件的趋势。”

关于北朝鲜大规模的部队调动和集中，前方给养的储存，边界地区的疏散以及军队在人力物力上的加强，早在6月攻击之前就构成了从远东向华盛顿报告的有意义的报告。但这个

情报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高级层中都被贬得一钱不值。艾奇逊国务卿后来作证时说道：

6月25日之前，情报对内阁是有用的，对中央情报局、陆军部以及国务院在这里和海外的代表也是有用的，并有迹象表明所有这些机构一致认为那时存在对大韩民国袭击的可能性，但他们又一致同意，这场袭击在1950年夏季并未显得迫在眉睫。

自从1946年10月霍奇将军初次报告了北朝鲜人企图袭击南朝鲜的情况以来，成打的这种报告涌进了东京和华盛顿。直到边界上狼烟四起，这些报告才得到信任。到1949年末，有关北朝鲜入侵的言论在情报界里几乎成了老生常谈。1950年初就已存在不断增长的紧急局势，但它却未被察觉，或者起码是被忽视了，反之在世界的其它部分——亚洲、西欧和中东，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活动造成了更为动荡的局面。

1949年12月30日魏路比将军向华盛顿递交了若干报告，预告在1950年3月或4月北朝鲜将发动入侵。但他个人的意见是“这样一个行动不太可能。”1950年2月19日他又转发了两份谍报。对此他仍持怀疑态度。因为其中一份说，北朝鲜将要在3月进攻，而另一份则说在6月。3月10日，朝鲜联络处呈递给他一份谍报，指出北朝鲜入侵的时间从3月或4月推迟到1950年6月。到了3月份魏路比说：

可以确信，今年春夏季朝鲜不会发生内战，……只要其突发的战事可能导致美国援助中断，南朝鲜就期望不急于考虑战事。今年春夏季，北朝鲜行动的最大可能的方针路线，无非就是通过游击战和心理战，以在大韩民国内部制造混乱形势的方式，促进推翻南朝鲜政府的企图。华盛顿的情报则对出现在东南亚的巨大危险更为关注。

印度尼西亚似乎成了共产党夺权的更可能的目标。陆军部二处的波林少将叙述道：“最近关于北朝鲜人民军扩充和主力部队调动的报告能够表明其为侵略行动所做的准备。”这些准备可望在1950年春完成。然而这个报告却被以下评论弄得失效：“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东南亚的计划取得结果之前，共产党在朝鲜的军事策略将是按兵不动。假如在那些地区失败，苏联将会调转矛头指向南朝鲜。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人民军的入侵才成为可能。”

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处转告远东空军司令部，在4月中旬，俄国已经确切地安排了由北朝鲜人民军向南朝鲜的攻击。但在1950年5月初，美国驻汉城大使馆却报告，在最近的将来，北朝鲜入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1950年5月陆军部二处说：“现在这个阶段北朝鲜军队向“三八”线挺进的运动可以表明是为进攻行动所做的准备。”5月23日，他在一份例行简报中提到：“在朝鲜，敌对的事件可能在任何一个时刻爆发，而且在今年内，印度尼西亚有可能落到共产党人手中。”

1950年6月19日，也就是北朝鲜发动袭击的6天之前，一份常规简报向华盛顿提供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敌人进攻的有力证据——部队沿“三八”线紧张调动；“三八”线以北2公里所有居民疏散；中止从元山到铁原的民用货运业务而仅供军需运输；边境地区武装部队集结和大量武器弹药运抵边境。但是对这些迹象却无人作出总结。同一天，在来自东京的魏路比将军的一份报告中，他得出结论说：“显然苏联顾问们相信，现在正是使用政治手段使南朝鲜政府屈服的天赐良机，特别是自从最近在南朝鲜的游击战面临严重挫折以来。”

后来，陆军部二处抗议对魏路比将军的指责，说有人控

告他没有准确地判明从远东司令部送给他的情报。

所有的报导机构都意识到北朝鲜入侵大韩民国的能力。北朝鲜军队将在6月进攻南朝鲜。魏路比的声明部分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指出他的结论对涉及到的报告持明显的怀疑态度。简而言之，没有情报机构报告敌对行动爆发的确切日期或提出一场迫在眉睫的入侵。实际上，这些报告的宗旨表明北朝鲜政权与其公开地诉诸武力，还不如继续使用伴随着政治压力的游击战和心理战。

美国情报没有预测出袭击的时间、兵力和行动方法，是因为美国人不愿接受朝鲜人提出的所有情报，不相信东方的谍报人员和消息提供者以及南朝鲜人动不动就喊狼来了的习惯。类似朝鲜的局势实际上遍布苏联周围的所有其他地区，其中一些成为具有更大潜在危险的热点，使人把兴趣的焦点从朝鲜转移开。标志北朝鲜人进攻前奏的蛛丝马迹，逐渐被人们当成共产党人的故伎而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以共产党人在1947年建立的模式为例，1950年春天在北朝鲜境内部队的调动和频繁的活动日甚一日，当时他们开始每年度从“三八”线轮换全副武装的部队。

报告以很平常的方式提出，这样就贬低了许多资料的重要性。在北朝鲜进攻后立即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军援公署主任兰尼泽少将受到关于国防部没有在进攻之前先发制人的严厉质问。兰尼泽少将把这一苦衷告诉国防部长时说：

我相信，我们从这个事件中可以汲取许多教训。它可以为政府更好地行动指出一条路，以免在将来重蹈复辙……我建议……现在要建立一个明确的机构制定内部现行行动计划，以确保（依照任何一个情报机构的见解，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假如一场袭击或其他值得注意的事



件即将来临时)它能制订一个专门的解决方法,来确保那些官员们与之休戚相关的东西……以及迅速地、逐个地通知到,并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样就能防止重蹈朝鲜局势的复辙,以确保假使有针对一场迫在眉睫的袭击的至关重要的资料的话,它不至被埋进中央情报局情报报告的废纸堆里。

在最后的分析中,关于朝鲜情报失误的争论颇有些书生气。美国没有制定反抗一场入侵的计划,甚至在已经预料到入侵的那一天,唯一有计划的反应是从朝鲜疏散美国侨民。

## 二、麦克阿瑟的反应

总司令部得知进攻的消息,是在北朝鲜人突入南朝鲜6个半小时之后。从汉城武官处发出的电报报告说:

在瓮津半岛,战斗在6月25日4时激烈打响,北朝鲜人向东运动并夺取了6个要点;9时,开城落入北朝鲜人手中。春川略北有10辆坦克。在东海岸登陆的20艘舰只上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据悉切断了江陵以南的海岸公路;有评论说,南朝鲜军队尚无惊慌失措的迹象。

90分钟后,一则消息进一步证实了所发生的事件,麦克阿瑟将军立即通知华盛顿,并在几小时之内发出了关于朝鲜战事的第一份形势报告。

在第一天,当后来来自朝鲜的消息恶化时,麦克阿瑟将军警告华盛顿的官员,“敌人具有强大的兵力和咄咄逼人的战略意图,其所作所为已构成受到联合国指责的毫不掩饰的战争行径”。但他却几乎未指明它到底有多么强烈。他的形势报告表明,整个边界上只不过仅有北朝鲜的三个师。

李承晚总统在和美国驻汉城大使马西欧会晤时说,韩国

军队将在10天内弹尽粮绝。马西欧当即致电麦克阿瑟将军，请求补充兵力和弹药，这位大使指示美国驻韩国军事顾问团执行主任怀特上校，请求立即运送105毫米榴弹炮、60毫米迫击炮和30口径卡宾枪的弹药。

在那一天即将过去之前，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沃克将军在横滨港装载“基思雷”号船，启运10.5万发105毫米炮弹，26.5万发81毫米迫击炮弹，8.9万发60毫米迫击炮弹和248万发30口径卡宾枪子弹。他期望“基思雷”号至迟要在7月1日前到达浦山港。他指示远东空军和远东海军司令在沿途和卸载期间为“基思雷”号护航。麦克阿瑟将军在给陆军部的情况报告中说，他的意图是“满足大韩民国所需的一切援助，只要他们表现出使用这些援助的能力”。

麦克阿瑟将军此举纯系擅权独断，并没有从参联会得到任何授权，直到第二天，6月26日13时30分。

### 三、美国的反应

麦克阿瑟将军反应果断，由海军和空军护航运送军援。只要他还能够履行他的职权，这些活动就不会停止。基本决策还需由华盛顿制定，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4日傍晚，当艾奇逊国务卿打电话给总统告诉他入侵的消息时，杜鲁门总统正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家中。总统同意艾奇逊的主张，即应该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复会，以便讨论对世界和平的这一威胁。

第二天清晨，星期日，艾奇逊再次给总统打电话，向他报告了不断恶化的危机的严重性。总统决定片刻不误，火速直抵华盛顿，并要求国务卿召集助手和参联会开会，按他的

考虑火速制订出一份计划。

当天下午14时，根据美国政府的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复会。苏联代表缺席。由于联合国拒绝了由一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取代国民党代表，因此苏联代表在1950年1月采取了在这个机构中的抵制行动。美国代办格罗斯简要地概述了大韩民国政府所做的一些突出的事件以及继续反对共产党人统一朝鲜的企图，并且宣布了北朝鲜毫无理由的人侵。他提出一个议案，旨在促成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北朝鲜军队立即撤回以恢复“三八”线边界，号召“所有成员国为这个议案的执行提供任何一种帮助，同时停止向北朝鲜政权提供援助。”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对0票，1票弃权通过了这个决议。

同时，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们在星期日早晨举行临时会议，国务院代表简要提出一份以军火装备和海军空军援助大韩民国的计划。

在星期日黄昏总统抵达华盛顿前夕，参联会与麦克阿瑟将军进行了一场电传电报会议。他们把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们制定的试行计划通知了麦克阿瑟，运送军援和装备这一点，麦克阿瑟已经开始实施。计划扩大了麦克阿瑟的指挥权限，使他掌握美国在朝鲜的所有军事行动的作战指挥权。他们指出，麦克阿瑟应当指挥投入一定的兵力，原则上是海军和空军，来保护汉城、金浦、仁川地域，以确保美国侨民的安全疏散，在联合国采取措施之前争取行动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他们提醒他严阵以待，准备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和海军以稳定战局，并且假如可能的话，可将“三八”线重新恢复为边界。他们说，假如联合国要求成员国使用军事力量，这个行动势在必行。

没有对苏联的居心作一番周密细致的分析，就不能正确

无误地制订出关于朝鲜问题的决策。美国确信，俄国不是在行动中就是在精神上是侵略朝鲜的首犯。而且制止侵略的积极措施可能引起全面战争。因此，一个硬碰硬针尖对麦芒的决策意味着在需要的时候要同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朝鲜问题的关键一如既往，在于“俄国的居心何在？”

除俄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可能反应亦很重要。美国的每一个选择都有使其他国家疏远的可能性，而美国的政策正是基于与它们持久的友谊和支持的基础之上的。行动迟缓、无所事事将被一些国家指责为对大韩民国政府的背叛。它将严重损害美国维护在亚洲以及在其他地区特权的努力，并将导致一些国家诸如英国、意大利、日本等重新估计支持美国是否明智。另一方面，如果美国采取单方面军事措施反击北朝鲜袭击者，那么对许多国家来说，苏联关于帝国主义行动的指责和对联合国的蔑视将成为正当的、合法的。其作用是恐吓这些国家，使他们更易于接受俄国的观点。

最有意义的事大概是联合国成员国之间制止侵略的共同努力。但是南朝鲜需要立即援助，可联合国不能很迅速地行动。进而言之，联合国中的共产主义成员国正处心积虑地反对联合行动。

6月25日傍晚，在华盛顿“布莱尔宫”，杜鲁门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们聚集在一起交换意见。出席会议的有五个内阁成员、军事部门的首脑、国防部长和参联会成员。

在会议上，政策制订者们讨论了美国在远东面临的主要问题。他们心目中考虑得更多的是苏联在远东的企图以及美国的能力、国防部长约翰逊确信台湾对美国的安全比朝鲜对美国的安全更为重要。在他的指示下，现任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宣读了一份由麦克阿瑟将军起草的备忘录。国务卿

艾奇逊则坚持，台湾问题可以适当地向后推。于是，会议的注意力又重新转回朝鲜。艾奇逊建议，麦克阿瑟将军应当立即向南朝鲜提供军援和弹药，并以一切所需的手段指挥疏散美国侨民。当与会者对艾奇逊的提议不置可否时，约翰逊要求每一个防务代表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他一呼百应，但“整个晚上的主要时间都被个人的、没有安排的、没有准备的和相互不协调的若干首脑和部长们的讲话占去了。”

那天的早些时候，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收到了麦克阿瑟将军关于朝鲜事态发展的分析报告，他在会上对此做了简要的介绍。所有的参联会成员一致强调美国在远东力量的薄弱，以及缺少防卫南朝鲜的总体规划。

于是柯林斯建议并得到杜鲁门总统批准，麦克阿瑟被授权向朝鲜派遣一组军官做为观察员，杜鲁门先生还批准了一个建议，责令第7舰队立即驶离台湾和朝鲜水域。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海军上将离开会场开始这个调动。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也离开会议室开始集结在台湾的喷气式战斗机。

总统命令美国在全世界的情报机构应提高警惕，重新搜集和侦察苏联的计划和动向。总统还要求紧急磋商以决定一旦苏联飞机介入朝鲜，美国方面在摧毁苏联远东空军基地时都需要些什么。

最后，杜鲁门总统就其个人观点询问了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感到，面对出现在朝鲜的侵略，应该去做需要做的一切。无人认为美国或联合国面对挑战应退避三舍。范登堡和谢尔曼已经说到，美国的海军和空军能够有效地阻止北朝鲜人，但柯林斯确信，一旦南朝鲜军队崩溃，美国地面部队将被迫参战。

布莱德雷将军总结了现行的观点。他说，针对共产党在

各处的侵略，美国不得不划地为牢——这条界线就是朝鲜。他不相信苏联已作好准备同美国开战，苏联只是小心翼翼地试探美国的决心。杜鲁门总统当即表示同意。他根本不指望北朝鲜人对联合国的声明会给予理会。他以为联合国将被迫使用军队。23时在会议结束之前，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艾奇逊国务卿提出的建议以及已经由麦克阿瑟将军付诸实施的行动。

参联会和陆军部长佩斯在会议结束后要求麦克阿瑟将军立刻参加电话会议，并通知他形成的决议。麦克阿瑟将军要派遣所需的一切军队和装备，守住汉城、金浦、仁川地区，并确保军队的安全到达提供足够的海上和空中掩护。他将使用海上和空中力量防止汉城、金浦、仁川地区陷落，使这些地区免于蹂躏，以确保受美国保护的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能够疏散。他还得知，将从他的参谋部挑选部分军官组成调查团派驻朝鲜。

海上和空中力量在朝鲜的使用，为后来动用美国地面部队创了先例。这一切没有得到联合国的认可和委托，先斩后奏且胸有成竹，认为美国海军和空军可能要与北朝鲜部队进行一场公开的冲突。尽管普遍认为，与后来杜鲁门总统6月30日关于使用美国地面部队援助韩国的决定相比，这些可能无关紧要。

当指令发出授权海军和空军以便掩护从汉城和仁川地区疏散的美国人员时，我正站在布莱德雷将军身边并向他，这是否含蓄地意味着包括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他告诉我说：“没错。”

作为调查团成员派到朝鲜去的军官们将发送回情报，并向韩国当局做出公开的姿态，以表明他们并没有被抛弃。参

联会通知麦克阿瑟将军说，国务卿希望美国驻韩国军事顾问团的联络官要与韩国军队同舟共济，只要他们的部队还保持有积极的战斗力。在答复美国驻韩国军事顾问团的询问时，麦克阿瑟将军说，正在采取果断的行动，大量后勤援助正在向韩国部队运送的途中。

韩国军队在某些地方打得很好，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则是一败涂地。在部署得法，指挥有方的防区内，南朝鲜军队英勇善战，打得很出色。而在另一些地方，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北朝鲜人面前，他们未经坚决的抵抗就丢盔卸甲，狼狽而逃。敌军一举突破前沿防线，其绝对优势的军队集结，精心策划的战术，其装甲车和火炮的绝对优势以及不间断的高水平的指挥，迫使南朝鲜部队全线撤退。

韩国军队投入现役的八个师中的四个师部署在南朝鲜内地和南部的广大地区，同时沿“三八”线部署的四个师中大约有1/3的兵力配置在防御工事里，其余的防守“三八”线以南的10—30英里。没有一个师能够及时进行机动，以齐装满员的战斗力去阻住北朝鲜人向汉城的长驱直入。在开城和汶山里，在议政府走廊，在春川，韩国战士奋力死战，但寡不敌众。在安危攸关的议政府走廊，韩国军队一次失败的反攻，终于在6月26日告终，北朝鲜人直取汉城似乎已成定局。

#### 四、紧急疏散

共产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猛烈攻势使大约1500名美国公民面临死神的威胁，这是始料所未及的。主要的是美国驻韩国使团人员的家属。他们中大多数是在汉城地区。另外，大

约有100多名妇女和数量可观的男性雇员，正在国务院经济合作署和美国驻大韩民国军事顾问团的各个部门工作。

参照总司令部1949年7月制定的名为“蜜钱”的疏散计划，第8集团军指挥官、远东空军指挥官和远东海军司令被指定负责疏散美国公民、美国军政人员以及指定的外国侨民。这份计划估计，北朝鲜军队将需要96个小时，才能打到汉城、仁川地域。

6月26日凌晨（朝鲜当地时间），马西欧大使命令所有受到美国政府保护的人员和军事人员疏散。在仁川有两艘商业货船“莱茵豪特”号和“诺基”号，但“诺基”号太脏，以致不能使用。大约700名乘客要用“莱茵豪特”号疏散，每次运送26个人，而这条船通常只能运送12名乘客。从6月27日清晨起（朝鲜当地时间），远东空军的运输和商用飞机在两天的飞行中营救出其他人，釜山的海运疏散仍在进行。

总共2001人（其中1527名美国侨民）被疏散，全部抵达日本。923人由空运，其余通过海运到达。疏散的大多数美国人是美国驻韩国使团的成员、美国政府的雇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传教士构成了一组最大的美国疏散队伍。

形势日益紧张，南朝鲜的战事在6月27日进入了第三天，汉城是北朝鲜进攻的首要目标。显然，共产党认为，一旦韩国的首都到手，南朝鲜的其他地方唾手可得。至6月27日傍晚，北朝鲜主力已兵临城下，攻到汉城以北14英里。午夜时分，伴随着装甲部队向郊区推进的隆隆声响，汉城北部防线已处在敌人的轻武器控制之下。6月28日3时，留在城内的所有美国人奉令弃城离去。6月28日6时，第一阵炮火从四面八方轰击汉城。入夜，汉城沦陷。



## 五、前进指挥部联络团抵达朝鲜

6月27日19时，麦克阿瑟将军的调查团进入朝鲜。届时，他接受了所有美国在朝鲜军事行动的新的指挥权。丘奇少将率领着总司令部前进指挥联络团，这个团奉命与马西欧大使和韩国军官建立联系，并传达麦克阿瑟将军关于形势发展的报告。这个使团将振奋人心，与韩国的官兵并肩战斗，同舟共济，生死与共。

马西欧大使在汉城南部的水原机场会晤了这个团。同时丘奇将军在水原镇设立了临时指挥所。在经过通信联络失灵和到处乱得令人感到灰心丧气的阶段之后，丘奇将军与韩国陆军参谋长蔡秉德将军取得了联系，并建议设立一个联合司令部，蔡欣然领命。

丘奇告诉蔡将军，他必须使用近处的任何组织好的部队抗击北朝鲜人以巷战攻入汉城，拒敌于城门之外。他建议，汉城到水原之间的收容点停止撤退韩国部队的残兵败将，把那些散兵游勇归建。他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沿汉城南岸的汉江天险。

6月28日，蔡秉德将军组织了大约1000名韩国军官和8000名士兵，在水原附近整编组建，然后把他们部署在汉江南岸的防御阵地上。

当晚，丘奇觉得“汉江南岸的理想防线能够大功告成了。”但他相信，假若要光复“三八”线，就将被迫使用美国地面部队。他把这个观点电告麦克阿瑟将军，同时还附上一份关于形势报告的要点。

## 六、在华盛顿的进展

由于来自朝鲜的报告令人沮丧，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重新聚首“布莱尔”大厦，时为美国东部夏令时6月26日夜晚21点。与会者大体上还是先前开会的原班人马。总统已经接受李承晚个人感情激烈的呼吁，布莱德雷将军通报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急电，说汉城即将陷落。

南朝鲜抵抗的每况愈下和共产党不断增强军事力量的明显迹象，使得国务卿艾奇逊建议允许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参战，支援大韩民国。他还建议，应责令美国第7舰队不仅要保护台湾免受袭击，而且要防止大陆的攻击。总统核准了这些措施。一小时之后体会。

休会后几分钟之内，参联会要求麦克阿瑟将军参加电话会议，他们取消了对“三八”线以下北朝鲜军事目标的袭击和对海空作战行动的限制。他们通知麦克阿瑟关于美国第7舰队在台湾水域的新使命，他们督促他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美国援助正在运往南朝鲜途中的消息，以维持南朝鲜人的士气。

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朝鲜战争的第一个星期采取的行动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主要的顾问们（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部成员）被邀至“布莱尔”官的非正式会议上，而这些人 在华盛顿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有时在冗长会议的正式议程中总要花费时间去讨论如何增强美国在总的海外政策事务中的地位的问题，这一点虽然未受注意，但杜鲁门总统还是接受了这个观点和意见。他觉得大可不必要求得到国会的批准，自信自己的决策是在作为最高统帅的职权范围之内的事。后来，国会对杜鲁门先生越权的反对，被人们对他行

动的普遍赞赏有效地制止住了。

尽管总统的决策旨在坚定不移地抵抗侵略，没有丝毫调和与姑息的余地，但在6月27日美国还是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或加强单方面的努力；或促进联合国的行动。在联合国赞助之下行动，其利弊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没有关于那个组织最后态度的专门消息以及对需要迅速有效行动的充分认识。美国官员寻求一条独立的方针路线，以期能与以后联合国的任何计划同步。

6月27日，在大韩民国政府向联合国呼吁请求帮助之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斯汀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谴责了北朝鲜的侵略行径，要求采取比6月25日宣言更强有力的措施。那个宣言如隔靴搔痒，不起作用。

安理会谴责北朝鲜的袭击是对和平的践踏，要求立即停火，并提议联合国的成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援助，是保障击退武装袭击并恢复国际和平与这一区域的安全是不可缺少的”。这一决议肯定了美国早已采取了的行动。

## 七、麦克阿瑟视察朝鲜

鉴于南朝鲜人士气和战斗意志彻底崩溃的严重危险，麦克阿瑟将军感到如采取一个戏剧性的举动，就能坚定他们抗抵的决心，于是他决定出访这个国家，以表明美国是韩国及时的后盾。根据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的意见，这次访问的目的还旨在搜集一些第一手资料，诸如朝鲜军队此时所作所为，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意图，李承晚总统和马西欧大使的意见等等。

参谋人员当时对恶劣的飞行条件和敌军空袭的威胁深表

忧虑，麦克阿瑟摒弃了他们的意见和劝告，决心飘洋过海，飞到朝鲜。1950年6月29日11时15分，他在水原机场着陆，随行人员是他的五个参谋和四个新闻记者。

尽管北朝鲜空军的两架雅克战斗机飞临水原上空，且其中一架在跑道一端投下了一枚炸弹，麦克阿瑟将军及其随行人员还是安全着陆了。他们来到一间学校的小教室，在那里丘奇将军和前进指挥联络团的美国军官们正翘首等待。李承晚总统、马西欧先生和蔡将军也在场。

在麦克阿瑟将军的要求下，会议以丘奇将军对当前军事形势所作的概要介绍开始，他说，韩国军队总共有10万人，他能调动的仅8000人。就在讲话时，他收到一份报告，报告上说8000多人已集结好，另外8000人可望在傍晚征集到。在马西欧大使发表了几点简要的意见之后，麦克阿瑟说：“方才我听见的只是纸上谈兵，现在我想去看看部队……”。麦克阿瑟一行钻进“破旧得快要散了架的汽车”，驱车北进，抵达汉城以下的汉江南岸30英里处，在那里他们能够看到敌人在向他们靠近的那个城市瞄准射击。时至下午，麦克阿瑟已经目睹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并返回水原机场，在16时整离去。

汉城的陷落与韩国力量的明显锐减，决定了对增加美国作用的需求。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号召其成员国要协助击退侵略者，显然事情就好办多了。

正在华盛顿分析朝鲜事态发展的陆军官员们一致感到，是苏联蓄意酿成的朝鲜事态的爆发。陆军部三处助理参谋长波尔特将军在6月28日报告陆军部长佩斯“能够毫无疑问地肯定，对南朝鲜的入侵，是一场苏联蓄谋炮制的阴谋，以牺牲我们的利益，来改善其在冷战中的地位。”波尔特认为，苏联实际上是正在试探美国如何对待其扩张决心。他指出，无

从得知朝鲜的侵略是否是一场“热战”的序幕，他提醒佩斯，假使与苏联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就应实施美国的应急计划。这些计划除去为日本、冲绳和菲律宾提供防卫以外，远东在战略上已被降格到二等地位了。波尔特将军公正地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担心：如果对朝鲜事件作出大规模反应，可能会削弱军队防卫这些岛屿的能力。

陆军三处告诉陆军部长，派出去的美国海军和空军如果未能制止北朝鲜的入侵，而必须从日本向朝鲜派遣地面部队的话，美国驻日军队势必大大减少，“结果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日本能否阻止苏联的进攻将成问题。”如果美国部队从日本派到朝鲜后，再由美国派兵接防，“那么美国国内数量很少的战略预备队（中央预备队）抽调兵力将是很有有限的，同时还将严重地影响我们在其他地区的战争准备”。

6月29日星期四17时，杜鲁门总统与他的主要顾问们重新会晤。国防部长约翰逊拿出了给麦克阿瑟将军命令的草稿，其中含有美国要与苏联进行战争的意图。杜鲁门总统以措辞太强硬为理由拒绝了 this 草稿。总统斩钉截铁地说，他甚至不想看见这样一个计划的任何一点。他希望既定的方针是，美国不能越来越深地卷入朝鲜而不能自拔，以至顾此失彼，不能关注发展良好的其他地区的形势。

但是当国防部的官员请求准许“三八”线以北的空战行动时，杜鲁门总统同意了。当佩斯警告这样一个行动应当受到明确限制时，杜鲁门也欣然应允。他指出，他的愿望是这些在北朝鲜的空袭被限制在对军事目标的袭击，因为他希望此行动能够得到明确的理解，在朝鲜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出于为了恢复和平和入侵前边界的目的。

于是，参联会又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了补充指令，他能

够派遣他的飞机进入北朝鲜，去轰炸“纯粹的军事目标”。他必须使他的这些飞机明确区分并躲开满洲和苏联的国境。陆军地面部队（无论作战部队还是守备部队），视情况可以派进釜山地区以守住港口和那里的空军基地设施。海军舰只同样能够袭击空军指示的攻击目标。他可从远东司令部的库存中向大韩民国提供弹药和供给，以保持韩国军队的运转能力。他可对大韩民国所需援助的数量和型号作出估价，这一部分是他没有能力从自己的库存中提供的。他将拥有仅用于使台湾中立化这一目的的第7舰队的作战指挥权。

指令中的语调是带警告性的。它提醒这位远东司令官，美国关于动用海上、空中和有限的地面部队以支持南朝鲜的决策，并不意味着万一苏联军队卷入朝鲜就与苏联进行一场战争。参联会向这位战区司令综括了他们的指示，指出：“无论如何，你应充分认识采取关于朝鲜的决策，是带冒险性的。假如苏联竭力对付我们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你的部队应该自卫，不应采取使局势恶化的行动。并且，你应随时将形势上报华盛顿。”

麦克阿瑟将军立即指挥他的空军和海军对北朝鲜的军事机器展开了猛烈的作战行动。

## 八、远东军司令的个人报告

不久之后，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回了关于他朝鲜之行的报告。其中有直言不讳的，在某些方面给人以沮丧的印象。他告诉华盛顿的官员们：

今天我视察了从水原到汉江的南朝鲜战区。我的目的是直接勘察作为他们生存的条件，并决定有助于我们

履行使命的最有效的方法。

作为维护国内秩序的一支轻型军队而组建和装备的韩国军队被装甲车和飞机打得措手不及。当他们被北朝鲜军队包围时，他们也无能为力，以这样一支军队去争取主动，无异于以卵击石。

韩国军队对纵深防御、梯次配置和补给系统都毫无准备，没有制定任何计划。即便制定了计划，一旦后撤行动中物资供给被破坏时，计划也形同虚设，根本无法实施。结果他们干脆抛弃或丢失供给和重装备，并且他们根本无法进行内部互相联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兵在其南逃途中仍携带着步枪或卡宾枪，他们在后方被逐渐集中起来并进行了粗略的整编，这一切都是由于我的这个目的而派出的前方军官团实施的。他们没有火炮、迫击炮与反坦克炮，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然障碍并在优异的指挥下艰苦卓绝地阻击，打退来犯之敌。

韩国的平民按照自己的生活标准，有条不紊地繁荣地生活，因此民情平稳。他们仍保持着高度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对美国人的坚定信念。由于不肯俯首于共产党的统治，从汉城通往南方的道路上挤满了南逃的难民。

就南朝鲜的军事力量来看，主力估计不会超过2.5万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如前所述，他们以苏联飞机武装的空军为后盾，这些空军训练有素，指挥得法。这支部队是作为共产党军事侵略的一个工具而建设的。这一点已不言自明。我正竭尽全力通过水原空降场和釜山南港建立并维持一条补给线。空降场尽管至关重要，但它却受到不断的空袭。由于所有的补给、装备和人员的飞机运输都提供并维持空中保护伞，这一需求占用了我的

战斗力量的一大部分。从附近基地起飞的北朝鲜空军，一直在对水原地区进行着猛烈的袭击。

起码，敌军的前进要被阻止，否则它的得寸进尺将会使整个朝鲜半岛沦陷。目前正努力建立一条汉江防线，但其结果如何还相当成问题。这条防线及水原—汉城走廊的防御，对于朝鲜中部的唯一空降场的安全亦至关重要。

韩国军队已经完全没有能力采取反击行动，且尚有进一步被击溃的严重危险。假如敌人的前进势如破竹，它将严重地威胁到整个大韩民国的存在。

守住目前阵地的唯一保证及收复失地的唯一途径，势必通过美国地面作战部队介入朝鲜战争。如果没有一支有战斗力的地面力量，而继续使用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就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假如授权与我，我的意图是立即调动美国团级战斗部队，用以加强商讨中的关键地区，并从驻日部队中提供两个师的兵力，以便能尽早进行反攻。

在这些支离破碎的地区中，要为陆海空三军的充分利用作好准备，否则我们将在生命、金钱和威望上无谓地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6月29日午夜前一小时，这个报告送到了华盛顿。鉴于其中紧迫的语气和极度悲观的看法，柯林斯将军四小时后在电话中与麦克阿瑟将军进行了磋商。他通知这位远东司令官能够调动一个团级战斗部队到釜山，以保卫那个港口，麦克阿瑟抗议道，这几乎无济于事。他督促尽快获准将美国军队投入战斗。

由于没有授权满足这个请求，柯林斯将军告诉麦克阿瑟，他将试图获得总统的批准。柯林斯电告陆军部长佩斯，佩



斯又给白宫打电话。总统当即批准向战区派遣一个团级战斗部队，一小时之内命令被迅速传到东京，“你关于向战场调动一个团级战斗部队的建议已获批准。过后将向你询问进一步集结时的有关问题。”

经过为决策而进行的紧张研究阶段，最后终于决定在地面战斗中迎击侵略者。美国总统一直是每一步骤的最高决策人。杜鲁门总统已经征求了那些顾问们的意见，他们最精于判断军事行动以及采取每一行动的所需所求。柯林斯将军每天向总统转述要闻，传达参联会的意见。但还是杜鲁门总统自己做出最终的选择。

更早些时候，参联会并不倾向于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首先因为对于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他们完全没有准备，这点他们心里一清二楚。同时他们也很难减少美国国内的那支小小的中央预备队，它是体现最低限度防御的基本前提。向远东部署中央预备队的任何一部分，都将是一个冒险，也许是个灾难，因为紧随美国的行动，苏联可能卷入。

麦克阿瑟将军相当明确地倾向于使用地面部队。冒险性并未改变或减少，但国家领导人变得坚信——共产党人夺取朝鲜是不能容忍的。麦克阿瑟个人的呼吁实际上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响应。6月30日他得知，“取消……关于使用陆军的限制，并且你将得到所请求的使用陆军的权力。”

## 第五章 紧急的情况， 紧急的措施

杜鲁门总统派遣美国地面部队抵抗北朝鲜人的决策，虽然做得及时，但未免有些勉强。北朝鲜人把美国对其城市、交通线和部队的空中打击置之度外，不顾美国海上力量对其海岸设施和运输的袭击，入侵者横扫朝鲜，把韩国军队赶向半岛南端。当模糊不清的战线在6月底和7月初推向南方时，大韩民国已不能自持，这一点变得明朗化了。

得到总统的委任之后，麦克阿瑟以他所能够调动部队的最快速度，派遣地面部队投入战斗。6月30日他命令从日本调到朝鲜的第24师保持原建制，从即日起置于他个人的指挥控制之下。基于他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的建议，他命令空运到朝鲜的这个师的一支小型特遣部队以安全的、尽可能快的速度先于主力加入对北朝鲜军队的作战。由于这支部队将要空运，他把其规模限制在两个步兵连、一些反坦克组和一个轻炮连。这支奇兵将在7月1日在水原机场向丘奇将军报到。但是鉴于水原随时都可能失守，麦克阿瑟将军授权丘奇将军在必要的时候把这支部队转移到釜山。

与此同时，丘奇将军正奋力促使韩国军队应战。他对南朝鲜人并没有真正的权威，但他作为麦克阿瑟的私人代表对韩国军队总参谋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实际上，丘奇将军已接管了这支畏葸不前的南朝鲜军队。美国驻韩国军事顾问团的许多军官与韩国作战部队一起行动，并为丘奇将军搜集情

报。他们竭尽全力，以振奋韩国军队的士气，增强其抵抗力。

美国人的出谋划策并不能阻止北朝鲜的坦克和火炮。南朝鲜人继续撤退。6月30日黄昏，丘奇将军的指挥小组从水原撤出，转移到大田里。丘奇将军和美国大使马西欧一起发誓“不再后退一步”，翘首期待那支第24师小型特遣部队到来。

午夜时分，阿尔蒙德将军通知在大田里的美国使团，由于恶劣的天气不适飞行，迫使特遣部队转移到釜山，在那里，一旦天气好转，部队就将登陆，即12或14小时之内第24师主力的第一支特遣部队将由海运在釜山登陆。阿尔蒙德将军强调，这些战士并非要用作“司令部的卫兵”，而是要与北朝鲜人战斗。他确信，从釜山到大田里的铁路仍然畅通，把这些部队机动到战线是不成问题的。阿尔蒙德将军指示丘奇将军集结釜山附近的铁路车辆，以免落入敌人之手，并准备为运送第24师作好准备。

这支小型阻滞部队——第21步兵团第1营的一部分，7月1日和2日在釜山空降场着陆，由陆军中校史密斯率领。起初请求的炮兵连由两个4.2吋迫击炮排代替，还补充了一个77毫米无后座力炮排和六个2.36吋反坦克火箭炮队。由于恶劣的天气，许多卡车和一些士兵直到后来也未能运进。

麦克阿瑟将军担心那支小型部队缺少火炮。他指示沃克将军假如必要的话可在7月2日从日本空运榴弹炮。其实这样做没有必要。因为第52野炮营的分队已在坦克登陆舰运送的途中。当晚，他们在釜山登陆，立即向战区运动。

第24师指挥官迪安少将，于7月2日清晨飞到釜山。在经过24小时逐渐适应条件后，迪安将军从大田往东京打电话，

并与总司令部代理参谋长希克将军交谈，希望在他与北朝鲜人的初战中能保证充分的协同和支援。他告诉希克：“第一手必须干得漂亮点……我们必须得到粮食和弹药，而且决不草率从事。”

几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将军任命迪安为美国驻朝陆军指挥官。迪安将军担任了美国驻大韩民国军事顾问团以及美国驻朝陆军指挥。丘奇将军的总司令部前进指挥联络团作为他的临时参谋部。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将军设立釜山基地指挥部，隶属于美国驻朝陆军并在加尔文准将指挥下。

第24师余部——第34步兵团和第19步兵团以及第21团的余部加上支援部队，向朝鲜火速进军。至7月5日，这个师的绝大部分已到了那里。为了提供更多的装甲部队，麦克阿瑟将军命令第1机械化师中型坦克营的一个连去加强这个师。

同时，史密斯上校的迟到部队在水原向丘奇将军报到之后，奉命当即迎战。在梧山一带，特遣部队于7月4日午夜挖掘了临时阵地，严阵以待即将来犯的北朝鲜人。7月5日8时后不久，北朝鲜人出现了。他们的步兵和大约30辆俄国造T-34坦克向特遣部队攻击。美国人坚守阵地，直至耗尽了弹药，不得不放弃了阵地，他们在战斗过程中受到重大损失。他们的武器已证明，以此来对付敌人的装甲，无异于以卵击石，几乎丝毫不起作用。由于暴露的翼侧和没有预备队，特遣部队残部撤退了，以避免被包围和歼灭。初战的遭遇在随后几天的战斗中一再重复。沿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第24师的所有战斗分队皆与敌人短兵相接，但北朝鲜人的火力和更强的兵力在每一次攻击中都压倒了这些部队。第24师的官兵浴血奋战，但人数方面的差异及武器装备的劣势，迫

使他们或者退却，或者被歼，别无选择。

迪安将军希望第34步兵团能阻敌于平泽—天安—公州走廊一线。但在7月5日至8日，投入战斗并仓卒应战的这个团被切割成数段。他们寡不敌众，处于武器上的劣势，无力掩护翼侧。由于缺少弹药，第34团慌忙后撤，遭到极其惨重的伤亡。

第21步兵师在全义和鸟致院坚守了三天，迟滞了两个师的敌人。但在严重地损失了人员和装备之后，他们于7月12日被迫退却。

在汉城——大邱铁路和公路主线以东，韩国军队试图阻止北朝鲜人长驱直入多山中部和东部地区。经血战，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北朝鲜人继续前进，势如破竹，没有一条防线，看起来好象提供了只有一个坚定的立场的前景。

## 一、麦克阿瑟的判断

兵力不足的美国陆军师，如此匆忙地部署在朝鲜，并未能阻止北朝鲜人的前进。但在梧山遭遇战之后，态势稍有缓和。朝鲜形势在东京甚至都不能确切地估价，更不用说在华盛顿了。华盛顿的官员们除了耐心地等待澄清通过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和处置之外，几乎束手无策。在作出这些判断之前，华盛顿既不能充分地计划，也不能预测将来要完成工作的范围。陆军在计划对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援时，只能靠一厢情愿行事。在这些最初的日子里，华盛顿当局只能听信麦克阿瑟所言。而麦克阿瑟，往往是根据需求和可能作出肤浅的判断。当局明知国家的应急储备是有限的。麦克阿瑟将军不

时把朝鲜战况和他要采取的措施报告给政府当局，为了要在需要和可能之间采取一个折衷方案，国家的军事领导人往往要顺从这位不甚了解实情的远东司令的意见。

麦克阿瑟将军的早期判断是在对所需的最大兵力方面估计不足，而不是在对敌人的能力和威胁的严重性的正确评价方面有误。丘奇将军、迪安将军以及其他人的报告中的语气早已使麦克阿瑟将军确信，形势的确是很严峻了。严重的程度仍待确定。他没有得出对北朝鲜实力的充分报告。麦克阿瑟将军进一步修改了他的用兵计划。他认为用来击败北朝鲜人的兵力宁可失之过多，不可失之过少。

6月下旬，他表示需要两个美国陆军师整装待命。但到7月7日，他的观点已与前大相径庭了。他告诉参联会，“现在很明显，我们在朝鲜而对的敌人是一支侵略性的和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装备着坦克和其他地面装备，他们在此使用的这些手段与其目的相比，不仅得心应手，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敌人的指挥“有方”。北朝鲜人显示了他们对战术和战略原则的领会理解十分高明。这一点可用他们突越汉江来证实。因此，照麦克阿瑟的观点，为了阻止并击退“这个强大的侵略”，将需四个到四个半齐装满员的美国陆军师，并加强一个空降团和一个装甲集团。为在朝鲜达到这个兵力标准，将不得不马上从美国国内给他派遣3万名士兵和军官。“这是一个最低限度，”他警告参联会，“若非如此，将难以取胜”。

迪安对这一想法产生了共鸣。在7月8日致麦克阿瑟的一封信中迪安就敌人的力量和麦克阿瑟的当务之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请求立即派遣作好战斗准备并严阵以待的战斗部队和满载作战物资的部队准备好协同作战。

北朝鲜的装甲部队已被证明极其有效。迪安着重指出，在他们之间的初次交锋中，他的部队对敌人的坦克束手无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一种2.36吋的反坦克火箭发射器，在对付敌人带有重型装甲的俄国坦克时，令人极其失望。火箭发射器对敌人坦克前装甲和侧装甲，无能为力。因此美国步兵迅即丧失了对它的一切信任。只有105毫米反坦克炮可以对付。但此种炮弹药甚少，一旦用完，只靠其它直瞄火器，则收效甚微。炮兵群携带的常规高爆炸药炮弹，构成了炮兵弹药的大部分，但这种炮弹不能穿透敌人的装甲。迪安将军强调，他需要立即得到反坦克弹药，供给他的炮兵。他描述了敌人坦克战术的出色。尽管地形把坦克限制在道路上，但其作用异常奏效。丘奇宣称，“我们承受不起既缺少武器又缺少装甲的状态。”这位被紧紧追赶的美国将领，要求得到美国的中型坦克和90毫米牵引反坦克炮。

迪安警告，北朝鲜战士是一些危险的对头。“我确信，”他告诉麦克阿瑟将军，“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士兵，他们的训练情况及装备质量都已被我们大大地低估了。”

迪安的第一手材料加上自己作战室中的态势图上敌军胜利的图示，促使麦克阿瑟将军得出结论：自己已经太保守了。在1950年7月9日，他提出估计所需部队的数字增加了一倍。“朝鲜的局势是严峻的”，他告诉参联会，“它已经发展到大规模作战了。”他第一次对美国人能否待在朝鲜表露出了疑虑。

光复……并坚守朝鲜的南端，正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作为一支已有的军队的补充，我强烈要求一支起码有四个师兵力，力的陆军部队，加上其他的保障，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昼夜兼程地被派遣到这一地区。

为使这一突然的更改涂上些合理的色彩，麦克阿瑟将军重新强调了他对北朝鲜军队与日俱增的重视。他保证，北朝鲜军队及其目前的使用和以往战争中的军队相比是出类拔萃的。敌人的步兵是第一流的。这场战争是苏联导演并进行技术支援。而且有中国共产党军队参与，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了。进攻不能再被看成是高丽人的军事行动。“到目前为止”，他承认“我们对抗其装甲和机械化部队的努力一直没有奏效”。这个失败与其烦恼一样，并非战斗人员的过失。他指出，“我们自己的部队充满了期望和必胜的信心，面对10：1的力量英勇奋战。”向华盛顿要求一支补充到四个师的陆军的呼吁，使对人员和部队的一系列详细的要求达到顶点，并标志着麦克阿瑟在朝鲜的请求的最高限度。

7月5日麦克阿瑟将军已令第25步兵师投入战斗。到7月9日，它的第一个团已离开日本开赴朝鲜。到7月14日，第25师所有各团均已抵达朝鲜或在运往朝鲜的途中。此时，机械化第1师也在朝鲜东部海岸准备一个两栖登陆。为给这两个师和第24师补充战斗骨干，麦克阿瑟将军从远东司令部的战斗部队（第7师）抽调出训练有素的官兵。这一办法非但没有使别的战斗部队解决根本问题，而且把第7师拆得剩了一个没有战斗力的空架子。

由于朝鲜敌我双方兵力悬殊，使得第8集团军的主力被迫陷在那里。因此，沃克将军不得不亲临前线指挥。美国驻朝陆军司令部本是为了应付特殊任务临时组织起来的，它不能适应指挥大规模作战。7月7日当迪安将军提议将前进指挥联络团并入他的司令部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决定该团由沃克将军接管。

5天以后，7月12日，麦克阿瑟将军任命沃克将军为驻朝



地面部队司令官，美国驻朝陆军司令部解散，丘奇将军的前进指挥联络团被责令返回东京。

第8集团军由于把朝鲜地区包括在自己的战区之内，于是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即一个集团军在一大片陆地上作战，除了有自己的后勤支援（包括港口的运输和获得军需）之外，同时还要管理数百英里的另一大片领土作为自己的交通联络管区。为方便起见，在朝鲜第8集团军的部队称之为美国驻朝第8集团军，而留在日本的美军第8集团军余部仍被称为第8集团军（或第8集团军后方）。沃克将军保留两者的指挥权。当沃克在朝鲜担任指挥时，他大约有部队1.8万人，配置在沿锦江南岸延伸直至大田北部一线，向东北经过忠州并穿过太白山脉。

麦克阿瑟将军原打算把第1骑兵师用于以后的两栖作战，但由于战场急需，不得不在7月中旬将该师派往朝鲜。7月11日至17日，这个师上船驶离横须贺基地，船边还驶有坦克登陆舰、其他美国海军舰只以及日本人操作的货船。这支部队准备用来在靠近浦港洞附近的朝鲜东部海岸进行一次两栖登陆，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对付敌人的抗登陆。由于没有出现敌情，在7月18日清晨部队开始上岸。

## 二、集 结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连年无战事给美国的地面部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美军不仅装备过时、武器装备破旧，而且数量不足。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本来兵力不足，而且总是分散地去执行许多临时的任务。除去分散在太平洋的小分队，参联会仅能动用美国国内力量不足的中央预备队去支

援朝鲜战争。补充的地面力量能够通过义务兵役和召集后备部队得到发展，但这些方法要耗费时间。于是麦克阿瑟迫于南朝鲜战事失利而迫不急待地要求应得的一切，国家军事领袖们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窘境。

麦克阿瑟将军1950年7月和8月间提出的增加作战部队的要求分为三类：补充兵员，补充部队，增援部队。满足他的这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要求，都将影响美国军事力量的平衡。每一个都与比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的问题范围大得多的问题相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总统制定的国家政策界限之内，参联会和陆军部为了满足在远东日益发展的紧急需求，作了一切努力。

### 补充兵员

远东的补充兵员来源迅速枯竭了。从行政和非战斗岗位抽调的人被派到战斗部队中。在美国，每一个单位都在到处寻找能被迅速运到朝鲜的人。

麦克阿瑟将军首次要求5000名战斗人员及425名补充兵员。7月1日，他要求每个月运送到他麾下的这些部队要增加到正常数额，规定他们必须是高质量的和有经验的，因为他们“将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在朝鲜直接进入战区……”。这个数字可以毫不费力地办到，并且大部分可望在月内抵达日本，余部可在8月上旬到达。

陆军部派给麦克阿瑟将军这些部队，将改善远东地区的补充兵员的状况，而又不影响到削弱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他能够把已应征入伍的人员保留在他的麾下，即使他们的外交公务使命已完成。假如预备役军官同意的话，在这些人所承担的义务已经期满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可以保留他们。他

能够召集已在远东的有限数量的预备役人员投入现役。

从美国到日本的补充兵员的空运，在一个有节制的规模上，从7月18日开始每天运送80人逐渐增加到每天运送240名。尽管不能立即实现充分的空运，但陆军部和参联会在7月底8月初竭尽全力增加空运数量。补充兵员以39名士兵和一名军官为一组被运到日本。在1950年7月间大约有7350名补充兵员抵达日本。

7月23日，华盛顿陆军官员们要求麦克阿瑟将军核查他的人数。也许实际的伤亡人数比预报的数字要少。远东司令部人事处长白德林登少将通知华盛顿，在朝鲜损失的士兵和军官的人数，与他早先老练的估算相比相差无几。唯一的差别是过量的在行动中失踪人员的比例，这反映了北朝鲜人几乎可以任意包围兵力不足的美国部队的的能力。白德林登保证调整远东司令部的需要，无论这一行动何时变成可能。

7月19日，陆军部放弃为正在远东司令部属下作战的所有师规定的和平时期的兵力数字，以及经过许可的充足的作战组织与装备表所确定的兵力数额。这种核定官兵技术上称为补缺人员。再加上1950年9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提出需要的作战损失补充兵员，使得远东司令部所需要的补充兵员总数达到8.2万人。

7月30日，陆军部官员们向麦克阿瑟将军使出了兵员补充的最后一招。除去1000多人到其他的联合司令部，凡是适合执行海外任务的士兵和军官都被运往日本。尽管总统批准征召应募入伍的预备役人员，但仍然存在补充兵员严重短缺的问题。起码在两个月之内，来自应征预备团的单独的补充兵员尚不能使用。所有这些士兵将不得不到中央预备队中去。落在中央预备队身上的为远东司令部提供补充兵员的扩

充了的标准，已经把这支应急部队的作战能力降低到一个危险的水平。起码，为了不远的将来，陆军已经是尽力而为了。它只能答应以最有限的兵员支援麦克阿瑟将军。

### 齐装满员

另一个重要的步骤是整顿部队，把麦克阿瑟手下的那些战斗力差、不符合战斗要求的部队整编为齐装满员的师。原来这些部队中每个团只有两个营，结果美军人朝后作战不利，由于火力不足和缺少三三制的编制，因此既不能进行正常的战术机动，也不能掩护自己的翼侧。正如迪安将军所言：

“我们正在用于实战的两个营的团建制，其本身就不适于有效的作战。虽然对更低一级的两个连的炮兵营来说也是可能的，但结果却是一样的。建议第24师所有的团要以三三制建制派给我们。”

麦克阿瑟的作战师在结构上与其有着令人遗憾的相似的弱点。他在7月8日向陆军部的呼吁中说道：“为了给战术机动火力和持续作战提供均等的手段，现在在此战区作战的步兵师极需立即在人员和装备上扩充到充足的实战兵力。”问题的严重性，促使他两天之后又发出了第二个呼吁：“我相信参联会认识到，目前正在朝鲜行动的那个师以及不久即将到达的两个师既非有实战兵力，又非处于充分许可的平时状态。”麦克阿瑟将军请求从美国一切可能的地方派遣完全齐装满员的步兵营到这里来。他需要4个中型坦克营、12个坦克连、11个步兵营和11个野炮连（105毫米榴弹炮）。假如派遣给他的这些部队不能象他所期望的那样受到充分的训练并严阵以待，他倒想要受过训练的干部再加上替补兵员。

要求那些有组织的部队即使兵力不足，也应首先被派遣，他说他将在自己的麾下找到替补人员。

远东司令部只能为新到的部队提供没有受过训练的骨干。首批为现存的远东司令部部队所委任的三级中，只有60%可以使用。如果从已经投入作战的师中抽调士官，那么这些师将被严重削弱。麦克阿瑟将军督促加速派给他部队、干部和替补人员。

美国国内中央预备队中步兵、炮兵和保障支援部队的短缺，使得这些相对节制的要求转化为一个主要问题。在集结建制作战部队以充实在朝鲜和日本的陆军师时，陆军部从其它部队中抽调受过训练的士官和编组的职业干部到麦克阿瑟将军麾下。这些釜底抽薪的作法不仅使其余部队的战斗准备失效，而且还极大地减少了为后来的陆军中央预备队的集结的动员基地。

争夺美国国内的中央预备队的危险，仅仅作为大规模计划行动的第二位因素予以考虑：中央预备队应如何并在哪里被召集，以便把远东司令部充实到实战兵力。陆军部从容地决定接受在美国大陆的军事空虚的巨大冒险，正如它接受麦克阿瑟将军关于他的需要的声明之类的表面文章一样。

## 步兵力量

在选择派到朝鲜的步兵营时的主要考虑，是提高战斗力和尽快到达战场。陆军当局本来能够为每个新步兵营派11名骨干，可是这些步兵营即使骨干齐全而且补充的全是受到基本训练的人员，要完成战斗准备也得需要六个月。只有目前仍在日本的第7师例外，该师各团的三个营骨干齐全，可以随时派至前线作战。不过眼下中央预备队仅有18个营的步

兵。在这个微薄的家底中，陆军部从第3步兵师中为远东司令部抽调两个整营和三个营的骨干；从第14团中抽调一个整营；从夏威夷的第29团中抽调三个营。这支部队已成为远东司令部的一部分，这些兵力的派出未影响中央预备队。

陆军部保留了第82空降师和第2装甲师的步兵部队。没有触动这支部队，是因为柯林斯将军觉得，他必须保持一支完整的齐装满员的部队，以准备最后一战。第2装甲师的装甲步兵营，不特别适合发生在朝鲜的战争，由此得免。

中央预备队的这些营的调动，会减少美国国内1/6的训练和动员基础。因此第3师、第2装甲师和第14团只能当作组建新部队的架子。鉴于这些部队的重新需要12到14个月，陆军执行紧急使命的能力，将丧失起码一年。

### 师属炮兵部队

同样一般的标准被用于挑选从中央预备队运送到远东去的师属野战炮群。尽管只是抽调炮群骨干，不会给正规部队造成多大压力，但完整的炮群还是给抽走了。第3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各自提供了三个105毫米榴弹炮群，最初安排从第14团中抽调三个炮兵连，从第6装甲野战炮兵营中抽二个炮兵连。鉴于决定从夏威夷的第5团中提供三个炮兵连，因此从第14团的征调被减少到两个炮连，并且取消了征集炮兵营。这11个炮兵连计划以60%的兵力和预计40%的战斗力被安排运抵朝鲜。由于向朝鲜的这一转送，野战炮兵动员基地减少了大约30%。并且陆军以炮兵支援其他作战的能力在整整一年内将要减少一半。

营级规模的部队接到预先号令的两个星期后，即可离开驻地。但并不急于使步兵和炮兵部队处于警戒状态，因为美

国西海岸全部海运直到8月15日都因被排满而处于停滞状态。美国陆军运输部长报告，当务之急是3万人和20.8万吨容积货物要运至远东地区。他建议到8月中旬以前不再运送增援部队。麦克阿瑟获悉，8月底前，新的步兵和炮兵部队定会运抵远东。

当时在7月12日的一个电话会议中，总司令部参谋长和第8集团军参谋长达成一个协议，在冲绳的第29步兵团的两个营，要尽可能快地被派遣到朝鲜。麦克阿瑟将军命令琉球司令部将级指挥官贝特勒将军把这两个营组建扩充到实战水平，马上派到日本。沃克将军则要求把这两个营经由日本，直接派到战区。他说他将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训练。这个请求得到批准，于是这两个营7月21日从琉球启航，4天以后运抵釜山。

陆军部作训处长波尔特将军已在7月1日向后方勤务代理参谋长李奇微将军建议，驻守在夏威夷的第5团，应被派遣到朝鲜。10天之后，当柯林斯将军在视察远东司令部的途中在夏威夷停留时，他才对此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与华盛顿的李奇微将军进行的电话会议中，柯林斯将军要他请求主要的参谋军官把第5团或作为一个整体部队，或将其分成营或营骨干，以便把远东司令部的其它团充实到实战水平。他自己的感觉是，第5团应作为一个整团而不是拆散使用。李奇微和其它参谋军官都表示同意，建议这个团以其目前现有的兵力，尽一切可能尽快派往朝鲜。7月13日参联会授权美国太平洋将级指挥官立即将此团派往釜山。7月25日这个团驶往朝鲜，共有军官178人，士兵3319人，7月31日进入朝鲜并马上投入了战斗。

到7月末，远东司令部各师实战兵力的组建进展良好。

所需的11个步兵营中已有8个营在30天之内被派遣到或将要抵达麦克阿瑟将军麾下。师属炮兵群中的11个轻炮连的短缺现象已得到调整。3个炮兵连与第5团一同到达。3个炮兵连正在从第3师、2个从第14团、3个从第2装甲师中调出，正在途中。

### 主力部队增援

正当麦克阿瑟将军要求补充兵员的同时，还请求从美国国内调动训练有素的主力作战部队。在这一阶段中，陆军部对麦克阿瑟的要求的合理性从未提出过疑问。北朝鲜军队节节胜利正生动地证明远东司令部需要战斗部队。但在求援的呼声与日俱增的同时，人们预感到中央预备队过份地受到削弱，因此不得不从国家战略出发，从高于陆军部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

麦克阿瑟将军关于从美国国内派遣主力部队的第一次请求，是在他寻求一支配属有空中支援部队的海军陆战团时发出的。这个请求在7月2日提出，次日就得到参联会的批准。麦克阿瑟将军得知，海军陆战队将尽可能快地派给他。

几天之后，他又发出了从中央预备队调配给他陆军特种主力部队的第一个要求。7月5日，他请求尽可能快地把正在华盛顿州路易斯堡受训的第2步兵师运往朝鲜。他还指名要求派遣兵力不大却能削弱中央预备队部队。7月2日，麦克阿瑟将军已经指出，他必须拥有更多的装甲部队，因为他的四个重型坦克营尽是一些空架子，每个营仅有一个坦克连。而且两个营已在朝鲜，另外两个还没有抵韩。他请求从美国国内调遣训练有素的建制坦克连来补充这些坦克营使其齐装满员。他还要求派遣三个中型坦克营。与此同时，他设法从第



82空降师争取到一个团。由于防空能力薄弱，他不得不再设法将四个高射炮营急速运往朝鲜。他坚持这一请求并指出，由日本向朝鲜运输的主要港口佐世保完全没有高射炮的掩护。

这些请求并未使陆军部的官员们感到惊讶，他们毕竟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还牵扯到主要的决策。波尔特将军劝说柯林斯将军从中央预备队中挑选部队作为增援部队派遣到朝鲜。参谋长接受了这一观点。然而柯林斯将军不愿削弱第82空降师的战斗力，于是建议代之以几乎没有战斗准备的第11空降师的一个团。他起初觉得，派遣四个高射炮营可能超出了陆军的能力。于是在7月3日，他告诉参联会的其他成员，他作为他们在远东司令部的执行代表，他已经采取行动，给麦克阿瑟将军派遣了两个营。这是他那时确信能够从中央预备队拨出的高射炮兵的最大限度。因为这样，不致削弱陆军对付其紧急情况下投入战斗的能力。可是随后几天里他改变了主意，7月8日决定冒险，立即给麦克阿瑟将军再派去两个营。

正值等待参联会考虑这个建议时，陆军部提请麦克阿瑟将军适当优先考虑，如果这些部队的调遣和部署能够得到批准，他将如何运送这些部队。麦克阿瑟将军得知：“你向上级要求提供主力增援部队的申请，尚未获准。”陆军部曾草拟了一份运送这些部队的时间表。麦克阿瑟将军立即作出反应，并引证他最近关于正在恶化的作战形势的评论，强调立刻作出一个合理的决策是“当务之急”。他驳回拟议中的海运程序，并要求首先运送装甲部队，随后是第2师、高射炮兵营和特种工程旅。他还要求空降团立即飞往日本，并维持自己的军需空中补给线。

参联会决定，陆军应当给麦克阿瑟将军派遣中央预备队部队。但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致这些部队的动用与否，要从世界全局的角度去考虑。于是，参联会在7月7日向国防部提出报告，要求总统批准这个计划。杜鲁门先生批准了这个计划。被批准的部队奉命立即准备启程。到7月9日，第2师、第2特种工程旅、第11空降师的一个团、第378重型军械维修连、第15和第50高射炮营、第68和第78高射炮营均为90毫米口径，第60、第70和第73坦克营已被批准运交麦克阿瑟将军。

## 第 2 师

第2师于7月8日自华盛顿路易斯堡出发向朝鲜前线开进，这支部队已为运送而处于戒备状态。9天之后这个师的第一批分队运抵朝鲜。经一个月的待命后，这个师中的一个团在战场上袭击了敌军。

这个师作为一支有效的战斗力，装备众多，运输量巨大，能在短期内运抵朝鲜，其速度是惊人的。早在7月初，当第2师开始运送时，该师还远远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克拉克将军当时是陆军野战部队司令，于6月份视察了这个师后说，这个师最起码四个月才能做好战斗准备。第2师大约有5000人，缺少实战兵力。该师在这之前的一年内，曾担任海外补充兵员集中待命的工作，人员变动大。一年之内，补充兵员与定额兵员的比率竟达138%。在麦克阿瑟将军得知，这个师前往他的战区时，他的第一个行动步骤就是要求在启程前要把该师充实到齐装满员的程度。

为满足这一要求，陆军部从路易斯堡的其它部队中调集了数百名军人补充给第2师。但把来自劳顿要塞待运到远东

的补充兵员抽出1300人补充到第2师的行动，招致 麦克阿瑟将军的反对。他抗议道，计划给他的司令部的所有补充兵员都必须直接运送给他，而不是用作第2师的替补。他认为“维持这支已经批准给他的兵力匮乏的作战部队是绝对必要和迫在眉睫的。”陆军已经采取行动，以便使奔赴朝鲜的第2师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达到齐装满员的程度。但已被第2师吸收的1340补充兵源却无法再收回。即使陆军官员们感到他们的方法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远东司令部投入最大数量的兵力，但这种进一步的转移由于麦克阿瑟将军的反对而陷于停顿。

陆军官员们感到焦虑不安，这不仅是由于要解决远东司令部提出的需求，而且要按照麦克阿瑟将军指定的方式去实施。7月19日他们告诉麦克阿瑟，将决定 或者按他所想要的作战补充兵员，或者是一个齐装满员的作战师。计划次日远航的第2师的第二个增额，将仅以半数的兵力启航，因为来自美国国内其它兵站的军人不能在启航时刻准时到达路易斯堡。

第2师师长反对仅以半数兵力启航，尤其是恰值3500名军人正在西海岸的卸载港口作为补充兵员等待运送到远东司令部。由于空运非常有限，所以这些补充兵员起码三周之内不能到达远东司令部。华盛顿要求麦克阿瑟将军立刻决定，第二天启航时能否以这些补充兵员的1500人 来取代 第2师的两个增额。

麦克阿瑟将军对补充兵员的偏爱促使他达成妥协，同意卸载港口的最大数量的军人能够作为第2师在同一艘船上被派遣到远东来，但并不分配给第2师。他回答说：“能够加速补充兵员调动到这一战区的任何事情都是雪中送炭，是我们

梦寐以求的。”1500名补充兵员在7月20日与第2师同舟启航。麦克阿瑟将军已倾向于把这些军人放在第7师，但又改变了主意。7月28日他指出，这些兵员在抵达朝鲜时将分配给第2师。

在这个师作准备的初期阶段，麦克阿瑟将军就已经要求这些部队要在处于战备运载的条件下被运到朝鲜。于是每一次增加的部队在朝鲜登陆时能够随身携带武器、建制的运输工具、以及同样的建制支援炮兵或随同的船只，随时准备开进，且每一只船运载的部队能够在相当的时期内独立战斗。

正值华盛顿认识到在全副武装的战备状态下运输的一些好处时，也存在着为什么如此做法不能实施的不容置疑的理由。正在使用的船只并不准备战备运输。进而言之，战备运输也许将这个师抵达朝鲜的时间耽搁起码两个星期，因为这比普通的部队运输要慢一些。所需的步骤和运载的空间同样地需要近两倍。由于没有使用护航，部队一上船，运送部队的船只就将分散。在可能的限度之内，部队与他们的装备一齐运走。他们其余的装备和军需将装货船到达，选择与部队相称的装备卸货。

第2师副师长，在7月下旬与先遣团一起抵达东京。他报告说，几乎1800名士兵已从路易斯堡的2师调集出来准备复员，因为他们在3个月之内就要服役期满。这个消息激怒了麦克阿瑟将军。他要求将这些人全部调回，并作为补充兵员派遣给他。他将目睹在第2师抵达之后，使他们重新加入第2师。当麦克阿瑟将军获悉陆军部已经颁布命令，尚有30天服役期的军人符合派往远东司令部的条件时，他的焦虑才得到缓解。港务运输官员们已将最初复员的绝大多数军人召集

起来，并于7月20日将他们运走。一旦立法当局同意在追加的一年中保留所有义务兵都服现役，其余的军人就将马上运去。

正如装船的速度那样快，他们已驶往朝鲜。7月31日，这个师的第一个团在朝鲜上岸。与此同时，其他各团正在美国国内运送部队的港口上船。到8月19日，整个第2师到达朝鲜半岛，并作为一支完整的部队，踏上了奔赴战场的征途。

### 支 援 炮 兵

由于缺少非师属炮兵，麦克阿瑟将军于7月13日要求参联会派给他轻型、中型和重型炮兵营。他要求6个155毫米自行榴炮营作为首航运送，同时还要求派一个炮兵群司令部和—个野炮观测营。麦克阿瑟将军指出，由于战线延伸、地形支离破碎和公路网限制，他的驻韩各师的指挥官，将被迫以各个独立的团级战斗队的形式，来指挥他们的师作战。美国在朝鲜的计划兵力，是按照参联会批准的日期、4个陆军师和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部署为基础的。在朝鲜，美国将有13个团可供使用。在这些团当中，起码有10个能够按照通常所预期的那样，在任何指定的时间配置在前线。由于仅有4个155毫米榴弹炮营可与师属炮兵部队一起报到，所以当这10个团中的每一个团作为一个团级战斗队使用时，假如它要配属一个中型炮兵营，那么就将需要六个以上的炮兵营。而作为沿整个前线总的支援，还需要两个8英寸榴弹炮营和155毫米炮营。轻炮兵营一方面能够加强师属炮兵部队，一方面，假如急需，尚可用于支援南朝鲜部队。麦克阿瑟将军特别提到，他的司令部正在加紧研究使用美国炮兵支援南朝鲜部队

的有益限度。他没有立即得到答复。仅仅4天之后，他再次要求在朝鲜急需的炮兵能够早日到达。（7月13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与柯林斯将军会晤之后，提出了需要155毫米炮兵营的要求。——注）

中央预备队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极其脆弱，特别是其非师属野战炮兵，极其匮乏。在美国国内，仅有11个营，并且所有各营都不足实战兵力。能指望有部分战斗力的，仅有4个105毫米榴弹炮营、5个155毫米榴弹炮营、1个8英寸榴弹炮营。但华盛顿的陆军部官员却命令其中的3个155毫米榴弹炮营、8英寸榴弹炮营、1个观测营和第5野战炮兵群司令部前往朝鲜。

麦克阿瑟在得知他所要求的15个营中，仅有五个炮兵营能提供给他时，他提出了强烈抗议。他指出，基于在任何指定的时间随时在前线作战的10个步兵团，这15个营是基本的最低限额。他现在已经决定，在任何时间内，美军应有12个团投入行动。他预言，“毫无疑问，要摧毁北朝鲜的部队，美军将需要起码相当于6个步兵师的兵力部署，以作为南朝鲜地面部队的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已经充分证明，一支野战陆军能够承受住对顽强敌人的成功进攻，特别是克服困难的地形，但这只有当它拥有对师属炮兵的比率起码是1：1的非师属炮兵的时候才能实现。正值麦克阿瑟将军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些直接的需要时，他暗指将需要24个营的非师属炮兵。他建议，由于必需的这些炮兵营尚不可使用，他们可以正式成立这支部队，并且“应立即开始实行一个适当规模的紧张的训练科目。”

## 勤 务 部 队

在朝鲜战线之后，连同在日本的更大规模的勤务区域，由于没有一个合适的保障基地，战斗部队不能担负独立的防御，就更不必说进攻了。在7月间，尽管把最大的重点放在步兵、炮兵、装甲兵和其他军兵种的分队和士兵上，对勤务部队、分队的要求还是与日俱增。给前线战士提供补给、修理损坏的武器装备、保持作战通信的通畅、以及进行数以百计的至关重要的支援作战。这是一支现代陆军所必需的技术保障分队。这在战争爆发时，一直受到远东司令部的重视。日本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为远东司令部担负了勤务保障中的很大部分和平时期的任务。由于当时的特种兵和受到训练的人已发给步枪并作为步兵派往前线作战，本来就极少的可供使用的勤务部队已搞得所剩无几。

作战和非作战支援保障的一些型号的军需，与其他型号相比，更是杯水车薪。例如，数百吨各类型号的弹药，为保障朝鲜作战而正在前往远东司令部的途中，迫切需要适于管理武器弹药的军械特种兵。7月11日，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有资格担负这一任务的数百名军官和士兵，应以一切尽可能快的速度，火速飞往他的战区。第二天，他提出了一个详细的申请，要求陆军技术勤务保障部队依照每种勤务的优先顺序考虑，迫切需要支援部队，并且那些部队后来由计划运往朝鲜的补充部队在日本进行基本的勤务保障行动。7月12日，来自美国的保障部队未应这一申请而出现，在第二次正式请求之后，两周之后终于出现了。

远东司令部提出的关于技术勤务保障部队的需求在华盛顿被看成是合情合理和公正的，但却超出了陆军部提供支援

的能力。麦克阿瑟将军已经请求来自化学、工程、医疗、运输和其他技术勤务保障的200个连规模的分队。这一申请如获满足，将包括4,3472万名军官和士兵的装运。陆军部在美国国内仅仅拥有大约150个连级规模的勤务分队。

是从美国国内把技术勤务分队直接派往远东，还是仅从上述部队中抽调骨干力量，这本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案。而陆军部则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骨干在日本和朝鲜将极少直接的价值。但是动员基地没有灾难性的结果，中央预备队是不能被分解的。（例如麦克阿瑟将军要求一个特种通讯营，美国国内仅有一支这样的分队。在经过挑选的人员可以使用之后，还将需要9个月的时间来重建这样一支分队——注）为了保持一个最小限度的动员基地而又能减少这位远东司令官的最紧急的需要，华盛顿官员从美国国内的保留中抽出了骨干并派遣了大约80个连级规模的勤务保障分队到远东。尽管这些分队只有65%的兵力，但是他们专业化的组成和官兵的技术专长使他们在减员的情况下得以发挥一技之长。

正当朝鲜行动的规模变得更清晰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在7月25日开出了一张所需技术勤务分队的军需单。这张清单使7月份申请技术勤务分队的总数达到501个，总人数达6万名官兵。远东司令部的官员们明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他们将不会得到这些分队的大多数，但他们感到，华盛顿出于计划的目的也应知道他们的需要。

对作战士兵的需求，仍旧是至高无上的。例如在7月份作为补充兵员派遣到日本去的勤务部队中，60%抵达朝鲜时被计划派到前线战斗部队中去。

在战役的第一个月份中，陆军部为麦克阿瑟将军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凑集起来的替补分队和加强分队，代表了美



国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兵力。这些分队对战争来说就如同杯水车薪，但在参联会和其他计划者们有机会好好看看事情是如何进行的之前，是不会再派更多的部队了。陆军部官员在7月21日告诉远东司令官，他们甚至无法在目前考虑他提出需要由4个师编成的集团军的申请。在关于这一请求的任何决定能够作出之前，美国的国防官员们将不得不决心如何重建中央预备队。那时他们将不得不考虑往朝鲜派遣补充部队是对国家的安全重要，还是拥有他们可供部署在世界其它地方重要。

## 第六章 恢复信心

1950年6月，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措手不及。政府几乎没有可以立刻投入使用的兵力，也没有在朝鲜作战的计划。在二次大战后的岁月里，美国领导人曾制定过一些对付共产党侵略的政策和原则，可以作为召集员马、集结部队和制定对朝计划的基础。美国与其缔约盟国和其它自由国家紧密合作，来制止所有形成的共产主义侵略。假如尽一切可能，在联合国的赞助或起码认可之下，任何军事行动都可采取。然而美国热切期望避免单方面行动，尽管是主动的，但却可能疏远自己的朋友，并可能刺激苏联政府采取极端行动或导致全面战争。同样，美国还期望充分利用其盟国的军事资源，而不是独家承担全部负担。

在北朝鲜进攻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后数小时之内，美国建议召开联合国会议。在匆忙中和压力下草拟的6月25日和27日解决方案是在正确指导下采取的措施，但离在朝鲜恢复和平的目标还相去甚远。

安理会6月25日的解决方案，号召成员国要绝断对北朝鲜人的援助。美国政府通过它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向苏联发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呼吁，请求苏联政府劝说北朝鲜领导人停止战斗。作为反应，苏联称南朝鲜人为侵略者，言外之意是拒绝调停斡旋。

面对苏联拒绝为联合国的解决方案尽点滴之力以及时刻在恶化的作战形势，美国开始小心地对联合国施加压力，使

其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以及更为积极有效的行动。

7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团递交了一份解决方案。方案建议，美国将指挥成员国在朝鲜的武装力量，但要在“援助协调委员会的帮助之下，这个委员会将协调成员国提供的一切援助，促进其连续不断地参与朝鲜事务并接受战地司令部的报告。在这个方案中没有说明这个委员会控制的确切程度。

7月4日，当陆军部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这个解决方案的观点时，后者反对组织这样一个委员会。他们觉得在美国政府和战地司令官之间的联系桥梁中摆上这么一个联合国的委员会，将产生严重的作战上的困难。即使这个委员会可能从不试图控制军事作战行动，但它这样做的可能性使得参联会一致反对。

他们告诉国防部长，如果出于政治的原因而需要这么一个委员会的话，那么它的权力必须被限定确切：它永远不能具备联合国军总部的性质。

参联会想要作出一项指挥上的安排，其中美国作为联合国的执行代表将直接指导在朝鲜的作战，而在战地司令官和联合国之间并无明确的联系。主要决策，特别是那些带有政治意义的决策，绝对不能以任何方式由联合国驻韩国的指挥官作出或受其影响。例如，假如联合国直接帮助指挥官，那指挥官就将绕过美国政府的最高级别接受或反对各种兵力。很有可能一个美国人的视野将由于其所处的局部情况的局限性而受到限制。

尽管出于对法国和英国所提出建议同情的考虑，美国还是拒绝了那个酝酿中的联合国委员会。并且，一项经过修正的解决方案得到发挥。由于美国在决议案方面占据有利的地

位，所以美国代表不大可能提出。因此7月7日，法国和英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了决议草案。7票有利已占优势，稳操胜券。于是这个决议案以7票对0票在安理会通过，埃及、印度和南斯拉夫投了弃权票。苏联代表没有返回安理会，并且没有参加投票。

这个决议决定，要杜鲁门总统作为安理会的执行代表实施联合国反对在朝鲜的侵略行径的作战。安理会建议，投赞同票的成员国所提供的部队，要在美国的统一指挥下作战。它要求美国政府为这统一指挥选择一位指挥官，并且就在朝鲜的作战进程定时提出报告。杜鲁门总统指定参联会作为他的朝鲜问题的代表。

对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来说，他承担起将参联会作为他们在朝鲜军事行动首席代表的任务。在陆军这个部门中，波尔特将军为柯林斯将军处理作战上的细节问题。具有联合国同意授与总统的并经过参联会掌握的全权，美国陆军逐渐负责计划和指导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的军事行动。

参联会建议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负责指挥联合国部队。杜鲁门总统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在1950年7月10日将他的决定通知了麦克阿瑟将军。7月12日陆军部官员将详细的指令传给麦克阿瑟将军。他们指示他，在朝鲜要避免出现任何单方面的美国的行动。“出于世界范围的政治原因”，他们警告说，“再次强调我们的作战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之下的这个事实至关重要。”这样一来，麦克阿瑟将军必须随时掌握分寸，究竟何时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才能行得通，究竟何时在他的公报上强调其它成员国军队的行动。

两天以后，在7月14日李承晚总统把他的国家军队的控制权交给麦克阿瑟将军。在通过美国驻朝大使转交的一封信

中李总统说：

鉴于代表大韩民国利益的联合国的联合军事行动，其中靠近或正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的所有陆海空军事力量皆已置于联合作战指挥之下，且已指定您为联合国军最高司令。我深表荣幸，您能在目前敌对状态的持续阶段统帅大韩民国的所有陆、海、空三军部队，这种指挥不仅可以由您个人行使，而且在朝鲜境内和邻近海域您还可以将这个指挥权委托给其它司令官。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要求美国向联合国报告统一指挥的活动情况，但无程序加以详细说明，7月13日国务院向国防部长建议，报告应每周一次，送交联合国安理会。这些措施将通告全世界，保证让全世界都注意这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在朝鲜正为联合国而战，并非为了美国。对杜鲁门总统6月30日下达的对朝鲜进行海上封锁的命令，由于考虑到全世界的反对，尽管国务院相信安理会25日和27日的决议案充分证明封锁是正当的，但希望将实际封锁的宣言报告给安理会，以便消除对其合法性的任何疑虑。关于对封锁进行统一指挥的报告似乎已准备就绪。

这一建议说明参联会的注意力集中需要有一个这些报告应该如何以及何时为联合国制定的明确安排上。7月末，他们指示麦克阿瑟将军每两周向他们递交一份关于他们部队行动的报告。参联会将通过国防部长将报告转交给国务院，然后由美国代表团在纽约的‘成功湖’将报告呈交联合国安理会。麦克阿瑟将军感到有把握的是，在任何时间里，假如出于政治的考虑，使得参联会必须选择他的报告的时候，他能够在事先得到商榷。

1950年7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发布命令，在日本东京设

立联合国军总部。除极少的例外，远东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被指定在联合国军总部中担任相应的职务。实际上，联合国军总部就是扩大了使命的远东司令部。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干涉作战的指挥控制权，而那正是美国的职权。麦克阿瑟将军后来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与联合国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同虚设，……我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总参谋长的指挥。……对我的控制与此别无二致，仿佛我统率下的部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我的所有通信系统都通向这里的美国高级指挥部。”——注)

美国代表联合国指导在朝鲜作战的核心就是参联会。作为总统的顾问，参联会本身就要顾及到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政策的各方面。他们不得不同时解决美国国内及在西欧和在朝鲜的各种问题。

他们不制订国家军事政策。因为他们通常通过国防部长向总统提供情报和咨询，以协助总统确定这个政策，他们所思所想和所做所为对于朝鲜战争乃至整个国家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他们工作的特殊性质，参联会在商议国家的军事问题时，不得不考虑政治的因素。在朝鲜战争中军事和政治因素是如此紧密相联，以至它们不能被孤立开来。

在朝鲜战争中，军事政策赖以发展的机械性的过程始于对军事参谋机构内部，通常是陆军参谋机构以及参联会联合参谋机构本身的一个特殊问题的考虑。联合参谋机构是由遴选自所有部队的大约200名军官组成的。这些军官向参联会发挥并提供建设性的主张和见解。

一旦关于一个问题的最终立场经由他们讨论并同意，参联会便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国防部长提出他们的观点。这个事

情的任何政治方面都将在国防部的参谋机构和国务院之间得到解决，或者偶尔在各部长、国务卿个人之间解决。于是，国防部长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得到发挥的观点和建议，并附带一份关于各种分歧的明确的声明，假如更合适的话，可以向总统直接提出。偶尔，这一程序略有变化，但是通常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事情总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

问题虽然由朝鲜造成，但却不能与在世界范围的美国防务计划中的那些问题割裂开来。为了部署朝鲜而从中央预备队抽调的军人和部队，与现行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假如朝鲜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一场全面战争的初始阶段，那么在一个有限战略意义的区域集结大规模的部队显然是荒谬和毫无根据的。但除了全球性战争，美国在南朝鲜投入了战争以抵制武装入侵。7月13日，推测朝鲜事态的发展，可能是苏联在世界其它地区的相互关联的行动总计划的一部分。参联会计划参谋机构说：

“从朝鲜事态的发展来看，显然，俄国正着手进行其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统治计划的最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俄国正第一次利用其卫星国的武装力量，以军事实力把一个共产党统治的政府强加在一个它认为无力进行成功的军事抵抗的弱小的邻国政府头上。”

于是，对美国的目标和资源进行重新评估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但是，参联会连续不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能够把多少军事力量投入到朝鲜，而不致于严重损害我们应付一场全球性紧急情况的能力？”例如，假如需要进行部分动员的话，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将使他们能够定下决心。第二个问题是，“假如我们由于更大的全球性威胁从而限制我们在朝鲜承担的义务，那么我们能将北朝鲜人赶回‘三八’线

以非吗？”

敌人在朝鲜的胜利迫使参联会来不及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便要采取行动。行动的进程和发展，在它们出现时不得不被单独考虑。关于这些行动的决策，受到麦克阿瑟将军建议的极大影响。但当每一个新行动未经减少其任务便削弱其潜在的可能的的手段时，它便使得答复这些问题的需要显得迫在眉睫了。

到7月中旬，如此巨大的美国军事力量已被投入到朝鲜战争中，以致美国在其它地方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受到了极大削弱。当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被充实到实战兵力并给予后勤保障支援和补充兵员之时，训练有素的军人和物资的储备相应地减少。随着作战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将进而耗尽至关重要的急需的专业人员和武器装备的储备。一位军界要员此时评论道：“我们地面部队的潜力被如此严重地消耗殆尽，以致具有更为重要意义的投入甚至一个师或更大规模的部队，都将致命地削弱我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部队被逐出朝鲜的可能性，并非异想天开。参联会联合情报委员会在7月12日指出，兵力不足的美国第24师面对九个北朝鲜师共8万人及100—150辆现代坦克的威胁。敌人不仅在兵员数量、坦克和火炮数量上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且训练有素，作战沉着坚定，战法娴熟。参联会作出结论说，北朝鲜陆军有能力在两周之内威胁到釜山的安全。负责行政管理的副参谋长李奇微中将于7月10日向各军种的部长们描绘了同样令人沮丧的情景。他告诉这些首脑，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确实减慢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如果再不给他增加援兵，他就顶不住了。

在压力下被迫从朝鲜撤出美国部队不仅在政治上，



而且在军事上也是个灾难。它将会削弱美国的盟国，并扩大共产主义的政治影响，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失去信誉，损害对美国军事实力的信心。而未经较量就主动撤出美国部队，则比已经派遣部队后惨遭失败，会收到更大的恶果。美国所承担的义务会被其它国家看做是靠不住的，对美国在将来承担援助义务的能力，会提出值得思考的疑虑。联合国的行动主要产生于美国的倡议，从代表联合国的介入中撤退，将会严重削弱美国在联合国中的主导作用。

如果美国在朝鲜失败，会导致以减少或限制美国所承担的义务，或计划仅仅在选定的地点打击共产主义的扩张的方法，大幅度地修改对共产主义的一般遏制的政策。美国将被迫毫不迟疑地开始部分军事和工业动员，准备好军队严阵以待另一个几乎肯定的侵略；或者在另一种方法中开始全面动员，以便在苏联进一步侵略的情况下准备好对付一场全面战争。

## 一、来自华盛顿的初次视察

杜鲁门总统派遣参联会的两名成员柯林斯上将和范登堡上将于1950年7月10日到达远东。他们计划带回用以建立扩充美国军事计划范围的第一手情报。1950年7月13日在抵达东京之后，柯林斯与范登堡下车伊始便立即与麦克阿瑟将军及他的参谋部的主要成员会谈。麦克阿瑟将军要他们牢记低估北朝鲜人的危险，他将敌军战士描述成一个引导有方的赳赳武夫，兼容并收了日本人的渗透战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人的装甲战术。麦克阿瑟将军称赞了北朝鲜军队的夜间行进和机动以及夜袭的能力。然而到目前为止，他自己的军

队却相形见绌，尚未能够成功地与之匹敌。北朝鲜军队利用其坦克火力取得了最大的优势，其装甲战术已得心应手。按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说，就是已经接近于“苏联军队中坦克作战的标准水平”。北朝鲜指挥官的灵活性在他们为对付美国空军日益加紧的空袭而迅速采取夜战进行反击的措施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麦克阿瑟将军承认，他在一周前所见到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孤注一掷的后卫行动，“把在日本的一切都投入到战斗中”的方式迟滞北朝鲜的军队。他以力所能及的速度尽快予以实施，尽管他自己的部队（正如他所表示的那样）是“按照善于守备而不善于作战的原则训练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坚持一个更为明确的观点。他告诉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说，他虽然不能预料战局在哪里稳定下来，但他肯定，“战局会稳定下来，这是无可辩驳的。”最初，他已经计划在水原附近立足并进而包围汉江北岸之敌。在重新占领汉城之后，他将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及其后撤路线。麦克阿瑟将军退一步承认，他的部队过于靠南，且太薄弱，以致不能贯彻这个计划。于是他推迟实施这个计划直至战局能够稳定下来，增援部队和加强部队能够到达他那里。他丝毫没有责怪迪安将军和他的部下。迪安将军已经尽力而为了。部队已经竭尽全力，但他们武器不足，兵员缺损，并且没有抵御敌人装甲部队的合适防线。

麦克阿瑟将军叙述了他的关于赢得朝鲜之战的建议。按他的观点，美国在朝鲜的胜利以及取得这场胜利的速度将与美国派遣给他的增援成正比。他能够从日本抽出的所有的美国部队，到8月份已经都派往朝鲜。按麦克阿瑟的想法，假如美国从国内派遣充足的增援来支援这一行动，无疑是稳操

胜券。如果没有充分的支援，战果将无保障。麦克阿瑟将军坚决主张，假如他提出建议，他将说：“在此事当中，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他对拖延时间和措施不利表示了极不耐烦。兵贵神速，任何军事打击力量都完全依赖其速度。因而，麦克阿瑟将军想要“攫取太平洋上的每一条船，并源源不断地向远东提供援助。”他不会开始时没干什么，就夸夸其谈，而要在一开端就大干一场。在强调这些观点时，这位沙场老将说：“一切照旧，让这种观念见鬼去吧！”尽管公认美国正“在这里打出一张坏牌。”但长期的经验使麦克阿瑟将军明白一个道理：宁愿打坏牌也不打那样有伤全局的好牌。

美国在世界其它地区应该保存多少兵力，麦克阿瑟将军显然不如参联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相信，在朝鲜的胜利将会迟滞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而远胜于其他单独的因素。他使柯林斯和范登堡确信，他完全明白美国维持其全球军事态势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他做了一个吸引人的比喻，用以指出从朝鲜前线撤退兵力的错误。假如世界是由四个街区组成的大都市，第一区最重要而第四区则无关紧要。麦克阿瑟将军要求他俩考虑，是否由于市政官员们正为第一区保存灭火器材而允许第四区着的火毫无控制地燃烧。正如他所得出的结论，他说：“你会发现，当你的灭火器材送到第四区的时候，冲天大火已经失去控制。”一场战争的总的爆发，不应被处理成试图把朝鲜或远东司令部放在首要地区的位置上。麦克阿瑟将军感到，美国一定要在朝鲜赢得胜利，否则就要满盘皆输。

柯林斯将军希望着重解答若干特殊的问题，以便帮助参联会解决他们面临的若干难题。他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两个

问题：何时进行反攻；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还需要多少美国部队。这两个问题，对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扩大其军事计划这个棘手的难题，至关重要。

麦克阿瑟将军坚持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明确答复是不可能的。当三个师投入到朝鲜时，他希望能够稳定战局。那时他坚决主张向北方渗透，并尾随北朝鲜的撤退而追击。他把希望寄托在两栖登陆作战上。

至于第二个问题，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柯林斯将军，他不仅要把入侵者赶回“三八”线，而且还要摧毁所有北朝鲜的军队。假如需要的话，将全部占领北朝鲜。“在作战行动的后果之中”，他说，“问题在于组建和统一朝鲜。”

在这种局势下，他在远东司令部所需要的部队可能是八个步兵师和一个集团军辅助司令部。

麦克阿瑟将军还没出面，是他的两位主要助手趁着柯林斯将军在场，当面表示要求增加部队。驻朝司令官沃克将军和远东司令部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都强调需要空运多达11个营的步兵和3600名替补人员。替补兵员用来组建第7师，沃克将军把它描绘成“仅仅是一个硬面包壳”。柯林斯将军没有当场拍板，因为有关满足这些需求的安排只是在承办之中，尚无定论。

东京会议结束后，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飞往朝鲜。在大邱，柯林斯与沃克、迪安和第8集团军参谋部成员进行了简单的交谈。沃克同意麦克阿瑟将军关于作战环境的分析，他告诉柯林斯，除去不测之环境，他能够用从日本正运往朝鲜的部队坚守一个扩大的桥头堡。已被打得落花流水的第24师师长迪安将军对其所受损失感到极度忧虑。截至柯林斯将军视察的当天，迪安的第24师的失踪士兵的总数已从

200人猛增超过800人。

柯林斯将军遂于7月14日及早赶回东京，并于同日飞往华盛顿。在离开之前，陆军参谋长就他能够计入用于反攻的主力部队向麦克阿瑟将军谈了他个人的想法，说他已经心中有数了。除去已在远东的四个师之外，这些部队是第2师、第1海军陆战队师、第4团级战斗队、第29团级战斗队以及第11空降师的一个团级战斗队。

麦克阿瑟将军在得知柯林斯将军的观点之后告诉这位陆军参谋长说，他将以这些部队预期的兵力为基础制定他的计划。假若俄国或共产党中国以武力干涉，那么这些计划就不得不改变。他使柯林斯将军相信，他充分理解华盛顿面临的难题和维持某些形势的中央预备队的必要性。

## 二、1950年7月空战

提高麦克阿瑟将军地面兵力的可能步骤正在考虑时，增强在朝鲜空战的行动已在进行之中。由于未曾规定在远东总司令部里建立海军和空军联合作战代表机构。因此，麦克阿瑟手下没有控制统一的朝鲜空战指挥中心。致使作战协同差，效率低。例如7月上旬，海军从第77特种部队派遣飞机去攻击某些目标，而那些目标正是远东空军计划次日要攻击的目标。结果第二天，空军中型轰炸机只得停在机场上，因为要选择其他目标，则已为时过晚。

显然需要有人担起这个担子，斯特提米耶将军率先要求负责朝鲜空战指挥。7月8日他告诉麦克阿瑟将军：

我的理解是，海军反复考虑把若干陆基航空兵调入您的战区；同样，正如您所知道的，第7舰队也考虑在

您的指挥下对北朝鲜进行另外一次空中打击。我请求，所有的陆基海军航空兵和舰载航空兵在朝鲜上空或从日本前来作战时，除去用于反潜作战的那些部队外，都要在我的指挥控制之下。

海军反对斯特提米耶请求，不同意给他在朝鲜作战的海军飞机的控制权。于是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出面调解，以麦克阿瑟将军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指令，让斯特提米耶将军控制“执行远东总司令指定的远东空军作战任务”的所有飞机。然而在进行海军侦察、反潜作战和象两栖攻击这样的海军任务时，海军飞机仍然保持在远东海军司令官的作战指挥之下。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个星期中，美国和大韩民国的地面部队迫切需要得到近距离支援，而且最好在朝战开始的最初数周内就得到这些支援。炮兵被视为掌上明珠。然而这里的炮兵数量不多，而且弹药匮乏。鉴于缺少步兵及其建制支援武器，空军在对地面部队的支援中要比通常起更为重大的作用。不幸的是，在远东空军中迫切需要的那些型号的飞机数量不足，与敌人作战时难以对地面部队进行近距离支援。此外，进行空地指挥和协同的人员和设备也感缺乏。

为此采取了重大措施。飞机通常用于对敌军后方进行阻断，破坏其地面支援。把B-29轰炸机作为近距离支援武器使用，遭到了远东空军官员的批评和强烈反对。因为这样做，不能充分发挥B-29飞机突击敌人后方的作用。麦克阿瑟将军则据理力争，他认为，假如地面部队被打垮，那么对敌军后方纵深的目标阻断也就没有意义了。他命令斯特提米耶将军在必要时一定要派遣B-29轰炸机去阻止北朝鲜人的推进。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若干星期内，空军建立了远东空军轰炸机指挥部，作为远东空军司令部的下级组织。这个轰炸机司

司令部指挥由中型轰炸机(B-29)构成的若干轰炸机集群。这种飞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地对日本进行过战略轰炸。在空军的观念中,这种型号的飞机应被用于地面战斗之外的区域,例如象轰炸工厂、铁路调车场、仓库之类的设施及敌人交通线上的其它要点。因此,由于迫在眉睫的需要和缺少其它合适的军用飞机,麦克阿瑟将军决定,无论哪里需要这些中型轰炸机,都将在对地面部队的支援中执行战斗任务。斯特提未耶将军已经命令这些中型轰炸机只准在“三八”线北部作战。7月中旬麦克阿瑟将军曾几次撤销斯特提未耶的命令,直接发出指示,令中型轰炸机突击在第8集团军前沿集结的敌军部队和其他战术目标。7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还告诉沃克将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觉得有必要使用中型轰炸机执行紧急任务时,均可由总司令部下达命令。

当范登堡将军和柯林斯将军于7月中旬抵达战区时,空地关系的这一方面涉及到他们两人双方。范登堡将军不想干预。除非第8集团军在半岛上被打得落花流水,空军却用其轰炸机去轰炸北朝鲜遥远的工业区,而这一结果会对公众舆论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的话。而柯林斯将军却对使用B-29的方法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要求要把有关情况经常通知他。

为加紧对在朝空中作战的控制,麦克阿瑟将军设立了总司令部目标选择小组。其成员有:主席、陆军高级官员(由魏路比的二处派出)及空军、海军和陆军三军成员。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根据每天的形势就海上和空中的进攻性力量的使用提供咨询,进行协调,小组对空军和海军将要轰炸的目标和重点提出建议。目标选择小组的决策被送到三处,后者再把拟定的命令递交远东空军司令部。参加这个小组的成员中缺少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更有甚者,他们的作战方法仅仅就

是研究朝鲜地图，从这些地图上选择可能的目标并指示这些目标应该被轰炸。这是一种不实用的，也行不通的办法。

按照空军官员的意见，这一反常的安排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极大的浪费。由于目标选择小组行使其职能仅仅靠使用一份陆军地图署的标准的1：25万的地图为中型轰炸机选择目标，而不从其他来源搜集情报，于是闹出了很多笑话。7月17日至8月2日，目标选择小组选定的220个目标当中，竟有20%在现地是不存在的。

7月19日，远东空军司令晋见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后来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对这种目标选择程序叫苦连天。7月21日，斯特提未耶将军携备忘录随之而来，他在备忘录中建议成立另一个目标选择机构，其成员包括远东总司令部参谋长希克将军，二处处长魏路比将军、远东空军司令部作战副司令魏兰德中将以及一位名叫乔艾的海军中将。麦克阿瑟将军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且，远东空军司令部使用这一新方法接管了选择阻断目标小组的实际权力。

### 三、撤退在继续

此时，北朝鲜军队在朝鲜半岛大举进攻，意在摧毁大韩民国，并在地面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把第24师逐出朝鲜。在锦江一线，敌人部队再次从翼侧包围了第24师。7月16日和17日，第19步兵团及其配属的炮兵试图阻止敌人以优势兵力跨过锦江，但未能成功，且损失官兵近1/5。锦江是掩护铁路枢纽大田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敌军突破美军在锦江一线的防御之后继续向南挺进，企图夺取大田，进而攻占南朝鲜的新都大邱。

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在7月17日致科林



斯将军的一封信中坚持认为，北朝鲜人企图夺取大邱，主要是为了取得心理效果。敌军指挥官在已经对美军进行迂回包围之后沿忠州——大邱轴线直捣中央走廊，并把南朝鲜军队推回来。阿尔蒙德将军向柯林斯将军保证，麦克阿瑟将军已经意识到中部的这一生死攸关的心腹之患。根据三天前麦克阿瑟将军概略叙述给他的关于将来的计划，阿尔蒙德报告说：

我们提出的方案正在按计划进展，并且我们相信，正当敌人坚持不懈地竭力把我们赶回来并在其必定要越来越精疲力竭之时，当我们日渐强大并更趋组织得法而阻止敌人之时，……我们对结果没有丝毫恐惧。因为我们十分清楚，当前的困境乃是未来战局开始前的苦痛。

阿尔蒙德将军并不肯定能守住大邱，但是仍抱有一线希望。“大邱可能不会坚持多久”，他告诉柯林斯，“但并不是没有一点希望”。

尽管第25师的先头部队已于7月9日抵达朝鲜，但尚未与敌遭遇。第1机械化师也是同样，在阿尔蒙德将军致函柯林斯将军时，它正在前往朝鲜的途中。第24师被削弱和瓦解，独自退守大田，而敌人穷追不舍。

杜鲁门总统7月19日向麦克阿瑟将军询问他对朝鲜局势的看法。在接到的答复里，流露出的新的信心与这个月初发布的忧郁的预测形成了鲜明对照。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杜鲁门总统说，北朝鲜军队已经失掉了夺取胜利的天赐良机。第8集团军从日本向朝鲜的机动速度是非同寻常的，空军和海军部队进行了出色的协同支援，这已经使得敌军“态势不稳，正面攻击失利，后勤供应困难。……我们的战绩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他的部队仍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役。他们将

被步步紧逼，他们或胜或负的前景未卜。但是主动权不再完全掌握在北朝鲜人手里，联合国部队可以牢牢地守住南朝鲜了。显然，麦克阿瑟将军对最近关于给他增援部队的允诺感到鼓舞，因为那将使增援部队作为消耗减少敌军兵力的力量，而使其自己的兵力得到加强。他使杜鲁门总统确信，“现在我们已经有效地进驻朝鲜，并且上帝保佑我们将在那里待到韩国合法政府完全恢复。”

在一场历时两天的苦战中，第24师于7月20日丢失大田，在从大田的撤退中，师长迪安将军与其部队失散后被俘。整个师的伤亡达到30%。7月22日，第1机械化师在龙洞与第24师换防。在与绝对优势的两个北朝鲜师进行的一场看来要输掉的历时17天的战斗中，第24师几乎被赶回100英里，作战中损失2400余人，以及足以装备一个整师的物资。

两天之后，麦克阿瑟重新坚定了他的信心，认为他能够顶住共产党军队的人侵。7月24日麦克阿瑟参加了参联会召开的电话会议，会中有人问他，敌人是否正向他的防线左翼运动，进而形成两翼包围。麦克阿瑟将军回答说，他尚且无力阻止敌人的行动，不过看来还不致形成严重威胁。因为北朝鲜军队只要在局部地区保持对南朝鲜人和美国人的数量优势，他们总会实施包围的。但他们的主要行动企图是在战线的中部。基本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有充分的兵力强逼我们在那里撤退。如果麦克阿瑟自己的兵力能够守住战线的中央，则他对尚未形成的包围就将没有什么特殊的担心。麦克阿瑟说：“假如我们的中央部位守不住，那么我们的环形防线将不得不收缩。”关于他最近给杜鲁门总统的那份曾象预期胜利那样预料损失的报告，麦克阿瑟将军指出，局势正按估计的那样发展。

1950年7月上旬，麦克阿瑟将军零敲碎打地投入不足的美国兵力，以微弱的劣势的火力、机动能力和预备队去对抗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决心坚定和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这构成了对美国军事学说的根本违背。这一违背是不能避免的，而且今后一段时间，也在所难免。当初麦克阿瑟将军若一直接兵不动，直到他的地面部队完全做好战斗准备再派遣他们去对付北朝鲜人，那么也许整个半岛就已经落入共产党之手了。而麦克阿瑟将军的使命是拯救大韩民国并使其免于落入敌人之手。他将他可以运用的手段审慎地划分为几部分并充分认识到其冒险性。7月底，驻朝美军的状况仍然岌岌可危。被打散的地面部队与敌人脱离接触后迅速撤退，携带大量的装备撤离釜山，然后返回日本，重新组建并重新补给。这些兵力可以加入其它部队用于后来在美国指挥官们选定的地点，对朝鲜实施两栖协同攻击。但麦克阿瑟将军冥思苦想的事情，莫过于退守釜山滩头进行防御，把敌人拖垮，直到自己增援到达。尽管证实这一点付出了代价，但这一措施却避免了信誉上的和不战而退在政治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与此同时，还可在半岛上为后来的开发提供一个建设的场所。（北朝鲜金日成首相在后来评论美国战术时，认为它是不恰当的。他在1950年10月对其畏葸不前的军队的最后呼吁中说：“我们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没有彻底地包围并歼灭敌人，在其撤退时，我们给了他们太多的时间去重组并增强其兵力。”——注）

7月间在华盛顿和东京的非同寻常的努力，成功地使在朝鲜的统一指挥得到了加强，并避免了其全面崩溃，这些努力的充分效果由于包括距离的原因，所以到7月几乎要过去的时候还尚未在朝鲜变得明显。但在月末，随着新战士和新

装备的到达，特别是在不远的将来，肯定会有更为强大的战斗力到来，以此为支持，北朝鲜获胜的有利形势已急转直下。

## 第七章 盟国的援军

### 一、统一指挥的形成

早在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之前，一些国家就已经向美国提供用于朝鲜的军事援助。最初提供的援助于1950年6月28日来自（英国）。当时英国政府宣布，为支持南朝鲜，英国政府正在将一支海军分遣舰队置于美国调遣之下。美国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英国海军，并要求它向远东海军司令乔艾海军中将报到。

几乎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通过外交渠道提供了海军和战斗机。国务卿将这些提议转交给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召集参联会征求意见。参联会迅速同意：这些军队应当接受，并由国务卿采取必要的步骤。

这些援助的初步提供，成为盟国支援的令人鼓舞的证明。并且在6月29日，杜鲁门总统告诉联合国安理会说，他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联合国成员国参加在朝鲜的行动。国防部长对此则持很大保留态度。他感到，在接受或者谢绝成员国提供的军队的决策中，军事上的必要性要比政治上的考虑重要得多。尽管约翰逊国务卿告诉参联会应当倾向于接受提供的军队，但他把这一意见限定在“从军事观点看，切实可行的最大限度。”

由于在这一最初时期，仅仅出现了统一指挥的影影绰绰

的轮廓，而且盟国军队是向美国而不是联合国提供的。同时，为了解决如何使用盟国援助问题，统一的指挥便自然提到日程上来了。参联会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认为，盟国提供军队，从军事角度讲，当然有助于战争，但是从政治上讲未必是需要的。这点应当作为在接受用于朝鲜的部队时的主要考虑，并在宣布对统一指挥的军事贡献时寻求一个有节制的表达方式。6月30日他们通过国防部长告诉国务卿，如果正如可能出现的那样，蒋介石为在朝鲜的作战提供部队的话，他应被谢绝。为确保如此提供的部队不被战地司令官单方面接受，他们告诫麦克阿瑟将军，要将涉及中国国民党的一切有关事宜，一律提交国务院。”……接受或者驳回外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决策，最好由华盛顿的最高层作出。”这一委婉的警告反映了参联会的立场，那就是战地司令官不能以任何方式与其他政府打交道。

实际上，国民党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它在华盛顿的大使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3.3万名士兵。起初，杜鲁门总统倾向于接受这一援助，但却在他与国防部和国务卿的顾问们的会晤中被劝阻了。艾奇逊国务卿警告，国民党中国的部队一旦进入朝鲜，将会产生把共产主义中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在军事方面，参联会认为蒋介石的部队装备差、训练不佳，并指出这些部队从台湾运至朝鲜将会占用大量船只和飞机。而这些船只和飞机在其他地方则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是总统对少量的美国军队能否对付敌人仍旧深表忧虑。然而，在经过进一步的讨论之后，总统还是接受了多数人的立场，即把使用国民党军队的问题，有礼貌地进行驳回。

7月1日，国防部长约翰逊向参联会询问，他应当如何处理来自其他国家为朝鲜的作战提供军事援助的一般问题。他

想要知道，美国是否应该积极主动地向其他国家请求提供部队，若真如此，应当要求什么样的部队。联合国安理会7月7日决议案通过后，接受或拒绝接受军队的限定标准随之解决。7月14日约翰逊接到参联会答复。答复是一定数量的未知因素（包括战斗力和后勤），使得一系列的答案不切实际。由于他们竭力主张这些非常因素在一个国家志愿提供军队的任何一种情况中，参联会应参预磋商。

他们看到可能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军事力量的一些国家不可能提供有战斗力的部队。训练和装备如此之差的部队，作为在朝鲜的军事上的条件将是不明智的、毫无选择地接受军队，而不顾及朝鲜的实际作战需要，可能会形成一支失去平衡的军事力量。国防部长使参联会确信，他将向他们征求他的关于为朝鲜提供任何军队的意见。

正当他们着手对接受军队的过程建立军事控制的时候，参联会向麦克阿瑟将军询问他的有关加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外国军队的标准。到此时，当似乎受过训练的美国预备队将紧缩到极限时，参联会觉得，应该要求其他一些国家向朝鲜派遣地面部队。在一份立即做出的答复中，麦克阿瑟建议，起码应派遣大约1000人的加强营的外国部队，主要是步兵，但要有建制炮兵支援。他将把这些营配属给他的美国师。如果提供的是勤务部队，它们应当大到能够立即使用的规模。

联合国成员国赖以通过的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军事力量和其它形式的援助的通常渠道，是从国务院到国防部，再到参联会。一个提供援助的国家，通常是向国务院提出其建议，但是必须经过预备性非正式会谈后才能最后决定。在试探性会谈期间，国务院与国防部长再寻求参联会的意见。后

者的官员们权衡提供的援助与战场上的需要以及所提供的军队的可能的战斗力，心中念念不忘麦克阿瑟将军的准则。他的建议举足轻重。如果它是赞成的，那么，那个国家就可以从容地提供可被接受的援助。

起初，地面作战部队的提供来得缓慢，但却在逐渐增加。到8月23日，美国已经接受八个国家提供的军队，地面作战部队的总数几乎达到2.5万人。到9月5日，四个多国家的部队已经被接受完毕。但这些部队的绝大多数路途遥远，并有许多部队在数月内不会到达。

## 二、美国陆军的重建

匆忙将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军官调往远东，使得美国大陆的防御留下了极大的空隙，并在一段时期内使美国为应付在西欧和对自由世界至关重要的其他地区的紧急作战的计划完全失效。没有为修补遭受毁灭的部分做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同样，陆军的最高筹划者们也没有重建后备部队的任何计划。

1950年7月12日，在与陆军部长佩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陆军参谋总部的高级军官抱怨说他们正在摸着黑工作。助理参谋长布鲁克斯中将告诉陆军部长，他为麦克阿瑟招兵买马已尽其所能。他已把美国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搜罗一空。但直到有人告诉他，在对美国的显而易见的威胁面前陆军将要扩充多少时，他竟无法得知他应训练多少新的专业人员。陆军助理参谋长波尔特将军支持布鲁克斯的意见。他说，由于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也被迫正在“支离破碎的基地上”作战。陆军助理参谋长拉金中将与前两人所讲的别无二致。他说，



到他得知将有多少部队运往朝鲜，将动员多少人替换他们时，他把他的军需补给计划形容为“递到嘴边”。

陆军野战部队司令克拉克将军完全附和陆军总参谋长的意见，他告诉陆军部长佩斯说，明确的计划目标要为顾及陆军尽可能快的扩充而确立。佩斯使这些军官确信，他将急待解决从上级的明确指导问题。他说：“现在的燃眉之急是，就将要动员的军队而论，决策要尽可能快地做出。因为在此决策之上还要预测采办、训练能力和所需要的工业动员的程度等至关重要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参联会由其特设计划小组协助，理所当然也必须包括在这些特殊问题的综合研究之内。他们在某些方面依赖于独立各军种的建议，并在这种情况下就陆军扩充的最佳程度而论，还需要来自陆军的明确建议。

### 总预备队

时至1950年6月25日总预备队的兵力大约有14万人。一个月之后仅剩官兵9万人。在这个数字中，1.5万人被部署在美国国内的哨所、兵营和车站，执行日常勤务。总预备队不仅失去了其50%的部队，而且征集替补兵员和专业人员的工作已把大多数剩余部队裁减到只剩骨干力量，仅有第82空降师、第3机械化师和某些高炮部队仍旧保持着立即作战的潜力。至今，麦克阿瑟将军仍继续请求动用总预备队。他所需要的部队超过了已经派遣去的5万人。到7月25日他又要求3.2万多人。总预备队的兵力持续下降。到8月6日，总预备队的步兵数量已经降到4万人。

整个7月，国防部的官员们审时度势，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国家领导人已经设想，在朝鲜之前，假如需要，动

员将成为国家军事物资的全面动员。在朝鲜的行动还远远达不到全球性战争，但到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月底，就足以证明必须卷入国家现役地面部队的更大部分。由于美国的预备队力量如此虚弱，动员的某些等级成为强制性的。国家的军事领袖不得不决定需要的动员的等级以及在对国家的士气和经济的最低程度的损害的前提下迅速征集补充的有生力量的最佳方法。这一解决方案将在压力下匆忙达成。

### 核定实力<sup>①</sup>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陆军的实际兵力有些低于核定实力，但即使陆军把缺编的部队充实到齐装满员，它也太弱小，以致不能与北朝鲜人作战以及同时承担美国在其他地方的义务。为照顾到在朝鲜的当前任务而又不牺牲其首要使命，扩充陆军的第一个步骤是增加陆军的核定实力，那些直接关心者清楚地看到，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总预备队出现的这种空白，应当尽快予以填补。7月初，当 they 从总预备队挑选第2师、空降团级战斗队和3个中型坦克营的时候，参联会告诉他们的上级，这些部队将不得被替换。杜鲁门总统和国防部长都同意在7月6日批准增加5万人。由于这一次增加把陆军的核定实力提高到6.8万人，参联会为总预备队的两个高炮营积累了足够的兵力，他们计划当可行时使用其余的部队作为麦克阿瑟将军部队的单独补充兵员。

几天之后，总统把陆军的核定实力提高到74.05万人，参联会决定利用这6.05万人新的差额部分，把将派到远东司令部的部队扩充到实战兵力，为远东司令部提供更多的作

<sup>①</sup> 在分配人员时，可以保证满足的人员数字。核定实力通常少于编制装备表上规定的人员数字。——译者注

战和勤务部队，并对远东司令部的损失予以弥补。但他们留下了足够的余额，成立一个步兵师来替换总预备队中的第2师，并且组建两个以上的高炮营。

7月19日以来参联会已要求并得到第三次增加的核定实力。陆军的限额提高到83.4万人，一次猛增的差额达9.35万人。这次增补的一些兵力也是作为作战和勤务保障部队及替补部队计划派往远东司令部的。参联会留出其中大部用来充实已经所剩无几的总预备队，其人数大约有20多个高射炮营和其它部队。

但是，尚没有落实的军队，既不能赢得战斗，又不能威慑侵略者。陆军的核定实力必须迅速变成实际兵力。征募志愿新兵、选征兵役制、召回单个的后备役人员以及命令国民警备队及组建后备役军部队转服现役成为用来填补陆军人力需求的手段。

当朝鲜战争爆发时，陆军部几乎完全依靠志愿兵役制。尽管通过《1950年选征兵役制延长法案》<sup>①</sup>，可以获得新兵做法仍然有效，但陆军却几乎没有采用这个办法。人力增长的需要，导致陆军部在7月末要求5万名应征入伍者要在9月征调入伍。

### 恢复预备役

1950年6月30日美国国会举行会议，授权美国总统把美国后备役军队和国民警备队转入为期21个月的联邦现役。7月19日，杜鲁门总统就此授权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再进一步授权给陆海空军各部部长。

<sup>①</sup> 所谓“选征兵役制”，即在全部人力中选择一部分人实行强迫服役，——译者注

为了同时解决军官和士兵的来源，陆军执行了从“非现役后备队和志愿后备队”<sup>①</sup>中征召人员的政策。当时主张不轻易动用“现役后备队”。因为“现役后备队”本来就常常兵力不足。如果征召他们的官兵只是为了做好加强战备的姿态，是不上算的。当然，“现役后备队”的官兵参加受训是拿薪水的，而且服役时，其训练素质要比“非现役后备队和志愿后备队”要高，不过当需要对“现役部队”进行补充时，还是动用“非现役后备队和志愿后备队”为好，“现役后备队”的成员通常定期参加演习，经常接受训练。他们一般不宜直接单个调入现役。

所谓“非现役后备队”成员，实际上是指已经取得后备队的身份并已领取有关的津贴，但又不能或不愿意在现役后备队接受训练的官兵。这些人虽然在后备队中不是现役的，但是如果国家一旦需要，则必须应召服现役。所谓“志愿后备队”，是指“现役后备队”中没有义务接受动员的那些成员。

与此问题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第八十届国会第810号法案的一项重要条款正在补充过程中。

该条款要求，凡是未曾主动争取到上述法案所规定的最低退休分数<sup>②</sup>的“志愿后备队”成员，将一律转为“非现役后备队”，不管本人自愿与否。当对“志愿后备队”成员进行甄别，以便搞清哪些人应转为“非现役后备队”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众所周知，这种甄别会影响到“志愿后备队”中的大批军官。

① 所谓“非现役后备队”，是指不合现役条件或不愿参加现役的后备队成员，但在紧急时，他们仍有应召服现役的义务。

② 在美国，军人的退休和晋升，均按平时表现所取得的“分数”评定。  
——译者注

强制征召后备队军官的第1号命令颁布时，未能明确区分出哪些属于“非现役后备队”，那些属于“志愿后备队”。这是因为“志愿后备队”里有许多人同时登记为“非现役后备队”人员。第一次兵役征召计划，是根据《1948年兵役强行选征法案》中的《兵役延长法（1950年）》制定的。因而，该计划规定，无论“志愿后备队”，还是“非现役后备队”军官，都可能应召服现役。

在征召预备役军人时，陆军碰到了大量的问题。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可被征召，并不十分清楚。例如1950年6月30日得知的数字是：非现役和志愿后备队共有41,6402万人，而预备役部队有18,4015万人。然而，这些人当中有多少身体合格，却不知道。因为预备役军人所需的阶段性体格检查早在1947年2月就中止了。同时，需要进行体格检查的人员大大超过了原定数量。因为，据了解，预备队中有大量人员体质不佳。行政手续多，办事拖拉，更使得工作进展迟缓。此外，许多预备役军人在进入预备役部队后，个人经济状况已发生变化，他们觉得服现役已成为一件艰苦的差事。法不责众，大量的拖延已合法化，遂使征召任务更加难以完成。加之预备役军官的档案不全，而对士兵的记载，实际上根本没有档案可查。结果，“非现役后备队”和“志愿后备队”人员的征召工作引起美国大众、新闻界乃至国会的极大不满。

鉴于迫切需要军官特别是尉官和各兵种军官。陆军部于1950年7月22日号召预备役军官志愿服现役。1950年8月10日，国会授权陆军部从“志愿后备队”和“非现役后备队”中强行征召7862名男性预备役上尉和中尉军官。同一天还宣布了一项征召1063名陆军军医的计划。自此以后，又拟定出一个大规模征召计划，它涉及到约万名各兵种尉级军官。

陆军部鉴于缺少训练有素的技术兵，遂于8月份再次从预备役中强行征召10.9万名士兵。这批人皆系专业兵，可资应急之用。

## 国民警卫师

陆军除能从总预备队抽调完整的和较有战斗力的师之外，另一个来源便是美国国民警卫队。但是柯林斯将军认为，由于人力匮乏，除非万不得已，一般情况下决不能轻易动用国民警卫师。他采取这种克制态度的原因，是出于他对从国内挑选的这些师的经济和士气的巨大影响的关心。7月中旬，参联会的其他成员也反对过早地对国民警卫师进行全国统一调动<sup>①</sup>。

许多国民警卫部队，事实上并不都成师的建制，他们多属技术部队，其成份多系专业兵以及在第二次大战中受过训练的人员。这些部队似应用来加强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参联会尽管不愿动用国民警卫师，他们还是认为，假如需要的话，应当把某些国民警卫部队调入现役。参联会于7月14日告诉国防部长：

“朝鲜局势的紧急情况，无论仅靠加强现存的部队，还是靠选征兵役制程序填补给他们一些未受训练的士兵，或是靠征募新兵。都不能完全解决。它已经发展到对部队和人员的需要也不能在现存批准的品备役自愿返回服役的基础上解决……。参联会请求国防部长立即获得授权，在已经或可能获得批准的这种个人的最高限度之内，这种被挑选出来的陆、海、空国族警卫部队和

<sup>①</sup> 美国的国民警卫师通常归所在各州使用。——译者注

个人作为可能为应付朝鲜局势的需要，而要求三军履行现役任务。

较之局部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混乱更为重要的因素，使得美国军事计划制定者们摒弃了不愿召集完整的陆军师的态度。7月25日柯林斯将军在陆军政策讨论会上的演说中讲到，承认大多数舆论正向有利于陆军的迅速扩军方面发展，包括召集国民警卫队。他指出，假如中国共产党军队干涉朝鲜，美国将被迫立即把三到六个国民警卫师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现在立即召集这些师也许过早，可能不是明智之举。集结太快也毫无意义，因为美国承担义务的能力被运输能力明显限制着。柯林斯坚持认为，把国民警卫部队置于联邦政府权力之下将无助于朝鲜局势，因为这些部队变成有战斗力的部队，还需要很长时间。

陆军参谋长正在等待参联会就他们想要发展的部队的规模和组成达成协议。至于除用于朝鲜和总预备队之外是否应该建立并维持一支小型的与之力量均衡的快速机动的远征军以应付类似朝鲜的紧急情况，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波尔特将军仍然坚持督促柯林斯将军召集国民警卫师。7月31日上午在他的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柯林斯将军决定接受他的作训处长的建议。那天的晚些时候，在参联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强烈地提议，四个国民警卫师和两个团级战斗队应被召集服现役。柯林斯说：

鉴于全球国际形势和最近朝鲜事态的发展，我现在已经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再拖延在联邦武装力量中召集国民警卫队的某些主要部队……，我希望采取这一主要步骤可能证明并不需要，但这是我坚定的信念，若是进一步的拖延，可能会对我们确保美国安全的能力产生严

重的后果。

参联会迅速同意并向国防部长建议，国民警卫部队应被召集服现役。这一行动意味着将陆军核定实力从83.4万人提高到超过100万人。8月10日，陆军接到了批准的指示。杜鲁门总统授权在9月1日或前后征召四个国民警卫师和两个国民警卫团级战斗队加入联邦部队。到1950年11月1日，通过选征兵役制将使这些部队达到齐装满员。到1951年4月14日准备好作战部署。

关于国民警卫师应当征召的问题已经研究了一段时间。7月21日，柯林斯将军征求陆军野战部队司令的意见。不到一周之后，波尔特将军要求克拉克将军对同一问题进行扩大研究。

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克拉克将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大陆的陆军将军们，征求他们的建议，谈到在他们地域内的哪些师受过最好的训练，装备最好，随时准备开拔。经过仔细的研究之后，克拉克将军向陆军部提交了自己的建议。鉴于训练、人员配备、装备状况和总的健康状况，召集六个师是最合适的。推荐的这些师按挑选的重点依次是：第28师（宾夕法尼亚州）、第29师（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第31师（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第37师（俄亥俄州）、第45师（俄克拉何马）、第50装甲师（新泽西）。

7月31日，李奇微将军通知克拉克将军，陆军部长和柯林斯将军对政治反应感到担忧，除非在挑选的这些师中间有一个更好的地理分布。克拉克说，他和他的顾问们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这一点，但权衡利弊，除此之外，其它因素更为重要。例如，他们曾周密地考查了特定的某些师的领导权问题，期望避免类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由于在召集后一



些国民警卫队指挥官被解职而产生的那些困难。他们估计了每一个师相对比较的状况，也考虑到在师属的士兵和合格的军官的力量。关于后一点，陆军野战部队司令感到，保持最低数量的替补兵员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把某个特定的国民警卫师转换成齐装满员。然后，李奇微请克拉克考虑在西海岸的这些师的准备状况，因为可能需要从那一区域选择一个师。

同一天的晚些时候，克拉克将军得知要挑选四个师。他曾被询问是否调整他的建议，使其与地理分布的必要性相一致。那时，他推荐应从如下部队中挑选四个师：第28师（宾夕法尼亚州）、第29师（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第31师（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第37师（俄亥俄州）、第40师（加利福尼亚州）、第45师（俄克拉何马州）。

1950年9月1日最终征集入伍的国民警卫师是第28师、第40师、第43师（罗得岛、康涅狄格州）和第45师。同时征集的还有第169团级战斗队（南达科塔州）和第278团级战斗队（田纳西州）。这些部队达到齐装满员的实战兵力。但柯林斯将军指示波尔特将军，要限制征集部队的数字以维持这些师。他觉得这一限制将不会冒很大风险，因为参联会没有作出派遣新的陆军师到海外的承诺。假如后来逐渐要将它们派往朝鲜，它们也能够以较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需军团和陆军勤务部队小得多的比率蒙混过关。柯林斯将军的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他关于朝鲜地形条件和有限的公路网的建议基础之上的。如果新的陆军师在布置之前恢复到非现役状态，陆军将保存他们的装备并立即使之用于应付其他紧急情况。

### 三、1950年8月——战区局面

与此同时，在朝鲜大韩民国和美国的部队以坚强的决心击退了北朝鲜军队。沃克将军以他娴熟的技巧使用了他的的小型快速机动预备队和他的士兵，无论是韩国的还是美国的士兵都英勇奋战。急切需要的作战经验和投入朝鲜的有生力量开始表现在给敌人更大的损失并迟滞其前进。然而，第8集团军还是继续向釜山撤退。

沃克不愧为一位意志坚决和英勇顽强的指挥官。他充分意识到在连续不断的压力下，在他的补给基地上撤退的巨大危险。他不想放弃一寸土地给北朝鲜人。但在7月26日，由于敌人向大邱疾进，那里不可代替的巨大装备正处于可能失去的危险之中。沃克将军给东京打电话，要求准许他把自己的指挥所撤回釜山。他的意思决不是想把自己的那些师撤回到这个港口城市。

阿尔蒙德将军接到了沃克的电话并告诉他，他个人反对这样的转移。把指挥所迁移到釜山将会破坏军队的士气。它将给人这样的印象，就是第8集团军不能再待在朝鲜，而且可能引起崩溃。

沃克一放下电话，阿尔蒙德就去晋见麦克阿瑟并提议麦克阿瑟立即飞往朝鲜与沃克面谈。显然，沃克的态度已经动摇了阿尔蒙德对第8集团军司令判断的信任。阿尔蒙德告诉麦克阿瑟，他感到朝鲜局势已经进入了关键性的阶段，并且需要麦克阿瑟亲往观察。麦克阿瑟沉思片刻后，告诉阿尔蒙德他将在第二天启程。

7月27日上午10时许，麦克阿瑟带着一个参谋机构在大邱

着陆，其中包括阿尔蒙德将军。这一次，麦克阿瑟没有去前线视察，而甘愿在大邱参加会议。最重要的会议在麦克阿瑟和沃克之间进行。在这场90分钟的会晤中只有一个第三者阿尔蒙德将军在场。

麦克阿瑟将军没有提到沃克前天提出的请求，也没有对沃克的任何行动提出批评。他仅仅谈论作战形势，强调第8集团军须寸土必守。他告诉沃克，撤退要停止。后来，当着第8集团军参谋部若干成员的面，麦克阿瑟说，不存在从朝鲜疏散——不存在敦刻尔克。

7月29日，作为麦克阿瑟视察的结果，沃克以向第25师参谋部讲演中的公开声明的形式发布了一道广泛宣传的命令。沃克讲道，第8集团军不再撤退，因为它无处可退，并且实际上第8集团军的每一个士兵沿目前的战线“或顶住，或战死。”

在沃克坚持要他的部队“或顶住，或战死”的那条战线之后的防线，主要位于洛东江天险西段，并从釜山成扇形展开，形状规则，从北到南近100英里，从东到西约50英里，这一地域迅即以“釜山环形防线”而逐渐著称。

从8月1日到4日，美国和韩国部队撤至这一线后面，并准备背水一战。除去这一线南端15英里之外，这个环形防线西侧的绝大部分都被洛东江环绕。

8月6日，麦克阿瑟将军派他的代理参谋长希奇将军进入釜山环形防线，与第8集团军司令进行磋商。

8月的第一个星期，以北朝鲜企图突破釜山环形防御的猛烈行动为标志。敌人若干次跨过洛东江突入第8集团军防线的穿插险些成功。但在每一次险情中，沿内线巧妙部署的预备队使沃克能够遏制并击退敌人的强攻。到达环形防线的

生力军被迅速投入环形防线内要点战斗。7月31日，从美国国内来的第2师的先遣队抵达。同一天，从夏威夷来的第5团级战斗队抵达朝鲜。8月3日，第1临时海军陆战旅接近釜山。

美军不断上升的伤亡人数和沃克的那些消耗殆尽的队伍，说明了在朝鲜对有生力量的巨大需要。满足这一需要的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正由陆军部加以解决。

### 补充兵员的麻烦

到8月5日陆军部加速了向远东司令部的空中和海上运输，使用军用和商用飞机与舰只。海运容量的大部分已被部队和装备占用，而空运每天只能运送340名补充兵员。但第8集团军正在伤亡的人数远远超过得到的补充兵员。到8月5日损失的总数已达7859人，但仅有7711名补充兵员抵达远东司令部，而且只有一部分到达朝鲜。麦克阿瑟的人事主任白德林登将军持一种乐观的观点，相信不久的将来局势将会得到明显的改善。他期望到8月中旬当前线稳定下来时在朝鲜的伤亡能够减少并预期来自美国的补充兵员会有一次巨大的增加。他还指望在远东司令部医院里伤愈康复的许多士兵能重返前线。例如在8月4日从医院重返战场的人员数字等于同一天遭受伤亡的30%。他告诉阿尔蒙德，陆军部象是正在根据其能力的极限提供补充兵员。根据来自华盛顿的最近一份报告判断，白德林登的最大关注是到选征兵役制、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军人能被召服役并能加以使用之前，在美国是否有充足的补充兵员的源泉以保持满足远东司令部的需要。两天之后，白德林登将军流露出的乐观情绪在8月5日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希奇将军与沃克将军的谈话抹掉了靠统计和诺言想

象出来的略带乐观的幻影。8月7日，白德林登将军求助于阿尔蒙德将军，指出在朝鲜的每一个师都正苦于士兵和军官的严重短缺。阿尔蒙德批准向华盛顿紧急请求的补充兵员要在15天内抵达远东司令部。在朝鲜的所有步兵团都如此薄弱，除非补充部队两周内能到达他们那里，否则他们将要恶化到极端恶劣的程度，以致必须采取重大步骤来重新组建它们。最急切需要的是步兵和炮兵以及连级军官。作为至高无上的头等大事，阿尔蒙德督促空运将扩大到至8月20日要把8000名军人运到战区。

第8集团军补充兵员的短缺，达到了采取在补充兵员到达远东司令部后就投入使用的办法的程度。在7月1日至8月15日之间，到达日本的1600名补充兵员的一少半人直接奔赴朝鲜。一些人被用于补充第7师，但更多的人被分配到在日本的非师属部队。在这个时期，第8集团军属下的大约2.5万名士兵和军官仍旧留在日本。

朝鲜的战斗促使远东司令部的参谋机构寻求更多的人手。他们从朝鲜的传送线上留下有经验的补充兵员，特别是军官。同时总司令部的部门首长保留了他们的可能被作为补充兵员派走的许多原班人马做办公室工作。在从日本运往前线的补充兵员的另一个兵站，原拟执行作战任务的士兵和军官，转为行政和后方勤务。白德林登将军就这一行动的增加向总司令部参谋部同行们提出了警告。假如总司令部从作战部队中保留这些军人，那么它几乎不能证明它对补充兵说：“直到与现在的急需相称的补充兵员的流动具体化之前，那是强制性的……增加行政和后方勤务组织的趋势……应予抵制。”他号召充分利用在日本的日本和美国公民。

这一责备并未吓住总司令部的部门首长。8月初，白德林

登将军告诉总司令部参谋长说，他对总司令部参谋部内建立帝国式的连续不断的趋势仍然忧心忡忡。他觉得，总司令部参谋部应该从他们现有的人员当中挖掘更大的潜力，而不应去寻求更多的人员。他对指责其他参谋首长浪费其人力资源，但他相信假如他们决心按他的意见办的话，他们会取得更大的效益而不用增加人力。在白德林登将军的要求下，参谋长与部门首长进行了交谈，强调了把总司令部所需人力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的重要性。

8月间，对前线士兵的需要是如此紧迫，以致麦克阿瑟将军取消了7月14日为雄鸭兵营补充兵员设立的短暂而紧张的训练课程。他命令在雄鸭兵营保存补充兵员的时间仅够他们接受他们个人的装备。作为这一规定的结果，补充兵员没有得到机会让他们用个人的武器进行一次试射。许多士兵进入朝鲜战场前并未掌握步枪、冲锋枪的特性。8月上旬，柯林斯将军派遣李奇微将军到朝鲜，要从麦克阿瑟将军那里得知，自从柯林斯将军7月视察以来，那种特种补充兵员已逐步显露出来。柯林斯将军交给李奇微一封呈递给麦克阿瑟的私人信件，以期用于解释陆军的形势并再次使麦克阿瑟确信，代表他的利益的一切可能的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柯林斯写道：

为了满足你的配属支援部队的四个师的需要，我们决定向参联会建议在大约1950年9月1日左右征集四个国民警卫师……。8月1日我已向参联会主席提出征召这些部队的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已批准，但对于是否在此时把所有4个师全部派往你的战区的明确承诺他们保留了裁决权。这是无人能确切预见朝鲜战事的准确进展这个事实基础上的。

我始终感到，一旦天气晴朗起来，并且我们能够从空袭中取得更为积极有效的战果，北朝鲜军人的后勤支

援将迅速枯竭。这可能导致你能够更接近于按照你原定的时间表和计划转入反攻。

你可回忆起我们曾经同意这一设想是可能的，如果有已经明确配属给你的部队，包括整编的海军陆战师以及一个空降团级战斗队，合计将达几乎7个师的兵力。另一方面，假如北朝鲜继续从北部得到加强，那么你将正好需要你所请求的那些部队的全部兵力。

我相信，当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你能够制定出比现行计划更为明确的计划时，参联会将乐于同意你对这些部队的确切请求。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迅速进行对那些师的训练。恰于实际征召入伍时，他们将允许接受志愿兵……。这里我再次认为，在下两个月中，我们必须坐观北朝鲜人如何反应。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一旦他们开始失败，我相信他们将处于你的反攻压力之下。并且他们可能一溃千里……

让你再次确信 最热情的支持。假如存在我们正在做而又应当改变的情况或者在这一生死攸关的斗争中我们能够做到的给你支持的任何事情，尽可毫不迟疑地打电话给我。

麦克阿瑟将军当即把他的需求告诉李奇微将军。他重复了已由他的参谋部作出的决定，要求到8月20日需要8000名补充兵员。应征入伍的预备役特种士兵，特别是履行特种勤务的那些士兵经过三个星期最低级的区分和训练到9月份能够派往远东司令部，并能卓有成效地减少补充兵员的短缺。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建议，美国要通过使用商业运输线将其横渡太平洋的运输增大三倍。

远东司令官通过李奇微将军寄予陆军部的主要请求是要

第3师。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将被美国的作战部队完全占据，以致日本列岛作为支援朝鲜战争的基地，现在具有双重重要意义。面对苏联可能的袭击也许毫无防备。麦克阿瑟将军感到，到9月中旬第3师应被派往日本。

李奇微将军返回华盛顿后，与陆军政策委员会进行了会晤，并且应陆军部长的要求报告了他对作战形势的观察。已经离开朝鲜的李奇微确信沃克将守住釜山环形防线。敌人仍以足够强大的压力迫使我们从环形防线的边缘进行有限度的战术撤退，而且实际的最终的战线仍然没有发展，但防线将被成功地守住，滩头堡将安然无恙。李奇微将军仍然指出沃克将军存在着严重问题。他的部队仍然面临残暴的敌军。有关北朝鲜人将被削弱或退却的任何想法都是错误和危险的。李奇微将军引证了敌人对沃克部队已经进行的最强有力的挺进的反应作例子。美军八个营已在南部防区发动攻击以阻止敌人向釜山的运动。在攻击发起一个小时之内，敌人就猛烈地进行了反攻。

联合国部队在数量上仍然太少，以至不能按照预定的计划实行防御。1个师要用6个营才能守住一段2.1万码的前沿。敌人能够在夜间通过防御薄弱的前沿，并在次日晨从后翼发起攻击。沃克将军已经没有时间有效组织地面部队了。麦克阿瑟将军已告诉李奇微，他对华盛顿给予他的支援感到高兴，但还要求更多的支援。在李奇微将军向委员会报告之后，柯林斯将军告诉佩斯部长，对更多人员和部队的要求已由他的参谋部在研究。他对这一要求表示严重关切。

在同一天早些时候举行了参联会的一个专门会议，以听取李奇微将军的正式报告并考虑远东司令的要求，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派遣另一个师的请求引起了一场争论。参联会的一



些成员想要派遣第28空降师或一个国民警卫师而非兵力不足的第3师。李奇微将军建议应派遣第3师。他认为，做好战斗准备的这个空降师应留在美国国内，以应付一般的紧急情况。在15分钟的讨论之后，参联会成员的思想倾向于同一观点——即派遣第3师，并通过一切方法予以补充。此时未做任何最后决定，但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上校被责成对这一事件进行紧急审查，到8月10日拟出一份建议。

陆军作训处长波尔特将军不相信第3师能被补充并派给麦克阿瑟将军而不严重延误陆军在美国国内训练能力的迅速扩充计划。他告诉柯林斯将军，在未经训练和没有战斗价值的情况下，第3师到9月15日前能够抵达远东。但美国国内的训练和动员基地将因此而受到损害。假如柯林斯将军知道怎样把这个师的派遣推迟到12月，就能集结国民警卫队和应募预备役军团的补充兵员而不用损害美国本土的训练基地，并能作为一个比较训练有素的陆军师到达远东。如果柯林斯将军认为绝对有必要到9月15日前派给麦克阿瑟将军另一个师，那就可以派遣第82空降师。按照波尔特的观点，第82空降师已经有85%的兵力，可能不需要许多增员。进而言之，它在抵达战区后就可投入战斗。当然，它的离去将使美国大陆处于没有一个做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境地。

波尔特的观点没有奏效。参联会决定派遣第3师到远东司令部。8月11日，杜鲁门总统批准它调出总预备队的一个师。

尽管第3师有三个团，但它的兵力还是极其不足。它已经为远东司令部提供了许多士兵、军官和部队。这个师缺少两个步兵营、一个坦克营和两个野战炮兵营。只有采取严厉措施，才能使这个部队处于适当的实战状态，甚至是为了

执行占领任务也是如此。陆军部把一个团的兵力减少到零并将其官兵在保留的两个团之间划分，然后再从波多黎各分配1个独立团给这个师。靠这个办法，陆军部把这个师成功地组建为貌似实战兵力的陆军师。

8月10日麦克阿瑟将军得知，缺少一个团的第3师正被命令派来归他指挥。几分钟之后，但显然不是足够快，随之传来的补充消息解释道，来自波多黎各的第65步兵团已奉命前往远东司令部，在那里它将作为第三个团加入第3师。在接到有关第65团的情报之前，麦克阿瑟将军冲着无线电报大为光火，反对派遣两个团的陆军师并且指出：“……经验表明，由两个单位形成的一个组织，不论在营、团，或是师里都是缺乏高效率的。”当然对这一收回成命的请求是没有必要回答的。

同样可怕的是对第3师有计划调动的新闻报道，可能使他摊牌并警告北朝鲜人有关他未来的计划。麦克阿瑟要求在第3师投入实战之前不做新闻发布。他警告华盛顿：“这种形式的新闻发布，实际上是向警惕的敌人泄露了我们的战略意图。”

不幸的是，李奇微将军要陆军情报首脑陆军少将帕克斯待命，向新闻界发布有关第3师的消息。但当接到麦克阿瑟的警告时，这一消息尚未发出。李奇微将军反对向公众隐瞒任何这样的消息。他说：“我认识到没有可能缺少建立起一个严格的审查制度来隐瞒事实的，但是假如我们采取别的行动，新闻界的反应将是强烈和迅速的。”当他去晋见柯林斯将军并表明了自己的意见时，柯林斯沉思片刻，随即决定不管怎样应按麦克阿瑟的意见去做。李奇微被责成通知帕克斯不要组织有关第3师情况的发布，尽管他二人清楚，这个消息会马上不胫而走。

柯林斯将军决定，对于从美国调动第3师的巨大意义及有关其作战使用的限制不应存在误解。他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了个人提示，强调了陆军派出这个师所冒的风险以及在这支部队到达时需要特殊处理的两个方面。柯林斯将军指出：“在这个师从总预备队的抽调中，参联会已经接受在今后几个月中美国为应付对地面作战部队的其他可能的要求的能力，作进一步重大削减，以及在同一阶段内，陆军为你的战区训练补充兵员的能力进一步严重削弱。”参联会派遣第3师的立场是，它将作为一个战区预备队在日本服役一段时间。他们还设想，由于这个师很低的战斗力，麦克阿瑟将军在将其投入战斗之前将准许它有“充分的训练时间以达到一个最低限度的验收训练水准。”

8月下旬，在对第3师进行了综合验收之后，届时其队伍已从大约低于5000人扩大到超过1.1万人。陆军野战部队司令克拉克将军报告说，该师仅40%做好了战斗准备。主要装备并不短缺，并且由于该师被确信其结构是健全的，所以克拉克将军感到在两个半月之内它能够达到出色的战备状态。

### 军 司 令 部

到7月下旬，由美国陆军师、大韩民国陆军师以及预期来自联合国成员国的部队组成的联合国部队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它的数量非常大，以致有必要采取更为严密的作战控制。基于对这样一个进展的预料，麦克阿瑟将军于7月19日给陆军部打电话说需要两个军司令部。他要求这些司令部与配属的医务和军警部队及两个通信营要尽快派遣。假如可行的话，这两个司令部应被指定为第I和第Ⅱ军。

几天以后，麦克阿瑟将军透露，他计划要求使用这些军

司令部中的一个用于指挥两栖包围部队，并表明这个作战行动能被推迟到不晚于9月25日。尽管麦克阿瑟将军并未特意讲明他企图将他所要求的另一个军司令部派作什么用场，但陆军部的计划者们设想它将被置于第8集团军之下，用于紧随最初的两栖攻击之后的战斗和发展进攻。

陆军部作训处的军官们就此事与陆军野战部队的军官们商议并且决定，到选定的那个日期，陆军只能组建一个军司令部。可以动用的军司令部（美国第5军）只有75%的实战能力。只有一个通信营，第4营适于配属某个军司令部，它正在美国国内服现役，但也只有60%的实战能力。由于它缺少关键的特种通信兵，所以估计它的实战能力也仅有50%。选择两个军部的机会对作训处的计划者们来说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考虑到没有其它的军属通信营在美国国内战备值班以及训练一个通信营起码需要六个月这个事实。

陆军副参谋长海斯利普对此强烈反对。按他的观点，只要到了参谋人员关切的程度，第二个军司令部就能够组建起来。他也不接受作训处的立场，就是训练一个通信营需要六个月。他指出，用于防御作战的通信营不需要接受很高水平的训练，并指示作训处重新研究这个问题。

作为海斯利普将军关照的结果，陆军部告诉麦克阿瑟将军，使第二个军司令部处于待命状态并派遣给他是可能的，虽然未经训练，但具备一切所需的参谋人员。一个附加的通信营能够被召服现役并在六个月之内可以使用。假如麦克阿瑟愿意的话，这个营不经训练并以略多于骨干兵力的状况，便能在两个月内派遣。麦克阿瑟将军立刻要求第一个军部（第I军）尽快地调动，同时要求第二个军部（第IX军）立即处于待命状态，等候派遣。他要求不考虑其他条件召集第二个

通信营并马上派遣给他。

7月30日，第5军重新被指定为第1军，在缺少一定骨干人员的情况下于8月上旬开始准备向远东司令部调动。第4通信营伴随新的军司令部。与此同时，应麦克阿瑟将军的要求，军指挥官及其计划参谋乘飞机到东京以计划即将到来的两栖作战细节。8月10日，将级指挥官柯尔特将军及其精干的参谋人员在东京着陆。

受第8集团军之命处于待命状态的准备到9月15日调动。不允许有训练时间。8月19日，第101通信营被召服现役，以满足一支直属通信队之需要。

8月中旬麦克阿瑟将军得到通知，第1军司令部及司令部直属队、医务和军警部队以及削弱了兵力的第4通信营已准备好驶向他的司令部。在11月1日之前，这个通信营不能齐装满员。第9军在缺少其通信营的情况下，不经训练便能在一个月內启航。如果现役后备军的替补兵员能按预期的那样落实，那么第9军通信营就能在9月1日左右驶往远东司令部。但是，如果它作为一支部队在美国国内接受训练，那么则要到1950年底才能做好准备。

两个军的炮兵分队，包括麦克阿瑟将军早些时候要求并正从总预备队和国民警备队中组建的那些附加的非师属炮兵部队，假如他们能和军的其他分队一起运走的话，那他们只能接受部分训练。陆军部建议，由于麦克阿瑟将军对这些部队的需求并非迫在眉睫，这些部队应当留在美国国内接受训练，直到做好战斗准备。

麦克阿瑟将军明显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起码手中有一只鸟要胜过树丛之中的两只鸟。他想无论这些部队的条件如何，要尽快得到这些部队。他指出，“沃克掌握了四个美国

陆军师和五个韩国陆军师。”他相信在他的指挥下，这些没有经验的部队能够比在美国国内更快地得到训练。他请求，这些部队一旦达到了核定实力，就要尽快派遣到他那里。他的请求适用于第1军和第9军的所有建制和配属的分队。

8月下旬，派遣给麦克阿瑟将军的这些军属部队按期到达，有关安排正在卓有成效地进展。第1军军部及其配属部队，包括减员的第4通信营，正停留在公海上，并准备在9月3日抵达日本。第9军司令部大约在10月10日到达釜山，随后的三个星期内，炮兵部队和第101通信营也将先后到达。

### 远东司令部机构

由于担心沃克将军难以将精力同时集中在战场及其在日本的责任。8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设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的指挥部，解除不直接涉及第8集团军司令官作战使命的一切任务。他指示，设立远东司令部日本后勤指挥部连同其司令部设在位于横滨的由第8集团军腾出的大楼内。按这个命令，先前属于沃克将军在日本四个主要岛屿上的责任和职能，转交给日本后勤指挥部将级指挥官韦伯将军。

8月28日，在远东司令部的同意之下，韦伯将军设立了一个下属的指挥部，位于日本北部的札幌。北方指挥部将级指挥官是皮本准将，负责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的某些地区。1950年9月19日，又设立了一个日本后勤指挥部的下属指挥部，指定为西南指挥部，连同其司令部设在日本的大阪。克拉克准将被指定为这一新指挥部的将级指挥官，负责包括四国和九州的岛屿及位于静冈和长崎西南的所有日本地区，除去指派给英国占领军的地区，邮政、营房，属于远东空军将级指挥官掌握的兵站，以及远东海军航空兵司令。

作为支援占领日本职能的补充，日本后勤司令部接管了从日本搞到给养再运到朝鲜去的任务。这个新机构，实际上是第8集团军的战区后勤地带，接受发自沃克司令部的供给申请，转达给美国国内的有关单位，转送并运送给战区所有的军需，让沃克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专心作战，而不用担心日本的行政事务。

美国陆军参谋长于8月下旬到达釜山环形防线，视察所有的美国陆军师，并与陆军指挥官会晤。他发现前线部队的士气格外高涨，主要指挥官信心十足，乐观。在敌人的重压之下未出现任何松弛。对沃克将军的最大关注点仍然是到达作战地区的替补兵员仍然很慢。8月22日他在大邱告诉柯林斯将军，补充兵员仅能补充第8集团军损失的75%，他的部队正以少于他们到朝鲜来时核定实力作战。

麦克阿瑟将军预见到敌人的脆弱部署，早在战争初期就已决定要充分利用这一点。打击敌军大部纵深的天赐良机，切断其补给线，从两个方向粉碎其前线各师，正诱惑着这位将军，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此出色地验证过两栖攻击包围日本。

确实，从海上攻击北朝鲜后方已成为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定之规。当然，在能实施这一打击之前，沃克将军必须把北朝鲜军队抑制在釜山，麦克阿瑟将军必须白手起家建立一支两栖部队。随着9月份的开始，两位将军在解决这些前提条件上已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进展。

## 第八章 铬铁行动：酝酿与计划

还在美国军队与北朝鲜军队于乌山第一次交火前，麦克阿瑟已经下决心对敌人采取一次两栖突袭行动。7月2日，他向华盛顿请求一支海军陆战队团级战斗队。第二天他为两栖登陆艇安排1200名经过特别训练的操作人员。7月5日他又申请一支经过两栖作战训练的特别工兵部队和一支空降兵团级战斗队“从7月20日到8月1日参加计划行动”。

麦克阿瑟在北朝鲜出击后不多日就开始酝酿这些“计划行动”了。那时麦克阿瑟认为，可以从第1骑兵师和海军陆战队团级战斗队中抽调出一支突袭部队，让他们早在7月22日在敌后仁川登陆，包围汉城，占领通向北方的高地。与此同时，迪安将军手中的所有部队发起进攻，把北朝鲜人赶回汉江对岸。赖特少将的计划机构——战略计划与作战联合小组拟定了这个早期计划的细节，给该次计划行动的密本名称定为蓝心行动。

7月6日，麦克阿瑟将军召第1师骑兵师指挥官盖伊少将来东京，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麦克阿瑟的一些参谋人员对此次行动抱着很大的希望。师以上参谋情报处的威洛比将军告诫盖伊要迅速行动，否则就会被甩在后边。他说：“你必须尽力加快准备工作，因为如果你的第1骑兵师登陆延迟了，将跟随正在通过汉城北进的第24师的队尾”。

蓝心行动在酝酿的过程中破产了。由于兵力薄弱的美军



和朝鲜军队没能阻止敌人推进的情况，第1骑兵师在7月22日以前被迫出动，这样在7月份甚至在八月份进行这次行动就不可能了。

地面作战的局势急转直下，麦克阿瑟进行两栖攻击的决心更坚定了。7月12日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简要介绍了他的初步战略设想。此时他仍未选定目标日期和登陆地点，但他告诉柯林斯和范登堡说，一俟北朝鲜人的攻势被阻止后，他就在西海岸攻击其尾部。他认为仁川将是最佳的进攻地点，但也考虑到在仁川以北的海州和镇南浦海滩登陆。

一天以后，柯林斯将军与麦克阿瑟的重要参谋人员谈到计划登陆问题。这位陆军参谋长知道仁川一带潮汐变化巨大，怀疑在那里登陆是否明智。海军上将乔伊的助手多亚尔海军少将有丰富的两栖作战经验，也认为在仁川登陆会极其困难，而且必须有相当力量的海上炮火掩护。但他对柯林斯说，这还是办得到的。

柯林斯将军转面为阿尔蒙德将军，突袭部队在仁川登陆后，如何越过汉江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阿尔蒙德说，可以用战地上的两栖车辆把军队渡过河去。渡河可能不会受到阻击，因为麦克阿瑟将军将用空降兵团夺取并扫清汉江北岸。柯林斯将军回到华盛顿后，并未对计划行动表示赞成还是反对，只向参联会中他的同僚们和他的陆军助理参谋简要介绍了麦克阿瑟的计划行动。

第25师和第1骑兵师的出击只使北朝鲜人的推进速度放慢，并未阻止其推进，而且也未及时防止大田于7月22日陷入敌手。整个朝鲜的陷落已很有可能。但同一天，麦克阿瑟将军同阿尔蒙德将军及赖特将军讨论了他的构想，并下令拟

定水陆两栖围攻的详细计划。他指示,突击地点重点放在仁川,但他也明确指出还要准备替代方案。

赖特的计划官员马上作出了9月份在仁川两栖突袭登陆的计划纲要,同时拟定了几个替代方案。7月23日,所有这些方案都送到总司令部与计划行动直接有关的参谋人员手中。

7月23日,麦克阿瑟将军在给参联会的报告中,确认了柯林斯将军带回华盛顿的消息。麦克阿瑟想用海军陆战队第5团级战斗队和陆军第2步兵师参加9月中旬的两栖作战的主战役。一支空降兵团级战斗队将在进攻日开始后迅速降落在目标地点,在先遣突袭部队之前,迅速占领重要交通中心。麦克阿瑟没有指明他的目标地点,但粗略地说明了突袭怎样进行。北方夺取登陆场后,第8集团军当时已扩编了附加步兵营、炮兵营和坦克营,将从南面发起进攻,摧毁北朝鲜军。麦克阿瑟报告华盛顿说:“尽管进攻的确切日期要部分地依靠敌人在8月份的反应”,“我坚信在敌人后方早日发动强攻将切断其主要交通线,使我们能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毁灭性打击。在这样一次行动中,任何实质性的延误都将使我们丧失战机。替代方案是进行一次正面进攻,但只能通过持久的、代价高昂的作战,才能将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北”。

麦克阿瑟将军的报告来的不是时候。华盛顿刚刚接到一个不祥的消息说,大田已经陷落,北朝鲜人显然在准备对沃克的环形防线进行一次双重围攻。麦克阿瑟的措辞“敌人在8月份的反应”,可能被参谋长们看作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至少,他们在7月24日的电话会中,尖锐地质问麦克阿瑟,面对敌人不断增加的压力和整个前线不断升级的战斗,他是否仍然认为在9月中搞两栖登陆是明智的。

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向他们保证说：“除了不可预见的情况外，如果能提供充足的补充兵员和全数的海军陆战师，9月份发动进攻的形势是极有利的。”他宣称，这次两栖作战要成功，战术上的出其不意是至关重要的，他告诫华盛顿不要泄露他的计划，他说：“关于这种事，其绝对保密的必要性我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陆军部的发言人在任何程度上也不能透露我们这个伟大战略部署。从麦克阿瑟的话中，参谋长们并未得到多大保证，他们只能观望和等待局势的新发展。

比起对参谋长们的保证来，麦克阿瑟显然要更关心沃克部队的困境。沃克在北朝鲜人面前缓慢然而持续的退却很可能使9月份的两栖作战计划成为泡影。沃克自己因为其部队不能阻止北朝鲜军队而感到着急和失望。军队经常近乎惊慌失措，有时指挥官们几乎对它失去控制。沃克尤其感到失望的是，未能在7月末8月初将敌人的推进牵制在大田——大邱轴线上。

由于第8集团军的尴尬处境，麦克阿瑟采取了一个看起来似乎是否定他于9月中旬登陆计划的强硬措施。他命令计划参加两栖突袭的陆军第2步兵师和海军陆战队第5团级战斗队，从公海直接驶往朝鲜，几乎一到那里他们就立刻投入了战斗。

由于麦克阿瑟采取这一步骤，他的参谋人员极力主张重新确定计划行动的日期。突袭部队现在全部投入釜山环形防线，这样要在9月中旬发起进攻，在他们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在9月份发起进攻，那就必须从沃克那里撤出第2师和海军陆战队，或只撤出海军陆战队与第7师合编进行两栖登陆。战略计划和作战联合小组官员对阿尔蒙德将军说，

如果说沃克将军8月份需要第2师，那么他9月份肯定会最需要它。而且要通过釜山一带拥挤的港口调出一个师，会阻滞物资、运输，严重妨害仍然驻扎在那里的沃克部队的供给。这些军官们认为，任何建立在动用第7师基础上的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行不通的。该师仍在日本，兵员不足一半，并且没有希望在10月1日以前达到足额，或者在1951年以前能用来进行两栖作战。他们建议麦克阿瑟将军将两栖作战的目标日期推迟到10月15日。

麦克阿瑟将军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烈的时间观念，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常表现出来。以往在他感到自己的判断更正确时，就毫不犹豫地就把参谋们的意见搁在一边。现在他也没有迟疑。很显然，他不仅相信作战部队在9月登陆时会备齐，而且认为他承担不起等到9月以后的结果。

麦克阿瑟将军所以拒绝放弃他的9月中旬进攻日期，不仅是由于他想尽快解除釜山环形防线的压力，而且因为他对仁川地区的情况很了解。10月份太迟了。在仁川地区海面动态条件从5月到8月很低劣，9月转向成熟，此后一直从10月持续到3月。这样秋季只有9月份的条件适合在炮火掩护下运输部队和装备。即使在9月也只有三天潮汐条件有利于登陆。9月15日到18日，潮水升高到足以覆盖仁川港前面的大片淤泥浅滩，此时登陆船只可以驶入。下一次机会要到10月中旬才有。但那时可能海浪狂暴，而且好天气很少，不利于进行登陆战役中的追击和突破阶段。

7月29日，他向参联会透露说，尽管他的计划几乎刚一制定就被敌人的成功打乱，他还是坚持进攻日期定在9月。他说：“在朝鲜，我想抽调海军陆战队第1师（原文为“旅”）和陆军第2师进行围攻反击。我的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9月中

旬把这些兵力投入朝鲜南部战线而不分散在一条不连续的轴线上,这是必要的。”尽管此时他承认不得不从釜山环形防线而不是从日本抽调兵力,他仍未放弃发动水山攻势的想法。他告诉参谋长们,一旦陆军第7师大致达到满员,他就把他们投入战斗。

麦克阿瑟将军认识到,没有华盛顿的充分支持,这次登陆是不可能进行的。也许感觉到参谋长们的冷淡或至少是对他的计划缺乏热情。他又对两栖作战的作用进行了估价,特别强调了在朝鲜这样做的必要性。麦克阿瑟对他的上级说:“我认为必须应用我们自己的海军空军部队进行两栖围攻。只要完成这一围攻,战场上的主动权就可以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从而才有可能获得决定性胜利。”

8月1日沃克将军命令他的全体部队与敌人切断联系,撤到洛东江江后面扎营。8月6日,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希基将军带着两栖登陆计划概要飞到这一环形防御圈内。压力很大的沃克将军对计划的总构想和细节都表示同意。但是,沃克将军的参谋人员,特别是师以上作战训练处的人员,对第8集团军按计划要求进行正面协同进攻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坦率地表示怀疑当时驻扎在釜山环形防线的该军能否越过山脉赶到锦江。第8集团军战线上的桥梁全部毁坏,车辆极缺。但照第8集团军这些参谋看来,最大的障碍是北朝鲜军队。即使他们背后的两栖突袭成功,他们也还会完整无损,有能力进行顽强的持久抵抗。沃克的一些官员认为,如果北朝鲜人被赶出大路,他们会开到周围的山口,阻击美军。一位重要官员建议第8集团军取道长一点的西海岸线。那里道路完好,翼侧还可以受到黄海掩护。第8集团军的官员一致认为,在北方完成登陆后,沃克至少需要两个师以上兵力才能出

击。

8月6日，杜鲁门总统派他的特别助手哈里曼到东京，主要是与麦克阿瑟将军商讨远东政治局势。李奇微将军和诺斯塔德中将随同前往。这些官员在东京期间，麦克阿瑟将军抓住时机阐明他对朝鲜局势的看法。麦克阿瑟认为速度是战胜北朝鲜的关键。他对哈里曼及其他军方官员说，美国不能坐等朝鲜军队逐渐增加。美国必须尽早摧毁北朝鲜军队，否则，恐怕共产主义俄国和中国会输送更多的人员和物资增援他们的被保护人。麦克阿瑟还看到了不尽快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危险：联合国的成员国会逐渐丧失信心，东方人会感到失望，并对美国失去信任。”

8月12日，这些来访者走后不久，一份更充分详尽的登陆计划草案制定出来了，确定9月15日为目标日期。一个月以后，这一计划将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动而付诸实施。该计划未指定主力部队，要求总司令部预备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第1师参加两栖作战，占领仁川、汉城地区，切断南方的北朝鲜军队的主要交通供给线。第8集团军将于海上突袭的同时，冲出环形防线，沿大邱——大田——水原轴线向北进发，与两栖部队会合。海军和空军将执行运输、扫清阵地、海上炮火掩护、舰载机援助和战术轰炸等重要使命。海军陆战队第1空翼部队将为登陆进行空中战术掩护。

这些计划遭到了麦克阿瑟自己的参谋人员和其它方面的反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官员对这一计划表示反对，尽管他们知道陆军计划人员确实努力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运送突袭部队和登陆过程中必须克服的困难减到最低限度。他们并不反对进行两栖突袭，他们反对的是在仁川登陆。

他们之所以对仁川顾虑重重，是因为这一带给陆海军作

战设置了天然的障碍。从航行、出入海口、登陆海岸等各方面条件看，仁川属于朝鲜最劣等的港湾。黄海潮流定期涌入港口（潮水缓慢、狂暴，落差达30英尺），在整个海湾前面造成了广阔的泥滩和浅滩。这些泥水滩稀软，腐殖土很深，经不住人在上面行走。潮水每天两次涌入把泥滩覆盖起来。海军中心官员们认为，潮水至少要有23英尺深，小型登陆艇才能在上面安全行驶，海军登陆舰要进入港湾须有29英尺深。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海水涨潮达到23英尺高以后，在退潮退到23英尺之前，把兵员和军需送上岸，这中间只有大约3小时。岸上的人员亦被困在那里，直到12小时以后再次涨潮。据预报，9月15日的早潮在6时50分，晚潮在19时20分。前面已说过，这天潮水深度将足以驶人登陆船只。

为数众多的岛屿包围着仁川，在朝海的方向形成了一个天然口袋，将把海军舰艇的机动限制在狭窄的水道内。要通过这些航道，特别是首当其冲的飞鱼海峡，即使在白天也存在着变幻莫测的危险。航道狭窄，弯弯曲曲，还有一头不通。如果敌人在该航道布雷，那么通过就完全无望了。

为了登陆，海军陆战队必须登上港口前面的防波堤，它几乎有整个港口那么宽，高12到15英尺。仁川地区建筑物很多，敌人可以此为掩护进行有效的抵抗。海军陆战队不愿在对敌人有利的建筑物集中地区登陆。更有甚者，一个350英尺高的金字塔形小岛——月尾岛，上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瞰制仁川港。总之，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计划人员认为仁川作为登陆地点极为不利。

这些官员时常在一般原则上表示反对，并与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人员争吵。但8月22日，其海军陆战队第1师总指挥史密斯少将到东京向两栖作战第1联队司令官多亚尔将军报

到时，这些反对意见突然变得具体明确起来。史密斯将军是在他的部队之前飞到东京，接受登陆部队指挥任务的。登陆部队是多亚尔海军上将指挥的进攻部队的下属部队。这两位军官和他们的参谋人员周密地安排了仁川两栖登陆作战的细节。

8月22日，史密斯少将第一次听说两栖突袭计划于9月15日发起。他离开美国前听到通知说目标日期是9月23日。他发现多亚尔海军上将对于要穿过泥水滩、越过码头和防波堤并且面对人口众多的城市在仁川登陆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多亚尔告诉史密斯，他已派遣侦察队到朝鲜西海岸各处去寻找比仁川更有利的登陆地点，发现PM地区更有利于两栖突袭。PM在仁川以南20英里，几乎位于乌山正西。海军水下爆破队已经在那里进行了几次登陆试验，发现那里的海岸条件比仁川好得多，而且登陆时间不会限于特定的某天或某时。该地区建筑物不高，而且据多亚尔说，离汉城南面敌人的交通线还相当远。

当晚，史密斯少将到一号大楼报到，要求会见麦克阿瑟将军。他先见到了阿尔蒙德将军，简要地提出了他对在仁川登陆的反对意见，但未提及PM地区的事。阿尔蒙德否定了他的观点，对他说，敌人在仁川没有编组部队，在那里只会遇到机械性困难，而且登陆的时间、地点已经确定了。然后他带领史密斯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办公室，在那里这位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不仅受到了热情接待，而且还得到了如下保证：仁川登陆战将是决定性的，此次突袭后一个月战争有望结束。麦克阿瑟将军坚持认为，北朝鲜人已把全部兵力投向釜山环形防线，并且也和阿尔蒙德将军一样认为海军陆战队在仁川不会受到有力抵抗。当史密斯提出9月15日太早，他无



法集结部队时，麦克阿瑟将军承认，这次登陆行为是有点仓促，但说他不想考虑9月15日以外的其它日期。

与麦克阿瑟司令部内部的疑问相应的，是参联会提出的更高层次的疑问。这些疑问是由于对麦克阿瑟最终目的的无知引起的。根据参联会给他的指示和以往赋予美国司令员相当大的自由权的惯例，麦克阿瑟将军有权按照他认为适当的方式部署兵力。这就说明麦克阿瑟有权制定朝鲜战场的主要作战方案和做出战术和有地区战略意义的决策。参联会为他设置了广泛的目标，有时也流露出对他处理有政治意义的事务的方式方法的担心。在涉及兵力和军需的调拨方面，他们对计划制订最有影响。但在8月份酝酿仁川登陆这件事上，参谋长们因为麦克阿瑟不向他们透露计划进展情况而日益担心起来。他没有向他们呈交作战计划；而且除了申请兵力以外，只说出了他计划的轮廓。

参联会很清楚，当时美国正在削减军备，北朝鲜军队不断取得胜利，但他们不知道麦克阿瑟的两栖反击计划和准备工作确切意图，所以参谋长们开始怀疑麦克阿瑟是不是要咬下的过多，以至美国无力咀嚼。

为了确定东京在搞什么名堂，参联会派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前往远东。两位参谋长由一名空军参谋和几位陆军军官陪同下，于8月19日飞往东京与麦克阿瑟磋商。

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一到东京，麦克阿瑟就在私下见面时向他们汇报了朝鲜战场的总形势。之后，他为陆海军高级军官就两栖作战问题举行了全面的报告会。这次汇报于1951年8月23日下午在东京的一号大楼六楼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麦克阿瑟将军、柯林斯将军、阿尔蒙德将军、赖特将军、谢尔曼海军上将、乔伊海军

上将、斯特鲁布尔海军上将、多亚尔海军上将，还有其他一些低衔的军官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汇报会之前，史密斯将军已与阿尔蒙德将军探讨过在PM地区而不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阿尔蒙德将军明确地说他对在该地区登陆不感兴趣，除非它能成为与仁川相连的辅助登陆。阿尔蒙德告诉史密斯，这次战役的真正目的是尽早夺取汉城。总参谋部的计划人员也研究在PM地区登陆的可能性，但认为该地没有必要与公路网供载重车辆通行。

多亚尔海军上将计划人员首先作了汇报。他们用了将近一小时的时间，列举了海军在登陆战中面临的问题，特别强调了其中的巨大困难和危险性。他们的发言明显地是悲观的。多亚尔海军上将在发言时承认这次作战行动不是不可能成功的，但他不主张这样做。

麦克阿瑟将军已经熟悉了他的海军参谋人员的观点，他似乎并未被相反的意见击退。他发言时，冷静地极其自信地为他的计划辩护。他闭口不谈危险性问题，而集中强调在仁川登陆的理由和有利于这次行动成功的作战条件。他指出，北朝鲜军队的部署很容易受到两栖合围的攻击。

如果说在敌人的交通线上有一个生死攸关的地带，那它就是汉城、仁川地区。几乎所有从北朝鲜沿伸过来的铁路与公路都经过那个地区。麦克阿瑟坚持认为，只有占领汉城和仁川，才能迅速取得对敌人的决定性胜利。他还指出，从侵略者手中重新夺回汉城可以取得极大的政治和心理优势。

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提出，在仁川以南将近100英里的群山登陆，可能会少冒风险而取得同样的效果。但麦

克阿瑟不赞成将群山作为主要登陆场，认为这样粗浅的包围不能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也不能围困敌人部队。这样不会迅速取胜，那就不得不在朝鲜严冬进行战斗。依麦克阿瑟之见，只有仁川，才能奏效。

麦克阿瑟将军没有请求柯林斯或谢尔曼同意他的计划，他们也没这样要求。这次报告会只是个报告会，没有别的意思。但参联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现在知道麦克阿瑟将要干什么和怎样去干了，而不再处于黑暗之中了。

麦克阿瑟将军才华横溢的演说并未彻底征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官员们。8月24日早晨，这些军官在有谢尔曼海军上将、乔伊海军上将、谢泼德中将和其他低衔将领参加的会上，聚在一起私下发泄不满。所有在场者都强烈认为麦克阿瑟应该对PM地区作更充分的考虑。他们推举谢泼德将军就PM地区的建议对麦克阿瑟施加个人影响。他是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被认为是对麦克阿瑟将军特别有影响的人。谢泼德将军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陈述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情况，但无济于事。从那时起，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将领们放弃了对PM地区的幻想，转而专注于仁川了。

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将军回到华盛顿后，向参联会的同僚们解释了进攻仁川的计划和准备情况。参谋长们仔细审查了计划。他们发现与麦克阿瑟的计划没有什么真正的分歧，于是8月28日通知麦克阿瑟说，他们已批准了他在朝鲜西海岸两栖作战的计划。但他们建议他还应准备一份在群山附近两栖围攻的计划。

参联会直截了当地告诉麦克阿瑟，从现在开始，他们要知道他那里进展情况，“我们要求得到有关未来目标地区条

件的情报，并希望你把你的进攻打算和计划及时通报我们。”

为什么参联会觉得有必要对麦克阿瑟的计划予以批准呢？柯林斯将军可能觉得在东京报告会上争论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用这种方式可以消除麦克阿瑟心头的疑虑。仁川登陆将调遣很大一部分国家预备作战部队。而且，尽管在严格意义上讲，这次登陆纯属战区司令员权力范围内的战术部署，但若失败了，其影响将远远超出朝鲜。因此，参谋长们可能用给予批准的方式参与这次行动，同时将他们置于更有利的地位，以至如果突然发现冒险大可以取消这次行动。他们要求及时通报，是与后一可能相符合的。当然参谋们并未对麦克阿瑟说他们是在取他手中的权力而代之。

进攻命令几乎立刻随之而来。8月30日，麦克阿瑟将军发布了仁川登陆作战命令，公布了作战目标，给他的将领下达了明确的任务。

他亲自指挥美国第10军，其指挥部设在现地（见第九章），负责于主攻日进攻发起时刻在朝鲜西海岸登陆，占领仁川、金浦机场和汉城，切断北朝鲜人在该地区的所有交通线。他命令第8集团军和所有其它参战的陆、海、空军，从南部环形防线发动协同进攻，摧毁仁川、汉城、蔚珍一线以南的北朝鲜军队。远东海军司令多亚尔上将指挥海上流动作业。他将提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运送后续的登陆部队。一旦先遣部队在岸上夺占了立足点，乔伊就把后续部队送上滩头。滩头稳固之后，美国第10军总指挥即登陆，通知准备就绪的海军指挥官负责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并指挥岸上所有部队。美国第10军直接由麦克阿瑟将军统率，除非有其它命令。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总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负责

全面空中支援，遮断、掩护目标地区，并提供必要的近距支援、主要的空中力量将用以支援第8集团军突破。这样，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要负责运送、掩护和投送一支空降兵团级战斗队。沃克将军从他的环形防御圈发动总攻，沿大邱、大田、水原一线作战。除了下达作战命令，麦克阿瑟就作战各个方面包括情报、后勤、指挥关系问题，向全体指挥官作了详细指示。

陆军部师以上参谋作战训练处派出一名代表，对远东战区进行了巡视。该代表9月初回到华盛顿向博尔特将军报告说：“朝鲜战场的围攻作战计划进展良好。远东军区司令部与计划有关的所有人员都相信，除非战斗中后勤部队和后勤供应严重缺乏，他们能够成功地执行作战计划。”这位官员指出华盛顿对“铬铁行动”的计划制定参与过少；“为了使陆军部的计划工作与远东军区司令部的相结合，”他说，“远东军区负责这次作战计划准备工作的人员将争取得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允许，向陆军部呈送计划的副本……。”

尽管参联会8月28日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过要求，但直到9月5日，参谋长们没有再从他那里获得有关作战计划的任何消息。于是他们又给他去电报说：“根据我们提出的要求……希望你把对9月中旬两栖作战计划所做的任何修改通知我们。”

麦克阿瑟对这个简要的提示回答很随便。他说：“计划的总轮廓仍然是对你们报告过的那样。”他答应9月11日派传令官呈送计划行动的详细说明资料。

与此同时，参联会已在权衡在仁川成功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失败要付出的代价。他们缺乏麦克阿瑟那种对仁川胜利的充分信念。他们害怕在仁川的一场灾祸会导致联合国军的一

发而不可收拾。北朝鲜人沿釜山环形防线的胜利一直继续到9月份，在华盛顿看来，9月中旬在西海岸获胜的机会在迅速减少。

9月7日，参谋长们提醒麦克阿瑟将军注意这样的事实，即他已经抽调了第8集团军的几乎所有的后备部队。他没有希望迅速获得更多的增援部队。除了第82空降师以外，所有的总后备部队都给他派去了。如果仁川登陆失败，联合国部队将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新征集的国民警卫队要奔赴朝鲜至少需要四个月的时间。参谋长们要求麦克阿瑟对仁川登陆进行重新估价和考虑。

离进攻日只有一星期的时候这样对他的计划疑神疑鬼，激怒了麦克阿瑟。他用措辞强硬的最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表示了他强烈的抗议。他对这时正处于最黑暗的日子中的沃克将军所面临的局势的严重性，不当一回事看。

在描述在西海岸敌后地区登陆可能取得的成果时，麦克阿瑟将军表现极端乐观。“关于这次作战的可行性，……我认为没有问题，”他对参谋长们这样说。他认为这次计划行动是从敌人那里夺取主动权的唯一希望。麦克阿瑟告诫道，如果这次登陆不进行，美国将卷入一场消耗战，这样无休止地拖延，拥有更强大的援军的敌人就会获胜。他承认沃克将军不得不紧缩他的环形防线，但他坚持说釜山一带的局势并不是岌岌可危的。他说：“我们的部队没有任何被赶出釜山滩头的可能性。”他认为参谋长们有意把增派的小额后备部队拨给釜山以加强环形防御圈，而不用来进行围攻作战。他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军在时间、伤亡、物资装备方面的代价将增加得难以估算。他怀疑华盛顿军方当权者是不是看地图时离得太近，以至于发现了鬼怪。他们似乎害怕第8集团军按

计划突破环形防线到仁川与登陆部队会合的行动失败带来的后果。麦克阿瑟将军认为，这次行动的成功不取决于两支部队的迅速会合。占领北朝鲜人在汉城的分配系统的核心地区将会“打乱其在南朝鲜作战部队的后勤供应的正常秩序”，最终导致北朝鲜军队崩溃。取得了海上、空中的彻底控制权，美国的军队，第8集团军和美国第10军将会得到自给。而两军的迅速会师只是“敌人彻底崩溃的戏剧性象征”，麦克阿瑟将军当然不会把它当成这次行动的关键。军队已经行动起来准备两栖进攻了，按计划海军和空军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我和我的指挥官、参谋人员都无一例外地对这次围攻行动具有高度热情和对其成功的信心”。

一个处在比其他任何人更能精确地判断战场局势的人他作出了最雄辩的论证，参谋长们这样默认了。他们还进一步取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同意。9月8日，他们为麦克阿瑟将军下周在仁川登陆打开了最后的绿灯。

## 第九章 铬铁行动：兵力

推动麦克阿瑟作出在仁川两栖作战的冒险计划的，是希望、荣誉和诺言。在他制定计划的任何阶段，他都没用将来需要的士兵和枪炮。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经常告诫麦克阿瑟，鉴于美国处于兵源最少的阶段，而且由于麦克阿瑟坚持将目标日期提前不少，所需兵力和枪炮可能不会及时得到。关于登陆的时间、地点、方式的分歧部分是由此产生的，当然意义并不大。麦克阿瑟清楚地知道，即使有华盛顿的充分支持，也可能由于他选择的目标日期太近而得不到充分受过训练的兵员和装备去突破敌人防线、深入敌阵。受过训练的兵员，特别是受过两栖作战训练的兵员，不仅在远东，就是在全美国都很珍贵。在9月15日之前把这些兵员集结、装备起来并秘密地迅速运到战区，需要各方面大力合作。困难是惊人的，克服它们需要有非凡的精力和足智多谋。

这次登陆的性质和地点决定了要由一个独立于第8集团军的战术指挥部指挥。沃克将军忙于釜山环形防御圈的事，不能轻易分散他的注意力、精力和参谋人员。登陆部队的规模最初定为约两个师，决定了要设一个军级指挥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为了在7月末把两个军部拉入他的战区，他要求第1军的司令员和计划参谋人员飞到东京。但在库尔特将军和他的基干参谋到达东京时，釜山环形防线需要第1军，于是麦克阿瑟就把库尔特派到朝鲜去了。

既然这次两栖作战必须有一个军级指挥部才能进行，战



略计划和作战联合小组的成员向组长赖特将军建议，要求麦克阿瑟或者就地组织一个临时军级指挥部，或者把由谢泼德将军统辖的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从珍珠港调到东京。赖特将军选择了后一方针，并向阿尔蒙德将军建议，询问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雷德福，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能否调动。赖特将军说：“现在急需一个指挥总预备部队作战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在战场上必须作为一个有效能的机构正常运转，形势报告、作战报告、通信系统等必须自动化。”赖特不赞同由战地将官组成一个临时指挥部。他指出：“由统帅部将领中选出临时指挥小组不能作为一个有效机构运转，除非有时间把他们集中起来加以训练。不论单个的军官多么有效率，这都是千真万确的。”剩下的时间太少了，无法组成和训练这样一个指挥小组。赖特警告说：“目标日期定在9月15日，只剩下30天时间来完成登陆计划、运载计划、突袭部队的输送工作了。”赖特引用了两栖作战计划工作要有90—150天的条例。就为这一个原因，他认为如果可能也应从夏威夷调用受过专门训练的指挥部。

希基将军与赖特将军看法一致，他对阿尔蒙德将军说：

利用这个受过训练和正在发挥作用的指挥部及参谋人员，比仓促凑成一个临时军级指挥部有很多弊端。后者至多只能把事情搞的半生不熟，而且会使统帅部因为关键人物调出而降低其效率。

麦克阿瑟将军没有接受赖特的建议。首先，两栖部队在仁川登陆后，铬铁行动将成为陆上战役。其次，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麦克阿瑟愿意让铬铁行动计划执行的详细情况由他自己实行严格的连续监督，而不愿由一个不象其总司令部

的参谋人员那样服从他的小组来进行。因此赖特没有再试图从外面调入指挥部。

赖特将军关于筹建一个指挥部的第二个尝试似乎更成功。8月10日他对阿尔蒙德说：“作为你的战术组织和部队作战顾问，我极力主张立即正式成立一个总预备队司令部。”赖特的这个司令部与军级司令部很相似。因其特殊使命，它不需要炮兵指挥部、观测营、工兵旅，或工兵测绘连。他建议这个司令部赶快奔赴战场，因为目标日期9月15日已经迫近，而且9月10日前还要做好上船准备。在只剩下25天的时间里要完成军级计划，使部队适应战场条件，制定标准作战规定，对司令部人员进行战斗训练。

麦克阿瑟将军接受了赖特的建议，决定组成一个临时计划参谋机构，这实际上是军级参谋处的前身，人员选自他自己的统帅部参谋处。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他把这个新组织叫做统帅部特别计划参谋处。阿尔蒙德将军为该机构选派了人员，并于8月15日指导他们开始进行兼职计划工作，只在必要时继续做他们的日常工作。

阿尔蒙德指定拉夫纳少将作为特别计划参谋处参谋长。拉夫纳8月6日从美国来到日本，8月15日他在一号大楼附近的钢筋水泥掩体里召集他的参谋人员。第一步，这些官员们编制了部队名册，制定了登陆作战标准规则。当拉夫纳少将问哪些部队参加登陆和突破时，麦克阿瑟答道：“兵员不足一半的第7师、在朝鲜的海军陆战队、其它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地中海海军陆战队一个营。”

麦克阿瑟还没有指定进攻部队总指挥。8月份的第三个周末，阿尔蒙德将军向他提出，是指定这样一位总指挥的时候了。麦克阿瑟转向他的参谋长说：“那就是你”。麦克阿瑟告

诉阿尔蒙德说，他将“缺席”，继续担任远东战区司令部参谋长。他对于迅速取得仁川登陆作战的胜利很有把握，他相信从最初登陆之后只要几周的时间，阿尔蒙德就能回到东京。实际上，麦克阿瑟是将阿尔蒙德将军和新军级参谋处的其它官员从总司令部借给了第10军参加登陆作战。

8月21日，麦克阿瑟将军请求允许他由他的战区中合适的人员组成第10军司令部。陆军部很乐意地授予他这样的权力。

特别计划参谋处已经拟定了新建的军级司令部的最佳编组方案。阿尔蒙德将军批准了这一方案。该方案与标准军级编制和装备项目表不同的是，增加了一个运输小队、一个由90人组成的作战军司令部、指挥部及其分部。拉夫纳少将对阿尔蒙德将军说，因为第10军在会师前要单独行动，它不得不执行一些正常情况下由集团军司令部执行的职能。

第10军没有拟定编制和装备项目表、津贴项目表、分配项目表就成立了。参谋人员参照分布的装备和人事项目表，根据野战军司令部的条件进行一些修改，使第10军司令部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军司令部指挥作战。这样，就要申请需要的所有装备，并等上级批准，因为其项目超过了规定的标准。事实上，每项要求，都要由总司令部师以上后勤供应处的史密斯上校审查，由总司令部师以上后勤供应处军需室主任批准。由于时间限制，人员没有经验，还有制定作战计划的紧迫压力，使这个问题大大地复杂化了。

8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正式成立了第10军。总司令部特别计划参谋处成为第10军指挥部。阿尔蒙德将军被正式任命为总指挥，他同时仍任联合国军和远东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和副总司令。所有在赴日本途中的分队或特遣队，以及预先

指定的总预备队分配给了第10军。9月1日，麦克阿瑟为这次仁川登陆作战确定密本名称为：“铬铁行动”。9月6日，他书面重申了他早已口头告知他的主要将领的铬铁行动目标日期：1950年9月15日。

由于主攻日期日益缩近，大量的计划和协调工作还没完成，新成立的军指挥部的官员夜以继日地工作。阿尔蒙德将军在他开始行动之前的短短几天内塞满了各种训练和考核任务。9月1日，他的军部全体人员同协调人员、演习评判人员一起赶到东京郊外德拉克营附近的一个林区，树立了战斗演习界标。用威洛比将军准备的战术演习来检验新成立的指挥部的军机状态。演习的第二天，阿尔蒙德将军为考验他的人员的机动性、灵活性、命令全体人员紧接着演习不休息，转移到20英里以外的厚木。通过把人员置于与实际登陆非常相似的情景中，这次演习取得了实战的效果。一共模拟了四种情况，包括滩头突破、敌人留守部队的反攻，对抗渡河、乘隙突围。这次演习9月3日结束，其结果说明阿尔蒙德将军选择的人员是优秀的——全体人员展示了远比预期要好得多的待命状态。

## 一、海军陆战队

这次登陆作战的关键因素仍然是，如何取得一支强大的、均衡的、经过特殊训练和武装的两栖突击部队以及足额的后续部队来巩固和扩大初期登陆的战果。前者只能来自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后者要由一个整编的陆军师来提供。在向华盛顿两个月来坚持要求下，和通过在自己的战区采取不寻常的措施，麦克阿瑟才得到了这些兵力。

在战后几年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姊妹军种一样，也经过了缩编。7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只有7.4279万官兵，广泛地分布在全世界的治安、训练和行政管理岗位上。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有四万官兵，包括舰队海军陆战队、安全部队、流动海军陆战队。舰队海军陆战队依次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两部分。每部分都有一个加强师，但也已减员，以及一支兵员不足的空中部队。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拥有第1海军陆战师和海军陆战队第1空翼联队，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拥有第2海军陆战师和海军陆战队第2空翼联队。第1海军陆战师和第2海军陆战师的兵力合起来也不足一个战时编制的海军陆战师的兵力。

7月初，参联会批准派遣一支拥有空中战术支援的海军陆战队营级战斗队给远东战区。由第5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第1师、海军陆战队第1空翼联队中的海军陆战队第33空中大队组成的海军陆战队第1临时旅，这支临时旅7月14日就开始从西海岸运载4500人的地面部队。这支部队包括工兵、一个坦克连、一个轻型炮兵营、一个4.2英寸迫击炮连、两栖作战部队、三个步兵营和1350人的空中联队。7月9日，雷德福海军上将说，“在合适的高级将领指挥下”，这支海军陆战队有能力完成包括两栖登陆在内的特殊使命。关于新部队两栖作战能力的这种看法，麦克阿瑟将军很同意，因为这与他参谋制定的计划很一致。他立即给华盛顿发电：“鉴于这支海军陆战旅要广泛大量地参加行动”，请求将它扩编为一支有空中支援的完整的海军陆战师。

几天以后，柯林斯将军来到东京。在7月13日举行的所需兵力讨论会上，阿尔蒙德将军比麦克阿瑟先前提出的要求走的还远，他要求柯林斯给两个师的海军陆战队。陆军参谋长

回答说,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情形一样,人员很缺乏,即使能够成立另外一个陆战师,参联会也会划作它用。但在离开日本时,柯林斯将军私下告诉麦克阿瑟,说他相信可以派给他一个海军陆战师。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参联会在柯林斯缺席的情况下,同意把海军陆战队扩充为战时足额编制。这个决定受到雷德福海军上将的大力支持,他本人积极敦促海军作战处长官尽快给麦克阿瑟将军派去一支满员的海军陆战师。谢尔曼海军上将支持雷德福,但有所保留。然而雷德福的支持对于把海军陆战队第1师扩充为足额编制的决议还是起了作用的。

7月19日,麦克阿瑟将军又来电要海军陆战队第1师,这次约定海军陆战师的所有分队和空援于9月10日前到达。他还要求迅速分派装备和人员,把已在途中的海军陆战队第5团团级战斗队扩充为战时足数编制。

为了补充海军陆战队第1师,海军陆战队在全美国征集兵员和装备。经过总统授权,海军陆战队募集138个分队共1800名军官和3,1648名士兵,把这些人员加上其全部编组的地面预备部队转为服现役。还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军营的海军陆战队第2师中,抽调6180名正规军给彭德尔顿营。但其它方面也在作出努力,以防把大西洋的海军陆战队完全抽掉。谢尔曼海军上将认为把大西洋的海军陆战队抽光太危险了,在谢尔曼的坚持下,参联会通知麦克阿瑟将军,在11月或12月以前,他们不能给他派去足编的海军陆战师。而且,在谢尔曼海军上将到夏威夷与雷德福海军上将协商之前,他们也不会决定给海军陆战队第1临时旅补充兵员。

这样威胁麦克阿瑟的计划使他发火了。他强烈要求参谋长们再作考虑。在9月10日之前提供足编的陆战师在他看来

是他的整个计划中绝对至关重要的部分。他说：“任何地方对它的需要也比不上这里即将到来的战斗使命对需要它的紧迫性。”

麦克阿瑟还不知道，一支颇有影响力的盟军已经前来增援。雷德福海军上将在与海军作战处长会见前，听取了谢泼德将军的意见。这位海军上将坚决表示支持麦克阿瑟将军，并建议满足麦克阿瑟关于海军陆战队的要求。谢泼德将军相信，舰队海军陆战队“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提供两栖登陆部队，并且对为执行其他任务的待命状态不会有严重的持久影响。他对雷德福说：“我认为，在朝鲜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战争，利用海军陆战队将是我们的军队完成其决策的关键。”他坚持说，舰队海军陆战队“目前”随时可以派到朝鲜一支足以这次两栖进攻行动开路的强大部队，“海军陆战队特遣队受过训练、已经成立。”

博尔特将军回到华盛顿后，也表示支持麦克阿瑟将军的及早派出海军陆战队的请求。他建议柯林斯将军对参联会施加影响，支持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9月10日以前派往战场一个整编的海军陆战师。

谢泼德将军和博尔特将军的干预促使参联会重新审议。7月22日，他们通知麦克阿瑟说，他们将对以前的决定进行复议。他们要求他提供帮助，告诉他们在7月末海军陆战旅到达日本后直至9月7日之间，他想用它作什么。与此同时，他们命令把海军陆战旅扩充到战时足数编制，把海军陆战队空中大队扩大到一个足数的空军中队的编制。

麦克阿瑟立即回信说，海军陆战队第1临时旅到达后，将留在日本作为总司令部预备部队，“只在局势危机的情况下派往朝鲜战场。”同时，他将训练、装备该旅准备参加9月

两栖作战。

与此同时，参联会已经在权衡给麦克阿瑟将军派去一支足编的海军陆战师的必要性和削减世界上其它地方的海军陆战队的危险性，孰轻孰重。谢尔曼海军上将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在9月中旬以前，把远东战区的海军陆战队兵力配备为两个战时足编的团级战斗队。其他参谋长们表示同意。这个解决办法虽然只给朝鲜战争一个海军陆战师2/3的兵力，却将大大削减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治安部队，并且还要扩大征用预备部队。在7月20日的电话会议上，参谋长们告诉麦克阿瑟说：“现在我们已经认定，等海军陆战旅到达日本后再行扩编是切实可行的办法。9月中旬以前有望把它扩编为一个团级战斗队的战时足编师。我们已经命令这样做了。第3营级战斗队要到冬季才能拨给。”麦克阿瑟将军不顾这个折衷办法，立即抗议道：“海军陆战师减少一个团级战斗队，要影响整个计划，并将带来现在无法确定的风险。我认为第三个团级战斗队是必需的。”但华盛顿的官员们立场很坚定，他们耐心地解释说，给远东战区调去两个团以后，经过训练的海军陆战营剩下的只有：海军陆战队第2师的一个营、地中海地区的一个流动营、弗吉尼亚州的匡蒂科营。他们认为这是大西洋所需海军陆战队的最低限度了。

麦克阿瑟仍然不满意这个新的办法，但只好暂时把这件事搁置起来。其它方面的问题很紧迫。当海军陆战队第1临时旅向日本神户进发时，敌人加强了对沃克的釜山环形防线的压力，有迹象表明敌人正以强大的兵力向西海岸集结，企图对第8集团军进行翼侧包围。这使麦克阿瑟将军放弃了原来想把海军陆战旅留在日本作为总司令部预备部队的计划。7月25日，他命令该旅地面部队开往釜山，准备进行一次快



速非战术登陆。两栖作战特备的人员和装备仍留在船上送往神户。8月3日，海军陆战队第1临时旅的地面部队一登陆，就编入沃克将军的第8集团军，开赴马山附近的预备队军营。

由于在美国又仓促募集了另一个团级战斗队。可以在9月10日前投入远东战区服役，参联会决定不必等到冬季再给麦克阿瑟将军派去海军陆战师的第3团。8月10日，参联会下令成立。9月份将奔赴远东战区的最后一个团。为了让参谋长们正确评价他们作出的决定的影响，谢尔曼海军上将给他们简略地描述了为了给麦克阿瑟一个足额师，海军陆战队不得不采取的极端措施。他说：“这需要把现在地中海的海军陆战营、现在基地的一个营、在彭德尔顿基地成立的差两个营的团级战斗队，调往远东战区。这样做将使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几个月内丧失作战能力。”地中海方面的一个营将不得不从苏达湾经苏伊士运河开过来，仓促扩编，直接投入远东战区。

为了把海军陆战队第1临时旅（第5海军陆战队）扩编到战时编制，在彭德尔顿成立了第1海军陆战队附以步枪连和步枪排、支援部队和后勤部队。这些部队8月14日和24日在圣地亚哥上船，8月28日和9月2日到达日本。8月17日在彭德尔顿成立了第三个团作为第7海军陆战队。来自L基地的第6陆战队与两个不足编营和各正规部队、预备部队划归新团。其它的营即地中海的平时编制的一个营直接从驻地携舰队开往日本。为补充该营的其它两个连而成立了以第7陆战队为主体的第3步枪连和第3步枪排。

谢尔曼海军上将8月末在远东战区访问时，在他到达那天向他的华盛顿总部询问这个师的最后组成的事。他正在朝

鲜前线视察时，接到了如下令人沮丧的答复：“限制性的因素是海军陆战部队的待命情况，很紧的计划不能再往前推了。”由于缺乏训练，来自美国方面的两个海军陆战营在9月19日之前到不了远东战区。地中海方面的营可于9月12日到达朝鲜。谢尔曼海军上将获悉，“在9月10日前海军陆战师全部到达日本是不可能的。”

谢尔曼海军上将不仅了解海军陆战队在运送准备就绪的部队时面临的问题，而且也同样清楚麦克阿瑟的问题。一师之长最能正确判断他的部队的训练需要，但谢尔曼海军上将却告诉华盛顿的海军官员们说，他们必须考虑朝鲜战场的需要，和在仁川登陆后尽早把海军陆战师扩编到具有足够兵力的必要性。谢尔曼将军在给他的参谋人员的电报中说：“必须承认，这次作战不能延误。如果两个营迟到，海军陆战师就要在缺少这部分兵力的情况下作战。”但尽管谢尔曼将军这样催促，第7陆战队及其随同部队直到9月3日才启程，到达朝鲜已是21日，对于登陆作战来说太迟了。

沃克将军自然不愿意交出海军陆战队第1临时旅。不过这引起了一场小小的争论。该旅自从报到后几乎一直不停地参加作战，在釜山环形防线南部展开进攻和反攻，并且证明是沃克将军防御力量中的骨干。当海军陆战队第1师师长史密斯将军8月22日到达东京时，他设想能把该旅拨给他。他已经命令在他的师部和该旅参谋处之间互派联络官，该旅的重要军官也来到东京参加登陆作战报告会。8月30日，史密斯立即向阿尔蒙德将军要求该旅。据史密斯说，阿尔蒙德将军显然非常不愿意表态。在该旅可能拨给海军陆战队第1师在他这位第10军总指挥麾下作战的时候，他却显然不想以他的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作出决定。史密斯将军随后提出了

更正式的请求，他给第10军总指挥发电，要求在9月1日前把临时旅拨给他。麦克阿瑟的司令部9月1日下令，在9月4日前把临时旅交给海军陆战队第1师。但显然由于沃克将军的反对。同一天这个命令又撤销了。

在9月3日的摊牌会上，史密斯将军在乔伊海军上将、斯特鲁布尔海军中将和多亚尔海军上将的支持下，再次提出把临时旅调给阿尔蒙德将军的要求。拉夫纳将军和赖特将军也在场。阿尔蒙德提出，把临时旅仍留给沃克将军，把陆军第7师第22步兵团拨给海军陆战队第1师，用一支未受过训练，未参加过战斗的陆军部队来换一个经过特别训练和战争考验的海军陆战团，史密斯将军最后一分钟仍拒绝接受这样做。他认为这对第32步兵团和他自己的师都是不公平的。他还怀疑这样交换实际上是否可能。运输船队已经驶往朝鲜去接临时旅，如果要去接第32步兵团就不得不返回。海军官员一致反对阿尔蒙德的办法。后来斯特鲁布尔海军上将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他建议陆军第7师给釜山派去一个团，留在船上作为一支机动预备队，在情况紧急时交给沃克将军，陆战队临时旅调给海军陆战队第1师。阿尔蒙德将军同意了这个方案。

第二天，赖特将军正到大邱的第8集团军指挥部，把新的方案告诉了沃克。他传达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最晚在9月5日到6日夜间把临时陆战旅撤出战线，直接派往釜山。为了对于失去这支宝贵的部队给予补偿，第17步兵团将在9月7日前到达釜山港。

赖特又告诉了沃克进一步的补偿办法。第65步兵部队第3师的团级战斗队一到战场，就直接派往釜山转归第8集团军统辖。这个团级战斗队将于9月18日到20日间到达朝鲜。第17步兵团除了被派出应付紧急任务外，将重返在汉城、仁

川一线目标地区的陆军第7师。沃克将军遵照命令，在9月5日到6日夜间从环形防线撤出了海军陆战队第1临时旅。9月12日，该旅作为第5海军陆战队的团级战斗队离开釜山前往仁川与海军陆战队第1师会合。

## 二、陆军第7师

甚至在麦克阿瑟将军意识到只得把第7师作为仁川登陆作战的陆军部队主力之前，他已经开始尽力重建这只薄弱的部队了。7月中旬，当第2师的作为仁川登陆作战的候选部队时，麦克阿瑟将军就下令把战斗补充兵员的20%从美国调到驻日本的第7师。他还停止了对该师的兵员和装备进行的抽调。他希望通过对该师进行安抚、用从第8集团军等处节省下来的物资和装备进行集中训练，强化该师，使它在10月份能在朝鲜战场有效地参加战斗。7月26日，麦克阿瑟命令沃克将军对第7师进行“强化训练和重新装备，以便尽早在切实可行的时候把它调到朝鲜去”。这项命令说明了当时沃克将军负有双重责任。他一边要指挥他的部队与北朝鲜军队作战，同时还要负责训练和重建千里之外的第7师。第7师当时兵员还不足编制规定的半数，只有574名军官、8200名士兵。而且，该师的许多士兵受过的训练很少，在7月初，为拼凑一个战斗队，从该师选拔的少数有经验的军士都已经被替换掉了。

沃克将军由于自己兵力奇缺，于7月29日紧急呼吁麦克阿瑟将军把第7师的第32步兵团调到他的环形防线。这项要求是在第5团级战斗队、海军陆战队第1临时旅和第2师的第9团级战斗队到达釜山前不久提出的。麦克阿瑟将军知道这三

个团即将到达，也知道32步兵团战斗力很弱。他拒绝了这个要求，并解释说，“同意你的要求就完全破坏了整个第7师的现行计划，第7师正在重建并可能于9月末进军朝鲜。”

到8月4日，麦克阿瑟清楚地看到，如果仁川登陆的两栖作战部队要包括一个陆军师，他只好在自己的战区内提供。因此，他要求沃克在9月15日以前重建第2师。沃克想让麦克阿瑟立即知道取得必需物资和人员的困难。麦克阿瑟把原来打算组成第29步兵团的第三个营的1600人从冲绳调到第7师，以此帮助实施重建计划，还把新从美国来的一个自行高炮营和两个工兵连转拨给该师，并给美国本土集结港发去急电，要求预定给该师的三个骨干步兵营到该师报到，不得迟误。

从该师调往朝鲜的精锐兵力，麦克阿瑟对于从美国或日本用同样的办法得到替换几乎不抱什么希望。8月7日希基将军到朝鲜视察，并试图重新获得第7师的专业人员。这时弥补专业人员的努力达到了一个新高潮。沃克将军进行了一次谨慎的调查，看自己是否能让出一部分专业人员。但由于当时第8集团军的物资和兵员都很缺乏，不可能让出。

8月7日，麦克阿瑟将军与哈里曼、李奇微将军和诺斯塔德将军谈话时，他一直挂念着第7师缺乏专业军士和受过训练的兵员的事。麦克阿瑟呈上了一份完整的表格，上面列出他急需但在本战区找不到的专业军士的数目，并询问陆军部为什么不马上从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过役的人员征募有经验的军士。这些人可以用快艇或飞机送到他这里来。

三天以后，麦克阿瑟把为重整第7师他所采取的非常措施通知了陆军部。他估计，在9月10日以前抵达战场的全部补充兵员的30%将被转调到第7师，这样该师在铬铁行动目标日前就只差1800名兵员不足编制了。其它所有补充兵员都被

他抽光了。

对第7师这样高的优惠，给在朝鲜的美国其它各师带来很大困难。有些资历的炮兵和步兵替换部队全都给这个师抽去了。这种削弱其它部队兵力的做法对提高第7师的素质是很有效的。到9月7日，仁川登陆突袭部队上船待命前不久，第7师只差1349名官兵就够足额的战时编制了。

为了补充，至少是数量上补充第7师这部分少量缺额，麦克阿瑟经过考虑，认为可以动员南朝鲜为美国军队提供兵员。结果给第7师增补了8000多朝鲜兵。8月11日，他指示沃克将军设法搞到7000名左右的朝鲜兵，审查之后，运到日本用以扩编第7师。但美国指挥官在朝鲜除了可以提出征募士兵的要求以外，再没有更多的权力了。幸好朝鲜政府在此事上予以合作。8月17日，赖特将军从朝鲜打电话给总司令部参谋长，解释了采取这项措施的困境。他说，当天正在把大约7000名兵员运出釜山，“他们刚好用完了稻米，除了短裤和草帽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我知道已给他们注射了防疫针，做了体格检查，进行了一些考核。我想现在该着手武装他们了。”这些朝鲜人被运到日本，进行了简单的装备和训练，然后编入了第7师。截至8月31日，共有8652人编入第7师。

在与此相关的活动中，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沃克，在能够设法搞到武器和装备的条件下，尽快给他下辖的美军每个步兵连和炮兵连增加朝鲜兵，不必考虑现在或将来朝鲜军队的编制。他授权沃克可以自行酌定增加朝鲜军队的数量，在确定人数后申请装备。但是直到8月末，除了第7师以外，给美国军队增编朝鲜兵的工作进展甚微。第1骑兵师有朝鲜兵739人，第2师有234人，第24师有949人，第25师有240人。

8月7日，乔伊海军上将向麦克阿瑟提议，尽管当时第7

师不到规定数额一半的兵员，但两栖作战训练应立即开始。他指出，未来的两栖登陆集结日是9月5日，而训练一个团级战斗队进行受阻击情况下的两栖登陆会推迟这一日期。他已和第7师指挥官协商过，并已指示他在集结日前完成两栖训练的目标，包括两栖作战的熟练程度。麦克阿瑟将军命令第7师的两栖作战训练尽快开始，由远东海军司令负责控制和监督。

### 三、空降兵部队

朝鲜战争开始时，麦克阿瑟还没有空降兵部队。执行占领任务的第11空降师，早已在一年前回国。现在麦克阿瑟极需空降兵部队。空降兵可以在敌人后方着陆，切断交通线，破坏敌人后勤活动，这种能力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证实。北朝鲜军队的布署特别易受这种战术的袭击，这就使空降兵在朝鲜战场大有用武之地，特别是与两栖作战配合使用效果更好。

在他争取空降部队的最初尝试中，有一次是7月8日，他想争取一个整团及其物资装备调到日本。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提出，如果参联会的其它成员也认为必要的话，可以用C-119飞机将这个团及其物资装备运到日本。但是要完成这个突如其来的空运任务，就要使正在为麦克阿瑟运送大量物资和人员的陆军空运部队的运输机和商用飞机掉转航向。如果麦克阿瑟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运输这些物资和人员的任务要远比运送空降兵团更迫切，必须优先安排。

基于这个原因，而且由于除了第82空降师外，各空降兵团都未作好立即参战的准备。参联会否决了麦克阿瑟7月份的

要求。但是他们确实采取了措施，要求空降兵部队尽快准备好听候调遣。实际上，麦克阿瑟还提出过从第82空降师中抽调一个团级战斗队的要求。参联会认为不能削减这支美国本土上唯一有战斗力的空降师，但决定从第11空降师中抽调一个团级战斗队代替。第11空降师的总指挥已接到通知说7月7日可能要调度。但由于决定不使用飞机，因而没有迅速行动。但参谋长们在继续筹划是否能进行海运。

柯林斯将军在东京参加会议时，得知麦克阿瑟将军的仁川计划中包含有空降兵团的任务，他对此很关心。在听完阿尔蒙德将军介绍用空降部队占领汉江北岸的计划后，他对阿尔蒙德将军说，参联会很关心麦克阿瑟将军如何使用空降部队。他向阿尔蒙德保证，参联会将尽最大努力提供飞机来空投团级战斗队的装备和榴弹炮，但告诉他说，不能浪费和不适当地使用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部队，“不要过高地估计团级战斗队的能力。”陆军参谋长警告阿尔蒙德，“对手头有限的军队的使用不要滥用。”

柯林斯将军使用“手头有限”这一措词并未言过其实。第11空降师人员太少，7月15日只能组成一支不足规定步兵团人数一半的团级战斗队。从7月初起，陆军就开始把所有完成佐治亚州本宁堡陆军伞兵学校训练的人员派到第11空降师，每周提供400名受过训练的伞兵。博尔特将军在检查空降兵团待命日期时得知，如果从第82空降师调来受过训练的伞兵，第11空降师的团级战斗队到8月1日就可以准备好给麦克阿瑟派去。另一方面，仅仅象目前这样靠伞兵学校的毕业生来补充团级战斗队，它的出发日期只能推迟到9月20日。后一种办法不削弱82空降师的力量，因此对博尔特将军和柯林斯将军来说是更可取的。7月18日，陆军部通知麦克阿瑟



将军，约到9月20日，第11空降师的团级战斗队将在中心基地待命。当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时，他提出异议，说他的仁川登陆计划要求这些部队最迟9月10日到达，并要求陆军部尽一切努力使它按时赶到。

柯林斯将军在访问时听到的简要介绍，显然并没有为迅速调遣团级战斗队提供充分的理由。因此，华盛顿要求麦克阿瑟将军对在登陆行动中他将赋予空降兵团的使命作出更详细的解释。7月23日，麦克阿瑟将军答复，他计划进攻开始后，一俟登陆场的局势有把握时，就把空降部队空投到仁川的目标地区，由他们在部队从海滩地带挺进之前迅速占领一个交通中心。

那时，能否给麦克阿瑟派去足够的两栖部队，甚至仁川登陆到底是否进行，都一点也没确定。麦克阿瑟对空降部队的要求，对陆军官员们来说，显然是次要的。更有甚者，第11空降师的情况仍然使陆军部认为，派该师任何一个团在9月份投入战斗都是不可行的。陆军官员电告麦克阿瑟将军，团级战斗队将于10月23日以前在日本集结待命。但他不能指望在登陆作战中使用它。结果，麦克阿瑟再一次提出抗议，要求参联会尽快派来空降兵团。

李奇微将军和柯林斯将军不顾麦克阿瑟将军的抗议，7月25日草拟了一份计划，规定将第11空降师第187团级战斗队调到日本，把该师在远东战区作战待机日定在10月21日，如有必要，将从第82空降师中调派步兵补充。100架C—119飞机将及时到达远东战区，从而使团级战斗队在10月21日前进行15天的作战训练。在此基础上，空降兵第187团级战斗队的组建工作在7月份和8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进行着。到8月19日，该团已有4000名官兵，正在进行集中训练。各项准备

工作比原定计划进展要快。麦克阿瑟将军接到通知说，到9月12日以前，第187团级战斗队会在集结港待命。麦克阿瑟又提出异议说，要完成他的作战计划，必须在9月10日以前得到这支部队及其飞机。

但李奇微将军，他本身就是空降兵部队军官，反对把空降兵团提前送走。他对柯林斯将军说，他考虑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异议，“我认为要按照麦克阿瑟将军的话办，唯一的理由是，局势非常危险，必须用团级战斗队直接作为步兵支援，以挽回危局。可是据我看来现在不是这样。”麦克阿瑟将军的异议被否决了。8月中旬，他得到通知说，不要指望空降兵部队能及时赶来参加他的登陆行动。

柯林斯将军在他8月份第二次访问东京时，发现麦克阿瑟将军仍坚持要求及时调派空降兵团参加铬铁行动。柯林斯答应尽力而为，一回到华盛顿，就特别致力于加快各项准备工作。他的调查使他相信，参谋长们在尽最大努力。8月25日，他向麦克阿瑟将军解释说，他本人相信空降兵团在9月10日以前不能到达。他甚至考虑到从第82空降师抽调一个团代替从第11师抽调，他发现采取这一极端措施也不会使送达日期有明显差异。因为日期推迟不再是由于人员不足，而是由于空降作战部队所需要的特殊装备难以取得、集结和装运。柯林斯将军觉得为加快团级战斗队的到达，所有合理的，可行的措施都已采用了。但这支部队在铬铁行动时就是到不了。

在他8月28日与麦克阿瑟将军谈话进行到最后时，他指出最大限度地加快速度，第187空降团可以在9月21日抵达日本的佐世保，到9月29日完成空降作战准备工作，但不能再早了。柯林斯将军说：“我极力主张在此之前不要动用该团。

这支部队目前只能进行日间作战。但我相信在今后作战中，它将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我们的空降部队在过去战争中定下的高标准战斗要求。”

#### 四、作战待机状态

美国第10军在集结时有略少于7万兵力，其主力部队包括海军陆战队第1师、陆军第7师、第92和96炮兵营、第56两栖坦克和牵引车营。海军陆战队第1师有兵力2.504万人，其中包括2760陆军部队和2786名朝鲜海军陆战队员。第7海军陆战队于9月21日到达，给该师增加了4000人。

铬铁行动的指挥人员梯级配置，从麦克阿瑟将军递降到远东海军司令乔伊将军，基本上还是二次大战中确定的两栖作战指挥模式。斯特鲁布海军上将作为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和第7舰队司令，实际上在计划行动中的两栖登陆阶段负责指挥。在他之下，多亚尔海军上将负责进攻部队（第1两栖作战联队）。这支部队由海军陆战队第1师组成，下辖登陆部队。待登陆场扫清以后，史密斯通知多亚尔他已准备就绪时，登陆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海军陆战队第1师总指挥多亚尔海军上将。远征军美国第10军登陆后，阿尔蒙德表明他已准备好接任指挥时，第10军的指挥权由斯特鲁布移交给阿尔蒙德将军。

铬铁行动的目标日期日益临近时，日本的神户、佐世保和横滨港及朝鲜的釜山港成为紧张活动的中心。海军陆战队第1师除第5陆战队外，全部在神户上船。第5陆战队在釜山上船，第7师在横滨上船，大部护卫舰、炮火支援部队和指挥舰在佐世保上船。为了在9月15日以前到达仁川，登陆舰、

两栖坦克要在9月10日离开神户，进攻部队运输船和货船要在9月12日前启程。只有突袭部队战斗任务重，其余的进攻部队和大量物资装备的组织任务很重。

麦克阿瑟将军、阿尔曼德将军和谢帕德将军于9月12日从东京飞到佐世保，在麦金利号舰上与海军指挥官员会合。登陆作战的最后一些准备工作在此旗舰上完成。

## 第十章 越过“三八线”： 决定与计划

### 一、形势在变化

事实戏剧性地证明麦克阿瑟将军坚信“铬铁行动”会取得成功是正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舰炮和空军的强大火力支援下，于九月十五日向仁川发起突击，北朝鲜为数不多的防御部队被打得不知所措，麦克阿瑟将军看到自己计划很快就要实现，就在现地向参联会发送了一份口气欢快的报告：登陆作战的第一阶段很成功，损失很小，完完全全地达成了突然性，一切行动均按计划进行，非常顺利。日中，海军陆战队拿下了能控制仁川港的要塞月尾岛。接近黄昏时分，就占领了仁川的三分之一。这位联合国军司令显然为他在朝鲜的第一次胜利所陶醉，又自豪地向华盛顿报告：我们损失很少，各部队之间的协调紧密，行动出色……。我部战功卓著。整个作战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

“铬铁行动”仍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第7师在海军陆战队之后登陆，并向南面的水原方向发展进攻。金浦机场于9月19日为海军陆战队占领。到20日，麦克阿瑟将军就可告诉参联会，他的军队在敲汉城的大门了。到目前为止，美军的伤亡仍是十分轻微，而北朝鲜军队则损失惨重。在仁川，供应物资正以每天4000吨的速度卸船；金浦机场已开始每天24

小时作业。当阿尔蒙德将军于9月21日接替对仁川—汉城地区岸上部队的指挥时，他拥有各种车6000辆，各种装备2.5万吨，人员5万。

幸而，麦克阿瑟计划的成功并不依赖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会合。因为尽管麦克阿瑟已命令沃克将军在第10军登陆后开始从釜山外围发动进攻，但洛东江沿岸的北朝鲜军队在16日仍象9月14日那样猛烈地战斗，并在此后的近一周时间里坚持战斗，使第8集团军攻破其防线的 所有企图未能实现。北朝鲜军队的主力看起来好象不知道美军已经在其后方大约180航空英里（1航空英里等于1海里——译者注）的仁川登陆，没有看到有什么理由要后撤。

第8集团军情报军官早已估计到敌人的这种反应。他们指出，仁川的胜利未必能解除第8集团军的压力，因为敌人仍会通过东海岸的若干条预备运输路线运送人员和物资。的确，第8集团军作训处曾令人悲观地设想，敌人对登陆的反应很可能是竭尽全力把第8集团军赶下大海。

沃克将军从未相信过他能按计划突破敌防御，这时他把这种延误归咎于装备缺乏。9月21日，他向希基将军抱怨说：“……要不是物资方面的麻烦，早就作好摆脱这种境况的准备了”。他说，他的装甲部队无法渡过洛东江，并就第10军得到的后勤支援比自己多这一事实说道：“我们最近一直是后娘养的，就工兵装备而论，我们的情况相当糟”。他似乎很希望麦克阿瑟手下的参谋机构体谅他的困难处境，而对希基说：“你别以为我故意拖拉，我部整个正面上横着一条河，现有的两座桥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沃克没能按计划向前推进，这使麦克阿瑟将军有些怀疑第8集团军到底能否从釜山周围地区向外突进。他可能想到

了第8集团军的军官们说过的具有警告意义的话：即使仁川登陆成功了，沃克所部各师也不可能北进。不管怎样，在釜山外围经过三天没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后，麦克阿瑟命令赖特将军执行预备计划，在群山登陆。使用沃克的两个美国师和一个韩国师实施两栖突击。群山位于西海岸，仁川以南约100航空英里，柯林斯将军原先主张把它作为主要的登陆地区。麦克阿瑟认为，现在在那里登陆将威胁敌人的浅近后方，并会使北朝鲜军队垮台。希基将军在9月22日与沃克将军讨论这个登陆计划时，后者反对把他的部队调出，在群山或别的地方登陆。但争论没有再进行下去，因为这时，出现了敌人溃败的迹象，麦克阿瑟把在群山登陆的计划搁置起来了。事实证明这种迹象是正确的。第二天，北朝鲜人终于察觉其运输被切断以及后方出现了可怕的后果，开始从釜山外围全面撤退，撤退又变成溃败。在以后的一周中，第8集团军一直在追击逃跑的敌人。9月26日清晨，第8集团军第1骑兵师第7骑兵团的一支特遣队在乌山附近与第10军第7师第31步兵团的部队会合。这标志着这两支部队会师了。

阿尔蒙特将军的军这时已扩大了他们在仁川—汉城地区所占的地盘。到了9月26日，海军陆战队已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对南朝鲜首都的控制权，北朝鲜在这个区域里的抵抗迅速减弱。

## 二、“三八线”——决定的产生

1950年9月的第三周有两大决定进入朝鲜战争中最具重要意义的决定之列。第一个是入侵北朝鲜，之所以定下这一决心，部分地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来却是主要

出自政治上的考虑。第二个决定是把第10军用于另外一次两栖作战。这个决定则完全属于军事性质的。麦克阿瑟将军在很大程度上卷入，是由于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而闻名的。他亲自作出了如何使用第10军的决定。两个决定都是在夺回汉城确属无疑之后作出的，又都是在制定对美国 and 自由世界的其它国家最有利的朝鲜军事行动计划过程中形成的。

杜鲁门总统当然在选择在朝鲜的作战行动方案方面负全部责任以及最后责任。但是他在拿定一个主意前，要求行政部门的几个部的军职和文职顾问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建议，并要这些顾问提出全面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包括预备方案和可能的后果。朝鲜战争的持续时间还未满三周，正当美国和韩国军队正向大田撤退的时候，总统召来这些顾问，要他们告诉他麦克阿瑟究竟是否应该派军队越过“三八线”。顾问们认为没有必要对越过“三八线”的合法性进行检验。美国指挥联合司令部的部队在朝鲜作战的权力是联合国安理会1950年7月7日的决议赋予的。该决议要求美国指挥联合国部队“协助大韩民国保卫自己不受武装攻击并恢复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一般都认为联合国对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要求，是进入北朝鲜的充分的法律依据。

主要担心的是，越过“三八线”之后，是否会惹起邻近的中国共产党人或俄国人发动进攻。确实，从总统第一次要求顾问所提建议起以至仁川登陆的整个准备阶段里，美国官员都在寻找既能达到军事和政治目标而又不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好办法。他们千方百计，特别是力图制定一项加强美国的地位使之超过苏联的长期对朝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苏联是美国在朝鲜以及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主要对手，如果美国人选择的方案与俄国人的目标和利益激烈冲突的话，也许美



国要实施这种方案就得跟他们打起来。

1950年9月1日，总统的亲信官员得出结论，美国终究是会自己采取单一的行动方案的。当然未知因素还有很多很多，例如：俄国或中国会干什么？美国是否能指望联合国，或指望被认为是盟国的成员国支持美国采取的会导致全面战争的政策。

杜鲁门的高级顾问们在寻找某种美国能够采取的灵活立场时坚信，麦克阿瑟将军越过“三八线”的任何行动都会引起俄国人的反对。俄国人会鼓动中国人占领北朝鲜，甚至派兵参战，以期煽动起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美国官员相信，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要有抵挡得住中国的可能，联合国部队就应该打下去。应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对中国采取适当的空中和海上行动，美国应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它谴责中国人是侵略者。

当麦克阿瑟的部队逼近“三八线”时，苏联或者会亲自再次占领北朝鲜并与北朝鲜政府作出安排，誓死保卫北朝鲜的领土。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俄国的大股部队公开地或秘密地进入朝鲜的任何地区参战，这些高级顾问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就应该继续防御，不应采取会恶化的步骤，并且应向华盛顿报告。严格说来，麦克阿瑟向华盛顿作了报告。但应该给什么指示，还没有作出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美国不想把其资源固定用于朝鲜这样一个如果全面战争打起来没有多大战略意义的地区。

这些顾问与他们反对采取单一的行动方案的 意见相一致，也承认，从战术观点看问题，能证明越过“三八线”作战是正确的军事形势，是有可能出现的，譬如彻底消灭北朝鲜军队就是如此。但是，就越过“三八线”一事作出决定，只有

总统才有权，而且也只有他才掌握作出这一决定所要充分了解的各种因素。如果他真的授权越过“三八线”，那么就应清楚地认识到，不能有联合国部队越过朝鲜边界进入满洲或苏联，并且还要规定一条政策，就是只有朝鲜军队才能在边境地区作战。而且，如果俄国或中国军队已经进入朝鲜或已宣布他们准备进入的话，那么不管当时的战略形势是如何有利于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将军都应该避免越过这条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应继续在北朝鲜进行空中和海上的军事行动。

杜鲁门的高级顾问们并不认为越过“三八线”是夺取胜利所必不可少的；而是认为军事形势最终会沿“三八线”稳定下来，并且认为联合国可以在有胜利把握的时刻向北朝鲜人提出投降条件，而不是越过此线。

杜鲁门总统最亲近的顾问们的这些意见并没有获得参联会或麦克阿瑟将军的好感。自从7月中旬收到联合国7月7日的决议（该决议只可作为一般性的指导而无详细内容）以来，麦克阿瑟的观点与这些顾问的意见相左。这时他对柯林斯将军以及范登堡将军说过：“我想消灭北朝鲜军队，而不是将他们赶回去”，他还说过：“我也许有必要占领整个北朝鲜。”麦克阿瑟甚至在他的情报部长威洛比将军于8月31日向他报告过：“……据有关情报人员报告，中国人一段时期以来一直从中部向满洲调动部队，表明他们准备进入朝鲜战场”的情况下，仍然执意要越过“三八线”。威洛比估计，满洲的中国正规军共有24.6万人，编为9个兵团，共37个师。据报告有8万人正在隔鸭绿江与朝鲜相望的安东附近集结。

参联会不同意朝鲜的战斗行动会沿“三八线”稳定下来的说法。他们尽管知道俄国人或中国人有可能介入冲突，仍坚

持麦克阿瑟如果由于战术上的原因想越过“三八线”时不应受到阻挠。9月7日三军参谋长对国防部长约翰逊说，任何相反的看法和建议都是不现实的。他们同意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即首要目标是摧毁北朝鲜军队。他们说：“我们相信，预计北朝鲜军队的主力在北纬三八度线以南，作战行动必然会在“三八线”南北两侧同时进行。不过这种行动应由南朝鲜军队进行，因为根据推断，这些行动具有游击战性质。麦克阿瑟将军对扩充南朝鲜军队已有计划，到时候他们会有足够的力量应付这种情况的。”

在谈到敌对行动结束后的问题时，参联会对国防部长说，他们和麦克阿瑟将军同意联合国部队的军事占领应限制在“三八线”南面的主要城市，并应尽快结束。而且，联合国部队即应尽早安全地撤出朝鲜。参联会还指出，麦克阿瑟将军和李承晚总统一致认为应尽快在汉城重新成立大韩民国政府。李承晚愿意在进入首都后，对除战犯外的所有人实行大赦，并进行普选，在全朝鲜建立单一的政府。

9月9日最后送给杜鲁门总统的政策建议包含了参联会的观点。9月11日，杜鲁门总统未作任何更改，同意了这个建议。

为了让麦克阿瑟将军事先可了解情况，参联会于9月15日给他送去了可在“三八线”以北作战的新的国家政策的条款，以及如果俄国人或中国人干涉时可采取的行动。参联会没有接到将这些新政策加工成对麦克阿瑟的新指示的命令，他们还以为国防部长会下达这种指示的。麦克阿瑟将军接到这些内容的通知的那天，正在考虑别的事情（那天正是“铬铁行动”开始日）。但他想更详细地了解国家对朝鲜的政策。他马上要求参联会以信使方式送来经过批准的政策的全

文。参联会议对此所作的安排是将文件交给一位远东司令部来华盛顿办事即将返回的军官带给他。

到9月18日为止，国防部长仍没有告诉参联会 根据新的政策起草对麦克阿瑟的指示。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国防部长约翰逊辞职的缘故。他于9月12日 交上辞呈，直到9月19日杜鲁门总统才予以接受并生效。五星上将马歇尔于9月21日成了新任国防部长。

同时，为了加强给麦克阿瑟的新指令的作用，负责计划工作的陆军副参谋长格伦瑟将军建议陆军起草一份指示交参联会下发。但参联会在格伦瑟建议之前已经拟就了新指示。

美军在仁川登陆十天后的，参联会将关于麦克阿瑟今后在朝鲜如何行动的指示交给了马歇尔。三军参谋长告诉马歇尔，虽然他们已经处理了有关的军事事务，但因这份指示的内容涉及到美国政府的其它部门，他们建议国防部长设法取得其它机构的一致同意。对于这项新的国家政策超出他们权限的各个方面，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认为有关机构会注意到属于自己方面的问题。然而，参联会迫切要求能允许他们从军事角度对别的机构的指示提出看法。

几天时间过去了，没有人对命令一事说什么，博尔特将军变得不耐烦起来。来自朝鲜的报告，虽然从军事角度看是令人鼓舞的。却使作战部长很为难，因为他们知道，麦克阿瑟将军马上就要到达“三八线”了，而这已达到了目前的指示的极限。麦克阿瑟事先得到的通知明确指出，没有总统特别授权，他不能越过“三八线”。9月27日，博尔特将军告诉参联会，“鉴于朝鲜的军事行动正在迅速接近‘三八线’，急需在军事上授权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以达到其军事目的”。博尔特将军害怕华盛顿迟迟不下达明确命令会使联合国军迟

疑不前，从而使敌人有秩序地后退而不会被消灭，他建议柯林斯将军敦促国防部长批准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

实际上，马歇尔部长在等待国务院同意，然后再将此建议呈给杜鲁门总统。国务院同意了 this 指示的草稿，但增加了一段要大韩民国政府返回汉城。在博尔特将军的反对意见到达参联会前，总统已同意了这一指示。

9月27日，参联会将指示发送给了麦克阿瑟将军，规定以后将进一步下达“有关你在朝鲜进行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的指示，以完善本指示的内容。他们告诫他“不能把这些指示看作是最后性质的，因为需要根据事态发展予以修改”。他们显然对俄国人或中国人会做些什么很谨慎，因而命令麦克阿瑟“要特别努力查明中国共产党或苏联对你达到的是否有威胁，如有应作为紧急情况向参联会报告。”

麦克阿瑟头一次有了消灭北朝鲜人的明文指示：“你们的军事目的是毁灭北朝鲜武装力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授权你指挥一切军事行动，只要在进行作战时，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主力没有进入北朝鲜，没有发表进入北朝鲜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对我们进行军事对抗的威胁，包括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实施空降和登陆或地面作战。然而，你们的部队绝对不要越过朝满或朝苏边界，而且，作为一种政策，在连接苏联边境的东北部各省和沿满洲边界的地区必须使用韩国的地面部队。此外，对你在‘三八线’南北的军事行动的支援，不包括海空军对满洲或苏联领土采取行动。

“苏联若在‘三八线’以南公开地或秘密地使用大部队，你们应采取防御态势，不可采取恶化事态的行动，并将情况报告华盛顿。如果你的部队正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苏联大部队公开参战，那么你应该采取的行动同上。你不要只因为目标

区有苏联或中国共产党部队就只在‘三八线’以北采取空中和海上作战行动，但是如果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事先声明了他们重占北朝鲜的意图，并直截了当地或含蓄地提出警告不能攻击他们的部队，那么你应该立即向华盛顿请示。

“如果在‘三八线’以南有中共的主力部队公开或秘密参战，只要你的部队的行动有可能成功地顶住敌人，你就应继续打下去。若在‘三八线’以南出现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企图使用小股部队，你们应继续目前的行动。”

麦克阿瑟还得到指示，使用他拥有的所有宣传手段将“深受战争之害的朝鲜人民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愤恨之情”，从联合国身上转到北朝鲜的和俄国的共产党人身上，而且根据中国共产党人所扮演的角色也程度不同地把这种愤恨之情转到他们身上。

“当北朝鲜军队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实际上被粉碎时，你应该指挥韩国军队负责去解除残余的北朝鲜部队的武装，并实施投降条款。游击队活动应主要由韩国军队对付，尽量避免派联合国部队参与。”

“对北朝鲜占领的性质和必要性，将依当时的情况而定。你的占领计划要提交参联会批准。你还应将你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计划交由参联会批准。”

指示还告诉麦克阿瑟，正在拟制有关“一旦北朝鲜军队溃败你向北朝鲜提出的停战条件及敌对行动停止后要遵循的‘行动方案’和要进行的活动的指示。这份指示接着写道：

“一旦军事局势许可，你就应当促成大韩民国政府的恢复，并将其首都建在汉城。尽管韩国政府作为在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得到（除了苏联集团之外）的普遍承认，但它在‘三八线’以北的主权还没得到普遍承认。韩国和它的武装部

队应与联合国军协调‘三八线’以北共同进行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占领，但诸如将主权正式扩展到北朝鲜等政治问题，要等待联合国作出关于完成该国统一的决策。”

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披露，麦克阿瑟接到指示时，沃克将军也接到有把握的报告，这些报告说，他的军队将沿“三八线”停下来，调整部署，显然也在等待越线的许可。这些报告均未最后证实，但是令国防部长烦恼不安，以致他带给麦克阿瑟将军一封私人信件，内容如下：“声明……也许使联合国突然陷入窘迫不堪的处境，因为联合国不想就越过‘三八线’一事进行投票。”然而，马歇尔部长自己对越线的看法是非常清楚的，他说：“我们希望你在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无论是战术上和战略上都不会有阻碍。”

麦克阿瑟将军的感觉并未得到沃克将军作过这种声明的证据，因此怀疑他作过这种声明，但他预先警告沃克不要对任何人评论“三八线”的事，他告诉第8集团军的这位司令：“事情如此微妙，以致所有这方面所有命令都要由总司令部或直接由华盛顿来下达。”麦克阿瑟在给国防部长回信时说他已经告诉沃克将军不要谈论这类事情。麦克阿瑟将军还告诉马歇尔将军：“我认为只要敌人没有投降，整个朝鲜对我们的军事行动来说都是通行无阻的。”

### 三、韩国政府返回汉城

在仁川登陆之前，麦克阿瑟将军就已同李承晚总统商谈过，并非正式地一致同意要尽可能早地在汉城重建共和国政府。他俩还讨论了有关选举事宜。而华盛顿方面，当参联会提及这些问题时，国务院却大为担忧。它在与联合国其它成

员国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最终办法时，对军事长官参与对韩国政府的任何事务都表示遗憾。国务院通过国防部请参联会要求麦克阿瑟对他的外交活动作彻底的说明。国务院的马修斯告诉国防部，他不希望通过外交渠道进行调查，并相信“……由西尔博德（盟军最高司令的政治顾问）调查此事是很棘手的，而由马西欧大使调查也同样是很难办的。”

当参联会按此请求要麦克阿瑟将军解释关于恢复李承晚总统在朝鲜权力的计划的全部细节时，麦克阿瑟抗议任何认为他干涉国务院事务的想法。他说：“我确实不知道你们指的是什么，可是除了严格认真地完成我接到的命令之外，我什么计划也没有。我打算让李承晚总统，他的内阁，立法机关的高级成员，联合国代表团，可能还有别的类似人员，一旦汉城的条件稳定到足以进行合理防卫的时候，就回那里的官邸。”

麦克阿瑟指出，这样做并没有重建或改变政府，因为韩国政府从未停止过行使权力，只是在恢复它对从敌人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地区的控制。

“汉城的条件还没有稳定到足以让李返回的程度。”因为第10军在该城内外，遇到了异常猛烈的抵抗。阿尔蒙德将军在麦克阿瑟的压力下，催促他的指挥官们迅速拿下首都，到9月26日，他的部队占领了城内的所有关键部位，看来胜利就在眼前了。阿尔蒙德说：“我据此向麦克阿瑟将军建议，他可以作好9月29日进入汉城的准备。依我看来，那时，这个城市的安全完全可以恢复李承晚总统在首都的合法地位。”

阿尔蒙德还给麦克阿瑟送去一个解放庆祝典礼的初步计划。但是，麦克阿瑟答复却是：“你提出的安排与我的不一



致。我的计划如下：9时30分到达金浦。不要仪仗队，也不在那里举行别的仪式。然后，直接到首府大楼准备与你和在此之前从釜山特遣部队赶来的沃克将军一起参加非正式会议。12时开始举行仪式。我将以个人身份主持仪式，但不要作什么介绍。当我的讲演中出现宗教内容时，不要祈祷或祝福。我的演说需5分钟时间。接着由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主席、美国大使和李总统在典礼上讲话，时间和我差不多。最后由我宣布仪式结束。”

麦克阿瑟于29日按计划抵达汉城。他在讲话中，对李总统说：

“总统先生，我很高兴能代表联合国把你们的首都交给您，这样您就可以更好地完成宪法赋予的职责了。我热切希望仁慈的上帝给您和您的政府官员智慧和力量，使你们能以仁慈和正义的精神来处理你们面临的复杂难题。我热切希望经过过去艰苦的努力后，在韩国人民面前展现出的是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黎明。”

麦克阿瑟带领听众背诵了主祷文之后，告诉李承晚：  
“……现在，我和我的军官就要去继续履行我们的军事职责了，而行政方面则归您和您的政府来履行职权了”。

麦克阿瑟回到东京时，接到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抗议。两个部门都吃惊的指出，在典礼中，美国旗在韩国国会大厦上悬挂得太惹眼了，并抱怨这样做过份强调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而没有强调联合国的作用。但是也在准备发给麦克阿瑟贺电。因为到9月底为止，麦克阿瑟已达到了登陆的目的，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现已几乎控制了整个南朝鲜。这两支部队已在一起击溃了北朝鲜军队，打死或俘虏大量敌人，摧毁或迫使敌人放弃了几乎所有坦克、卡车和大炮。

杜鲁门总统在9月30日祝贺麦克阿瑟时说（部分）：

“军事史上，没有哪个军事行动比得上你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迟滞行动，迟滞行动使你能利用这些时间，集结兵力；没有哪个军事行动能比得上你的光辉的机动作战，从而导致了汉城解放。对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密切合作，我希望你会将我的感谢和祝贺转达给以下各位指挥官：沃克中将、乔伊海军中将、斯特拉特麦耶中将……我向你们全体致敬，代表国内所有的人向你们说：‘你们打得好，战果辉煌’。”

参联会也发了贺电，表扬麦克阿瑟和他的部下，“……此次由防御作战转为进攻作战，组织计划，时间安排以及实施都进行得很好。”

麦克阿瑟将军向其所部转达了这些祝贺，但阿尔蒙德将军并没有感到特别的荣幸，因为杜鲁门总统和参联会都没有特别提到第10军和阿尔蒙德对作战胜利作出的贡献。尽管这种疏忽可以认为不是故意的，但阿尔蒙德抱怨，官方没有承认其贡献影响了他的部队的士气。

第10军和阿尔蒙特的贡献还有一次机会可以得到承认，因为参联会9月27日的命令要求麦克阿瑟歼灭北朝鲜武装部队。在最近的进攻中，大量北朝鲜人千方百计想溜掉，尤其是通过东部山区，进入他们自己的领土。

为了配合摧毁北朝鲜武装部队的命令，参联会还授权麦克阿瑟向北朝鲜政府广播招降的最后通牒。这次广播也是要告诉北朝鲜军队领导怎样处理战俘，使他们相信投降后他们自己的军队将会得到公平对待，也是要通知他们，韩国会重建，首都设在汉城，而且指出朝鲜未来这一问题现在已提交联合国解决。然而，麦克阿瑟对招降令没多大信心，他认为

只有到朝鲜人被决定性地打败，除了投降或被消灭之外别无出路时，他们才会屈服。因而他决定，应该越过“三八线”追击北朝鲜军队从而粉碎敌人。事实上，在收到参联会的命令之前，他已作出了这个决定，但他已看出了这个命令包含的新政策的要点，因而能够判断出他会得到多大的行动自由。

#### 四、新的作战计划

麦克阿瑟根据上述情况，指示赖特将军和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的参谋，让他们制定在“三八线”以北进行两栖包围作战的计划。配合这次新的登陆行动的还有一次新的陆上进攻。麦克阿瑟要求赖特考虑两种进入北朝鲜的设想，第一个是以第8集团军沿西海岸实施主攻，与镇南浦或其它地方的两栖登陆配合。麦克阿瑟的另一个想法是，准备由第8集团军向东海岸发动陆上进攻，同时在有15万人口的东海岸城市元山进行两栖登陆。最后使用的计划具有这两种思想的特征。

赖特将军完成了这个兼有两种设想的特点的计划，这实际上是早些时候（9月27日）为“铬铁行动”制订的另一个方案的翻版。根据这个计划，第8集团军将在西部实施主攻，夺取北朝鲜首都平壤，第10军将在元山登陆，实施两栖突击登陆。赖特告诉麦克阿瑟将军，如果船运及早安排的话，两栖登陆可在命令发出的十天内开始。

将元山作为两栖登陆点选得很出色。该港深入北朝鲜够远的了，而且也是东海岸的主要港口，它是横跨该半岛狭窄腰部的最东路线的东部终点，而且是公路和铁路的交通枢纽。元山实际上是俄国通过海运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

崴)地区来的供给和装备的主要卸载港,也是通向该地区的铁路的关键部位。加之,从元山派出的部队可以向西进入内地,横穿朝鲜半岛到达平壤,或向北到达咸兴—兴南这个全朝鲜最重要的工业区。

麦克阿瑟将军很快接受了这个专为他要求拟定的计划。9月28日,他告知参联会:“如果北朝鲜武装部队不响应我将于1950年10月1日发布的声明而投降,我们就作进入北朝鲜消灭他们的军事部署。”他简要地谈了一下他的计划。他准备派第8集团军越过“三八线”,通过开城和沙里院拿下平壤。阿尔蒙德的第10军将在元山进行两栖登陆,然后“与第8集团军会合”。预计要实现这次会合,第10军可能就要沿元山—平壤道路向西进攻。

麦克阿瑟将军注意到最近给他的命令中的警告,因而他向华盛顿保证在忠州—沙里院—兴南一线只使用韩国部队,麦克阿瑟报告说:“暂定第8集团军进攻开始日期不会早于10月15日,不迟于10月30日。详细计划以后再报。”华盛顿担心俄国或中国人可能介入朝鲜作战,这使麦克阿瑟将军又报告说,“目前还没有人股苏联或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北朝鲜的迹象。”

第二天,亦即他就要在汉城发表讲演之前,麦克阿瑟召集沃克将军、阿尔蒙德将军、乔伊将军和斯特拉特麦耶将军在韩国国会大厦第二层的一间房子中开会,会上他向他们谈了自己的新计划。他指出尽管参联会还未批准这个计划,但是预计作战方案不会有实质性变动。他命令阿尔蒙德于10月7日前将汉城地区交给沃克,并且命令他做好计划,将第7师调到釜山上船,并让第10军和第1陆战师从仁川上船。他将元山登陆日期暂定于10月20日。

在“三八线”以北消灭北朝鲜军队的计划实际上基于三个假定前提。两个是正确的，即北朝鲜军队的大部已被消灭，联合国军将在“三八线”以北作战。第三个假定，即没有外来干涉，则不太正确。这个计划要求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向前推进并控制横跨朝鲜的清州、英院、威兴一线。第8集团军发动进攻的日期定在第8集团军通过在仁川—汉城地区的第10军后的第十二天。沃克将军的地面进攻可能早于阿尔蒙德将军的两栖进攻三到七天。赖特将军估计，第10军装载突击部队要花六七天时间，航渡到元山要花四天时间。

在看到这个计划之前，麦克阿瑟的主要参谋官中多数人曾经认为，这位联合国军司令想在汉城交由韩国控制后，将第10军交给沃克将军指挥。麦克阿瑟为仁川登陆而专门组建了第10军，为这一目的进行了改编，并从自己的参谋机构中抽调人员充当它的主要指挥官，因为该军在9月下旬完成了使命，按理可以设想，该军的战斗部队将编入第8集团军，其主要指挥官将回到总司令部他们日常岗位上去。希基和赖特将军建议麦克阿瑟将军按上述办法行事；麦克阿瑟的后勤部长埃贝尔少将也很赞同由沃克接管第10军；阿尔蒙德将军也一直认为：“仁川的作战行动完成时，第10军将编入第8集团军……”其次，麦克阿瑟将军也无法相信这些军官真的不同意他定下的决心。

麦克阿瑟在一封信中曾经说过：“相反，就我所知，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在会师之前由总司令部对这两支部队进行指挥和协调的这个决定，是建立在我的高级参谋人员的一致看法的基础之上的。这不过是遵循了处理和分离很远的部队的惯例罢了，因为在这样的部队之间进行横向通信联络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

显然沃克将军和第8集团军的参谋机构强烈地认为到第10军应成为第8集团军的一部分。沃克似乎在心里对如何使用阿尔蒙德的部队有了两种计划：一个是，第10军从汉城由陆上北进，夺取平壤；第8集团军余部从后面赶上第10军后，从侧面由平壤向东海岸的元山机动，在元山会合到达东岸后的韩国第1军。这样实施机动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因为第10军已处于向平壤进攻的位置上，并且可以在半岛腰部建立一条可以切断大量试图由中部和东部山区向北移动的北朝鲜人退路的防线。同时，第10军还可以越过平壤继续向鸭绿江推进。第10军和第8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可以由沃克将军协调；在攻下元山地区以前两者均可从釜山和仁川得到供应，攻下元山之后在东部作战的部队可通过元山和兴南或更北的地区由海路得到给养。

沃克将军的第二个计划是通过一条更直接、斜度更大的路线向元山推进。假使第10军划归第8集团军，这时沃克将派一个军通过汉城—铁原—元山走廊到东海岸的目标（元山）去。

沃克心里虽然这样想，但没有要求授权去实施其中的任何一个。他虽然不知道阿尔蒙德的计划是什么，因而只是谨慎地要求麦克阿瑟将军让他知道目前正在进行什么工作。他说：“为了制定与第10军会合的计划方便起见，请总司令部在最大的可能范围内将第10军的计划和进展情况告知他的司令部。到目前为止，第10军的行动计划还未收到。”

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沃克，一旦第10军完成了它的“铭铁”使命，他将把它编为总司令部在仁川—汉城地区的预备队，并将指挥其未来的军事行动。其军事行动将尽早通知第8集团军的指挥官。实际上，麦克阿瑟在第10军下一步行动的计

划最后定型之前，既没有与沃克，也没有与阿尔蒙德商量。

麦克阿瑟给他的参谋人员的指示，实际上是要他们提出第10军进行另一次两栖登陆的建议。虽然麦克阿瑟没有指定由第10军实施两栖登陆，可是在联合国军里没有其它部队能实施这种行动，而且对阿尔蒙德在仁川的表现和他的那次军事行动的全部结果已给麦克阿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外，麦克阿瑟还认为两栖作战是打进北朝鲜纵深，切断千千万万逃敌退路，夺取主要港口以支援他的部队的最好方法。夺取这个港口的这个目的，则是麦克阿瑟最主要的想法。保障联合国军司令部下属各师9月下旬战斗所需的弹药，食物，汽油及许多其它给养。这是通过釜山和仁川这两个港口进入朝鲜的。随着部队向北运动，釜山的价值减小了，这是因为从这里运送物资到战斗部队去的铁路和公路，在早些时候的激烈战斗中已被严重破坏。另一个港口仁川，容纳船只的能力有限，靠它的设施几乎无法保障参加战斗的全部联合国部队的需要。

赖特将军后来在分析麦克阿瑟的决心和制定进入北朝鲜的计划时说：

“麦克阿瑟将军和沃特将军都认识到，在北朝鲜的任何战役的胜利都需要一个东海岸港口充分运行起来，这个港口最好是元山或兴南。而且我相信，他们的参谋们是一致同意的。争论点是如何夺取这样一个港口，以及由谁去夺取。”

在平壤—元山走廊以北的任何战役都必然要遇到一个最难解决的后勤问题。太白山脉北部地区高耸使朝鲜半岛的东部中央一带山峰连绵，伸向满洲边界方向，形成了没有道路的荒山区。很少有东西方向的道路或小径。主要交通道路都在南北方向的深山谷地。唯一可行的连接平壤和元山的横

向道路与元山海岸的道路相通，该道路由此向北延伸，到达咸兴和兴南，在这一地区还有一条横向铁路线横跨半岛，连接平壤和元山。

麦克阿瑟将军显然已经下了不能只依靠通过釜山和仁川港，经过残缺的公路和铁路，同时供应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实施战役的决心，因为他要尽快结束这次战役，以免部队在朝鲜的严冬中作战。将主要的交通线修到“三八线”，就需要现有全部工兵部队集中工作几个星期，更不用说下一阶段战役进行的北方地区了。但是麦克阿瑟想，有元山港的设施做补充，还有来自日本方面的支援和协作，这两支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能够在朝鲜作战而不会影响两者的战斗力。在夺取元山的两种办法中，两栖包围要伏于地面进攻。第10军很快就要执行这一任务了，因为麦克阿瑟在指示中已经明确授权在北朝鲜进行两栖作战，而且他明显希望这次水上机动能象仁川一样成功。

参联会既然确定了麦克阿瑟可以打进北朝鲜的原则，对麦克阿瑟怎么打就没有提什么意见。他们把这个计划交给国防部长最后批准，并要求他急速审核，因为“一些韩国军队也许恰于此时正在穿越‘三八线’”。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将军立即同意了这一计划，参联会通知麦克阿瑟将军如期执行计划。



## 第十一章 侵入北朝鲜

10月1日中午，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通过电台广播了向北朝鲜总司令发出的要他投降的敦促书，但未得到答复。这样看来，要摧毁北朝鲜军队的残余和共产党政权，除了派出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之外，别无它法了。但是，因为联合国还未发出进入并占领北朝鲜命令，甚至未明确表示许可，美国政府当局只好一方面小心翼翼不让占领朝鲜北半部的计划走漏出去，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取得联合国某种确定形式的认可。

### 一、联合国10月7日决议

国务院和国防部一致认为，如果北朝鲜垮了，而且它的邻国俄国和中国不插手的话，麦克阿瑟应该在联合国的赞同下占领北朝鲜。一些官员认为，如果联合国在授权占领问题上不采取新的步骤，美国就应进行单方面占领，“甚至不惜与联合国友好成员国意见相悖而付出一定代价。”但这肯定是少数人的观点。

9月下旬，参联会把国务院的下述看法通知了麦克阿瑟：“授权联合国军司令占领北朝鲜，必须先与联合国成员国进行协商，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国务院建议麦克阿瑟，只能以南朝鲜和其它亚洲国家的部队占领北朝鲜的要点。美国军队应该尽早离开朝鲜。在占领期间不应出现报复行为，

国务院认为，联合国军应以解放者而不是以复仇人的姿态出现。”麦克阿瑟同意这些建议，并告诉参联会说：“从野战司令官的立场出发，看来这些建议是可行的。”

国防部长马歇尔也表示，占领北朝鲜不要有美国军队出现。10月3日，马歇尔对国务卿艾奇逊说：“我想说明，国防部继续认为，有组织的军事敌对行动一旦结束，应尽可能避免美国军队介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占领与绥靖。因而联合国其它成员国，尤其是亚洲成员国增派赴朝部队的数量仍然很重要”。

马歇尔将军哀叹，除了军队以外没有一个有组织的联合国机构去处理“随着敌对行为而来的众多问题。”他提醒国务卿艾奇逊，如果联合国军队占领了北朝鲜，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无论在人员方面，还是在装备方面都不能解决它面临的难题。他吁请艾奇逊提议，由联合国组织一个联合的或三个分立的机构，以处理三个主要问题——救济和重建、政治统一以及安全事宜。

国务院已起草了一个供联合国考虑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支持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的，包括在必要时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国务院官员与联合国友好成员国代表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并请求他们支持通过这一决议。苏联代表团在8月份回到它在安理会的座位上去以后，美国就不能象早些时候那样行动了，因为苏联可能运用否决权反对受美国鼓动而提出的决议。因此，美国代表团将朝鲜问题转移到联合国大会，因为在联合国大会上苏联没有否决权，而美国在那里的影响大大地超过了苏联。

10月7日联大通过了这项决议。此项决议虽未明确地要求征服并占领北朝鲜，但暗含这个意思。联大建议如下：

“1、应采取各种适当措施以保证实现全朝鲜稳定的条件；2、应在联合国的指导下采用所有合法行动，包括进行选举，以便在主权国家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政府……。”

这个决议也导致建立了联合国朝鲜统一和恢复委员会，取代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参联会发给麦克阿瑟将军一份该决议的抄件，同时通知他，美国政府认为这项决议支持在“三八线”以北采取的行动。

## 二、麦克阿瑟改变计划

“保证整个朝鲜稳定”的“所有适当措施”对于麦克阿瑟将军来说，尤其是自从敌人拒绝答复他的招降命令以来，只意味着一件事情。这就是一直为把北朝鲜军队摧毁在北朝鲜的土地上作准备。他原先制定的计划，到了进入实施阶段时，几乎已经无法执行了。为了赶上东西部迅速进展的步伐，麦克阿瑟将军不得不改变他9月下旬的计划。由于在元山出现了未预料到的情况，已经制定好的计划还必须作一些其它修改。

9月下旬，西部和中部前线的沃克所部尽管已作好进攻北朝鲜的准备，也只得暂停待命。沃克所部各师团未能如期开始进攻，不是因为不想进攻，也不是由于敌人的压力，而是由于缺少充足的食物、燃料以及弹药未保障在北朝鲜的军事行动。所有物资供应必须经由严重破坏了的陆地交通线；港口设施有限，货船拥挤不堪；所有可以使用的空运设施都使用起来，紧张地把物资给养运到很少几个能用的机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麦克阿瑟的部队能尽快地发动进攻。

当第8集团军和第10军拥入朝鲜西部和中部地区作战时，麦克阿瑟为他们划出了分界线。他让第8集团军负责规定并公布整个朝鲜境内的轰炸安全线位置，这两大部队之间的分界线上各控制点由沃克将军选定，并通知阿尔蒙德将军。沃克得到允许，可以通过阿尔蒙德将军管辖区内的道路完成勘测工作。这两个部队有权相互联系。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在出现了敌人的交通线和其它设施即将为联合国军控制，而且又为进入北朝鲜所需的迹象时，改变了方针并命令禁止对铁路设施、桥梁及敌人机场进行任何进一步的破坏活动。

北朝鲜的军队看来已经溃不成军，迅速败退，甚至当麦克阿瑟发布招降命令，美国的几个师还在西线待命时，东海岸的韩国第1军第3师已在10月1日几乎未遭抵抗即跨入了北朝鲜。麦克阿瑟第二天向参联会报告这一情况时说：“大韩民国军队先头部队已顺利越过了‘三八线’，最右翼已深入海岸防区10—30英里，实际上没遇到任何抵抗。”上述这些韩国军队受沃克将军指挥。

麦克阿瑟将军推断，如果东线发展顺利，他也许就不需要使用第10军进行登陆作战了。10月2日，麦克阿瑟将军告诉参联会：“如果情况表明敌人很弱的话，有可能改变计划，立即开始扩张战果。”然而他没有派更多的部队加入海岸行动去支援韩国部队的推进行动，并且在同一天发布命令，对沿开城、沙里院、平壤轴线向北部进行陆上进攻，并在东海岸的元山实施两栖登陆，合围并消灭忠州、军隅里、瓦院、威兴、兴南一线以南的北朝鲜军队。第8集团军负责对平壤发动地而进攻，第10军负责执行两栖登陆任务。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分别占领平壤和元山之后，分别沿东西方向对进，会合后，切断敌人全部逃路。在忠州、军隅里、瓦院、

威兴、兴南一线以北的作战，除非有麦克阿瑟的直接命令，一般仅由韩国部队进行。麦克阿瑟命令远东海军司令乔伊将军派船运送第10军。第1陆战师的突击部队将在仁川上船，该军其余部队，主要是第7师，在釜山上船。这些命令未超出麦克阿瑟将军在9月27日获得的授权极限。

沃克将军将指挥除第10军和第187团空降团战斗队以外的所有联合国地面部队。第10军由阿尔蒙德将军率领，在第8集团军通过其负责的作战地区后，担任总司令部预备队，由麦克阿瑟将军直接指挥。第10军上船后，在水上运输阶段，由乔伊将军指挥。在阿尔蒙德将军登陆并完成陆上进一步作战行动准备之前，第7联合特遣部队的司令指挥整个两栖登陆部队。

10月3日，麦克阿瑟将军打消了他先前关于把仁川—汉城地区作为第10军目标并直接指挥第187空降团战斗队的设想。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已于9月23日进入朝鲜并在金浦地区作战。10月7日中午沃克将军接替阿尔蒙德将军担负起仁川—汉城地区的军事责任。

到10月1日，联合国在朝鲜的全部地面武装力量，总数量超过了33万人，分属于第8集团军、第10军和勤务部队。斯特拉特麦耶将军指挥的远东空军部队这时总数已达到36677人。乔伊将军指挥的美国远东海军达到59438人。

### 三、中国出兵的可能性

#### 政治迹象

从联合国一开始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和它的盟国

就密切注视着朝鲜的巨大邻邦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反应。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并由狂热献身共产主义的人领导，它本可以在七、八、九三个月进行干涉并产生严重影响。然而，中国的报纸和政策声明，对朝鲜的战事还不及对福摩萨（台湾）的重视，中国好象认为后者对其直接利益更为重要。中国、苏联和北朝鲜的关系起初也未清楚表露出来，中国人在七、八两个月里似乎感觉有俄国宣传机构和政府官员支援北朝鲜的事业就心满意足了。

7月13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斯大林和艾奇逊国务卿让共产党中国（正式一点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同时，美国、苏联和中国，“在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帮助和合作下”非正式地探求结束朝鲜战争的办法。斯大林立即接受这一建议，但美国却于7月18日予以拒绝。中国领导人没有立即对此作出正式评论。

8月4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议联合国讨论朝鲜的“内战”问题，应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讨论，所有外国军队应从朝鲜撤兵。8月22日，马立克警告说，朝鲜战争继续打下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扩大化。马立克的这席话似乎是中国宣传的转折点，其公开刊物以及官方声明从此都开始暗示，如果必要的话，中国人民将会保卫北朝鲜，抗击它的敌人。8月25日，中国正式谴责美国越过鸭绿江对它的领土扫射。9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马立克8月4日提出的建议。9月11日，他关于让中国共产党到联合国参加讨论它对美国侵犯中国边境的谴责的动议也遭否决。

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并未象一些人担心的那样真正遇到干涉。但这确实促使中国高级官员发表了一连串带有威胁口气的声明。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声明中国将永远

站在“朝鲜人民”一边。9月30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公开警告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会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3日下午，周恩来召见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迦博士，明确希望把他的话传给美国政府，他说，如果联合国军队进入北朝鲜，中国将会把它驻在满洲的军队派进朝鲜。然而，如果仅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会介入。第二天，潘尼迦通过当时在北京的英国大臣将周的口信传达给美国。

由于早期的威胁并未付诸实施，而且还由于认为中国人如果真的那样当真的话，就不会把他们的意图暴露出来，因而周的警告未对麦克阿瑟的命令产生影响。这个口信来自潘尼迦，也使人怀疑警告的真实性，因为潘尼迦在以前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和反美情绪。而且仅仅在几天之前，美国要求印度劝告中国不要插手朝鲜事务，这样对它最有利时，潘尼迦说中国不打算进入朝鲜。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美国情报官员不相信潘尼迦带来的口信。

另一个使人不大相信周的警告的因素是联大会议的一个委员会将要就一项决议进行表决。这一关键性表决定于10月4日进行。杜鲁门总统觉得中国的这种威胁很可能是企图对联合国进行讹诈。

### 军事迹象

中国人计划侵入北朝鲜的军事迹象很难搞到手。麦克阿瑟在1950年6月29日接到要离满洲和苏联边界远些的告诫。这迫使他几乎完全依赖外界情报来源去了解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满洲的实力和部署。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威洛比将军，利用

这些情报来源于7月3日报告说，中国方面在满洲已集结了两个骑兵师和四个集团军。一个中国集团军正常情况下拥有3万人，但是这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

其它的报告则说，中国把朝鲜族人组成的一些部队派进朝鲜，不过这些报告常常自相矛盾，可靠性令人怀疑。1950年七、八两个整月，陆军部收到大量二手或三手报告说，有更多的中国军队正从中国南部调到满洲。威洛比在8月末估计，中国已把九个集团军共计24.6万人调到满洲。

远东司令部情报处不断向陆军部报告，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可能企图卷入作战。在陆军部和东京的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官员之间每日的电话会议中，威洛比将军，或是他手下的军官，都报告了共产党中国军事活动的情报。每天，联合国军司令部每日情报摘要(DIS)由信使送到陆军部，不过要过几天之后才能送到华盛顿。这个摘要的内容包括来自各种收集中国共产党人情报的机关的所有报告，并尽可能使这些报告具有价值。在最高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则把它自己取得的情报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报告结合起来，据此为高级政府部门分析中国人的行动和意图。

确定中国人是否干涉，实际上仅仅根据外部现象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对军队和给养的调运迹象的分析，美国情报机构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估计出其意图的。渗入共产党中国以求证实军队与给养调运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某些机构，特别是那些与福摩萨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以及其它在香港情报机构的转报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调动情况。

尽管在仁川登陆之后在军事上没有迹象可以肯定地表明中国人要参加朝鲜的作战，但是威洛比将军推测出中国已在满洲集结45万人的部队。美国的决策者们于9月份制定计划



时，已对中国的力量和朝鲜使用它的可能性给予了充分考虑。美国决策者主要担心的一直是苏联可能干预，可是也很关注中国军队是否进入朝鲜，并考虑如果中国这样做的话，联合国军司令部接着应采取什么方案。9月27日，参联会指示麦克阿瑟将军作出专门努力搞清中国是否打算参战。第二天，麦克阿瑟将军向参联会保证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军队要进入北朝鲜。

在周发出警告的当天，即10月3日，联合国军司令部情报人员报告，有某些证据表明中共有20个师在北朝鲜，并且是9月10日前进入北朝鲜的。他们还对中国外交部长的警告和其它近期的公开声明做了如下评述：“即使这些言论……是一种宣传，也不能完全不理睬，因为这些言论大概出自中国和北朝鲜共产党政府的负责人之口。敌人有可能得到中共军队的增援”。

10月5日，总司令部的情报官员注意到据称有九个师的中国军队进入了北朝鲜，他们说，最近获得报告中有“不祥的内容”，并得出结论认为：“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可能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威洛比将军告诉华盛顿的官员，苏联“可能认为自己不介入冲突而让共产党中国的几百万无所事事的军队去承担此项任务，以实现其让美国的资源在东方的老鼠洞中耗尽的总计划，既省事又省钱。”他告知这些官员，他的许多情报来源报告说，中国军队沿着朝鲜和满洲的边界集结，“虽然有些言过其实和谣传性质，但是在丹东和其他满洲边境的渡口集结了军队是可以确信无疑的。”按他的估计，中国人在满洲的38个师中有9—18个师正在边界的渡口集结。然而，就人们所知，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并没有试图劝阻麦克阿瑟将军越过“三八线”。

而且，远东司令部的情报官员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10月上旬进入朝鲜的一连串报告并不完全相信，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确实可信的证据”；中国最近威胁，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朝鲜，“可能是外交上的讹诈。”

然而，中国也许会真的干预，迫使杜鲁门总统指示参联会向麦克阿瑟将军下达内容包含如何处理这种可能性的指示，10月9日，参联会指示麦克阿瑟：“……如果中共事先未宣布在朝鲜的什么地方公开地或暗地里使用了军队，只要根据你的判断在你指挥下的军队的行动有把握取胜，你可以继续行动。对中国边境内的目标采取军事行动，无论如何都需事先得到华盛顿的认可。”

在此之前一天，麦克阿瑟属下的两架喷气战斗机攻击了苏联滨海地区的一个机场（苏哈亚市附近），这对国际上的微妙平衡关系是一种实质性的震动。这个事件苏联正好可以用来作为其干涉远东的借口，尤其是这一事件几乎与美国军队第一次越过“三八线”是同时发生的。

美国通知苏联说，此次领航有错误而且飞行员判断也有错误，对此有责任的飞行大队长已被解职，对两个飞行员也已采取了惩戒措施。美国还为此深表歉意，并且主动表示要赔偿苏联的一切损失（据报道损失很大）。但俄国人没有作答。

10月12日，杜鲁门总统收到一份情报，这份情报说，中国军队在缺少空中和海上支援的情况下进行干预，可能有效但未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周恩来发表了声明，军队也在向满洲调动，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共的意图是在朝鲜进行全面干预。这份情报的结论是，中国人不会进入北朝鲜与联合国军对抗，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内不

会。得出此种结论的原因有：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对与美国交战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害怕；反共力量将会得到鼓舞，从而危及中共政权的存在；中国共产党人还会因其在联合国的席位会受到威胁而踌躇不前；加之，假使中国在未得到苏联海上和空中支援的情况下进入这场战争，他们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另一方面，中国接受了苏联的援助，会更加依赖苏联，这就会增加俄国人对满洲的控制。这份情报与许多人的看法一样，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最有利的干预时刻已过去了。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美国情报官员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党人在朝鲜全面干预仍有可能，但是除非苏联想打一次全球战争，否则这种行动不会在1950年出现。远东司令部10月14日的一份报告支持了这种乐观的预测，其大意是说，中国和苏联，“尽管在朝鲜有一系列的利益并发表了一些喧哗的公开声明”，但还是下决心不再进一步花巨大代价撑持一个已经失败了的事业。

#### 四、第8集团军进入北朝鲜

10月3日，韩国第1军已经在东海岸进入北朝鲜境内。可是在西部直到10月的第2周，沃克所部各师还在汉城—仁川地区，准备向平壤进发。

供应品不足仍然困扰着沃克的军队。当时担任第8集团军先头部队的美第1军指挥官的未尔本中将对供给不足很不安，特别是在开城附近的前方供应点需要至少3000吨弹药以支援该军各师的进攻。但提高前方供应水准确实是不可能的。第8集团军几乎超过了后勤能提供支援的能力。例如，第1军在倭馆的铁路卸载站以北200英里的地区，而仁川码头

的设施在10月份的上半个月中又用于装运第10军，卸载工作就停止了，因此仁川几乎帮不了什么忙。

然而，沃克10月7日确信，行动的时候到了。因为麦克阿瑟发出的向北进攻的命令中未指明第8集团军开进的开始日期，而且沃克自从10月2日接到第一次命令以来，一直没有接到命令，所以他指示他的参谋长艾伦少将与东京联系，询问上级的意图。艾伦立即给远东司令部代理参谋长希基打电话。希基回答：“你们认为准备好了即可行动”。艾伦请求再以无线电报的方式予以肯定。两天后，即10月9日，沃克告知麦克阿瑟，他已命令他的指挥官们立即向平壤推进。

也是在10月9日，麦克阿瑟将军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新近通过的决议，第二次敦促北朝鲜人投降。他通过无线电告诉敌方领导人：“为了以最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贯彻联合国决议，我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最后一次要求你们及你们的指挥的军队，不管位于朝鲜什么地方，都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动。”他向敌人保证，北朝鲜人民将会得到公平对待，联合国将重建他们破碎的国家，使之成为统一的朝鲜的一部分。但是他警告，除非北朝鲜政府立即同意，“否则将马上着手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以实施联合国的决议。”

北朝鲜首相金日成立即拒绝了这一要求。他知道，就在他收到麦克阿瑟的声明的时候，西线沃克所部各师正在进入北朝鲜，而东线的韩国第1军也在快速向元山接近。

有关“三八线”北面北朝鲜人活动的情报使第8集团军确信，在通往平壤的路上有一场恶战等着他们。韩国情报人员报告，北朝鲜人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并进行了其它防御准备，其中包括从未在南朝鲜战斗中使用过的新锐部队的调动情况。

10月7日和8日，在美第1军进攻地带，美骑兵第1师的巡逻队越过了“三八线”。10月9日，该师全部越过开城北部边界实施攻击。英军第27旅、韩国军队第1师、美军第24师也参加了这一次出击。进攻在金川遭到长时间的猛烈抵抗。但是10月14日他们攻下了这座弹痕累累城市，到10月16日，敌人的阵线不复存在。美国、英国和韩国的军队接着向平壤疾进。

沿朝鲜东海岸进攻的韩国军队第1军的两个师进展更快，有时快得惊人。尽管这个地区敌人的抵抗显得弱些，然而韩国军队的进展表明他们的进攻精神是令人信服的。南朝鲜战士以这样快的速度在这个半岛上向北追敌，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当多的敌军在沿海山区逃脱。这些敌军后来进行了游击战。事实证明，他们在联合国军后方如芒在背，很烦人，甚至还会造成危险。

由于沃克把握不准他对韩国部队有多大控制权，所以艾伦将军在与希基将军谈话时，要求给予指示。在谈到总司令部的进攻命令时，艾伦说：“在您下达的命令里，有一条韩国人可以越过的线……美军驻韩顾问组归我们指挥吗？其后勤供应由我们负责吗？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组建韩国军队？”希基未能立即答复，但他15分钟后给艾伦回电话说：“已通过电报证实了你提到的情况。可以认为韩国军队是你们部队的一部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与你部一起作战。”

韩国部队于10月11日占领元山，而元山正是第10军即将发起的突击的目标。沃克将军在占领的当天就乘飞机到达那里。他对韩国军队胜利的印象很深，默默地计划打通从平壤到元山一线，把朝鲜南北切断。由于第10军尚未到达就拿下了元山，韩国部队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9天前第2号行动计划

发出时的情况。韩国军队似乎可以完成最初分配给第10军的任务，沿着元山—平壤轴线前进，以求与第8集团军的其他部队会师并以此线把朝鲜封锁起来。

韩国第1军的胜利，促使麦克阿瑟将军考虑改变对第10军的使用。他指示其参谋机构修改阿尔蒙德的登陆计划，并准备用海军陆战队在兴南而不是在元山登陆。令第7师在元山以北数英里处登陆，然后从陆上向平壤进击。同时，海军陆战队也从他们在兴南的基地向平壤挺进。10月8日，赖特将军呈给麦克阿瑟将军一份计划。该计划指出，兴南地区作为两栖进攻行动的地点是行得通的。麦克阿瑟将军看了这个计划后，召见了乔伊将军，向他指出，韩国部队当时正在靠近元山，并告诉乔伊，他正在考虑这个可供选择的登陆计划。乔伊坚决反对这种改变，他指出，把两支部队分开很不利，缺乏时间制定详细的航渡计划，而且在登陆前的短时期内扫清元山和兴南港的水雷也是不实际的。麦克阿瑟将军接受了乔伊的观点，放弃了改变登陆地点的想法，并在10月10日命令所有主要的指挥官按时完成当初的计划。

第二天，沃克将军向麦克阿瑟将军报告说：“韩国第1军已进入元山，现正在肃清敌人。韩国第2军正从金化、金城附近地域向元山北部地区进发。”接着，沃克将军显然相信这个好消息使他有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充分依据，因而讲了自己的一些打算：

“为了支援韩国军队夺取元山的行动计划，以及向西部的平壤进军，与从该城南部和东南部进击的美国第1军协同作战，有必要通过元山港向韩国军队的五个师提供给养。要求尽快排除该港水雷。”

麦克阿瑟将军向沃克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不把第10军投入

交战的意图，为了消除他认为会给第8集团军增加战斗任务的误解。他指示沃克：“元山港的设施应按照联合国军司令部第2号作战计划予以夺取，并供第10军在作战中使用。”他还告诉沃克，海军将继续扫除了元山港的水雷，并继续对韩国军队各师实施炮火支援和空中支援。要等到第10军的部队登陆后，才能再为韩国部队提供一些坦克登陆艇用于运输供应品。麦克阿瑟还告诉沃克，第10军进入元山后，第8集团军将不再指挥韩国部队。“我现在打算将第10军交给韩国的第1军由后者实施作战控制……”

## 五、第10军进行准备

9月底，阿尔蒙德将军在第10军设于仁川附近的军部，就即将开始的两栖作战向其所属各师的指挥官和军的主要参谋官下达任务。史密斯将军（指挥第1陆战师）对这个计划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对越过朝鲜半岛向西行进与第8集团军会合的想法。他后来写道：“这个计划包括125英里的行军，要穿越朝鲜中部连绵崎岖的山地，”“有许多隘路和单行道。第8集团军在从釜山外围向北进发时绕过了数以千计的北朝鲜部队。敌人的这些部队退入中部山区，并向北进入北朝鲜某地隐藏起来。在穿越中部山区地带时，保护主要补给线是一个严重问题，即北朝鲜人将会穿过这条主要补给线。”然而，事情不是由史密斯决定。接着，各师指挥官立即开始拟制新的作战计划。

第1陆战师按计划将担负向元山海滩实施突击的任务，他们在10月4日开始在仁川地区集结。10月7日，该师和南朝鲜海军的一个陆战团进入仁川的整備区域，10月9日开始上船向

元山进行830英里的航渡。

第10军的另一支主要部队，美第7师于10月5日开始乘汽车和火车向南部的釜山机动，在这次长时间行军中，敌人曾数次实施袭击，但都被击败。第7师的先头团于10月10日到达釜山。12日，该师全部到达釜山的集结地域，10月16日和17日，该师上船。

根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第8集团军负责所有在朝鲜的联合国军队的后勤支援。因而，沃克将军要负责对第10军进行补给而不指挥该军的作战行动。这种安排对这两支部队之间已不正常的关系又增加了一些混乱和误解。麦克阿瑟也许已感觉到，阿尔蒙德准备这次两栖行动的时间很紧。阿尔蒙德所部各师在输送阶段比较混乱以及军后勤比集团军后勤的人力少等等问题，因而让沃克负责第10军的后勤支援是正确的。另外，还有理由可以认为，元山的作战行动几周即可结束，因此给沃克增加的这一任务具有临时性质。

第10军的后勤处长史密斯上校对麦克阿瑟决定让第8集团军负责第10军的供给的后果早有明确的看法，他说：

“由于联合司令部改变了以往的供给渠道，由第8集团军第10军的后勤支援，而不是由第10军直接与设在日本的后勤机构发生关系，从后勤角度讲，这一行动使得第10军的准备工作进一步复杂化了。经过第10军参谋人员与设在日本后勤机构的密切合作，详尽的供给计划早已完成。……但第8集团军介入供应系统，使得这些安排在关键时刻被打乱了。”

尽管第8集团军尽力协助第10军按计划完成装载任务，但是不与设在日本的后勤机构直接接触造成了卸载阶段再补给的困难。给养大船大船地运，满舱满舱地装。为了调配好下发给部队的各种物资，几乎必须整船整船地卸载，部队才



能获得均衡的膳食保障。这还要求用飞机向第10军所在地应急空运给养。如果按照原先的要求，用浅水货船有选择地卸载，就有可能满足部队的日常需要了。

“在通信设备的运送上也发生了类似的困难。这时该军使用三个港口卸载。通信设备没有分到三个地区卸载，而是把所有通信设备都装在一艘船上并且与第7师一起卸在利原。由于缺少铁路设施，卡车运输水平有限，耽误了这些物资向其它单位分发。

“第7师需要的油料，设在日本的后勤司令部没有装运。这是由于他们误认为已经装运过了。这样就需要用坦克登陆舰进行紧急装运以满足第7师的需求。

“人们普遍认为，上述问题和许多与之相似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所有参谋机构都在超负荷工作，致力于需要最密切地联络和协调才能取得成功的作战行动之际，改变补给渠道造成的。如果第10军继续得到直接来自设在日本的后勤司令部的后勤支援，至少等到东海岸的初期登陆场建立之后再改变补给渠道，那么许多困难本来是可以不出现的。”

## 六、新的障碍

在第10军正在上船之际，目的地的另一些事态发展比给养和船运问题对整个登陆作战行动的威胁更直接。敌人将元山港及其所有人口都布上水雷。

早在9月4日美国海军就已在朝鲜水域发现了敌人的水雷。仁川登陆，由于在入口航道上触发水雷，受到某些妨碍（磁性雷也有，但幸好是在陆上）。9月26日至10月2日之间，五艘美国舰船触上水雷。情报汇报证实敌人已在元山港

入口布了雷。但是直到阿尔蒙德的部队在釜山和仁川开始上船时，才弄清敌人沿朝鲜东北海岸布雷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海军进攻命令于10月1日发出，该项命令要求扫雷行动在登陆前五天开始。但是关于元山水域水雷的报告报得不及时以及有可能遇到坏天气和感应水雷，这些都使扫雷行动需要更多的时间，迫使斯特鲁布尔将军把开始扫雷的日期提到10月10日。第7特混舰队的舰只于10日驶向元山开始扫雷任务时，他们发现这里水雷的集中程度和有效性不亚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海战。至少有2000多个各式各样的水雷——惯性触发式、化学触发式，压压式和电子式——布在任何可入侵的水道上。据后来的情报说，这些水雷是俄国技术人员和顾问组装的，布雷计划是他们制定的，布雷也是在他们的监督下进行的。强征元山的民用拖船把这些水雷推到水中，用这种方法布雷既简单又省钱。俄国人本想布设4000个雷，但是在韩国军队把他们从元山赶走时计划还没有完成。

尽管已确定第10军10月20日登陆，但是第90特混舰队司令多伊尔将军指示，登陆要推迟到运输区和登陆地带全部水雷扫清为止。这次行动的指挥舰，美国的“麦金莱山”号，载着阿尔蒙德将军和史密斯将军驶向元山地区观察事态发展，但是命令其余攻击舰只，推迟到达元山的时间，办法是向北航行12小时，然后向南航行12小时，等候多伊尔将军发出向元山进发的命令。

由于只靠战区的10艘美国扫雷舰无法在10月20日登陆前将元山港的水雷扫完，而又没有时间从美国调来更多的扫雷舰，乔伊将军要求麦克阿瑟同意使用日本的扫雷舰。必要性超过了各种政治方面的反对因素，因而麦克阿瑟将军批准了这一请求。他规定参加的日本水兵必须是自愿的，并要付给双

倍的报酬。19艘扫雷舰——10艘美国的、8艘日本的、1艘韩国的——终于集中起来，准备参加10月10日的扫雷行动。

使用从日本雇用来的舰船和水兵引起了由于误解而产生的问题。早先曾通知日本人，他们不会在“三八线”以北进行扫雷活动，不能使用无线电；他们不知怎样才能不打破无线电静默，而又能与日本海上安全厅沟通联络；双份报酬是在基本报酬外再加两倍还是连补助一共是基本报酬的两倍呢也不清楚；他们感到对他们的供给不足；他们使用吃水深度为3.2米的舰扫雷，而雷却布在水面下3米处；他们进行的是第一航次的扫雷，即边战斗边扫雷，而过去许诺他们的是只参与第二航次扫雷。因而他们流露出抱怨情绪，但一点用处也没有。

10月17日，一艘日本扫雷舰触雷沉没。国务院急忙用海底电缆向麦克阿瑟将军发报，告诉他不要走漏任何有关触雷的消息，因为共产党会利用日本人参加朝鲜战争这一事实在宣传上占巨大上风。麦克阿瑟向华盛顿保证，他严格封锁消息，并坚持他使用日本扫雷舰是完全合法的说法。他断言：“租用这些船，不是为了战斗，而是出于人道的目的去消除违反战争法规的现象”。麦克阿瑟提到的违反法规的现象意指北朝鲜人使用随意漂流的水雷。不管被归为战斗行动还是进行人道主义的努力，反正日本人仍在参与扫雷行动。

## 七、威克岛会议

在第8集团军的部队向北朝鲜推进，第10军准备在元山登陆的时候，杜鲁门总统召麦克阿瑟将军参加在威克岛的一次会议，10月10日，总统宣布：

“我和麦克阿瑟将军将在度过周末后迅速到太平洋地区去开会。……我将与他讨论联合国在朝鲜行动最后阶段的问题。……我们想尽早撤出我们的武装部队去执行其它任务。等到我们作为联合国成员的职责一俟完成就这样做。当然，我还会利用这个机会与麦克阿瑟将军商讨其职责范围内的其它问题。”

杜鲁门总统本想带去参联会的全体人员。但是人们劝告他，在朝鲜和其它地区仍有潜在麻烦存在着的状况下，把所有这些人从华盛顿带走是危险的，所以总统只带了主席布莱德雷将军和陆军部长佩斯作为他的军事顾问。除了他的这两个军事专家外，杜鲁门总统还带去了无任所大使杰萨普、哈里曼，以及助理国务卿腊斯克。陪同麦克阿瑟将军参加这次会议的是其参谋军官惠特尼少将。海军上将雷德福（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都是在10月15日到达的。

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先私下商谈了近一个钟头。接着，杜鲁门先生召开全体会议，他首先要求联合国军司令对美国在朝鲜复兴中面临的问题发表看法。麦克阿瑟很乐观地回答，他相信到感恩节时敌人的抵抗即会结束。北朝鲜军队想抵挡住联合国军并转入进攻是痴心妄想。按照麦克阿瑟的观点，敌人仅剩下10万人，这些敌人缺乏训练，指挥不当，装备不足。他们顽固地战斗只是为了面子。麦克阿瑟将军指出，“东方人，宁可死也要面子”。

麦克阿瑟将军大致描绘了他的作战计划，他说，他让第10军在已经占领了的元山登陆，该军可以在一周内从那儿横穿朝鲜半岛到达平壤。他把这次计划的行动与仁川登陆作了比较，并特别提到北朝鲜，又一次犯了致命的错误，没有纵

深部署兵力。“一旦会师，发生在南方的事同样会在北方发生。”

如果事情按麦克阿瑟将军预计的那样进行，第8集团军到圣诞节时即可撤到日本。第2师、第3师及联合国军的一些师以下部队将在第10军的指挥下在朝鲜执行安全任务，并支持联合国委员会进行朝鲜的重整和统一工作。他希望选举能在这年一月前进行，避免实施军事占领。麦克阿瑟将军补充道：“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的”。

布莱德雷对欧洲的美军不足忧虑重重，他把朝鲜战争的结束看做火速向欧洲再调一个师的机会，因而他问麦克阿瑟将军第2师和第3师能否在一月乘船到欧洲。麦克阿瑟许诺，到时任何一个师都可上船，但又建议说，应派第2师去，因为它比起新到达的第3师来更有战斗经验，训练有素。

在他们的为期一天的会议结束前，杜鲁门总统问麦克阿瑟中国人干涉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回答：“很小”，他感到红色中国已经失去有效干涉的机会。他确信中国有30万人在满洲，10万到12.5万人在鸭绿江沿岸，估计能有5万至6万人运过鸭绿江。但据麦克阿瑟看来，中国人没有空军；鉴于联合国在朝鲜有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南下平壤，将会遭到大量杀伤”。麦克阿瑟的这个明确保证在减轻杜鲁门先生和其他高级官员由于中国可能的干涉而产生的疑惧上起了很大作用。

## 第十二章 胜利的预兆

### 一、新的前进计划

麦克阿瑟将军从威克岛一回来就积极行动起来，以推动其胜利即将来临的预言实现。尽管敌人的水雷妨碍了第10军登陆，但麦克阿瑟还是在东线、西线及中西部前线把部队推进到了北朝鲜。作为在东线发展胜利的第一步，他将在元山地区的所有部队交由阿尔蒙德将军指挥。10月16日，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沃克将军：

“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利用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的所有部队，为了贯彻总的作战企图……作为总司令部预备队独立作战的第10军，从1950年10月20日12时0分起担任在北纬39度10分以北作战的所有联合国和韩国地面部队的作战指挥工作，直到接到进一步的命令为止。”

麦克阿瑟命令第3师——其中两个团在日本，另一个团即第65步兵团在朝鲜——在11月2日前作好上船去元山的准备，进一步加强阿尔蒙德指挥的部队。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沃克的进攻地带，麦克阿瑟指示充当总司令部预备队（驻在金浦机场周围）的第187空降团战斗队进入战斗状态，准备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天两座城市附近的两条主干线上空降。他命令该团作好准备，能在10月21日进行空降，阻止敌人向北撤退，切断敌人的增援路线，

破坏敌人交通。他还希望能俘获北朝鲜的重要官员并在转移联合国战俘之前救出他们。显然，麦克阿瑟仍然相信第10军会在几天之内上岸作战，因为他命令，在第10军登陆后向西挺进，与在平壤北部的第187团建立联系时，阿尔蒙德将军应担任空降部队的作战指挥。远东空军部队指挥官将负责空运第187团，并负责在作战的全过程中对空降部队提供战术空中支援。

10月17日，随着沃克的部队向平壤的挺进，麦克阿瑟发布了新命令要部队充分利用战场上的一切有利战机。他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并立即生效，直至有新的命令为止。麦克阿瑟要求第8集团军在新分界线左侧向顺川、青山场里巨仁洞坪员一线前进。第10军将向德实里、丰川、城津一线东进。对于这种大规模的推进，麦克阿瑟取消了在忠州、古土里、宁远、咸兴以北只能使用韩国部队的限制。但他指示，只有韩国部队能在新的目标线以北作战。当然，他的新的作战企图也取消了在平壤和元山之间穿越朝鲜半岛形成封锁线的计划。因为，新的目标线在平壤—元山公路以北80—130英里之间，距满洲边界在40英里以内。

10月19日攻陷平壤，麦克阿瑟以此开始向新的目标线全面进发。他在一天之内又实施了空降作战。于4月20日派第187空降团进入肃川、顺川地区，在朝鲜战役中进行了第一次空降。在第187空降团战斗队着陆后，由第8集团军负责指挥其作战行动。

麦克阿瑟将军由斯特拉特麦那尔将军、赖特将军、惠特尼将军陪同，从他们座机上观看了伞兵部队的着陆和集结。他接着飞往平壤，在那儿对记者说，空降着陆看来已完全使

北朝鲜人惊呆了，“这就把敌人团团围住，使之陷入了我们的圈套”。当他于10月21日到东京时曾预言：“这场战争很明显将马上结束。”

在东海岸，阿尔蒙德将军于10月19日乘直升飞机在元山上岸，负责指挥仍在迅速北进的韩国第1军。到此时，海军第1航空联队的飞机已飞出元山机场五天了；海岸勤务队、工兵部队、前方设营队正在元山为第1陆战师上陆作准备。

尽管当着第7舰队司令斯特拉伯的面，阿尔蒙德对其余部登陆延误表示不满，但斯特鲁布尔还是在扫雷行动取得满意结果后才允许部队登陆。因而，10月20日，到达元山的载着第1陆战师的运输船只好在港口外来回行驶，海军陆战队员很快给这次行动起了一个绰号，叫“嗡嗡行动”。与此同时，第7师在釜山港水面上无所事事，等待着向目标区域行进的命令。

阿尔蒙德将军没有轻易放弃让海军陆战队在扫雷行动结束前上岸的努力。10月21日，他要求第1陆战师的一个营在元山南面约39海里的库底登陆，以便替换在该处保卫补给品堆积所的韩国士兵。既然日本和韩国登陆舰在附近水域还未进行扫雷就进入了库底，阿尔蒙德认为美国海军的登陆舰也可这样做。但多伊尔将军认为库底登陆不致于急迫到需要让部队和舰艇冒风险的程度。

10月22日，多伊尔将军估计元山登陆再过两三天也不会行得通。10月23日，发现一排新的磁性水雷，看来登陆可能要推延更长时间了。但是24日，扫雷行动的结果表明，磁性水雷很快就可扫完，因而部队很快就能登陆了。



## 二、另一次改变

在同一天，麦克阿瑟在一份非同寻常的命令中命令沃克和阿尔蒙德把他们指挥的全部军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他一周前确立的目标线只是一个初始目标，他关于只可使用韩国军队的限制也取消了，正如他提醒他的指挥官们的那样，原因是这种限制只是着眼于敌人可能投降做出的。

这个命令与9月27日参联会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是矛盾的，参联会在指示中告诉麦克阿瑟，“作为一项策略，除了韩国军队外其它地面部队不应在与苏联交界处的东北各省或沿满洲边界的地区使用。”参联会听说麦克阿瑟发出了新命令后，以质询形式加以反对。参联会对麦克阿瑟说：“尽管参联会感到无疑你确有理由发出这些指令，但还是希望告诉我们一声，因为你的行动是这里大家关注的事情。”

麦克阿瑟以特有的气势为他的行动辩护。他坚持说，他的命令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因为，韩国部队既无足够力量也无足够熟练的领导，去夺取和守住北朝鲜的边界地带。至于他的决定的合法性，麦克阿瑟指出，参联会告诉他，9月27日的命令不是最终性的，可根据事态进展而加以修正。为了进一步辩护，麦克阿瑟将军强调，参联会实际上还没有禁止使用韩国以外的部队，而只是说，作为一项政策不应这样做。最近，他想，国防部9月30日的指令已向他保证，“我们需要，你在战术和战略上对向‘三八线’以北推进都不觉得有什么羁绊。”这显然修改了以前来自参联会的任何指令，他发布命令的根据就是国防部的指令。他没有采取行动与他的上级和解。他一面对参联会表示，他知道参联会的关注，一

面又暗示如果采用别的方案会产生可怕后果，并用“在威克岛会议上这个问题的全部内容都涉及到了”的话证明他的论据是正确的。自此，参联会就认可了麦克阿瑟的命令。

### 三、第10军登陆

10月25日15时，舰船开始进入元山港已扫过雷的区域，为部队和装备登陆作准备。那天黄昏，5艘登陆舰（包括先遣队）靠岸，第二天主力部队开始登陆。

同时，阿尔蒙德将军几乎每天都在东海岸进行侦察飞行，检查韩军进展情况并为第7师寻找合适的预备登陆区域。按照近期计划的更改，他没有让第7师尾随海军陆战队登陆，而是让它在更北的地区登陆，从而加快麦克阿瑟的向边界推进的新命令的完成。阿尔蒙德将军对海岸进行详细的空中观察后决定让陆军的第7师在元山东北105英里的一个小港利原登陆。他与斯特鲁布尔及多伊尔将军安排好新的登陆地点后，第7师于10月27日从釜山向北航行并在两天后开始在利原登陆。

### 四、占领计划

随着10月份军事前景的明朗化，美国的计划人员转而努力为北朝鲜设计一套军事管制体系。在华盛顿，陆军参谋部为军事管制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指示，10月10日交麦克阿瑟将军征求意见。

根据这项指示，对北朝鲜的占领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持续到国内治安恢复，麦克阿瑟将在北朝鲜担任最高领

导,隶属于联合国和美国政府。第二阶段持续到朝鲜举行全国选举。麦克阿瑟保留全部权力,但有一个联合国委员会提出建议,他在部队安全有保证的范围内尊重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第三阶段是从完成国内选举到撤出韩国军队以外的所有联合国部队,这一阶段将逐渐放松对选出的朝鲜政府的控制。在这一最后阶段,军事指挥官将仅仅负责可能交给他的任务。

麦克阿瑟在占领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公共秩序,重建该国的经济,并让人民准备实现统一。但当他决意解散北朝鲜的共产党政府时,不应以李总统的韩国政府取而代之。实际上,他也不应为北朝鲜建立中央政府,而只应将它看做是他占领期间统治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将延续到在联合国管辖下举行了全朝鲜范围的自由选举之时。

美国和联合国都没打算让李承晚政府理所当然地担任北朝鲜解放区的管制工作。麦克阿瑟将军已在9月27日接到参联会的意见,参联会对他说:“诸如对于将主权(韩国的主权)范围正式扩展到北朝鲜之类的政治问题,应该等待该国完成统一由联合国采取行动。”10月9日,麦克阿瑟又接到指示,该指示提醒他,韩国对北朝鲜的权力还未得到承认,作为联合国军的指挥官他不应该承认任何这样的权力。

对这个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于10月12日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这天,联合国代表大会临时委员会正式决定,联合国不承认任何政府对整个朝鲜具有“合法的、有效的控制权。”该委员会要求联合司令部(美国政府)在联合国部队管制下,临时承担起对整个北朝鲜的行政和民政职责,“朝鲜的统一和复兴由联合国委员会考虑。”

在威克岛会议上,麦克阿瑟将军表示害怕该委员会的行

为也许对韩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产生不良影响。他对杜鲁门先生说：“我自从看到联合国把他们（南朝鲜人）和北朝鲜人同样对待的决议以来一直感到很震惊。”杜鲁门总统支持麦克阿瑟将军，他说美国将继续支持韩国政府。但总统没有决定让李承晚的政府管辖已被占领的北朝鲜领土。

李总统获知联合国决议后，向麦克阿瑟提出抗议。这位执著追求朝鲜统一的老政治家指责联合国的这个委员会用它的决议复苏并保护共产主义，并声言，只要敌对行动一中止，他的政府就“接管民政工作。”麦克阿瑟将李承晚的抗议递交给了杜鲁门总统。

总统把李承晚的反应归因于对联合国委员会决议理解不全面。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联合国的立场，即韩国的管辖范围不能自行扩大到北朝鲜，联合国委员会将安排统一这个国家所需的选举和其它制宪活动。10月29日，这项政策得到证实，麦克阿瑟将军接到指示，不要承认李承晚政府在北朝鲜具有权力，但“在民族事务方面”要通过穆西奥大使与该政府磋商。

麦克阿瑟将军显然把这个命令理解得过于刻板了，以致不能适合华盛顿当局的口味。当他们知道麦克阿瑟正在禁止南朝鲜人参与北朝鲜的国内事务时，于11月2日向他解释说：

“有关的命令或任何别的指令都没有禁止在北朝鲜使用韩国的行政官员、警察、军队或其它任何韩国人的意思，只要清楚明白地让公众了解这些人不是由韩国指挥而是联合国的工具，而且处于联合国总司令领导下并根据他的意志行事即可。”

国务院很想把指导北朝鲜国内事务的指示的内容透露给

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和新闻界。但当麦克阿瑟被问及对这样一种行动的看法时，他回答：“我相信向公众公布这项指示为时尚早，至少在主要的敌对行动结束前是这样的。预先计划的这场激烈战斗，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尚未实现，因此对于投入这场战斗的部队的影响如何，不能估计过高。”

## 五、胜利的幻影

从某些方面看，在头四个月的作战里，朝鲜的形势对美国陆军有利。美国领导人为朝鲜显然需要更强的战斗力量所动，并意识到世界其他地区共产党侵略的危险性日益增加，因而放宽了从1945年到1950年年中实行的对军事拨款的严格控制。结果，陆军增加了兵员和装备。这些月份陆军的某些扩充很少与在朝鲜的需要有直接关系，而是旨在更有利于陆军对付任何紧急情况。9月27日，国防部授权陆军在1951财政年度将其兵力增加到126.3万人。与人员增长相一致，还授权陆军大量增加后勤供应，并采取行动将这些授权付诸实施。

与陆军的此次扩充有关的是，陆军部部长佩斯于10月5日向陆军政策理事会指出，作为朝鲜战争的结果而由陆军采取的各种措施还未得到国会的专门批准。更重要的是，陆军在努力快速扩充时已花了国会还未拨给的资金。他预料国家的立法机关对陆军是否违反了原则及侵害了属于国会的权力的问题的关注会超过对资金的使用。他指示要根据美国在朝鲜的需要比原来想的要少得多的设想，对陆军的全部项目进行一次仔细的和彻底的复查。

## 节省开支的迹象

整个10月份里，认为战斗很快结束的乐观思想不断增长，因此陆军部的计划人员在开始对大量削减朝鲜战争中增长起来的物资供应作出预测之前，负责官员早已开始把精力用在调向远东司令部的人员和物资上。如果在战后继续允许保持此种速度的话，该战区就会因无用的部队和供给物资过多而泛滥成灾。由于日本和朝鲜的存贮设施缺乏，以及人员和物资遣返美国的巨大费用，将会浪费数百万美元。

麦克阿瑟将军从威克岛回来后，命令联合战略计划组的参谋人员拟制从朝鲜撤军及保持一部分占领军的详细计划。他作出上述命令的根据是，他觉得在威克岛就这个大的议题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和理解。10月20日，联合战略计划组发布了远东司令部总司令第202号作战计划，该计划对战事减少后的行动步骤作了安排，以便某些联合国部队撤出朝鲜。该计划预计，战斗将在有组织的敌军被消灭之后结束，但是北朝鲜的游击队仍将在山区进行抵抗。这个计划还预计，苏联或中共军队都不会干涉。

麦克阿瑟将军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将完成这种在朝鲜将事态引向令人满意的结局的使命和作用。第10军被指定留在朝鲜完成占领任务。该军将拥有一个美军师、在朝鲜的所有其它联合国部队、韩国陆军部队以及美国驻韩国军事顾问组。联合国部队将逐步撤走，从欧洲调来的部队首先离开。就可能而论，南朝鲜只需韩国军队。

第8集团军司令部与它原先的四个美军师将返回日本，第5团战斗队回夏威夷。在第8集团军返回日本后，撤销北部司令部和西南部司令部，其职能由第8集团军承担。设在日

本的后勤司令部予以保留，负责驻日本的所有军队的后勤保障。

这个计划刚到了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手中，从华盛顿传来的信息就使这个计划的构想破灭了。10月21日，参联会告诉麦克阿瑟，由于在世界其它地区需要美国军队，这迫使参联会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将尽快从远东司令部撤出美军第2师、第3师。因而，保卫日本和执行占领朝鲜的任务只得由原先驻在日本的四个师负责。

麦克阿瑟以为第3师将作为占领军的一部分留下来，他是带着这种印象离开威克岛的。因为，布莱德雷将军只要求调1个师(第2师或者第3师均可)1951年1月去欧洲，而麦克阿瑟建议调第2师。所以，当听说参联会要从他身边将两个师都调走时，他拒绝了。他解释他对威克岛达成的安排的理解时说：“……我的印象是该建议已得到有关人士的一致通过。现在我再一次把它提交你们考虑。”

参联会没有匆忙作出调走两个师的决定。在西欧的美军急需加强，根据对麦克阿瑟将军和其它来源的估计，参联会判定远东司令部会很快回复到其战前的状态。既然参联会负责制定全球性的计划，并且把美国防御体系的需要看作一个整体，无疑会感到，自己的决定不应过分地受一个战区司令观点的影响，因为战区司令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有失偏颇。但另一方面，朝鲜的战事并未停止，远东司令部仍是战时体制，因此，他们没有在这个时候作出最后决定。

布尔特将军在10月下旬去远东时，与麦克阿瑟将军谈了这个事情。他将这些谈话写成报告呈交给柯林斯将军，其中大概地介绍了第3师目前的状况，并建议参联会稍稍改动一下他们原先的决定。11月9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第3师从日

本上船到朝鲜，首先在北朝鲜的南部地区作战，然后作为唯一的一个美军师执行占领任务。布尔特将军回忆道：“我离开华盛顿时，还未最后解决对第3师作何处置的问题。”从布尔特告诉柯林斯将军的话中可以看出，麦克阿瑟显然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论据。布尔特说：“据我在这里了解的许多有关行政和编制上的问题而论，远东司令部需要拥有各军兵种和勤务部队，而且需要一个师在北朝鲜执行作战任务，因此，我建议允许远东司令部保留第3师，直到北朝鲜进行选举为止，但是选举不能迟于1951年5月1日。”他最后还指出，如果西欧以后需要的话，可以令第3师加强训练和战备，使之处于戒备状态，能象在远东司令部一样可以迅速使用于其它地方。参联会可能是根据布尔特将军的建议暂缓执行原先就第2师和第3师作出的决定的，但通知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在命令收到的六天之内从战区调走第3师。第3师有可能在1951年5月1日以后调离战区。

华盛顿以同样的心情建议中止对麦克阿瑟将军的兵员供应。10月25日麦克阿瑟接到如下通知：

“朝鲜的作战规模降低，迫使我们立即重新考虑以前的计划运往远东司令部的应募的补充人员数目。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个数目，陆军部建议停止运送准备在10月和11月给你们的应募人伍的后备役人员，但1.7万名军士不在此列。”

将于1951年1月恢复外国军队正常的轮换活动。

参加支持联合国的朝鲜的作战行动的其它一些国家看到这个内容后，感到很鼓舞人心。英国原先已答应派第29步兵旅去朝鲜，它的第一梯队已于10月4日从英国上船出航。由朝鲜来的这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使英国总参谋部得出结论，需求已减少，第29步兵旅剩下的一些部队不需要派出了。英国



参谋部提议从该旅中撤出一些装甲骑兵团，即第8轻骑兵团，理由是“将来在朝鲜需要装甲部队参加战斗的可能性看来很渺茫，而且，如果在别处出现全面战争，将要用到‘第8轻骑兵团’”。但布尔特将军不赞成，他考虑到，朝鲜战争的未来进程在现在和将来某个时候都还捉摸不定，至少在肃清北朝鲜全境的敌人及查明俄国与中共的意图之前是这样的，而且，在短期内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不足以成为停止军队在朝鲜作出努力的理由。

10月4日，柯林斯将军私下与参联会别的成员着手处理此事，并接到指示向华盛顿的英国代表说明，朝鲜的战事就美国看来远未结束，如果英军与敌人交战，麦克阿瑟将军手头并没有多余的坦克支援他们。英国政府没在这个议题上进一步纠缠，就这样，“第8轻骑兵团”还是随第29旅去了朝鲜。

这一时期，加拿大也建议停止向朝鲜运送特种作战部队。由于加拿大的这一建议以及英国政府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联合国有必要制订一项继续支持朝鲜激烈战斗的政策。布尔特将军坚持认为所有在朝鲜的和按计划将要到朝鲜去的联合国部队应以胜利来结束战斗，而且以后必然需要他们的国家提供充足的占领部队。最近由于作战的胜利使其它联合国成员国慢慢地认为补充部队是多余的。布尔特对麦克阿瑟将军说他们对此很担心。他建议麦克阿瑟在下次向联合国报告时，增加一项专门论述，以鼓励其它成员国再作一些贡献。布尔特将军极力向柯林斯将军建议说，作为一项政策，陆军部应反对放走以前准备在朝鲜服役的联合国的别的成员国的军队。

至10月下旬，有五个国家的部队共约9000官兵在朝鲜与

美国和韩国部队在一起服役。两支英国部队（来自香港的由两个营组成的步兵旅和一个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和一个5000人的土耳其步兵旅已到达朝鲜。另外还有2.7万人的联合国部队或者正在途中，或者正准备从本国出发。英国、加拿大和希腊答应派步兵旅，比利时、荷兰、法国、澳大利亚及泰国答应派步兵营，新西兰答应派一个炮兵营交给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但是朝鲜形势的发展，特别加上威克岛会议的与会者带回的预测结果，对布尔特将军和其他有关人员的观点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人正在决定停止运送到前线的部队事宜。10月23日，布尔特将军向参谋长建议，他感到美国和韩国部队之外的3.6万人的联合国部队人数太多，把现在的和计划要来的部队的人数减少到1.5万的时机已成熟。布尔特说：“根据在北朝鲜的作战情况，为了与威克岛会议上的谈话精神一致，我认为检查一下在朝鲜使用联合国其它成员国部队的现行计划以后的计划是值得的。难点在于减少美国的后勤负担的同时又要保留联合国代表多个国家的政治优势。

柯林斯同意其作战训练处处长的意见，并立即将他们看法呈送参联会。他告诉同僚：联合国其它成员国的部队对于美国是一大后勤负担，虽然英国部队使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武器装备。从有利于作战的观点出发，这些部队的能力也有很大不同。谈到财政问题，柯林斯将军指出：“许多情况证明，他们最后能偿还多少给美国还是问题。”尽管只是一些象征性的部队，但他的确看到了代表性广泛具有政治优势。他也象布尔特将军一样地感到，朝鲜战争已接近不再需要某些联合国部队的程度了。他的这一最后判断基于如下这些因素：后勤的、政治的、作战的。于是柯林斯将军建议改变联合国

军队的阵容。

参联会考虑了柯林斯将军的意见后，同意不再要比利时营、荷兰营、法国营、新西兰炮兵营及另一个澳大利亚营了。上述有关国家也要求不派遣这些部队。参联会还要求加拿大和希腊把部队从旅减少到营规模，并要求菲律宾营和英国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回国。最后，一旦英国第29旅从香港到这，其27旅将回英国去。参联会立即将这些决定通知了麦克阿瑟将军，并请国防部长与国务卿协调以取得有关国家的同意。12月2日，马歇尔将军写信给国务卿，要求他做出适当安排。

负责为朝鲜战争提供后勤支援的人员对联合国军作战的胜利同样反应强烈。拉金中将（陆军部后勤部长）在9月下旬访问远东司令部期间，与麦克阿瑟将军商谈取消对远东战区进行战时供应事宜。他特别要求麦克阿瑟采取措施，从根本上减少对军火和其它物资的需求量。陆军后勤补给专家为大批的陆军补给品和装备正在抽调到远东而深感担忧。因为从7月以来朝鲜局势的迅速发展，远东司令部的物资库存状况一直未能改善。而且还有从美国抽调出比原需要数目更多的补给品和装备的倾向。

由日本回来后，拉金将军对未能根据战后需求制定出实质性计划来减少对远东司令部的后勤支援表示担心。拉金说：“目前的迹象表明，朝鲜战争有可能早日（对朝作战胜利日）结束。”他命令其参谋人员开始制定停运和转移途中的多余物质的计划、撤出远东司令部过剩补给品的计划、从远东撤出部队的行军及宿营计划。但是制定计划，参谋人员必须知道将有多少部队在战争结束后仍驻扎在远东和朝鲜，以及美军、韩军和别的成员国军队需要什么水平的补给和特种储

备。拉金要求布尔特将军尽可能快地提供这方面的情报，“因为在朝鲜的主要敌对行动可能早日中止，而且有可能需要在公海上调转货船方向”。布尔特了解了这个问题，但无法回答，于是就去争求陆军参谋长的意见。布尔特指出，参联会不确定战后哪些部队留在远东以及应给韩国和日本治安部队多大程度的支援，陆军就制定不出计划。他执意认为，此事应得最高优先权。10月3日，柯林斯将军要求参联会考虑这个问题。布尔特没有等到参联会作出决定就给了拉金他所能提供的信息，10月3日他告诉拉金：战后对远东司令部的供给水平实际上应同战前一样。但是，除此之外，还要为麦克阿瑟的战区按战斗要求准备供四个合成师90天之用的储备，预计这四个师是该战区战后部队的基干力量。陆军计划继续调动那些当时正在途中或计划去远东的部队。这样就可使用新来的补充人员将现在战区内的部队按编制补齐。另外，几支为远东部队服务的勤务部队仍需支援远东司令部所属的这四个经过改编的师。要截住未经批准而开往远东的部队船只，防止不必要的调遣。两天后，布尔特交给拉金一份暂列的战后美军驻防远东战区的部队清单。此外，还附了一份远东司令部陆军部署计划。

正当参联会考虑远东司令部的战后基本军事力量和补给需求问题而又未做出最后决定时，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出现了，而且其重要性超过了这个问题的本身。然而，陆军部把它的计划看得很重，并在10月15日通过麦克阿瑟，一旦朝鲜的战役结束后给远东战区的陆军部队的数量。在对节省开支的明确建议中，陆军部还要求麦克阿瑟立即撤回对补给品的申请，并根据战后部队的情况重新提出申请。

远东司令部进行的几项后勤活动表明，不只是陆军部预

见到战争会早日结束。10月22日沃克将军要求麦克阿瑟将军批准10月20日以后到达朝鲜的散装弹药船只转驶日本。沃克相信，现有的弹药足以对付北朝鲜人了，并可满足战后需要。麦克阿瑟将军批准了这一请求，他命令设在日本的后勤司令部采取必要的行动。设在日本的后勤司令部司令怀布尔将军同样也要求麦克阿瑟，准许6艘装有105毫米和155毫米火炮的炮弹和航弹的舰只返回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和斯特拉特麦耶将军都一致认为，按照目前的战斗状况，这批军火超出了朝鲜战场的需要。另一方面，麦克阿瑟感到值得在夏威夷储备一批弹药，以便在出现另一次紧急情况时使用，所以他要求陆军部在命令这些军火船返回美国之前，至少考虑一下可否将它们转运到夏威夷。怀布尔将军也要求旧金山装港停止装运弹药，并且卸下还未离港的船只上的弹药。

### 一个少数人的观点——以防万一

不管乐观的感情多么普遍，节省开支的建议多么强烈，仍然存在着一一种扰人的、低调的担忧，即中国人可能要干涉。因而，在设想朝鲜战争胜利的结果的同时，陆军参谋部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中国突然向麦克阿瑟进攻时将发生什么情况。10月11日，陆军部作战部长盖瑟准将完成了一份麦克阿瑟所部如何对付此种进攻的调查报告并将它交给了布尔特将军。盖瑟递交的调查报告表明，除美国以外的联合国成员国预计将向联合国军司令部再提供一些部队，使其总人数在1951年3月达到2.97万人，麦克阿瑟表示他打算再组建五个韩国师，从11月开始每月成立一个，每个师有近1.1万人的兵力；计划在11月至12月下旬，美国军队可得到六万人的补充兵员；至12月31日，远东司令部的美国军队将达到六个陆

军师，一个海军陆战师，一个步兵团战斗队，一个空降团战斗队，及一个步兵团，全部齐装满员。

如果因中国人干涉而需进一步增加兵力，形势就会有些吃紧。可供远东使用的非师属增援部队原先准备乘船到远东司令部的有108个单位。其中非师属炮兵和工兵到1月1日时将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并能大大增强联合国军的战斗能力。9月份归联邦政府领导的四个国民警备队师将于1951年7月1日完成训练，处于戒备状态。如果需要的话，第82空降师可在30天内投入作战。另外还有一个海军陆战师，到1951年6月即可投入使用，现正在接受训练。美军总预备队的其余部分，包括第2装甲师、第11空降师、第14团战斗队、第196团战斗队及第278团战斗队，正在开始整编，到1951年6月可以准备就绪。

10月初强调了中国干涉的威胁后，10月18日又发出了警告（即使是微弱的）。当时美国侦察机飞近鸭绿江时发现对岸满洲境内的安东（丹东）飞机场排列着近100架俄国造战斗机。麦克阿瑟的空军司令斯特拉特麦耶将军在告诉华盛顿的范登堡将军时尽量缩小这个发现的不祥性质，他只是说这些飞机可能是故意为了“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吓唬人的声明和威胁添加色彩和可信性，他们可能觉得我们显然想避免边境事件。所以显示武力不会有什么危险”。斯特拉特麦耶将军当然不相信中国人想用他们的战斗机攻击他的飞机，因为侦察机这样容易攻击的目标接近时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告诉范登堡将军：“我认为，如果为了可能在朝鲜采取行动而进行兵力部署的话，绝对不会把飞机配置在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

几乎与中国战斗机在边界出现同时，国务院向参联会建

议，应指示麦克阿瑟将军公开否认有任何破坏沿满洲边界的水力发电设施的意图。国务院提出这个建议是由于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国人想进入朝鲜保护水丰水力发电厂和鸭绿江沿岸的设施。让麦克阿瑟发表声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减轻中共对联合国军侵入满洲的惧怕；其二是向全世界的其它国家表明，打进北朝鲜的目的本不是为了破坏。国务院还要求麦克阿瑟将军的声明中第一段说明联合国统一和振兴朝鲜委员会愿意就可能出现在它面前的问题与所有有关方面磋商的话。既然共产党中国对于沿满洲边界的任何行动都有资格成为一个有关方面，这就可以看作该委员会愿意在涉及朝鲜的事情上与中共打交道。参联会感到，这样的声明在军事上并无必要。然而，参联会还是受杜鲁门总统之命向麦克阿瑟传达了这项建议，并且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发布这项声明的全文。参联会最后说，“经考虑，如有必要进行这项活动时应告知李总统。”

麦克阿瑟将军觉得发表这样一项声明的时机不利，尤其是由于在新义州的水丰水力发电厂不在联合国军控制之下，并且无法确定发电厂正发出多少电，以及输往何处。如果能避免的话，麦克阿瑟并不想承担义务，捆住自己手脚，不利于以后的军事行动。

“本司令部绝对不会有干扰电能合理的和平利用。对电能的建设性运用进行干扰破坏是与本司令部的旨意不相容的。然而，如果将电力用于制造军火增强敌对一方的军事潜力或偏离朝鲜人民最低限度的和平需要，那么，我们保持现状的理由就很可怀疑了。”

麦克阿瑟还认为他不应当代表联合国统一振兴朝鲜委员会讲话，就其未来的政策和决议做出预言。参联会没有坚持

此事，因而上述声明也一直没有发表。

尽管毛泽东10月初发出了威胁，而且10月中旬在满洲边界上空发现了战斗机，然而这个月底到来时中国并未介入，人们的担心消除了。同样，第8集团军的供给困难和第10军在元山登陆时意想不到的障碍，随着沃克的部队深入北朝鲜西部以及阿尔蒙德指挥的韩国第1军沿东海岸挺进，而变成了一些小小的麻烦。威克岛会议确实促使人们普遍相信麦克阿瑟在向胜利进军。



## 第十三章 中国出兵

### 一、中国军队行动

在麦克阿瑟或华盛顿官员都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已经于10月14日开始派遣步兵师进入北朝鲜。从10月14日到11月1日，中共第四野战军大约有18万人的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而从1950年7月以来，该部的2/3以上一直驻扎在满洲的边界地区。在他们渡江的三天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用毫不掩饰的口吻，公开发出警告，预报了这次入侵，他说：“现在，美国军队正试图大规模地越过38度线。鉴于朝鲜被侵略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决不能袖手旁观……。”真可怕，中国外交部把麦克阿瑟的作战行动描述成“……对中国安全的一种严重威胁……。”

有关中国士兵已经参战的第一个确凿证据是10月25日获得的，当时大韩民国第1师在朝鲜西部与一支中国部队交了火，并俘虏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批中共士兵。大韩民国第1师师长白善焯将军在战场上发现了许多中国人尸体，并向第1军军长米尔本将军作了报告。白将军还捉到了俘虏，这些俘虏透露，他们的部队是建制部队，进入朝鲜的中国士兵的数目庞大。这就提供了中国武装干涉的充分证据。同一天，在朝鲜东部，阿尔蒙德将军的部队与第8集团军的情况一样，也与中国军队遭遇，并捉到了第一批中国俘虏。到1<sup>0</sup>

月31日，他们总共抓了25名中国俘虏。阿尔蒙德将军亲自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了审讯。

可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不能按其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些证据。威洛比将军10月28日向华盛顿报告已经俘获了中国军队士兵和他相信有组织的中国军队已进入朝鲜的消息之后说：

“从战术角度来看，大获全胜的美国军队已经全面展开，这标志着武装干涉的最佳时机早已过去了；很难相信此种行动，如果是有计划的，会推迟到残余的北朝鲜军队已处于战斗力极低的状态时，才付诸实施。”

的确，美国人的耳朵只能听胜利之声，军事灾难的不祥之兆根本就改变不了麦克阿瑟将军以所有部队向边境线全速推进的计划。

尽管得到了保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仍对中共入侵的迹象感到忧虑。布莱德雷将军于10月31日指出，这种入侵与参联会研究报告中的和参联会给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中所设想的形式都不一样。中国人的行动并不坚决，是对麦克阿瑟将军是否会实施具体的报复行动存有疑心。布莱德雷是根据他对情报的分析得出以上结论的。这些情报表明，已证明有5个师的中共兵力到达了鸭绿江以南地区，其最大单位是团。在同一天，柯林斯将军向陆军政策委员会声称：这些有关中共军队渡过鸭绿江的报告，表明他们在保全面子，因为周恩来宣布他的政府不会袖手旁观，坐视北朝鲜人陷入灾难之中。柯林斯不认为中国人会让大批部队渡江去冒遭受麦克阿瑟军队沉重打击的风险。然而，当被问及中国人是否能够对联合国军构成真正威胁时，柯林斯回答说，肯定可以，尽管他们的空军不多，炮兵很弱。

## 二、第8集团军日益谨慎

尽管有中国人的威胁，沃克将军仍试图实现麦克阿瑟将军最近下达的作战命令。他在西线投入了他属下的两个军向边境推进。在濒海地带，第1军兵分三路，越过了清川江，奋勇卷击已陷入绝境并正在挣扎的北朝鲜军队。在他们的东面，大韩民国第2军分成了若干纵队，沿公路干线向北前进。在这些纵队之中，大韩民国第6师的一个团远远超过了其他部队，到10月26日，这个团的侦察分队一下插到了鸭绿江边的楚山镇。他们虽然创立了功绩，可是并不得意。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大韩民国第2军的其它师，同非常强大的中国军队遭遇了。遭到痛击的部队并不仅仅限于大韩民国第1师，大韩民国第6师位于边境和靠近边境的各团也同样陷入了中国人的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这次由中国人入侵所造成的灾难在11月1日和2日之间的夜里达到了高潮，骑兵第1师所属骑兵第8团在云山附近的阵地上受到了足有一个师兵力的中国军队的攻击，处境艰难。

沃克将军一旦查明情况，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撤回清川江以南，仅仅在清川江北岸保留了一个纵深很浅的桥头阵地。麦克阿瑟得知沃克已停止向边境推进之后，立即命令他的代理参谋长希基将军给沃克打电话询问其中缘由。希基与沃克的参谋长艾伦将军取得了联系，艾伦于11月1日作了临时答复。几天之后，沃克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中对他的行动作了充分而详尽的解释，他在信中说：

“10月26日，第8集团军在宽阔的战线上多路追击溃败的北朝鲜军队。在平壤以北的推进作战中，军用物资儿

乎全靠空运有风险，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对付没有后备力量的军队的微弱的抵抗，有一个加强美军师和四个大韩民国师的部队就可以了，现有的补给品足够支援这些部队的作战行动。然而，由包括一部分中共军队组成的部队的伏击和突然袭击，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从而导致了大韩民国第2军的三个师完全崩溃。这些敌军部队新锐之师建制齐全，而且训练有素。在此之前，所有的大韩民国军队都骄横自满，极为自负，而现在对中国人的入侵的紧张和恐惧心理却不断增长，是此次失利的因素之一。在发生遭遇之前，毫无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已进入了朝鲜。中国军队的源源介入，使经过改编的北朝鲜残军斗志大振。大韩第2军的部队溃不成军地退到了军隅里附近——那里距唯一的渡江点只有13英里，秩序尚未恢复就退到了美第1军的作战区域，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都是巨大的。东线的崩溃与美第1军东翼的大韩民国第1师、美骑兵第8团级战斗队所受到的猛烈攻击，严重地威胁着第1军唯一的补给道路，迫使西线美步兵第24师团冒进而暴露的各路纵队暂时后撤，并于变更部署，进行运动防御和巩固补给线后再恢复进攻和向边境推进。经过紧张的工作，大韩民国第2军在整编和稳定情绪方面已取得进展，但目前战斗力只有过去的一半。美第2师已经前出到大韩民国军队一旦溃散即可接替其防务的位置。

“本集团军过去没有采取，现在也不打算采取消极防御或者其它任何形式的防御。目前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为了建立并守住足够大的桥头阵地，以便一旦条件允许就马上恢复攻势。各部队都在继续实施局部的进攻作战以恢复或改善态势。我们一直在拟制集团军所能调动的所

有部队重新发起进攻，来迎战新的对手——有组织的中共军队的计划。这些计划将尽可能在短期内付诸实施，但有赖于右翼的安全得到保障，进攻部队得以集结和至关重要的补给线顺利恢复。与此有关的是，目前前方地域只剩下一天的弹药储备，所以启用镇南浦港和修复通往平壤的铁路对于部队调动和运送供给物资是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随着新的敌人撤回了其出击时的山区，中国人进一步介入西部地区的迹象也很快就消失了。

### 三、第10军与新对手

越过太白山脉，在距第8集团军遥远的东方，阿尔蒙德将军的美军部队已经登陆完毕，正准备执行麦克阿瑟将军关于以最快速度向边境推进的命令。根据阿尔蒙德的推进计划，大韩民国第1军受命沿东海岸公路向朝鲜东北边境推进；已在利原登陆的美第7师受命沿北青经丰山和甲山的狭窄走廊向鸭绿江边的惠山镇推进。至于美第1陆战师，阿尔蒙德派其担任从兴南向长津湖推进的任务，到达长津湖之后，它可以由此北上边境线，也可以转而向西进攻，然后再北上。元山——兴南地区的后方地域交给美第3师守卫，这个师在经过非常短暂的训练之后，已从日本向朝鲜输送。在第3师到达之前，第1陆战师仍担负保卫元山——兴南地区安全的职责。因此，这个师将无法集中全部力量完成向长津湖进攻的任务。

大韩民国第26团在向长津湖进军的过程中，于10月25日发现强大的中国军队已在一个名叫水洞的小村庄堵住了他们的去路。经过激烈的战斗，捕获了俘虏，查明了抗击大韩民国这个团的部队是中共军队第124师。大韩民国第26团退了

下来。在以后几天里也没有打通道路。但是，从兴南开来的美第1陆战师所属第7陆战团于11月2日接替了大韩民国部队。经过一次激烈的遭遇战，基本上打垮了这个中共师。这次战斗的突出之处是在这个地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了中国坦克。然而，在陆战队员捉获到新上阵的第126师俘虏之前，第124师一直在勉强地进行抵抗。

现在，美军高级机关的参谋人员长期讨论的问题终于彻底明朗化了，共产党中国进入北朝鲜已经不再是假设了。不过第8集团军、第10军和东京的联合国军总部以及华盛顿还十分不愿承认这种入侵的价值。

#### 四、立竿见影

原计划削减向联合国军提供的物资数量，但10月底和11月初，中国军队开始公开与联合国军作战，导致了这一计划的迅速变更。陆军作战部长布尔特将军于10月31日飞赴东京与麦克阿瑟进行会谈。第二天，他同麦克阿瑟将军、赖特将军以及联合战略计划和作战组的参谋们讨论了中止和缩减派往朝鲜的部队问题和重新部署军队的计划。就在他们进行讨论的同时，中国人向沃克推进中的各师发起了攻击，并驱使他们向后退却。布尔特随即飞赴朝鲜同沃克、各军军长以及部份师的师长进行会晤。然后，布尔特根据他的观察，通过海底电缆电告华盛顿：他“已确信，对已请求提供的部队、人员和装备采取任何延期、削减和中断的行动都为时过早。”他敦促继续向麦克阿瑟提供充足的支援，并且指出，现在撤军或缩减部队之类的事情，怕只要对战地部队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也将带来不利的后果。布尔特最后说：“第8集团军

最近的部署变更，有赖于充足的后勤支援来保证，我已答应向他们提供这一切。”

华盛顿的陆军官员早就预料到布尔特会要求重新估计形势。在布尔特外出期间代理作战部长工作的杜福少将立即回复布尔特说：“从11月3日开始就已经停止了缩减工作。”他还向柯林斯将军提议，所有早先计划运到远东战区，但由于似乎不需要了而滞留在美国的部队应立即启程。他还要求取消拟议中的削减联合国军的工作。

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也注意到了具有某种警告意义的新动向。其中11月1日的一份情报报告，特别让他心烦意乱。这份情报估计，中国共产党人已决定在鸭绿江边境线的南面建立一个“神圣警戒区”。这份报告加上洛维特称之为“敌人在边境地带的进攻死灰复燃”，促使他劝说参联会对他们削减派往朝鲜的联合国部队数目的计划进行重新考虑。作战部代部长杜福将军拥护这一建议。他指出：“亚洲的共产党可能使用其庞大的人力资源来对付美国，这迫使我们在整个局势进一步明朗化之前尽最大可能向麦克阿瑟提供部队。”杜福认为，现在有必要建立一种制度，以便调动和使用其他友好国家的人力，特别是那些人员就是最重要的军事资源的国家。杜福感到，美国无法继续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军事作战行动承担提供大多数部队的义务，而且，“……必须保存自己的工业和科技资源，自己的生产能力和自己训练有素的军事指挥官。”

参联会11月6日也认为已到了不能再迁就其它国家减少其在联合国军中份额的时候了，并着手改变他们在这方面已经采取的行动。参联会向国防部长建议，“鉴于朝鲜局势的变幻无定，缩减联合国部队的行动应推迟。”国防部长随后

把这项建议提交给了国务院，并停止了缩减的工作。

远东总部人事部部长贝德林登将军又一次提出了补充兵员的要求。“本战区一直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作战的，”他于11月5日说，“补充兵员不充足的普遍现象依然存在，并达到了危急的程度。”鉴于目前的局势，下列事项急需解决：修改补充兵员的日程表和立即船运大量人员去朝鲜。贝德林登将军承认要估算11月和12月的损失数额是困难的。但是他认为，损失的数字会显著上升。由于贝德林登对作战伤亡将增加的判断没有作任何附加说明，陆军部的官员们对此断言感到不可理解。陆军部人事部部长布鲁克斯将军在第二次电话会议中要求贝德林登作出解释。从贝德林登的答复中显然可以看出，他确信中国人的人侵已成为一个被证实了的事实，而且他为此作了最坏的打算。贝德林登指出，战斗伤亡数字，10月份为每天40人，到了11月第一个星期，上升到了每天326人。而从总体上来看，这种上升幅度以后还会持续下去。他认为，联合国军队已经面临着一种与釜山防御战斗时相类似的危险局势。他报告说，新敌的训练素质和装备情况都超过了北朝鲜人，战斗将在冬季严寒的气候下延续下去。此外，第8集团军曾出现过的运输、补给和后撤困难状况将继续增长；战斗师的兵力仍会不足，每个士兵所必须达到的战斗时限很可能会延长。面对还要继续进行残酷战斗的前景，作战人员的士气已经一落千丈。

再高一级，麦克阿瑟将军于11月7日吁请参联会提供更多的作战部队。他对参联会说，中共军队的大量出现，已经使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因而他要求把先前所有关于向他的战区派遣人员和部队的计划立即全面付诸实施，并认为，这是使他的战区获得兵员补充，让所有部队恢复满员的



基本前提。麦克阿瑟还要求毫不迟延地派遣他先前要求得到的所有陆军战斗部队和勤务部队。他那时候还不能讲，除了他要求得到的之外，是还再要一些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部队。可是他确信，“象战役初期阶段所陈述的那样，为充分满足合成军队的需求量，现在就必须顾及可以预计到的今后的扩编工作。”麦克阿瑟将军警告说，“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僵持的状态，二是失去目前所取得的一切。”

11月和12月，陆军部的官员已经采取措施向远东运去了4万人的补充兵员，预计远东总部的所有部队到1951年3月将达到满员。至于增援部队，已建议向远东共运112支各种类型的战斗分队和后勤分队，尽管其中92支分队的启运还要视是否批准向海外派遣由非军人组成的分队而定。11月16日，陆军参谋长告诉联合国军总司令，满足他需求的各种措施正在付诸实施。“鉴于当前局势的严重情况，”柯林斯说，“……陆军补充兵员的征集已加速恢复，我们将尽早将待命开往你们战区的战斗部队和勤务部队的情况通知你。”

由于中国人入侵而引起的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对远东战区在9月已编入美国部队的大韩民国士兵的人事政策产生了影响。远东战区在10月那些乐观的日子里曾制订过一项政策，等到美军补充兵员到来接替了其位置之后，就将南朝鲜士兵转归大韩民国陆军控制。到11月7日，已有8000多名南朝鲜士兵脱离了第8集团军的部队。然而，因为受到了新的威胁，这项工作随即中断，在美军各个师中仍然有2万多朝鲜人。

## 五、重作决断的时刻

在呈交给华盛顿的有关中国人入侵的第一批情报中，有一份是威洛比将军在11月2日提出的，这份情报谈到，已有1.65万名中共士兵进入了北朝鲜。中共政府给这些部队起了一个好名——“志愿军”。新义州电台宣称，这些部队属于“保卫水力发电区的志愿军”，是特意进入朝鲜防止毁坏鸭绿江边的水电设施的。威洛比将军承认，从麦克阿瑟部队遭到的日益增强的抵抗看来，中国人的干涉已经不是对实战没有什么作用的理论问题，而是“一种近在眼前的严重威胁”。他对中国人派遣的是“特种部队”组成的“志愿军”而不是中共军队的正规建制部队是什么意思，感到困惑不解。据他所知，中国人是极端敏感的，极爱面子。他推测，中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为了两全其美。中国人把他们的部队称为“志愿军”，而且宣称在朝鲜没有他们的建制部队，就可避免入侵的名声，而且在一旦遭到失败时，也不会损害中共军队的声誉。在另一方面，为北朝鲜提供部队，中国还可以取得他们在北朝鲜急需的时刻帮助了北朝鲜人的功绩。麦克阿瑟的情报官最后以警告的口吻说：

“虽然到目前为止，迹象表明参战的仅是零星部队，从表面看，目的有限，但不可不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可以立即动用的巨大潜在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假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阶层作出全面入侵的决策，他们可以马上把沿鸭绿江集结的44个师中的29个师投入作战，并用150架飞机支援大规模进攻。”

就在同一天，即11月2日，驻香港的美国领事向华盛顿

提交了一份报告，其内容是中国和苏联领导人在8月份的会谈中，达成了一项关于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协议。据这份报告说，正式协议是在10月24日毛泽东出席的一次会议上作出的。据估计，开赴满洲地区的中共部队大约有20个军。

第二天，威洛比将军报告说，在满洲地区共有正规的中国地面部队31.6万人，非正规部队或公安部队27.1万人。据判断，大部分正规军集结在鸭绿江沿岸许多渡口附近。

上面透露的这些情况的确是一个极为不祥的信号，加之又有第8集团军在中国军队正面上撤退的消息，这促使参联会电询麦克阿瑟将军对此评价。参联会要求他尽快提供“关于朝鲜局势的简要而准确的估计，并对中共军队似乎已经公开入侵的情况，判断其含意是什么。”

麦克阿瑟将军的答复并没有给参联会带来多少启示。他告诉参联会：“目前还无法对中国共产党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确切目标作出权威性的估计。”麦克阿瑟将军列举了中国共产党人可能采取的四种行动方案：第一，以全部力量毫无顾忌地进行公开干涉；第二种可能性是出于外交上的理由，隐蔽地进行秘密干涉；第三种方案是可能使用“志愿军”在朝鲜保持一个立足点；第四，派遣中共军队进入朝鲜，仅仅设想为对付大韩民国军队，因为要打败大韩民国军队是不会有太大困难的。

按照麦克阿瑟的说法，全面干涉将被看成是一种“具有最严重的国际影响的重大决策。”他告诉参联会：“一方面它具有明显的可能性，而且又有许多外交问题专家都做这样的推测；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合乎逻辑的理由不同意这种推测。而目前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来使人们有理由立即接受这种看法。”虽然，麦克阿瑟没有作出肯定的预测，但是他认为，

中国人当时非常可能综合采用后三种方案。出于谨慎考虑起见，他对参联会说：“我建议，在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不要轻率地作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决断还有待于今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麦克阿瑟将军报告的语调和内容，没有什么地方对存在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或者局势正在严重地显露出人意料的迹象作过任何暗示。他的报告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作保证。

就在麦克阿瑟将军把这一份预测提交给华盛顿的同一天，中共政府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宣称，“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的行径一样，”美国要全力征服的不仅仅是一个朝鲜，而且还有中国。声明宣布，为了保护中国自己不受侵犯，中国的武装部队现在必须对北朝鲜进行援助。这项声明可能是在为中国人民在朝鲜的下一步行动作准备。

中国军队已经并且仍在继续通过与满洲地区相连的许多国际桥梁进入北朝鲜。11月3日，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承认，可能已经有3.4万名中国人到达了朝鲜，另外还有41.5万人的正规部队驻在满洲地区，一旦需要就可以马上过江。两天之后，威洛比将军警告说，中共军队有力量在任何时候发动一场大规模反攻。

中国武装部队在朝鲜的出现以及关于这些部队的数量正在迅速扩大的证据，促使麦克阿瑟将军请求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空中行动以击溃中国军队。11月5日，他命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动用远东空军的全部力量，以两个星期的时间狠狠打击北朝鲜人以及他们新的盟友使之退出战争。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说：“如果情况需要，作战飞机的飞行人员可以飞到油干力竭的时刻。”他指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摧毁满洲地区边界上所有国际桥梁的北朝鲜一端。在鸭绿江以南地区内，

除了罗新、水丰大坝以及其它水力发电站等少数几个目标之外，远东空军应“摧毁所有的交通运输手段、所有的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农村。”麦克阿瑟将军警告说，轰炸行动绝对不得侵犯边境线，所有边境线上及其附近的目標，能够在轰炸目标清晰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攻击。

11月6日，麦克阿瑟将军向陆军部报告，他打算派遣他的B-29轰炸机立即炸掉横跨新义州和安东之间的国际桥梁。他希望摧毁这些桥梁的行动，会阻止中共武装部队进入朝鲜，至少也会减慢其进入的速度。麦克阿瑟将军是在同五角大楼的陆军参谋部进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以例行公事的方式向华盛顿报告这一决定的。

假如陆军参谋部将此事当做例行公事处理，仅仅通过渠道上报一下了事的话，在国家领导人完全了解麦克阿瑟将军的打算之前，此项任务就已经执行了。然而很显然，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意识到他的上司所下达的这项命令非同寻常，在给华盛顿空军当局的一份电报中报告了麦克阿瑟将军给他下达的命令。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很快就知道了。这下可就糟了。

洛维特非常担心，轰炸新义州和安东之间的桥梁所能获取的利益，将会被其所冒的轰炸到了中国领土的严重风险所抵销。他立即前去与艾奇逊国务卿以及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共同讨论这个问题。腊斯克指出，美国曾经答应过英国政府，未经与英国人磋商，美国不会采取涉及到攻击满洲地区的行动。除此之外，美国当时正在采取措施促使安理会通过一项呼吁中国人停止干涉朝鲜的一切行动的决议，如果轰炸了满洲地区，那么一定会使这项决议流产。腊斯克还担心，一旦中国援引了与苏联人之间的互助条约，苏

联很可能作出反应。

艾奇逊和洛维特都同意，在朝鲜局势更为明朗化之前，特别是鉴于腊斯克对此事发表的看法，麦克阿瑟应推迟这次攻击。随后，洛维特给马歇尔打电话，向他汇报了讨论的详细情况。马歇尔也表示同意，除非发现了大批中共军队越过鸭绿江，并对麦克阿瑟部队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否则实施计划中的轰炸行动就是不明智的。接着，洛维特下令空军部长芬立脱转告参联会、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见是，麦克阿瑟将军的行动需要等候总统亲自决断。作为最终步骤，艾奇逊向正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总统作了汇报。杜鲁门总统说，只有当麦克阿瑟的部队面临着迫在眉睫而且后果严重的威胁时，他才会考虑批准进行这样的轰炸。

事实上，仅仅在两天之前，正是麦克阿瑟本人曾经报告说，目前没有发现存在着这样的威胁，他还告诫华盛顿方面要反对轻率地作出结论，并劝说他们对朝鲜局势仍然要持观望态度。所以，他的命令自然就令杜鲁门先生和他的高级幕僚们感到困惑不解了。总统命令推迟攻击行动，并要求麦克阿瑟对为什么突然认为采取这一包含着潜在危险的行动是必要的作出解释。

遵照总统的训示，参联会立即命令麦克阿瑟，在没有得到华盛顿进一步的命令之前，取消任何对国际桥梁的轰炸行动。参联会告诉他说：“内阁机构正在对朝鲜局势进行紧急考虑，其中一个因素是，已经承担了义务在还没有同英国进行磋商前，不能采取影响到满洲地区的行动。在得到进一步命令之前，要推迟所有对满洲边境5英里以内地区目标的轰炸。迫切需要你对局势的估价，以及你下令轰炸鸭绿江大桥这一行动的理由的简要说明。”

华盛顿这一命令，立即招来了麦克阿瑟的一份隐含着强硬措词的申诉。这份答复描述了朝鲜的局势，其中的语调是自7月和8月以来最为悲观的一次。麦克阿瑟在11月6日警告说：“大量人员和物资正在从满洲地区通过鸭绿江上所有的大桥蜂涌过江。”他在中国人进入朝鲜变成了显而易见的既成事实之后第一次承认局势已经很危急。他接着说：“这种行动不仅使我指挥下的部队处于危险境地，而且几乎是很快就使我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向参联会描述了中国人怎样在夜幕的掩护下跨过了鸭绿江大桥的行动。因为从鸭绿江岸到前线的距离非常短，所以中共军队投入交战不会遭受空军有效的攻击。麦克阿瑟将军声称：“唯一的阻止敌军这种增援的方法是，摧毁这些桥梁并把北方地区里有助于敌方援军推进的所有设施最大限度地置于我空军的摧毁范围之内。这种行动每推迟一小时，就要多付出大量的美国人以及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人员的宝贵鲜血。”他原打算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内炸掉新义州地区的主要渡口，但是依照参联会的命令，他只得“在我所提出的最强烈的异议之下”，暂缓实施这次攻击行动。他指出，在他个人看来，他起初下达的轰炸国际桥梁的命令完全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没有违犯战争的准则以及联合国制定的决议，而且也不会由于实施这次行动而对中国领土构成丝毫侵犯。

注意一下麦克阿瑟提到了联合国的决议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收到的作战命令和指示都是参联会发出的，他的异议也是向这个机构提出的。联合国的决议不过是美国政府为驻朝联合国军部队制定具体政策的指南，因为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司令部隶属联合国。麦克阿瑟将军似乎坚信，参联会并不了解由于他们强加的限制条件而在物质上和心理上可能产

生的灾难性后果，他提出了一项令人吃惊的请求，他要求把这些限制条件告诉杜鲁门总统，并且说：“我相信，你们的命令很可能将要导致严重的后果，除非总统亲自和直接了解到当前的朝鲜局势，否则我是不会对此承担责任的。”他最后要求立即对此项决定重新进行考虑。

麦克阿瑟的异议所表述的紧迫性以及他所描绘的中共军队进入朝鲜的突然和数量之大都令华盛顿大吃一惊。布莱德雷将军打电话给总统，向总统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件。虽然杜鲁门先生仍然对错炸满洲地区具有危险而担忧，然而他还是同意让麦克阿瑟实施他的计划。鉴于麦克阿瑟是在现地，并且非常强烈地感到这一项行动异常紧迫，所以杜鲁门总统告诉布莱德雷将军要为麦克阿瑟开绿灯。

不过很显然，无论是杜鲁门，还是华盛顿的高参们都对麦克阿瑟提出异议的语气表现出非常关注。参联会立即回复麦克阿瑟，对他说，他现在所描述的局势和他上一次即11月4日的报告中叙述的情况之间差别很大。他们同意，炸毁那些桥梁有可能缓解当前的问题，但是治病也许比病痛还要痛苦，这样做也许会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作更大的努力，而且如果共产党人认为满洲地区遭受到了攻击，甚至苏联也很可能作出反应，投入他们的力量。这样就不仅危及麦克阿瑟的部队，而且可能会扩大冲突区域，并会使美国的卷入达到十分危险的程度。

但是，鉴于人员和物资正源源不断地运过鸭绿江这一明确而又突发的事变，参联会通知麦克阿瑟说，他可以轰炸这些桥梁，但是需要作一些限制。“……授权你按照你的计划轰炸朝鲜边境地区，包括在新义州的目标和鸭绿江大桥靠近朝鲜的一端，”还提请麦克阿瑟将军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已



经全部授予其轰炸鸭绿江流域的任何一个水坝和发电厂的权力。参联会表示，它认为联合国军在鸭绿江流域附近如有漫不经心的行动会引起一场危机，导致冲突扩大化，因此甚为关切。参联会还特别告诫麦克阿瑟，要求他在执行计划时，要极其谨慎，避免侵犯满洲地区的领土和领空，并且要把来自满洲的任何敌对行动情况迅速向参联会汇报。参联会婉转地责备他没有严格遵照及时汇报局势和新的进展情况的指示，要求他毫不迟疑地尽快对他在11月4日和11月6日两次对局势的叙述里差异很大作出解释。事实正是如此，来自他的司令部的日常电文和特别函件都未曾提到由于中共军队的出现，实际上已经使局势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参联会还说：“经常把重大的局势变化在发生时就立即通知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再者，请在最短时间内将我们曾……要求你作出的判断结果告诉我们。”

与此同时，美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在忙于综合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情报，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的企图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就在麦克阿瑟将军悲观的报告到达华盛顿的同一天，所有的最高计划和决策机构——包括参联会——也收到了情报机构的上述预测。这项预测断定，目前在朝鲜的中国人大致在3万人到4万人之间，另外还有多达70万人，其中包括35万人的地面部队可以随时进入朝鲜参加对联合国军作战。这些中国军队可以通过逐次进入战斗或者发动大规模全线反击的方式，阻止联合国军前进，迫使它退回南部防御阵地。这份报告最后以一种意味深长的警告口吻说：

“目前局势中一个极为可能而且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势是，敌对双方都不断增加兵力，企图击败对方，以至会有大量部队参战。从各个方面来看，局势很可能会变得

难以控制，因而导致一场全面战争。”

继这份令人寒心的预测之后，很快又收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另一份报告。该报告进一步证实，中国人的威胁是真的，并且正在不断增长。尽管其下级司令官难以查明中国军队的确切兵力，但是中国军队正在与他的部队交战是不容置疑的。中国军队的兵力十分庞大，足以在西线从沃克的部队手中夺取主动权，在东线则会大大地延缓阿尔蒙德的推进。“对方的原则似乎已经完全确定，”麦克阿瑟将军宣称：“就是其部队在不经任何宣战的情况下投入使用，并且兵力会任意增加。”他强调，如果中国人继续增加其军事力量，将会使得联合国军不得不实施“一次后退行动”。然而，他仍然坚持，假如敌人的增援行动能被迅速制止的话，那么大约在10天之内即可按原计划恢复他在西线的进攻，以夺回主动权。同时，他第一次提到了他后来称之为“威力侦察”的行动。麦克阿瑟告诉参联会说，“只有通过这样一次进攻行动，才有可能尽量准确地推测出敌军的兵力。”

他再一次重申，他确信，“对于我来说，要防止敌人建立起一支对我军安全构成威胁的潜在力量，唯一的对策就是”轰炸大桥。在他眼里，这种轰炸是非常普通的一次攻击，他简直无法设想这样做会像参联会所说的那样导致入侵行动的加剧，或者挑起一场全面战争。他保证，不侵犯满洲或西伯利亚边境，也不毁坏鸭绿江沿岸的水力发电设施。

从满洲和俄国横跨鸭绿江和图们江进入朝鲜境内的铁路桥和公路桥共有12座。这些桥梁中最重要的是新义州和安东之间的铁路桥和公路桥。这两座桥的长度都在3000英尺左右，十分坚固。新义州的公路桥是由美国桥梁公司在1900年修建的，按设计其强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座桥相媲美。尽

管江水流速湍急，冰块飘浮，又遇上了春汛，但是桥梁建设者们仍然为该桥在河床的岩口层上打下了桥基。在公路桥以北350码的地方，日本人于1934年修建了一座有12个桥墩的双轨铁路桥。这是日本人建造的最大的一座铁路桥。在朔州附近，也有一座双轨铁路桥，而在满浦镇则有一座可以供火车和行人过江用的大桥。其他的公路桥分别位于温谷洞、楚山镇、中江、惠山镇、三乐和回龙等地。

依照总统的授权，麦克阿瑟派遣他的轰炸机从11月8日开始对位于新义州、朔州、楚山镇、满浦镇和惠山镇等地的大桥进行攻击。然而，对鸭绿江大桥的轰炸遇到了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来自满洲地区的防空火力迫使轰炸机只能在2万英尺的高空飞行，而敌人的喷气式战斗机又威胁着轰炸航路。麦克阿瑟在命令里明确禁止任何对满洲的侵犯，严重限制了接近大桥的航路，并使敌人的高射炮兵能在我轰炸机的飞行路线上集中火力进行拦截。此外，只有在肉眼视线清晰的轰炸条件下才能进行攻击的规定，则意味着目标上空有云层就要把炸弹投到预备目标上去。

11月12日，海军舰载航空兵的轰炸机也参加了摧毁大桥的行动。整个11月，对大桥的空中攻击一直在持续进行。但是，效果则很令人失望。直至月底，空军的作战才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情况下取得了成效，共炸断了四座国际桥梁，并严重炸伤了其余的大部分桥梁。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鸭绿江的许多地方已经封冻了，敌人的工兵在一些重要的地域架起了横跨鸭绿江的浮桥。12月5日，对桥梁的攻击作战宣告停止。

## 六、庇护所与穷追

在美国飞行员的全部错误中，至少有三次表明是违反了给他们的命令，攻击了满洲和西伯利亚的目标。虽然，美国空军方面把这些对中立国领土的入侵归咎于飞行员和导航设施的失误。但是，由于这些事件，不管其原因是什么，在性质上是很严重的。中国或苏联十分可能利用这些事件作为扩大战争或通过其他方式实施报复行动的借口。事实上，从8月中旬以后，满洲地区的中国高射炮兵即已经向在鸭绿江南岸飞行的联合国军飞机开火了。10月底，有一架美国飞机被击落，另有几架被击伤。

国务院一直特别担心这种入侵行动的继续出现会令俄国人或中国人的那些进攻美国人的秘密行动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在向国防部长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务卿问道，美国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沿北朝鲜边境进行的作战是否是必要的，参联会是否警告过麦克阿瑟不要进行我们不同意的这种作战行动。马歇尔部长要求参联会提出解决办法。参联会已经就侵犯边界的问题给麦克阿瑟下过指示。它认为，麦克阿瑟是充分理解避免这类事件的必要性的，但无法撤消赋予他的任务。所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1月1日向国防部长报告：“由于在邻近朝鲜国际边界线的地区进行空中遮断作战的实际需要，不进一步划定空中作战的界限是极为合理的。”参联会指出，它认为，所有的联合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显然都需要取消朝鲜国际边界线的限制。”因此，它指出：“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不能认为不给在这些地区作战的地面部队以海军支援和空军支援是可取的，也不能认为甘愿不要海、空支

援而遭受损失是有道理的。”

轰炸国际桥梁的行动使问题日益变得十分尖锐化起来。为了攻击这些桥梁而出动的飞机，继续遭到猛烈的抵抗。从11月1日开始，美国飞行员即在这些地区同苏制喷气式战斗机遭遇——后来证实，这些飞机大概是由中国飞行员驾驶的米格15战斗机。——当时，有一队苏制喷气式飞机在一架美国飞机前一掠而过，但是并没有交火。11月8日，联合国空军部队着手轰炸鸭绿江大桥。这时，敌人的喷气式战斗机认真地展开了攻击。在第一天的攻击中，有一架米格机中弹起火，坠落地面。

敌人的喷气式战斗机在飞行时不需要离开满洲边境很远。由于美国飞机被禁止超过边界线，所以敌军飞行员也就享有一种几乎是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一旦被美国飞机紧紧缠住不放，他们迅即退出战斗，冲过边界，回到安全空域。因此，美国空军司令官们当然要因为敌军飞行员受到了满洲地区庇护所的保护，而对麦克阿瑟抱怨不已了。

麦克阿瑟也在到处寻求帮助。11月7日，他向参联会汇报说：“从鸭绿江西岸基地起飞的敌方飞机正与我方在北朝鲜的部队作战。”这些飞机的数额正在不断地增加；由于从鸭绿江至双方交战的主要接触线的距离非常之近，所以几乎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对付敌军飞行员所采用的打了就跑的战术。麦克阿瑟断言，“目前对我的作战区域所作的种种限制，已经使得敌方空军——飞越满洲——北朝鲜边界，就进入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庇护所。这种反常的条件（指不准美方飞机进入满洲作战。——译者注）无论对空军还是地面部队来说，在精神和战斗力方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都是巨大的。”麦克阿瑟将军断定，除非立即修改规定解决空战的问题，否

这种种因素将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他还请求对如何应付这种新的而有危险的事态发展作出指示。应该指出他没有要求授予他轰炸满洲的空军基地，或者紧追敌军飞机越过边界的特殊权力。

参联会不能答应麦克阿瑟在遇到中国飞行员时可以派遣他的战斗机进入满洲地区。他们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只能是敦请其上司对这个问题早作决策。参联会当时在给联合国军总司令作出的一项答复中告诉他，有关“迫切需要修改规定”的问题将提交美国最高当局进行考虑。

与此同时，联合国内的其他一些成员国也在注视着由于中国人入侵及其对美国人人侵边境发出的警告而造成的局势变化。法国政府起草了两份提案，再次向中国人保证，联合国军准备尊重他们的主权。法国第一份提案提议，联合国大会公开要求联合国军，“除非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不轰炸鸭绿江的水电站。第二份提案是以决议的形式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向中国人保证，联合国军认为中国边境是“不可侵犯的。”鉴于麦克阿瑟已经保证他不准备轰炸水电站，所以参联会对法国的第一份提案并不反对，况且“军事上的需要”一词在释义上也非常富有弹性。但是他们认为，法国的第二项提案是根本无法接受的。因为“不可侵犯”一词会给中国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联合国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越过边界。而且，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法国提出的议案之前，也没有保证过美国军队不会在作战时被迫越过中国边界。

11月10日，国防部长向国务卿转告了参联会对提交联合国大会表决的法国提案的意见。马歇尔表示同意国务院关于需要向中共作出某种形式的保证的意见。他告诉艾奇逊先生说，“我认为，应该对联合国的文件加以澄清，不要明文或闪

烁其词地证实中国飞机的庇护所问题。”

包括法国、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六个联合国成员国于11月6日向联合国安理会呼吁中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决议草案。他们在这项议案草案中向中国人保证：“……联合国的政策是保持中国与朝鲜的边界线不受侵犯，并且充分保证中国人和朝鲜人在边界线区域的合法利益……。”（国防部反对“不受侵犯”的提法，但是在客观上没有发生作用。）然而，这一方案由于苏联代表反对，并行使了否决权而未被安理会通过。

11月16日，杜鲁门总统也试图向中国共产党政府再次保证联合国军无意侵犯其边境，而且美国也不想扩大战争。他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提到了联合国安理会正在考虑的那项议案（指上述美国、法国、英国等11月10日提案——译者注）他证实美国支持这项议案，并宣称：“从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立场来说，我可以保证，我们支持并正在遵循按联合国对朝鲜政策所规定的范围内行事的准则。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抱有把战争及争端引向中国的任何企图。”

此时，从满洲起飞的中国飞机对麦克阿瑟的飞机所进行的攻击作战日趋激烈。11月中旬，大编队的中共喷气式飞机从边界线蜂拥而过，拦截联合国军的飞机。参联会同意麦克阿瑟将军要制止这种行动的意见，并提议采取行动改变过去的规定。参联会赞成取消对联合国军空中作战所作出的种种限制，允许麦克阿瑟的飞行员们深入满洲边境6—8英里的空域，追击实施攻击的敌机。这一行动将极大地削弱中共飞行员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再也不能在不遭充分有效报复的情况下进行攻击，而后一走了事。马歇尔部长批准了这项建议。在后来作证时（指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的证词——译者注），

他证实他的意见得到了艾奇逊国务卿和杜鲁门总统的赞同。然而，这些美国官方人士并不愿意主动允许麦克阿瑟所属的飞机进入满洲领空。据信，如果不与那些在朝鲜驻有部队的国家磋商，未征求这些国家的意见就采取行动的话，那就会被看作美国人单方面的行动，非常可能导致美国与它的盟国之间的不和。

11月中旬，艾奇逊国务卿训令驻那些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的大使，试探一下驻在国对于进入满洲领空“穷追”中国飞机一事的态度。各国的反应是，一致反对联合国军实施诸如此类的行动。其中一个国家的官方发言人在解释本国的忧虑时所谈的意见很带有典型性，他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将为苏联指控联合国仅仅是美国的一个工具提供口实。”有一位美国大使在按照命令会见了所在国官员之后声称，他坚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不会与美国这类行动发生关系，认为这是没有征得联合国同意的单方面行动，因此，美国只得暂时将进入满洲领空进行空战的念头搁置起来。

## 七、重新审查任务

与此同时，参联会对不断增多的中国人入侵迹象反应谨慎。在分析了来自作战地区和其它途径的情报之后，参联会指示麦克阿瑟将军说，9月27日给他的命令中所说的“大批……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的不测事件看来已经发生了。至少从他节制的报告里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介入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参联会告诫他说：“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新的局势预示着也许需要重新考虑你的作战是否仍然按照那封信（指



9月27日信——译者注)里所说的以‘摧毁北朝鲜武装力量’为目的。”面对中国人的军事压力改变作战任务就是要放弃向鸭绿江的进军,转而实施防御,巩固自仁川登陆以来美国军队所占有的地盘。

但是,麦克阿瑟根本就没有打算放弃他进军鸭绿江的计划。他向参联会明确表示,不同意对他的任务作任何重新审查。麦克阿瑟指出,参联会在10月10日给他的命令中,已经对目前这种局势下他的行动方针作了详细的规定。参联会曾经告诉他说,如果在朝鲜的任何地方出现了大批中共军队,公开的也好,隐蔽的也好,只要他断定他的部队有获取成功的适当机会,他就可以一如既往地干下去。

麦克阿瑟完全拒绝对他既定计划中的行动方针作突然的更动。他告诫说,“依我看来,这种更动对联合国军消灭朝鲜境内所有武装抵抗部队,使该国成为一个统一和自由的国度的基本方针来说,都将产生致命的削弱作用。”麦克阿瑟将军宣称他确信空中封锁的威力,他对参联会说,他可以依靠他的空军部队控制跨过鸭绿江的中国增援部队的数目,从而保证他能够消灭那些已经到达朝鲜的中国部队。他说,他将于11月15日开始发起攻击消灭这些部队,并一直向前推进直至到达边境。他解释道:“任何计划,如果没有此项内容,就会彻底摧毁我的部队的士气,并对他们的心理状态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他们将谴责我们把我们的武装部队无限期地羁留在北朝鲜这一条难以防御的防线上,而且不容置疑的是,在南朝鲜人当中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的忿怒情绪。南朝鲜的军队将分崩离析,或许还甚至会掉转他们的枪口来打我们。”

麦克阿瑟警告说,任何一个人,假使希望中国人一旦在朝

鲜成功地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地盘后，就会遵循不向南移的协议，那么他就会沉溺于美妙的幻想之中而不可自拔，这是十分可怕的。

参联会曾经告诉过麦克阿瑟，在涉及对付中国的任何新的行动方针问题时，要与英国政府进行磋商，这是美国政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麦克阿瑟的忿怒终于象火山爆发一样迸发了出来，这一次非同寻常。他用尖刻的措词，对他称之为“已被广泛报导的英国企图以在北朝鲜划给共产党中国一块地方的办法来安抚他们”一事进行了评论，并引证英国在1938年慕尼黑的所做所为来作为历史先例影射他们目前的企图。他进一步列举了一份国务院批评英国向希特勒搞绥靖政策的报告的内容来强调他的观点。他警告，对中国共产党采用任何诸如此类的绥靖政策，都将会埋下使联合国部队最终惨败的祸根。麦克阿瑟将军宣称：“面对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把任何北朝鲜的土地送给侵略者都将会成为自由世界在现阶段所蒙受的最严重的失败。如果真的屈服于这种邪恶的主张，那么，将会使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荡然无存，并使我们的军事、政治地位变得摇摇欲坠。”麦克阿瑟宣称，美国政府突然变卦，停止他的部队向鸭绿江推进的行动，“将很明显地重蹈被认为是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行为的覆辙，他们一方面因为承认中国从而丧失了所有其它亚洲国家的尊重，另一方面又没有从中国方面获得什么利益。”

在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麦克阿瑟将军说，他认为，美国应当迫使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国共产党人，并呼吁他们“即刻撤到国际边境以北的阵地上去。否则，联合国就应该以最严厉的军事制裁来逼迫他们这样做。”他在这封表示异议的信件结尾用曾经向参联会夸耀过的、充

满信心的口吻宣布，只要“我们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没有泯灭”，就一定能够夺取全面的胜利。

尽管麦克阿瑟本人十分乐观地认定他的任务可以保持不变，参联会却没有因此而感到兴高采烈。麦克阿瑟的这封信几乎通篇都在强调急切需要针对中国人在朝鲜的干涉确定一个坚定的行动方案。杜鲁门总统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1月9日召开一次会议，研究一下对中共参战，美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政策。同时，他要求参联会就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提出他们的意见。人们还会记得，9月份曾经一致同意的国家政策（指9月27日命令。——译者注）规定，对付中共军队介入，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为：美国力图把行动限制在局部，从而避免一场全面战争。第二种方案是：假如联合国部队的行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就可以继续干下去。而联合国军总司令将有权使用空军和海军采取适当行动在朝鲜以外地区进攻共产党中国。然而，第二种方案仅仅是作为一项拟议中的准则而提出的一个暂时性方案。

然而，截至11月8日为止，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就抗击中共的入侵——不管程度如何——的具体措施达成一致的意見，也没有形成指示。而确定措施正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因为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中国介入的迹象减少了，麦克阿瑟和他们一样大受鼓舞，要求批准他继续执行最初的行动方针。

11月9日，参联会向国防部长提交了一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的长篇分析报告。其内容包括他们对中国人入侵的意义的看法以及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行动的某些建议。参联会没有接受在朝鲜的中国部队是志愿军的看法，而认为只有在中国人仅仅想为北朝鲜陆军土崩瓦解的残余部队争取

时间的情况下,这种观点才会是可信的。参联会指出,情报报告并不能证实这种推测,因而随即说明,目前正在进入朝鲜的中共军人,既有个人也有指挥良好、装备精良的部队,很可能是师一级的规模。

在分析中国人派遣其武装部队与联合国军作战的动机时,参联会提出了三种可能性,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三种可能性中还没有哪一种在朝鲜或满洲地区的中国人行动中清楚地得到证明。第一,中国人也许想要保护鸭绿江一带和长津——赴战水库的发电站,并在北朝鲜建立一个“神圣的警戒区”;其二,他们也许想要在不极大地损害他们自身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利用不宣而战的手段来把战斗延续下去,以消耗美国的财力;其三,或许他们可能正在计划把联合国部队从朝鲜境内赶出去。如果由于联合国军的行动,而切断了中共从鸭绿江的电力设施获取电力的来源,那么,满洲地区的经济将蒙受重大的损失。假使中共入侵朝鲜是为了保护发电设施,那么,最适宜的方法是:——参联会向国防部长建议——宣布一项措词清楚,不会引起误解的声明,保证联合国军队不会侵犯满洲的主权,不会损害发电设施,也不会与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假使中共拒绝这样一项保证,那么,美国也就能够最终真正了解到他们的干涉行动是出于其他目的。

也许,中国人计划以在朝鲜的一场有限战争为诱饵来牵制与消耗美国的力量,可能这才是他们的真正动机。正如参联会指出的那样,“朝鲜与美国距离遥远,在那里进行一场长期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美国在人力、物资和钱财方面的花费是很巨大的。”与此相反,与朝鲜门户相连的中国则可以利用其几乎是取之不尽的人力和苏联的装备来承受这样一场无限期的战争,相对说来就便宜多了。依参联会看来,把美国部

队继续拖在朝鲜，严重消耗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是符合苏联和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利益的。他们还认为朝鲜是一个“在战略上不甚重要的地区”，感到如果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在朝鲜打仗将导致美国失去平衡，而苏联却可以实现其征服全球的计划。参联会还非常清晰地局势发展设想出了这样一幅图画：由于美国集中了它的全部力量在朝鲜与中国共产党人相拼，它或许会“赢得在朝鲜这场小战的胜利，然而，一旦全面战争最后爆发，它将在与苏联抗衡的战争中失败。”

参联会并不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打算把联合国部队从朝鲜全部赶出去。诚然，中国人也可能有这种打算，但是，参联会认为，“在没有苏联的海军和空军的重要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人不可能迫使麦克阿瑟的人马放弃这个半岛。假如俄国人的介入到了上述程度，很显然，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爆发了，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把它的部队撤出朝鲜。

如果中国全力以赴地进行干涉，参联会也为联合国部队设想了三种可能的行动方案：1. 继续按原计划行动；2. 在朝鲜北部暂时建立一条防线；3. 撤退。对于第一种方案而言，如果要获得向鸭绿江挺进行动的胜利，那么，即使中国不再增加兵力，或许也需要给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增加一些部队。第二种方案，即暂时停止进攻构筑防线，在参联会看来这也许是面对中国参战而导致军政形势不明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完全可行。然而，他们反对撤退的方案，因为“假使主动采取了这样一种行动，将会在世界范围内给美国的威望带来巨大损失。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只有在认定这（指中国参战。——译者注）是全面战争的序幕”的时候，联合国部队才能被迫主动撤离朝鲜。在特别比较了以往全面

战争的情况之后，参联会认为，目前形势并没有最后表明全面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只是表现出了全面战争的危险已经在不断增长。

参联会从他们掌握的证据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美国迫切需要通过政治途径采取一些行动来解决中国人入侵的问题。他们建议，通过联合国成员国使中国人对联合国军的企图放下心来。如果有必要，则可以通过外交渠道，经过那些承认共产党中国而与中国政府领导人有一些接触的国家来进行直接谈判。至于赋予麦克阿瑟将军的任务，参联会认为，在决定改变挺进鸭绿江的计划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目的。然而，对于美国要在其它地方作好准备的问题，他们建议要在由于中国人的行动，全面战争的危险实际上已经在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拟订计划和进行准备。

11月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布莱德雷将军在这次会上详尽地阐明了参联会对中共在朝行动的可能意图的看法。布莱德雷还大胆地提出了他个人的见解。他说，联合国部队可以守住他们目前所在的大部分地区的阵地，但是日益紧迫的问题在于，这些联合国部队到底应该承受中国人多大的压力，才对满洲基地发动攻击。然而他指出，参联会一致同意，任何攻击中国领土的决定，按照规定，均应由联合国机构作出，因为对麦克阿瑟具有指导作用的联合国当局没有授权发动这样一种攻击。布莱德雷对与会的领导人说，他不同意麦克阿瑟所持的如果中国人决定继续入侵轰炸鸭绿江大桥将会阻其大量进入朝鲜的见解。史密斯将军(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译者注)补充说，再过15—30天，鸭绿江即会完全封冻，那时轰炸大桥就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国防部长马歇尔提出了第10军部署的问题。他感到这个军在部署上有些危险的因素，因为这个部队十分分散，而且缺乏纵深配置。布莱德雷为麦克阿瑟作了辩护，他指出，在部队部署的问题上，麦克阿瑟是以占领北朝鲜所有地区，并举行选举为其作战目的。针对同一个问题，艾奇逊国务卿要求布莱德雷向他们说明在麦克阿瑟部队占领朝鲜的作战中，是否存在着比现有战线更为有利的战线。布莱德雷说，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他同意急需变更在朝鲜的防线，因为作战线越是从鸭绿江向南靠，就越有利。但是，他同时指出，让麦克阿瑟部队后撤的任何行动，都会降低我们在联合国的声望，并且，或许会影响南朝鲜人的战斗意志。

艾奇逊随后提议考虑一下在鸭绿江南北各10英里的地域里建立一个20英里宽的缓冲区问题。他认为，俄国人对这样一种安排是会感兴趣的。他说中国人有两大利益。第一，保持牵制美国的态势，第二，保护边境和他们的电力设施（这一点不甚重要）。当然，假使中国人接受了这种建立一个缓冲区的安排，他们就会坚决主张所有外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而这样即会造成把朝鲜遗弃给共产党人的后果。

在研究了各种观点和建议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美国总统提出了一些临时性的措施。这些建议主张，制订国家政策的人员要加强思想交流，统一看法，尽量争取达到使中国人侵的问题可能获得政治解决，并坚持已确定的政策，即以各种高尚的手段避免一场全面战争。

总统后来回忆说，他在1950年11月发现，美国当时对朝鲜局势的关注集中在采取三种措施上：其一，美国试图向它的欧洲盟国，特别是英国与法国重新保证，美国无意扩大冲

突或者因为在亚洲受到新的牵扯而抛弃欧洲。其二，在联合国，美国试图为抗击中共的入侵而寻求最大限度的支持。但是同时，又要避免联合国进一步对北平进行军事制裁——因为毫无疑问，这样做就意味着战争。其三，美国正在采取各种行动来查明中共军队进行此种活动的实力和企图。

尽管从后来出现的问题看，所有这些措施似乎已被证明是不够的，但是，应该记住当时这些问题尚处在形成阶段。当时，这些措施为处理出现的难题提供了一种逻辑上的基础，并由此出发点形成了政策的框架，这些政策一直到受到了事变的压力后才被迫改变。



## 第十四章 胜利之门

中国人在10月底和11月初挑起的事端引起了美国情报专家们的种种推测。中国人仅仅是为了顾全面子，为了进行恫吓呢？还是真地打算派遣他们庞大的军队把麦克阿瑟的联合国部队赶出去呢？无论是美国的情报机构还是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对于中国人的调动及其意图也许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全都对这一点确信不疑，即：中国军队已经在鸭绿江沿线的满洲地区集结了庞大的力量，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朝鲜进行一次行动。而且，还有一支数目不详的中国军队已经进入了朝鲜境内。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谨慎行动和严肃思考的时刻。

### 一、第8集团军的计划与问题

11月初所遭受的暂时挫折并没有促使麦克阿瑟改变计划。他不顾中共军队已经进入朝鲜的大量证据。继续进行北进行动的准备。布尔特将军在他称之为“中国人消灭骑兵第8团级战斗队”的战斗之后访问了朝鲜。他发现沃克将军虽然忧心忡忡，但是对战争的最后结局仍然充满了自信。沃克向布尔特保证，他并不打算继续进行防御，撤退只不过是为了调整部署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这时，沃克正在把第9军调往第1军的右翼，以便集中更大兵力重新发起进攻。

沃克计划以三个军齐头并进，发起进攻，美第1军在西，

美第9军于中央，大韩民国第2军在东。他确定11月15日发起攻击，并向他的军队赋予了如下任务：“向北攻击，消灭敌人的部队，挺进到朝鲜北部边境。”

在进攻的准备工作中，沃克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储备物资，力求减少前方地域供应不足的现象。自从越过平壤向前推进以来，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供给品都是靠空运来解决的。第1军军长米尔本将军告诉布尔特将军，该军的弹药只够用一天了，油料只够用一天半。沃克将军感到，在运输力量有限、道路破旧不堪和路途遥远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来改善眼前这种令人担忧的局面。出路是把镇南浦港完全投入使用。布尔特将军认为，解决这些供给问题要依靠空军部队全力以赴的行动。这位将军指出，空军部队目前的日空运量是1000吨。但是，如果投入更多的空勤人员，并且保证有良好的维修条件，那么就可以把这个数字增加一倍。布尔特向华盛顿抱怨说：“运输机处于空闲状态，而供给问题则十万火急。难道不能尽快地对此采取补救措施吗？我强烈要求立即提供更多的勤务支援力量，包括三倍于现在员额的空勤人员。”

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应布尔特的请求进行了干预。他问远东空军司令官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对第8集团军提供的支援是否使用了全部力量。麦克阿瑟的这位空军司令愤怒地回复说，因为朝鲜的机场容量有限，根本无法在保证为作战提供战术空中支援的同时把空运能增加一倍。他接着说：布尔特将军关于地面局势的描述是相当正确的，然而他对远东空军战斗运输部队司令特纳的指责不很切合实际。我们可以投入大大超过目前数额的运输机，但是布尔特提出的增加两倍空勤人员的方案则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在11月9日的电话会议上，远东总部负责运输的官员向陆军运输处简要报告了朝鲜的港口和交通运输的情况。釜山每天可以处理1.5万吨的支援物资，仁川港为8000吨。镇南浦港由于十分靠近前线，所以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港口。该港已经部分地开始投入使用，但是只能停靠那些吃水较浅的船只。港口的扫雷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而且该港滩涂区宽，淤塞严重有些坦克登陆舰正在卸载，尽管低潮时会搁浅。

铁路运输也同样受到了限制。有卡脖子的单轨区段，又有些重要桥梁被炸毁，大大降低了铁路运输的效能。供应不足的情况仍然严重存在。沃克将军决定把发起进攻的时间向后推迟。11月14日，远东司令部向陆军部如实报告了这一情况，在解释其中的原因时，远东战区的参谋军官告诉华盛顿的陆军参谋部的军官说，他们还没有收到沃克将军对后勤情况的判断。而这是促使他作出上述决定的基本因素。与此同时，沃克的部队采取了一些措施沿着清川江向前推进了一线距离，到达了他们将来重新发起进攻时用来作为进攻出发线的地区。

要保障第8集团军向北进攻，每天需要4000吨的物资供给。11月20日，经过全体后勤人员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基本上达到了要求的标准。11月22日，沃克将军向麦克阿瑟将军报告，第8集团军前方地域的后勤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他可以重新开始发动一次进攻了。

## 二、第10军的计划

在后勤问题上，东海岸的第10军比第8集团军的情况要

稍微乐观一些。他们的供应是依靠元山、兴南和利原港来保证的。11月初，阿尔蒙德的作战部队的位置都比较靠近那些港口。沿东海岸推进的大韩民国部队则通过坦克登陆舰抢滩靠岸而获得所需要的供应品。然而，当第7师和陆战第1师离开港口而深入内地时，他们的后勤供应状况即变得愈来愈紧张和困难了。

第8集团军的受挫，中国军队在自己部队前方的出现，使阿尔蒙德清醒多了。在前一段时间，他曾命令陆战第1师尽量以最快的速度向边境前进。中国人短暂的入侵行动也曾经迫使他在几天之内采取了极为谨慎的行动。但是，中国人从战地销声匿迹的情况，既对麦克阿瑟将军产生了影响，也同样给阿尔蒙德造成了类似的影响。无论如何，阿尔蒙德的确是下达了恢复进攻的命令。11月11日，他再次命令陆战第1师北进。

中国军队在第10军前线的出现，促使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人员对给阿尔蒙德的第10军下达的作战任务进行了重新考查。他们现在相信，进行中的进攻作战将不会一帆风顺地直达边界地区。11月10日，威洛比将军的情报人员在给陆军部的报告中指出，敌人的攻击力量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尤其令人重视的情报是，一支中国部队已经在长津——赴战水库地区一带集结。威洛比告诉陆军部说，这支新集结的部队不仅严重威胁阿尔蒙德部队当前的作战地区，而且威胁沿东海岸整个濒海地域。威洛比声称：“可以相信，敌军集结的这一支部队也许现在就有能力夺取主动权和发起反攻作战。”他进一步推测说，这样的一次战斗，或许可能会采取协调一致向南推进并包围联合国军，然后进至兴南以北或以南地区。威洛比断定：截至目前为止，在朝鲜的中国正规军的确

切数字为6.42万多人，但是到了第二天，即11月11日，他又把该数字增加到7.68万人。

鉴于阿尔蒙德将军的战区和第8集团军的区域里敌军力量的明显增多，赖特将军的联合战略计划和作战组的参谋人员集中全力审查了最初给第10军制定的作战计划。由于第8集团军位于联合国军的主攻方向，所以赖特的参谋人员是站在“第10军怎样才能更好地支援第8集团军”的立场上来看第10军的计划的。因为联合战略计划和作战组制定的计划对中国人在朝兵力的推测要低于威洛比在同一天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所以他们没有参照或者根本就不相信威洛比向华盛顿提供的情报中的判断。按照联合战略计划和作战组11月12日的推测，第8集团军当面的中国军队为1.8万人，第10军当面的中国军队为7500人。在第10军进攻的区域里，还有5万北朝鲜作战人员。中国人有能力以每天2.4万人的速度派出增援力量，这一点也可确信。

正如联合战略计划和作战组的官员们所认为的那样，给阿尔蒙德下达的计划要求作到以下几点：推进到朝鲜边境并消灭敌军部队；保持与第8集团军的联系；保障第8集团军的右翼安全；抗击敌人由北部从翼侧楔入第8集团军区域；消灭游击队；在占领区建立起行政机构。这些规定的作战行动是不会直接为第8集团军的进攻作战提供支援的，但是联合战略计划和作战组的官员们认为，成功地完成第10军的计划将会间接地为第8集团军提供相当大的支援。

第10军拟议中的作战行动看来具备下列有利因素：按照此项规定的命令行事将可以保持部队进攻的锐势，北朝鲜人将没有时间来构筑工事和组织抵抗；第10军后勤方面的困难最少；陆战第1师推进的路线（向长津，随后转向鸭绿江）对

敌构成包围的威胁。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第10军按计划承担了那些作战任务，也带有某些不利的因素。第10军的行动将不会对第8集团军当面的敌军部队立即发生影响。第10军的主突方向没有指向敌军的主力。在军官们陈述的意见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继续向北推进，“第10军就有战线拉得过长的严重危险。”假使第8集团军右翼的推进速度慢于第10军，那么第10军的左翼就成为暴露的翼侧。实际上，其左翼已处于暴露状态。

在参谋人员所作的第10军所属陆战队进攻的专题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一项很有预见性的警告，其部分内容如下：

“当陆战第1师向长津挺进时，他们势必拉长战线。在陆战队的左翼是构成半岛分水岭的绵延起伏的山地。对于任务繁重的军事运输工作来说，通常说来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此外，据战俘的口供透露：中共军队的第124师已经从满浦镇进入朝鲜，现在位于朝新长津水库地区。如果陆战第1师沿这条路线顺利向北进攻，并超越了第8集团军，那么它非常容易遭到从它的翼侧和后方发起的攻击。”

这项预测的结论基本上与陆战第1师师长史密斯将军的意见一致。11月15日，史密斯将军接待了来访的远东总部海军司令的参谋长莫尔豪斯海军少将。莫尔豪斯是由乔伊海军上将派赴朝鲜进行一次联络和巡视的。当时，史密斯依其所觉察到的情况，阐述了他的意见，按他本人的说法就是“不拘形式。”他坦率地谈到了他认为阿尔蒙德将军制定的计划不切实际，对他无视敌军战斗力的倾向很担心，因为那时阿尔蒙德想要发动一次高速度进攻。

同一天，即11月15日，史密斯在给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司令凯茨将军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战况的

意见。他直率地承认，他认为阿尔蒙德的命令是错误的。作为在朝陆战队的指挥官，他不打算命令他自己的部队轻率地走上一条可能意味着毁灭的道路。史密斯说：“我们接到的命令仍然要求我们向满洲边境推进，然而我们是军的左翼师，而我们的左翼是完全暴露的。”史密斯指出，在他翼侧的西南方向80英里以内地域里，没有第8集团军的部队。史密斯说，尽管第10军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保证做到在他的翼侧没有中国人（如果这是真实情况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第8集团军与我们齐头并进了。）“但是，第10军没有这样做。”

史密斯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拖延推进的办法。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一幅他的师“沿着一条约200英里长的唯一的山间道路”拉成一行长长的队形的景象。史密斯一直遵循的准则是，集中他的师的全部力量进入一个比较合理的区域，并尽可能地完全展开主要供给线。他这样做，可能为以后1个多月的时间里，少使许多人丧生。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他在下竭隅里修建了一个机场，并通过减慢推进速度来保证他的翼侧安全。在这期间，他总是在他的主要供给线两侧的高地上派设警戒部队。

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的官员们相信，要使第10军的作战有效地支援第8集团军，只有一个行动方案。阿尔蒙德应向西北方向进攻，从而威胁第8集团军当面的中国军队的后方，并迫使他们后撤才能免遭包围。假如阿尔蒙德下令不再向北推进，那么就就有两个师可以用来实施这种攻击。由于攻击很可能在狭窄的正面上展开，成为夺取前进道路控制权的斗争。因此，没有必要为了实施协调一致的攻击而集中兵力。使用阵地上现有的部队发起攻击即可。

联合战略计划和作战组的参谋们断定，第10军必须首先消灭在水库地区的敌军部队。一旦长津地区的敌人被扫清，即可从容地调整第10军与第8集团军的分界线，并命令第10军向西北方向攻击，以切断满浦镇与江界之间的公路。这条公路很可能是敌军依赖的一条主要补给线。他们建议不要马上改变第10军规定的作战任务，但是，应当指示第10军开始制定一项向西北方向攻击以切断敌军主要补给线的计划。

很显然，制定联合计划的参谋们既不喜欢朝鲜东北部战局的那副样子，因而没有完全同意阿尔蒙德在该地区作战的计划。然而，他们采取了推诿的态度，因为有两个因素促使他们不能毫无顾虑地说出其反对这一计划的意见。第一，他们对麦克阿瑟已经下决心要以进攻来最后结束战争一定是了解的。其次，他们也没有一个比眼下正在考虑的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更能令人信服的方案。

这些参谋对阿尔蒙德的计划的有利条件解释得很乏味，好象是在编造。另一方面，对不利的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阿尔蒙德计划的推进所包含的危险因素则谈得明确而坦率。这样客观上就贬低了与不利条件相抗衡的有利条件的价值，使得天平完全倾斜到了不利条件和危险因素一方。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麦克阿瑟的顾问们就完全可能敦促阿尔蒙德立即改变计划中的作战行动，进一步限制作战目标，更加协调一致地推进，甚至作好防御行动的准备。

赖特将军在11月10日给阿尔蒙德的一封亲启信中概述了第8集团军所制定的基本计划，并转达了麦克阿瑟将军希望第10军采取各种可能的行动支援第8集团军的愿望。随后，11月15日，麦克阿瑟接受联合战略计划和作战组参谋们的建议，指示阿尔蒙德制定一项计划，在到达长津水库以北的长



津城附近地区以后，转而向西攻击，作为他尔后的预备作战任务。这一作战行动，在接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后执行。

与此同时，阿尔蒙德将军自己也曾经有过某些打算。11月14日，他给赖特将军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与15日指示他制定的在扫清长津城附近地区之后向西攻击的计划是一致的。阿尔蒙德将军在这封信中对赖特将军说：

“你11月10日的来信转达总司令的指示，要我们熟悉第8集团军的计划，以便作好改变计划的准备，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与第8集团军的行动协调一致。我的两名负责计划的参谋人员刚刚从第8集团军返回，他们带来了沃克将军第15号作战计划的初稿。他们曾经与沃克将军以及他的主要参谋人员详细讨论过第8集团军的计划。

“你也许已经知道，第8集团军的计划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所有攻击目标只是从其现在的阵地前沿平均向北推20多英里。

“你会记得你最近访问元山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万一第8集团军的右翼被敌军突破或遭敌包围，第10军有能力以不少于两个美国师的兵力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行动。我们一直努力实现总司令关于占领整个北朝鲜的总体计划，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占领按计划我们应占领的区域，同时这也是为了支援第8集团军的行动。

“我认为第8集团军在其所管辖的地区内钳制了共产党的进攻，而总任务又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本阶段的作战中，第10军挥师向西攻击似乎不可取。得出这个结论的最重要的依据是第10军在长津水库附近的区域里，只有两条可适用于汽车运输的公路

通往西部，即龙兴至大坪里和元山至阳德之间的公路。由于这些通往第8集团军区域的道路都位于沃克将军目前战线的后面，所以任何兴师动众沿这些道路向西部的推进，都将被证明是一场毫无效果的作战。要与温阳里附近第8集团军的右翼部队建立联系，如果除了徒步部队之外还要别的部队，那就需要一支为数众多的工兵部队在高山开辟出一条通往东部的公路。

“鉴于上述原因，我确信第10军对第8集团军行动的最好的支援，莫过于继续它目前的继续向北推进的行动。一旦第10军在长津水库以北地区进展良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即作好向西运动的准备。他们将准备去俘获和消灭任何依赖经由满浦里的交通线去与第8集团军交战的敌军部队。长津水库以北地区里似乎有往西的横向道路。然而这种道路只有在我控制了那个区域之后才有可能得到证实。

因此，第10军11月15日关于向朝鲜北部边境推进的第6号作战命令，与CX67291号指示的第二部份也是完全一致的。我相信，这个命令是目前我们对朝鲜总体作战所能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这次进攻行动的成功将导致在水库地区的中国与北朝鲜军队被歼，否则这些部队也许会用于与第8集团军的交战。这次行动的成功还会使第10军的部队到达可以威胁或切断敌军在第8集团军区域内的交通线的位置。因而第10军将必然会占领水库地区的水力发电设施，并将继续向前，在严寒的冬天到来之前，完成他们的最终任务。

我充分理解总司令要我们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支援第8集团军的愿望。我相信我对第10军能力的分析已经

清楚地表达出了我们的意见。同时也希望我的第6号作战命令会顺利实施，会在寒冷的气候进一步加剧之前，对第8集团军进行支援。”

威洛比将军继续报告威兴——兴南以北、长津——赴战水库地区敌军部队不断增加的情况。恰好就在阿尔蒙德与赖特就第10军的最佳行动方案交换意见的时刻，威洛比告诉华盛顿说，他的研究结论表明，第10军暴露的西翼和从兴南至长津水库的重要补给线十分容易遭到攻击。现已发现在这条生死攸关的补给线的西侧不远处有接近1万名敌军部队。此外，敌人在长津——赴战地区还有相当于四个师的兵力。利用这些部队，可以采取下列行动中的任何一种：从长津地区向东南方向发起攻击，以达到孤立兴南东北的第10军部队的目的；发动一场攻击第10军的交通线的十分灵活的游击作战；使用游击队和其他部队对第10军进行一次联合攻击，发动进攻，从长津水库地区向西南方向楔入第8集团军与第10军之间的空隙地带。

11月20日，根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阿尔蒙德将军告诫他的部队说，向紧邻朝鲜北部边境地区推进的，只能以极为有限的兵力进行。人员或车辆不得越过边界线进入满洲或苏联。不得与北部边界线以北的部队交火，飞机也不得轰炸边界线以北的部队。不允许损坏、炸毁和破坏发电厂。

11月21日，第7师第17步兵团的部队抵达鸭绿江边的惠山。麦克阿瑟立即向阿尔蒙德将军表示祝贺，阿尔蒙德接着也表扬第7师取得了“这项出色的军事胜利”。阿尔蒙德给巴尔少将的信，最后以一种乐观的口吻说：“第7师已经攻占了目标地域，我确信你们还会守住。”

与此同时，阿尔蒙德下令制定一项沿下碣隅里——前川

轴线向西推进的计划。他命令，把通往长津水库的公路拓宽为一条军补给公路。并指定第7师的一支团级战斗队夺取长津城，保障陆战第1师的东翼安全。长津地区和前川地区相距过远，无法指定一个师攻占这两个目标。阿尔蒙德同时命令他手下的参谋人员在制定计划时考虑一下冬天零下30—40华氏度的最低气温时对我军和敌军双方作战行动的严重限制问题。

11月23日，第10军作战处长奇尔斯携带这份计划到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们对该计划进行了讨论。11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下令执行该计划，并做了一处修改，即更动了计划中拟定的第10军与第8集团军之间的分界线，使陆战第1师负责的区域进一步向西和向南延伸。阿尔蒙德将军得知，他属下部队的进攻发起日由他自己确定。该军计划的详细内容由正在该集团军视察的联合司令部官员于11月24日转告了沃克将军和第8集团军参谋长。

阿尔蒙德将军命令他的部队于11月27日8时整发起进攻。最后区分的任务规定：陆战第1师要占领前川，并向鸭绿江前进；第7师从长津水库开始攻击，并向鸭绿江推进；大韩民国第1军由合水和清津地区向前推进，消灭敌军。

### 三、看法谨慎

在此同时，其他友好国家也一直在密切注视着鸭绿江边境地区战局的发展，其看法都比美国得出的结论更为悲观。11月13日，澳大利亚总理通过外交途径告诉美国，澳大利亚政府现在确信，中国人的入侵已经使朝鲜形成了新局势。他要求对这一局势进行细致的审度。他建议，“在军事上要谨

慎行事”，并预测说，满洲边境事端的后果可能很严重，也许最好是暂且对中国的挑衅尽量不予理睬。驻在北平的各国大使馆也发出了其它一些警告。瑞士驻共产党中国的大使11月中旬报告，中国共产党人向朝鲜调动军队的行动已经达到了十分可观的规模。缅甸驻北平大使在同一天也发表了其看法，中国共产党人准备长期支援北朝鲜人，他们硬说，美国打算入侵满洲，并且正以此为根据煽动起民众歇斯底里的情绪。驻北平的荷兰人于11月17日通报美国政府，中国人在朝鲜的干涉行动是由于对满洲将会受到侵略的忧虑而引起的。荷兰人认为，如果联合国部队在鸭绿江以南50英里处停止前进，中国人就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干涉行动。

麦克阿瑟将军预感到，也许要采取阻止他的部队向朝鲜北部边境推进的步骤了。在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内部，以及美国国务院内有一股强烈的情绪正在形成，这就是不采取目前计划的那种手段来解决中国人入侵的问题。布尔特将军11月20日向柯林斯将军指出，国务院正严肃考虑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或者“中立区”，作为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和减低世界大战可能性的方法。依照布尔特将军的话来说，在国务院内部有相当一部份人正极力兜售这一主张，其发展程度已经到了据以制订政策的具体建议的地步。据说，英国政府已经建议联合国考虑这项方案。

布尔特本人的立场是毫无疑问的。他告诉柯林斯，他和麦克阿瑟将军一样坚决反对建立一个缓冲区域的想法。布尔特认为，美国提出任何关于缓冲区的建议都只能严重地限制联合国军（和美军）的军事行动，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强烈建议不要改变已赋予麦克阿瑟将军的任务，也不要改变给他的作战指示。

11月21日举行了国防部和国务院派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在朝鲜——满洲边境线的一边或两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的方法以及与中国共产党人谈判解决在朝鲜的战端的可能性时，明确提出了禁止联合国军队进入国际边境地带的动议，布尔特将军再次与陆军参谋长谈到这个问题，并又一次坚定地表示，对任何诸如此类的旨在削减在朝鲜的军事作战行动的方案，他坚决反对。布尔特说，“这不仅仅是联合国在朝鲜所要达到的目标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目标的问题。除非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表示他已经无法继续进行抗击中共的行动，否则他的目标……就不应该予以变更。从军事角度来看，不应该做出一项禁止在靠近朝鲜边境的地区作战的决定。”陆军方面的高级计划官员认为，命令麦克阿瑟停止前进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的进攻行动将导致全球战争的危险急剧增长，或者反过来说，放弃进攻将有助于把这种危险降至最低限度。布尔特将军认为，继续打下去本身不会增大全面战争的危险，停止进攻也不会减少这种危险。他对联合国部队的作战能力抱有相当乐观的看法。他说，在缺乏苏联地面部队和空军提供实际援助的情况下，中共根本无法设想能够成功地把现在正与之交战的联合国军部队从朝鲜赶出去。他相信，“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麦克阿瑟有足够的力量在朝鲜守住任何一条战线。”布尔特承认，向边境线前进虽然毫无疑问地会在某些方面增加局势的紧张气氛，但是他又强调，当初是基于下列考虑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的：应该在朝鲜全境肃清共产党的军队；从满洲方面发起的攻击，将被视为是一种公开的军事侵略行径。此外，把一切共军赶出北朝鲜，联合国就会获得一个使冲突局部化的更好机会。炫耀力量也许可使敌人

不敢进一步侵略，而软弱则会鼓励侵略。

布尔特将军极力主张，如果国务卿建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呼吁在朝鲜建立一个非军事区的新的决议，并由一个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的联合国机构来监督执行。”那么，国防部就应该反对这个建议。他颇有预见性地肯定，“……历史已经证明，与共产党人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也是令人厌恶的。目前的情况也毫不例外。”

会议达成了一项妥协性的解决办法。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根据国防部同意的总方针起草了一封致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他把这封信交给了参联会，并附言说，“我们充分理解，就这封信本身来说，国务院不需要承担起草的责任。但是，我们认为修正稿的形式最便于将我们的意见提交国防部和参联会考虑。”柯林斯将军对国务院的草稿略作几处修改之后，于11月24日以参联会的名义把修改过的信发给了麦克阿瑟将军。

这封信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能认为是给麦克阿瑟的指示。充其量说来，不过是一个试探性方案，而把决定战争发展方向的责任和主动权都留给麦克阿瑟自己去斟酌。柯林斯将军坦率地告诉麦克阿瑟，由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日益增长的关注，曾经提出过禁止靠近边境的问题。与对其他建议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不谨慎地顾及到那些在朝鲜的盟友们的意见，它就会面临在联合国里失去支持的局面。柯林斯警告说，美国预期在联合国里有的国家会提出建议，通过一项包含有为麦克阿瑟的推进行动设置令人生厌的限制内容的决议。其它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倾向于在联合国军和边境线之间建立一个非军事区的想法，他们希望以此来减轻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满洲会遭受军事攻击的忧虑，并降低苏联方

面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译者注）附近区域的极为敏感的程度。

在不改变麦克阿瑟目前任务这一点上，华盛顿的美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举行的会议上这一点更加明朗化了。但是，在这次会议上，还明确了另外一件事，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最高层官员应该马上起草一份行动方案，即允许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减少更大规模地卷入战端的风险。国务院与国防部联合小组经过探索性讨论起草了方案。他们认为，采取方案内的军事措施可以减弱与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避免美国与它的盟国之间的分裂。这些措施，如果付诸实施，就会最终改变麦克阿瑟的任务，但都通报了麦克阿瑟。

这些措施并没有限制麦克阿瑟向鸭绿江进军。柯林斯将军建议，在进至或接近鸭绿江之后，麦克阿瑟要撤回他的部队。他可以使用一支大韩民国的部队占领能控制从鸭绿江口至惠山附近第7师驻守的地区之间的接近地上的有利地形。联合国其他国家的部队将后撤至一旦需要就可对南朝鲜人提供支援的预备阵地。此项计划只有在敌人停止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才会实施。这条防守线向东北方向延伸，经清津直至日本海，阿尔蒙德的部队不得超越此线向前推进。柯林斯将军解释说，“一般认为上面的这些措施不会严重影响你在军事上完成任务。”

只有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联合国部队才能摧毁北朝鲜的水力发电设施。联合国朝鲜统一与复兴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机与适当的代表，据推测是与中共的代表交涉，讨论公平分配这些设施发出的电力的问题。如果中国人不再实施武力进攻，北朝鲜可以进行有秩序的选举；朝鲜全境将根据联合国



计划的方案完成统一。然而并没有就处理进入朝鲜东北部地区的问题订出具体措施。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地区，因为在那里涉及到的是苏联，而不是共产党中国。

柯林斯将军接着说，“从战地司令官意见的角度看，这个行动方案还有许多可改进的地方，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美国的当权者们很显然仍认为中国人对于干涉还是迟疑不决的。柯林斯将军推测，这个方案“或许可以给中共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撤回满洲一条出路……。”苏联人或许也可以放下心来了。据判断，苏联人的担心是他们施加压力让中国人干涉朝鲜的原因。

柯林斯将军要求麦克阿瑟对此项建议提出他个人的意见，如果他同意此项建议，则还要对发布建议的时间和方式提出意见。柯林斯想要弄确实，这些措施是否会妨碍军事行动。同时他也感到使中国人和苏联人不把麦克阿瑟的打算曲解为侵略他们边境的计划这一点十分重要。柯林斯将军断言：

“因为这些主张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很多含意，并鉴于牵涉到其他国家，所以在充分考虑你的意见，并由总统与某些其他国家进行可能的讨论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这些方案不会实施。”

麦克阿瑟将军并不赞赏这些措施。但是，同他最近反对任何限制他的推进行动的牢骚话相比，他这次的答复是很温和的。他的答复的语调是忍耐而克制的，并带有某些尊重的色彩。预定要停止他的推进行动的措施虽然已经出笼，但还不是命令，而是建议。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建议才会变为命令。沃克的部队已经开始向边境发动进攻，很可能在采取进一步的政治行动之前，就可以到达边境。

麦克阿瑟说：“此间充分理解人们对于限制朝鲜冲突扩大化的手段所予以的关注，并有同感，但是，据信建议中的方法将不仅不会达到预定的目的，而且还会造成我们所极为要避免的严重后果。”麦克阿瑟的这番话是在他刚刚结束对前线的一次视察回到东京后说的。在前线，他曾经飞临鸭绿江地区上空亲自作了一次侦察。这一次飞行使他消除了所有的疑虑，并且确信如果他想要有效地控制从满洲到北朝鲜之间的接近路，那么就不能停留在鸭绿江以南的高地上。朝鲜从西部的洼地到中部和东部的丘陵不利于防御。在整个朝鲜境内找不出其它的防线比鸭绿江本身更适于防御的了。他断定，“无论是出于军事上或者是政治上对防御的要求，都不能放弃这道可维护朝鲜领土完整的天然屏障。”

且不说其上司的这一措施在军事上是愚蠢的，即便从政治角度看，麦克阿瑟将军也担心它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联合国军达到其“公开并反复申明”的消灭朝鲜北部边境以南的所有敌军部队的目的之前，任何破坏联合国军方面保持现时行动的举动，都将被朝鲜人民视之为背叛行为。他肯定，中国人和所有其他亚洲人也将视之为对中共和苏联人的示弱和绥靖表现。

麦克阿瑟挑起了一次新的争论，来再次反对建立任何缓冲地带的主张。他指出，鉴于满洲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关闭国际边境以便把土匪的袭扰和走私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是必需的。他对苏联人和中国人的宣传所进行的研究促使他怀疑这些国家是否真的对鸭绿江的水力发电设施的命运那么关心。大韩民国部队曾经于10月到达过鸭绿江边的楚山，他们发现由于机器和设备已被拆运，发电厂停工已经整整一个月了。苏联人或者中国人对失去电力供应，什么也没有讲。

麦克阿瑟说：“根据对这些事实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结论，有关水电设施的电力问题的观点是建立在非常站不住脚的基础之上的。”

麦克阿瑟将军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强调，中共军队进入朝鲜并介入朝鲜冲突的行动，是在进行一次冒险。美国派遣部队到朝鲜时就已经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一类行动。麦克阿瑟推测说，“他们在我们掌握了主动权的今天介入，所冒的风险远远超过了我们被困困在釜山滩头防御圈里的时候……。”联合国部队已受命去夺取整个边境地区，而且在阿尔蒙德将军的进攻地带里已经占领了鸭绿江的某些区段，所以关于中国人或者是苏联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的反应，一直没有在他的大脑里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接着概述了他对朝鲜未来的计划。他告诉参联会说，一旦他属下的部队巩固了鸭绿江沿岸的阵地，他就会以大韩民国部队来接替美军部队。他随后将公开声明，从而使中国人也能听到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支持下，让美国军队返回日本；把所有的战俘释放回家；把政府的权力重新交还给人民。

麦克阿瑟认为，假使这项计划不足以有效地唤起中国人头脑中的理性，“……即使停止我们目前所承担的军事任务的行动，也不会对既成的局面产生什么作用。”而且，美国只有坚定地兑现自己的诺言，完成其公开宣布过的消灭朝鲜境内的敌军部队的军事任务，才有希望挫败苏联和中国进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不可能撤退。”之类的宣传。

布尔特将军要求陆军参谋长支持这些意见，并且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重申他们同意全力以赴向边境推进的意见。但

是，事端变幻迫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采取此类行动。

#### 四、麦克阿瑟的进攻

11月中旬，敌人似乎正在从前线的大多数地段撤退。联合国部队谨慎的试探不时遭到强有力的反击，但是美军司令官们发觉对方有组织防御的明显趋势。11月20日，当第8集团军进入了向北追击的出发阵地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向华盛顿报告说，敌人与我已经脱离了接触，并明显地撤往离第8集团军更远的北部阵地。但在东部地区，阿尔蒙德的部队依然遭受着抗击。麦克阿瑟的参谋部11月20日向华盛顿报告：“眼下收到的报告似乎表明，敌人正在选择在崎岖的地形上组织防御。然而对这种全线的有限撤退行动究竟预示着什么后果却弄不清楚。”这些官员们说，以往敌人都是在进攻行动的前夕进行类似的撤退行动。他们向华盛顿的陆军部官员指出：“另一方面，参照其实施有限撤退和在坚固支撑点附近所进行的值得重视的活动，这种突然出人意料的反常活动，也许预示着高级领导层决定在那些先前选定的、并做好准备的阵地上实施防御。”

北朝鲜冬天的气候是另一个敌人。这个对手当时已经令人厌烦地降临了。11月14日，整个战线的气温，骤然下降，西部为零上10℃，而东北部则为零下20℃。

沃克将军对他的指挥官们下达的命令反映了他对第8集团军当面的敌军部队是相当谨慎和重视的。他指示部队实施预有准备的进攻，设置调整线，以便随时随地都能对部队实施控制，根据敌人的行动迅速改变作战行动。很明显，不顾一切奋力追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1月17日，大部份部队均

抵达了他们的进攻出发位置。随着后勤供给状况的好转和得到了在将来作战的区域内后勤状况将进一步改善的许诺，沃克向他的指挥官们宣布，11月24日开始向北发起进攻。

一个月以来，参联会对战局了解得都很及时。11月18日，麦克阿瑟将军向参联会报告，第8集团军将按计划于11月24日发起进攻。他强调指出，推迟发起进攻的时间是由于后勤上的困难而不是敌人的行动所造成的。他请参联会放心，他的空军部队在过去10天里进行的强大空中攻势，已经非常成功地孤立了战场。切断了敌人与外界的联系，阻止了敌人增援部队的到来，使敌人的补给也急剧减少。

当沃克的部队11月22日至23日进入了预定的进攻出发阵地时，在整个第8集团军的前线上，敌军几乎已经完全与我军脱离了接触。麦克阿瑟将军对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满腹疑虑，同时对第10军与第8集团军之间的间隙地感到有些担忧。他命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要极为注意对这个间隙地的巡逻。但是，美国空军飞行员虽然白天出动12—16架次，晚上出动6—8架次，可其飞行结果表明，在该地区没有敌军部队。

在发起进攻的前一天，威洛比将军向陆军部报告说，他认为中共陆军部队本身存在着后勤供给方面的问题，他并且明确地表示，如果中共部队试图挡住第8集团军，那么他们将陷于不利的境地。他告诉华盛顿军事当局说，中共人“在一些地区是在只有三天的供给配给量的条件下从事在朝鲜的冒险的。”而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正在毫不畏惧地与敌军保持着接触，美国空军正在重创敌军。毫无疑问，所有这一些行动已经使敌军部队的弹药储备量消耗到了最低的限度。威洛比将军声称：“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联合国军沿着整个战

线所施加的持续性压力，将使赤色分子们完全明白，其弹药消耗不会减少，只会增加。”他也并不认为中共军队的最高司令官不采用各种各样值得重视的措施来缓解他们的部队在后勤供给方面的不足。“……按照西方人的标准，中国人为他们的士兵所提供的供给总是十分吝啬的。”11月24日，即攻击发起日那一天，威洛比将军的情报参谋们又一次预测说，在朝鲜抗击联合国军部队的敌军，计有8.2799万名北朝鲜士兵和一支有4万到7.0935万人的中共正规军。

在沃克所部各师开始向北攻击的几小时之前，联合国军总司令发表了一份公报，他为自己称之为“伟大的钳形攻势”的进攻描绘出一幅极为乐观的图画。他认为，空军已经明显地阻止了敌军的增援和供给。阿尔蒙德将军的部队已“抵达一个居高临下的包围敌人的位置。正把北部地区敌人在地理上的潜在区域拦腰切成两截。”沃克的部队正在向前推进，以“完成压缩和封闭包围圈的工作。”麦克阿瑟宣称：“假如获得成功，就将达到所有的实际目的，并结束战争。”

## 第十五章 面临新的困境

### 一、干 涉

第8集团军按预定计划于11月24日开始向前推进。他们所遭到的抵抗是中等程度的，在36小时里，就前进12英里。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威洛比将军于11月26日颇为自信地预测说，“敌人仍然这样没有攻势行动，并实施撤退。也许要到鸭绿江对岸去避难了。”然而，对那些超出其所知范围的难以预测的事，他只是补充说：“假如敌人选定到内地的谷地进行作战，联合国军的进攻速度就会放慢。”

11月25日，夜幕刚刚降临，强大的中国军队突然在沃克将军的中部和东部战线各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位于沃克右翼的大韩民国第2军未遭猛烈进攻即溃散四逃，中部的第9军也岌岌可危，在进行了短时间的坚守之后，他们随即把部队向后撤退。位于沃克左翼的第1军除了东翼之外，没有遇到压力。然而为了与第9军的后撤行动保持协调一致，第1军也向后撤退。

11月27日中午，沃克通报东京方面说，中国人正在大举进攻。但是现在还无法判明中国是否打算把他们的攻势继续下去。第二天，他又报告说，敌军进攻部队的数目大致在20

万人左右，而且很明显这些参战人员全部是中国人。他确信中国人已开始全面进攻。11月27日，中国人扩大了他们的攻势，向第10军发起了进攻。阿尔蒙德将军的陆战师的部队是27日才刚刚开始向前推进的，但马上就遭到了猛烈的抵抗。28日，中国部队暗地里从东南方向绕过了陆战师的阵地，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

中国人这样大规模地显示武力，同样也将麦克阿瑟将军心中的疑团一扫而光。“现在，用志愿军的幌子或用其他托辞都没有什么说服力，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了。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沃克和阿尔蒙德面临的，不是在中国军队象征性的支援下的零散的北朝鲜军队，而显然是一支总数约30万人的庞大中国军队。

麦克阿瑟宣称，是沃克24日的进攻迫使中国人提前发动了攻势。他推测，中国人本来计划在1951年春发动他们的攻势，因为那时气候良好，雄厚的供应和兵力也已形成。但是，即使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人的进攻仍没有给麦克阿瑟带来半点好处。他向华盛顿承认，他发现由于鸭绿江现在已完全封冻，所以，要封锁敌人自满洲至作战地区的运输和补给道路已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中国人可以不通过桥梁而从冰封的江面上过江。此外还有：

“很明显，我们目前的力量难以应付中国人发动的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国人都具备天生的优良素质。因此局势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需要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考虑问题，已超出了战区司令官的决策范围。”

麦克阿瑟把决定下一步的行動的责任推给了华盛顿当局之后宣称，他打算立即由进攻转入防御，并根据地面战场形



势的需要，采取措施，作一些局部的调整。

麦克阿瑟的战术上的突然变化，反映出中国人攻势的开场已扭转了战争的进程。中国人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灵活地贯彻精心拟订的计划，特别是完全达成了突然性。突然袭击的成功，不应全部归因于中国人卓越的伪装技术和严格的行军纪律。麦克阿瑟和他的高级指挥官们所得到的情报都自相矛盾，而且不确切。然而，即使这种情报也曾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部队已在联合国部队和朝鲜北部边境之间的区域内严阵以待。中国人取得突然袭击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联合国军领导人对这些警告总有打点折扣的脾性。

麦克阿瑟坚定地为他个人的和战区情报官的判断辩护道：“……有关一个国家准备发动战争的情报，不会象一个指挥官所接触到的那样只限于一个狭小的作战区域。应该向我提供那种（指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译者注）情报。”

然而，国家一级领导曾宣称，他们也还没有充分弄清楚中国人的企图，无法得出最后的结论。布莱德雷将军实际上认为，国防部没有得到过中国人将参战的情报。

麦克阿瑟除了得到手下的情报参谋机构的每日情况判断之外，威洛比将军还亲自向麦克阿瑟作汇报。威洛比提供给麦克阿瑟的各种情报，是否有与每日情况判断有不同之处，谁也无法晓得。但是，毫无疑问，威洛比的汇报一定扩充了参谋机构报告的基本内容。假定情报部编辑的情况判断和他个人的汇报内容是没有差异的话，那么麦克阿瑟也一定会知道敌人的潜力和使用这些力量的方法。然而，他可能也会感到这些报告都是前后矛盾的，令人迷惑不解的。11月15日，威洛比的参谋们推测说，敌军的行动非常可能按下列顺序进

行：(1)实施攻势作战。(2)共军从朝鲜境外进行增援。(3)开展游击作战。(4)防御。随后，威洛比的参谋军官们对这一推测又作了详细的说明，他们报告说：

“从中国国民党军队方面得到的消息为下列一种假设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即：中国打算在朝鲜“惩罚”联合国部队……。一支数目庞大的部队正在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一点正日益明朗化……。如此规模的一次部队集结不能解释为调防……或遣散部队的举动。让人有点疑惑的是，假如中国共产党打算入侵朝鲜，何以等到这么晚才介入战争。从另一方面说，同样似乎让人无法相信的是，中国人已受到了他们自己宣传的哄骗，担心美国会进攻满洲。”

如此自相矛盾的报告，对于麦克阿瑟作出敌人很可能会干些什么的个人判断，几乎不可能起很大的帮助作用。

11月16日，麦克阿瑟将军得知，中共可能在朝鲜部署12个由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师。三天之后，又有人向他报告：“一个显得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在使他们的人民作好战争的心理准备。”就在第8集团军向北发起全面进攻的同一天，威洛比报告说，“即使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不允许他们立即进行一场规模庞大的战争，他们也很显然正为这种不测事变而作好准备。”

在进攻发起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中国人全力以赴地投入作战之前，远东战区的情报官员对他们的关于敌军行动方案的预测作了次序上的变更。从朝鲜境外进行增援被提到了首位，而采取攻势作战被降到了第二位。但是交给麦克阿瑟的却又是一份对于中国人的企图的自相矛盾的判断。当时他们是这样告诉麦克阿瑟的：

“诚然，要作出具体的估价还显得为时过早，但是已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共部队正向鸭绿江撤退，或者越过边境撤回满洲……。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关于中共计划加强他们现在朝鲜的入侵部队的报告。所有迹象均表明，在中国东北部和满洲已集结了一支庞大的部队。同时，还有一些迹象说明，中共将顽固地防御鸭绿江沿岸的水库和电力设施。……”

这些左右摇摆的每日报告中修饰语太多，极大地妨碍了作出正确的预测。然而，这些报告也指出了中国人正继续在满洲和朝鲜集结，同时一并指出了中国人为发动一次对联合国军部队的进攻作心理上和其他方面的准备，从这些方面看报告还是具有一些价值的。

是什么原因促使麦克阿瑟将军坚持向边境进军，而毫不顾及中国人显然会动用相当可观的武装部队来对付他的推进行动的可能性，仍然只能猜测。他已觉察到了在朝鲜存在着数目可观的中国军队；他的参谋人员也向他报告过，中国人拥有立即进行增援的巨大潜力。然而，从未有人告诉过他敌军在朝鲜实际有那么多的师。

麦克阿瑟坚决地要完成其任务的原因有三个。首先，麦克阿瑟显然认定中国人的集结和咄咄逼人的姿态均属于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行为。由于中国人承担不起一场与美国进行战争的重担，所以他们是不会对他的部队发起进攻的；他11月24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信中的意思是不同意参联会关于他应该在离鸭绿江附近一段距离的地方建立一条防线的建议。他明确地说，他已把中国人的威胁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另外一点也很清楚，他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时进入朝鲜实在是太迟了。如果他们真的要介入，那么当联合国军还在“三八线”

附近的时候，他们就会采取入侵行动了。威洛比也毫不怀疑地说，“……如果中共打算入侵朝鲜，何以等到这么晚才介入战争。”

麦克阿瑟并不害怕中国人，他认为，即使他错了，中国人的确并不是在搞恫吓，他的部队也有能力对付中国人和北朝鲜人。正如前面所叙述的那样，他曾向参联会指出，中共的介入是在进行一种冒险，这是在对局势有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假使中国人在我们坚守釜山的日子进入朝鲜，将会带来极大的危险。但是现在，联合国军已掌握了主动权，防御范围比那时小，风险就大为减少了。仅仅在几天之前，他还告诉参联会说，他的空军部队已成功地切断了作战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并切断了敌军的增援，遏制了敌军的供应。麦克阿瑟似乎过高地估计了他手下部队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的力量。他坚信，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无往而不胜的军中劲旅。他的海军和空军已为他夺得了完全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进一步说，事实证明中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比日本军队低劣。由此推论，他们也比美国军队低劣。

麦克阿瑟信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相信他的空军能够切断作战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在向鸭绿江发起进攻的前夕，他仍然持这种观点。他在11月24日宣布，“在过去三周里，我的空军部队以出色的协调一致的连续攻击，成功地切断了敌军由北向南的供应线。这样就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进一步增援，同时使其基本的供给也明显地受到了限制。”赖特将军曾争辩说，这种对空军的作战效果的坚信不疑，是麦克阿瑟将军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的最大错误之一。

但是，所有迹象都表明，麦克阿瑟在定下向鸭绿江进军

的决心时，压倒一切的考虑是由于他对他的任务是“消灭北朝鲜人的军事力量”这一点坚定不移。这项任务主宰着他的行动方针，而只有向边境进军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虽然华盛顿方面明显地倾向于修改赋予他的任务，然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麦克阿瑟在11月份提出的强烈异议，该任务才没有变动。11月8日，参联会曾告诉麦克阿瑟说，“……这种新的局势表明，你消灭北朝鲜人的军事力量的目标也许需要重新审议。”麦克阿瑟以极其强硬的语气反驳说，任何妨碍彻底消灭敌人的方案都与屈膝投降毫无区别，并会失去亚洲人民的信任。

无疑，麦克阿瑟对他的任务怀有极为虔诚的自信感，为了实现这项任务，他竟心甘情愿地声称，中国人的行动是一种恫吓行动。“任务是指挥官作出判断的基本因素”；“在一种紧急情况下，由于情报不完整而延误作战行动，则表明缺乏领导能力，并可能造成丧失良机的后果；有时，情况也许要求采取冒险行动”等等都是美国军事理论原则。麦克阿瑟也许还想着这些原则吧！这与他后来把他的北进解释为一种“威力侦察”的行动如出一辙。他说过11月24日他面临的几种选择。他在作证时说：“……一是查明敌人的真实兵力。二是按兵不动。我们若这样做，敌人就会集结兵力，无疑早就把我们消灭了。三是突然后撤。这，我敢肯定，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麦克阿瑟还为他坚持主张向前推进作了辩护。“……据我看，再也没有比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部署更为合理的了。假如我知道中国人正在准备发起进攻的话。”实际上，在受到中国人痛击之时，第8集团军展开的正面很宽，其右翼暴露，预备队兵力不大。阿尔蒙德的第10军则正在十分崎岖的

地形上分若干纵队向前推进，纵队之间的间隔很大。第10军的左翼不仅无人掩护，而且已有报告说，在该翼侧，中国人集结了兵力相当可观的作战部队。

## 二、东京紧急会议

11月28日晚上，麦克阿瑟在东京召开了一次紧急作战会议。沃克将军和阿尔蒙德将军被仓卒从朝鲜召回东京。会议的其他参加者有：麦克阿瑟、希基、赖特、威洛比和惠特尼。会议在美国大使馆内麦克阿瑟的官邸中举行。从11月28日21时50分一直进行到11月29日1时29分。在会议上，七位官员研究了迎击中国人入侵所可能采取的措施。麦克阿瑟感到，在所有的措施里，他首先必须拯救他的部队。他终于命令沃克在必要时实施撤退，使中国人不能对他的翼侧实施迂回。同时，麦克阿瑟还命令阿尔蒙德要继续保持与中国人的接触，但要他把第10军收缩至咸兴——兴南地区。

鉴于第8集团军似乎比第10军面临着更严重的危险，所以会议讨论的首要议题是“第10军能采取什么行动去支援第8集团军？”当阿尔蒙德将军指出他的首要任务是解救出被截在长津水库地区的陆战队和陆军的部队时，麦克阿瑟对此表示同意，但他询问阿尔蒙德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减轻中国人对沃克右翼的压力。赖特将军建议，阿尔蒙德可以派遣美军第3师向西越过太白山脉，与第8集团军一起，进攻正在沃克右翼行动的中国军队。阿尔蒙德指出，地图上标明的跨越太白山脉的公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他反对赖特的建议，他说，恶劣的冬季气候和在两支部队之间间隙地可能有大量中国部队，将使任何此类救援性远征变成一次纯粹靠碰运气

的賭博，搞得不好，将会葬送掉整个第3师。然而如果第3师越过太白山脉到达了山的西侧，第8集团军保障该师的行动，他就同意这项计划。沃克没有作出达种承诺，麦克阿瑟也没有立即作出向而进攻的决定。在此之后，麦克阿瑟曾下令，从第3师派出一支特遣部队打通与第8集团军右翼的联系。但这个命令随后又撤消了。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参联会认可了麦克阿瑟对局势的估计，并批准了他由进攻转入防御的计划。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海军上将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对麦克阿瑟在朝鲜东北部的作战行动表示关注。他认为，用来支援第10军作战的美国海军舰只太靠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译者注）了。如果苏联人对进行干涉极为倾心，那么这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能蒙骗人的借口。他坚决主张，第10军应该向后撤退至一条巩固的防线。

11月29日，参联会告诉麦克阿瑟说，请他放弃原先下达的所有与目前转入防御的计划相冲突的指示。在提请他注意需要保持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作战行动的一致性之后，参联会建议，麦克阿瑟应该让第8集团军与第10军靠拢，取消其间的间隙地，该间隙在开始进攻时直线距离即已超过了30航空里，而现在则仍在扩展。要横贯朝鲜半岛构成一条连续的防线。但是麦克阿瑟的意见与参联会的意见存在着分歧。在麦克阿瑟看来，第10军的部队正从“地理上威胁着”那些正在猛攻第8集团军右翼防线的敌军部队的重要补给线。他认为，中国人已被迫把一支可断定数目为八个师的部队派去阻挡第10军对他们补给线的攻击。这样，他们投入进攻第8集团军的部队即相应减少了八个师。麦克阿瑟坚决认为只要第10军停留在目前的位置上，中国军队就无法安心、也没有希望能

从现存的间隙地带向南渗透。他还指出要取消间隙地，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由于防线很少，我们部队的众多薄弱环节和从北向南分割了战线的山脉给后勤工作带来了日益严重的问题，使任何把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部队联结起来形成一条连续的防线上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谈到第10军当前的情况时，麦克阿瑟将军向他的上司报告说，他已命令阿尔蒙德将其部队向兴南—咸兴地域收缩。已明确提请阿尔蒙德注意，不可让他的部队处于分散、孤立和被围困的状态。这些部队已经开始实施打开通路的战斗，以摆脱被隔离和围困的境况。麦克阿瑟相信，虽然第10军似乎过于分散，而地形条件同样也使中共军队利用这一因素极为困难。

可是几个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在第二封电报中却忧虑地预测说，第8集团军无法在以后可以预见到的时间里站稳脚跟，他们将“……不得不逐次地退往后方地区。”现在，他已确信中国人是想要彻底消灭联合国军，占领整个朝鲜。

麦克阿瑟将军关于把第10军调回兴南—咸兴地区的计划和他关于第8集团军将进一步后撤的预测，只能促使参联会对这一情况更加关注。在参联会的心目中，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克服崎岖地形阻碍的能力，已证明了麦克阿瑟有关难以逾越的高山地带将成为敌军推进部队的一道障碍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12月1日，参联会告诉麦克阿瑟说，第10军的收缩行动将相应地促使阿尔蒙德和沃克部队之间的间隙进一步扩大，从而为中国人以强大的部队从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向南运动提供更多的天赐良机。参联会认为当务之急，是把陆战第1师和第7师的部队从长津水库地区解救出来。然而



一旦完成了此项任务。他们希望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能够“密切协同阻止庞大的敌军部队从他们中间穿过或者对他们分别实施迂回包围。”参联会按照惯例没有对麦克阿瑟的作战部署下达具体的命令。他们只是谨慎而又明确地再一次建议说，他应该把部队靠紧，形成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防线。

然而，麦克阿瑟依旧顽固地反对在这个时候把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联为一体。他对他的华盛顿上司解释说，联接两支部队将不会带来实力大增的效果。而从另一方面讲，还将危害他们各自依靠海上补给线进行机动作战的自由。

麦克阿瑟将军还对其他问题提出了异议。他说，横贯朝鲜半岛蜂腰部设置一条防线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他的部队本身有很多的薄弱环节，而且距离也太远。他提请参联会注意，他的两支庞大的部队具有通过他们各自区域内的港口获取补给的能力。他还提醒他们注意，由北向南延伸于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的太白山脉把整个半岛分割成为互不关联的两部份。横贯半岛蜂腰部的一条连续的防线，其长度大约为150多英里。麦克阿瑟解释说：

“假如把他指挥的七个美军师的部队全都部署在这样一条防御线上，即意味着一个师要被迫防守大约20英里长的战线，去对付一支人员占绝对优势的敌军，而且其最大的长处是具有在山地进行夜间渗透的本领。这样一条毫无纵深配置可言的防线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作为一种防御的方针，这样做必将招致敌军渗透，进而自己被包围，最后会被各个击破。”

很明显，麦克阿瑟已改变了他对中国人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间隙地的起伏地形上的作战能力的看法。

麦克阿瑟对参联会是否已充分理解了由于中国人介入而

使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点甚为怀疑。他们向他们列表说明了他的情报机构对敌军实力所作的最新判断。战斗中已查明中国部队有26个师。另外还有20万人作为预备队，或者正在投入作战。敌人这样多的兵力令人心寒，正在后方整编之中的北朝鲜残余部队一旦重新参战，敌兵力将会进一步增加。“……当然，在所有这些部队的背后，还有整个中共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

作战地区的地形，给作战进程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削弱了麦克阿瑟旨在缩减以至切断中国人的供给系统的航空兵的作战效果；另一方面，起伏的地形则为敌军的疏开战术帮了大忙。麦克阿瑟认为，这些缺陷极大地降低了由于完全掌握制空权而应占有的优势，他的海军作战潜力也由于海军舰炮火力打不到中国人集结的地区，而降到了最低限度。由于这些限制，麦克阿瑟认为，联合国部队诸兵种协同作战所造成的潜在破坏力量被极大地降低了，而双方地面部队的战斗效能的对比，则愈来愈成为问题的焦点所在。

在评述所属部队的状况时，麦克阿瑟指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显示出了高昂的士气和引人注目的作战效率。然而，由于他们已经经历了五个多月几乎是持续不断的战斗，所以精神已显得疲倦，身体也疲惫不堪了。此外，除了陆战第1师之外，其它美军师此时已兵员不足，至少缺额5000人。而在另一方面，中国部队则明显地是初上战场，齐装满员，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目前的作战证明他们正处于最佳状态。

麦克阿瑟断定，除非他能够立即得到巨大数额的地面部队的增援，否则他的部队不是被迫转入逐步撤退，抵抗力量越来越弱，就是被迫困守滩头阵地。这样固然在某种程度上

会延长一些抵抗的时间,但要想除了防御还干点什么事情,则希望极为渺茫。他强调,他过去的作战指示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针对与北朝鲜军队作战而制定的战略思想,继续用来对付力量强大的中国人可就行不通了。麦克阿瑟没有具体讲而是呼吁采取比当时授权给他采取的措施更为强硬的措施,“这就需要重新制订切实可行的,并足以应付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他声称,“在这一方面,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敌人的力量每一个小时都在增长,而我们的力量却在衰竭。”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用清晰的语言作出了预测,明确无误地表达了他的悲观情绪。他告诉华盛顿的上司说:

“在目前情况下,这支小小的部队实际上是在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对付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而迅速地采取行动,否则胜利的希望就是渺茫而空幻的。而实力的逐步损耗,最终将导致全军覆没,这种预见是有依据的。”

鉴于麦克阿瑟强烈反对建立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防线,参联会只好让步。12月4日,在征得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之后,参联会告诉麦克阿瑟说,他们已把他的部队的安全视为考虑问题时的基本因素,同时同意他所提出的关于把部队集结于滩头阵地的考虑。

然而由于距离战场有8000多英里,参联会无法完全了解朝鲜的局势。所以,为了获得第一手的作战情况,柯林斯将军飞赴远东与麦克阿瑟、沃克和阿尔蒙德举行会晤。柯林斯此行的目的是从麦克阿瑟那里了解他可以在什么时机进行成功的防御,他可以坚守一条什么样的重要防线或地区,并能据守多长时间。其次,柯林斯也想征求一下麦克阿瑟对停火

的意见。

### 三、柯林斯出访朝鲜

柯林斯于12月4日上午到达东京。在与麦克阿瑟将军进行了短暂的会晤之后，即飞赴朝鲜与沃克将军交谈，并视察了第8集团军的防线。沃克的部队一直在按11月28日东京会议的决定向南撤退。虽然敌军的压力已经减弱，但在柯林斯巡视的时刻，部队还在肃川、顺川一线以南撤退，正在进入平壤以北不远处的阵地。沃克在此之前曾告诉过麦克阿瑟，他无法守住平壤，并断定敌人毫无疑问地将会迫使他的部队退回“三八线”以南，进入汉城附近地域。

沃克告诉柯林斯，如果他不受命防御汉城——仁川地区，就能够在毫无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撤退。假如他受命坚守，中国人即会对他实施合围。沃克认为，从仁川撤出朝鲜代价将是很大的，柯林斯将军对此甚表同感。如果必须进行一次撤出朝鲜的行动的的话，那么沃克希望从釜山，而不是从仁川撤离。他对他可以把他的部队安全撤到釜山地区这一点颇为自信，并认为假使他得到第10军的增援，甚至有可能设想在那里长期坚守下去。

沃克的部队于11月5日撤到了平壤以南地区，在那里销毁了大量的供给品之后，又向南撤到新阵地。第二天，柯林斯将军飞抵兴南，会见阿尔蒙德将军。他发现，在不遭受重大损失即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坚守兴南——咸兴地区这一点上，阿尔蒙德充满了信心，同时还相信，如果接到命令，可以成功地实施撤退而付出不大的代价。柯林斯将军表示同意阿尔蒙德的这一结论。

在返回东京后，柯林斯与麦克阿瑟将军、乔伊将军、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以及高级参谋官员希基、威洛比、赖特等人于11月6日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就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中国人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作为谈论的主要议题。他们对今后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可能出现的局势作出了三种假设。

第一种情况他们设想为：中国人继续进行全面进攻，但是禁止麦克阿瑟发动对中国的空中攻击；不对中国实施封锁；不向朝鲜派遣蒋介石的军队；在1951年4月可能派给麦克阿瑟四个国民警卫队师，在此之前，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的兵力不会大量增加；或许会在北朝鲜投掷原子弹。麦克阿瑟言辞激烈地反对说，在中国人强大的攻势下，仍旧对他的部队设置此等限制，实际上等于是一种投降。在这种条件下，停战问题是政治问题，也许有用，但从军事观点来看，则确实无此必要。无论如何他的部队将被迫撤出朝鲜。因此，美国不应该在这样的前提下仓卒寻求停战。和柯林斯一样，他赞同沃克与阿尔蒙德的见解：无论是停战还是不停战，联合国部队均可以分别从釜山和兴南安全撤出朝鲜。

作为第二种情况，与会者设想了如下一种局势：中国人继续进攻，但我们将采取对中国实施一种有效的海军封锁，允许对中国大陆进行空中侦察和轰炸行动，最大限度地使用中国国民党部队，一旦战术条件成熟，即使用原子弹等措施。麦克阿瑟将军说，有了这些前提条件，他就可以下令尽可能地把在朝鲜坚守的阵地向北设置。在这种状况下，他将从陆路运送阿尔蒙德将军属下的第10军至釜山，与第8集团军一起作战。

第三种设想是，中国人同意不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

认为，在此情况下，联合国应接受停战。安排停战的前提是：北朝鲜部队也和中国人一样在“三八线”附近停止行动；北朝鲜游击队撤回他们自己的领土；第8集团军继续保持防卫汉城——仁川地区的阵地，同时第10军撤回釜山；由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监督停战条款的执行情况。他把这些措施称之为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除非联合国决定按第二种设想采取行动。他重申他坚信：应该毫不迟疑地派遣中国国民党军队到朝鲜，联合国的其它成员国也应该增加他们编入联合国军队的部队的人数，使联合国军的总数至少要达到7.5万人。他在与柯林斯将军会谈时强调说，除非使他的部队尽快得到实实在在的援助，否则联合国军就应该撤离朝鲜。

#### 四、麦克阿瑟受到警告

麦克阿瑟深深感到，他是在被迫缚住了双手的状况下来与中国人作战的。在与柯林斯将军会谈时所迸发出的怨恨，早已泄露到公众传播渠道去了，这已逐渐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并为后来的争吵埋下了种子。就在12月6日与柯林斯举行会谈前不久，麦克阿瑟在接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编辑时就对给他的部队设置的障碍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把继续禁止对中国飞机紧追不舍和轰炸满洲中国基地的行动，称为“军事作战史上绝无先例的一种巨大的障碍。”

他还给合众社主编贝利写了一封信，再次对他为之而战的国家政策提出了批评。麦克阿瑟的行动使杜鲁门总统很生气，于是在12月5日命令参联会通告所有战区司令官，任何涉及对外政策的声明在发表之前均须经过国防部审批。他是明确地针对麦克阿瑟而采取这一行动的。这些指示的效果几

乎立即就显露出来。12月9日，麦克阿瑟将一项公报提交给国防部审批，他打算向新闻界发布该公报。麦克阿瑟声称，他的部队已成功地完成了战术撤退，现在正等待“由于中共介入了战争而急需作出的政治上的决策和方针。”他继续说，“广为流传的部队已经历了一场败退或溃散的谣言完全是胡说八道”。他指出，“预报中国人关于进攻的决定，是政治情报的一项内容，但是未能预报。……战区的情报是如此有限，以至于这个新的敌人一旦作出了要付诸实施的决定，就可以实施……而不必担心会被发现……。”

参联会以一种责怪的语气对麦克阿瑟的公报进行了反驳和答复。他们说，建议发布的公报没有遵从总统的指示。从今以后，他应该把此类公报的内容完全限于军事作战的范围。参联会指出，“在战地发布的军事公报，不应该包含诸如把外交和军事政策的讨论交给新闻界评论和对政治或国内的消息进行评述等内容。

## 五、高级会议

柯林斯返回华盛顿后告诉参联会：“如果联合国决定不继续在朝鲜实施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如果中共继续发动攻击，那么应该命令麦克阿瑟在最终撤离朝鲜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他的部队被消灭。”

没有哪个人比总统更真切地意识到需要作出英明决策了。他现在不得不着手进行此项工作了。在朝鲜的军事溃败彻底消除了那种认为目前的国家政策依然适合国家的利益的幻觉。由于在朝鲜的军事失败而蔓延开的危机感，和中国人不可遏制的军事行动及其所引起的极端不吉祥的灾难。不仅

使东京而且也使华盛顿感到震惊。但是这还不是仓卒下结论的时刻。在这种充满了干柴的国际环境里，错误的决策将可能使朝鲜的灌木林火蔓延成一场世界范围的大火。鉴于有一项不好的决策比没有决策还糟，所以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探求最佳答案时，就表现得有点缓慢，而且极为仔细和谨慎。

杜鲁门总统第一次得知中国人发起攻击的消息是11月28日凌晨。当时，布莱德雷将军向他递交了麦克阿瑟关于他的部队遭到了重大打击的第一份报告。参联会在此之前一直都在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因为他们从对第8集团军遭到的抵抗不断增加的情况中已经有所警觉。杜鲁门总统当即召开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布莱德雷将军对委员会的成员们说，参联会认为朝鲜出现的新的转折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并不象报纸报道的那样是一场空前的浩劫。他强调麦克阿瑟的部队有受到来自满洲机场的飞机攻击的危险，但又提出反对授权麦克阿瑟去轰炸那些机场。

国防部长马歇尔以强硬的措辞建议说，无论是美国，还是联合国都不要卷入一场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他的看法与三军部长和参联会是一致的。在反映了美军高级参谋人员把注意力放在西欧防务上之后，布莱德雷将军告诫说，如果美国放任自己卷入一场与中国人进行的大规模冲突，则不可能继续在欧洲保持大量部队。马歇尔将军补充说，在对付这种新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侵略行动时，美国最基本的一条是要严格在联合国范围内行事，而不要顾及由此而产生的困难。

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同意，中国人的人侵使美国扩编自



身武装部队和扩大自身在人员和物资上的力量变得极为紧迫了。总统也同意这一意见，并同意有必要向国会提出补充预算，以应付由于大规模作战准备工作而造成的费用增加。

国务卿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人对联合国部队的进攻，把美国推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他强调说，在探讨朝鲜问题时，要始终记在心上的，我们真正的对手是在朝鲜和其它地方的争端背后的力量，即苏联人。因此，杜鲁门总统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充分意识到是否会导致一场与苏联人进行的战争。举例来说，如果美国成功地轰炸了位于满洲的中国机场，那么总统应该相信苏联人将会欣然介入战争。

三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把苏联人限制在其1947年的势力范围以内。现在，假使美国采取进攻中国领土和进入苏联的特别势力和利益范围的行动，那就得冒进行一次可能打不赢的战争的风险。艾奇逊相信，美国还是有一些可以在不与中国人开战的条件下而使他们遭到破坏的方法的。尽管他没有列举这些方案的细节，但是他最后宣称，美国还是寻找某种结束朝鲜战争的方法为佳。

在以后的几天里，杜鲁门总统又与他的高级顾问们和国会领导人进行了一些磋商。然而却没有就行动方案作出决定。麦克阿瑟在他要求制订政治决策的请求中并没有解释他所向往的内容是什么。然而，在目前，必须就下述两个问题制订出新的国家政策。这两个问题是：是否对中国进行报复；是否试图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停火协定。在回答这两个问题时，最重要的因素是确定：苏联的企图；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所能接受的代价；主动撤出朝鲜所造成的后果；上述这几

个因素在美国的盟国，特别是那些西欧盟国中的反响。

虽然麦克阿瑟将军不曾在该问题上理直气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很显然，他的观点是美国应该对中国进行报复，并在11月初特地表示，他已准备就绪，可以攻击鸭绿江上的设施。这使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盟国感到不安。北约组织已经建立了一年半多了，但其武装力量仍处于筹建的阶段。当时，西欧一些国家的部队，人数有限，装备缺乏，训练极差，供给短缺。他们对苏联的，甚至对苏联的一些卫星国的侵略，实际上都是没有什么防御力量可言的。离开了美国的援助，在发生了来自东方的进攻事件时，西欧国家，可以预计将会和朝鲜战争最初的时日里南朝鲜人的遭遇一样，大难临头。因此，这些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之国集团欢迎总统使用武装部队来抗击北朝鲜人的冒险行径。在此之前，在这些国家中，关于若他们其中一国受到攻击时，美国是否将真正承担起它在北约组织中的义务一事一直持非常怀疑的态度。总统6月份采取的行动极大地消除了这种怀疑情绪。

然而，由于中国人的人侵而造成的朝鲜战争的延长和美国采取升级化和严厉行动的可能性又给他们带来了另一种忧虑。这就是如果美国开始卷入一场与中共的战争，那么美国对北约组织所承担的义务，虽然是绝对必要的，但也将最后放弃。中国随后或许不费吹灰之力即可以说服苏联人对西欧采取行动；假使美国援军不参加抗击敌人的这一进攻，则俄国人就很可能以很小的代价占领整个欧洲。

北约成员国及其人民和领导人均对麦克阿瑟将军的战略判断感到忧虑。他们担心，他的地位和影响力也许可以使他具有强有力地煽动美国人民对中国人采取十分严厉的军事行

动的能力，以至于否决了华盛顿方面似乎赞成实施的非常有节制的措施。

当时，就连华盛顿官方发表的公开声明，也把北约成员国搞得神经过敏。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关于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直在进行积极的考虑，谁也不会怀疑这番话是逢场作戏，可是对某些神经过敏的人来说，则是无意地表示，是否使用原子弹将由麦克阿瑟将军自行决定。虽然总统随后企图减轻由此而引起的异议和惊恐情绪，曾指出，他并没有授予麦克阿瑟此种权力，只有他才能下令使用原子弹，然而他却无法回避下述这一千真万确的结论，即任何使用原子弹的决定都是由美国作出的。而不是由联合国作出。

关于北约成员国的立场，英国是那些发出焦虑呼声的成员国中最为明显的国家。在该国和英联邦国家中很受人尊敬的领导人——包括丘吉尔和艾登等，都被麦克阿瑟要对中国采取严厉行动的传闻搞得忧心忡忡。可以设想，这种持续的紧张状态可能会毁掉北约组织和联合国中的西方联盟。所以，它促成了一个结果，即英国首相艾德礼准备在他和杜鲁门总统之间进行一次会谈。英国的这一建议立即被接受。并计划于12月4日开始举行。

在会谈之前，艾德礼与其他英联邦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举行了会晤。很显然，他在与杜鲁门总统会谈时，也曾阐述过这些国家的立场。

在艾德礼到达华盛顿的前一天，为了对他的这次访问作基本的准备，国防部长、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哈里曼和参联会开会讨论了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会议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既能解决目前的危机，同时又可以维护联合国成

员国之间，特别是与英联邦国家的团结。在这次会议上，国家最高领导层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的军事力量应该刻不容缓地予以加强。陆军参谋长已经在起草报告，以确定军用品生产增加多少，陆军兵力增加多少以及扩编速度如何。

会议还特别就朝鲜问题提出了一项建议，这就是美国应提请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在第8集团军离开北朝鲜撤回“三八线”的前提下实现停火。很明显，此类决议应该在中国人的部队把第8集团军赶回“三八线”之前通过。另外，会议对中国人在同意停火时会开出的价码也十分重视。

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联合国部队在没有停火的情况下，是一撤到滩头阵地就撤出朝鲜，还是等到敌人迫使他们这样做时再撤出去。与会者还对联合国军被迫撤离朝鲜后美国是否应该对共产党中国实施空中和海上攻击这样也很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审议。这次会议没有就可行的行动方案向总统提出明确的建议。会议同意，这样的建议，必须待当时仍在朝鲜的柯林斯将军回来后，与杜鲁门总统和艾德礼首相第二天的会晤结果一并考虑，再进一步予以确定。

在英国首相的脑子里，对杜鲁门总统关于可能使用原子弹的话尤为担忧。英国的立场是在没有与他们以及联合国多数成员国协商（可能是同意）之前，要保证不使用原子弹。他们都强烈反对在中国投掷原子弹。

在艾德礼到来的前夕，国务院官员对隐藏在他希望与杜鲁门总统会谈这一不寻常的请求背后的缘由和艾德礼对朝鲜局势的看法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艾德礼先生此次访问的原因在于“朝鲜局势的突然变化。”

英国对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日益关注，有一部份是起因于“与苏联相比较西方地位在衰落。”英国人对美国的任意

作决定的权利并不十分放心。他们的关注由于对美国政策和行动的某些不确切的推断而更为强烈。这种关注并不只是英国人有，在其它西方列强中也普遍存在。

国务院推测，艾德礼会向杜鲁门诉说在全体英国人民中存在的真正忧虑，即一场同苏联人进行的公开战争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却正在步入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将彻底卷入一场与共产党中国进行的使之耗尽人力、物力的战争。在这种忧虑中，有两个特别令人敏感的问题，就是联合国部队在朝鲜所面临的紧迫局势和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政策。

国务院官员对参联会说：

“对于朝鲜，非常引人关注的是已经采取的并且也许会继续采取的那些会加剧局势恶化，并把我们将日益推向一场与中国的战争的行动。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英国人普遍对麦克阿瑟将军不信任，怕他或许会基于军事需要而作出政治决策。英国人认为应建立中立区的观点和反对越过鸭绿江进行进攻的立场都与此有关。此外，其意见里还包含有担心在亚洲大陆使用原子弹，甚至对采取这种行动进行考虑也很担心。

参联会完全同意国务院结论的下述部份：

“我们相信，英国在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是真诚的。应该在对这种关注充分理解并作出评价的情况下处理这些问题。诚然，我们处理问题时要理解和同情他们，并且只要适宜就尽可能与他们会晤，但是我们不应该给他们造成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对英国的行动和政策是完全满意的。特别是，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对他们强调使防御措施有所进展是重要的和迫切的。他们总喜欢把世界局势

中的某些事情首先当作美苏之间的问题，因此不重视他们自己作出努力。”

在牵涉到在朝鲜的行动细节问题上，国务院和参联会一致向总统建议：他不要向艾德礼作出限制美国使用原子弹的行动自由的许诺。总统应该告诉艾德礼，美国并不愿意使用原子弹，并强调美国充分理解使用原子弹将造成的可怕后果。他还应该对英国首相说，美国愿意，同时也期待着与英国就对付目前的危机采取一致的行动。

国务院建议杜鲁门总统与英国首相就下列两项可能在朝鲜实施的行动方案进行讨论。第一项方案内容包括，在可能达成一项停火协定的同时，把联合国部队撤至“三八线”附近的一条防线上。第二项方案为，全部撤离朝鲜。倘使军事上需要，第10军应该由朝鲜撤到日本，并争取达成一项政治性停火协定以稳定局势，同时沿“三八线”在双方部队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国务院希望杜鲁门总统告诉艾德礼，麦克阿瑟已准备把他的部队集结到三个滩头阵地上，即：汉城——仁川地区，兴南地区和釜山地区。第10军用军事上切实可行的任何方法从朝鲜半岛撤至日本。

国务院的建议强调指出：

“在中共军队达到“三八线”之前，我们应该寻求在“三八线”附近建立一个非军事区，隔离双方军队，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停火协议。这一行动的主要意图在于使侵略不能得逞，并考虑在停火行动上赢得压倒多数的联合国成员的支持。然而，以“三八线”为基础安排停火，不能以其它事情上的妥协为前提条件，诸如福摩萨问题和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

在进行停火谈判期间（最明显地是在双方都同意停火之

前),联合国军将在汉城——仁川集结,但在最终确定停火之前,不得开始实施任何撤离行动。

虽然参联会和他们手下的拟定计划的参谋们一致认为,对于联合国军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停火在军事上或许是有利的,但他们希望办好两件事。第一,为达成停火协议而给予中国人的交换条件必须不是太多。第二,联合国军司令必须在作战上不受限制。国务院所提出的计划,不仅规定了第8集团军撤到何处,而且还限制麦克阿瑟撤出部队的条件,这是不能接受的。参联会对国务院的建议作了修正,删除了关于撤出第10军的内容。参联会主张“安排这种停火,必须不带有危及联合国部队安全的强制性条件。”换句话说,麦克阿瑟必须拥有随便在什么时间撤退的自由。同时,他们也反对国务院有关强迫第8集团军撤至汉城——仁川地区的规定。

在国务院给杜鲁门总统的建议中,把撤离朝鲜的大致必要性解释为,国务院的立场是:“在中国人认可联合国对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前,不否认对中国人采取一些旨在骚扰他们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也不反对利用可以实施的方式来鼓励中国国内的反共抵抗行动,包括利用国民党的力量。”

鉴于时值12月初,参联会的下述行动即显得意义深远。他们抓住国务院谨慎地表示要进行报复的暗示而大作文章。不仅措词强硬,而且增加了麦克阿瑟将军后来提出的几条可能实施的报复措施,包括对中国进行海军封锁和轰炸朝鲜境外的中国交通线。

杜鲁门总统和艾德礼首相于12月4日在白宫开始会谈,一共谈了五天。当时出席会谈的还有国防部长马歇尔、国务卿艾奇逊和英国驻美大使等人。他们的讨论坦率、开诚布公

并不时发生点争吵，但是最终以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而告终。

非常清楚，英国，推论下去还有北约组织其他国家，虽然都不打算与美国分道扬镳，但又无法接受处理与红色中国关系上的极不现实而十分危险的政策。艾德礼一开始就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就是在目前条件下，别无选择，只有与中共进行谈判。但是，这样的谈判非常明确地要涉及到朝鲜以外的问题，诸如把福摩萨送给共产党，承认中共在联合国的地位，美国承认中共政府等，这些都属于为了实现停火，并使中国部队撤出朝鲜领土而要付出的代价。

杜鲁门总统强调，美国的政策绝对不能是，在朋友处于危难之际抛弃不管。他指出，美国对侵略是不分大小的。杜鲁门总统的立场和参联会是一致的，他告诉艾德礼，如果建议实施停火，美国将接受此建议，但是美国不会为此而付出任何代价。如果停火建议没有被采纳，或者虽然被采纳而中国人随后又再一次挑起了战端，美国就将尽其所能全力以赴地去战斗。

艾奇逊同意，在朝鲜立即停火对联合国方面也许是有利的。但是，对美国来说，用艾德礼所提的那种方式来换取停火是不能接受的。美国领导人反对艾德礼提出的建议，其理由是这些建议实际上是鼓励中国的侵略行径，这将会严重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势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如此。至于美国对中国的报复行动，美方首脑没有承诺他们将不采取非常积极的措施，例如封锁或轰炸大陆。然而也向艾德礼做出了以下保证，总统的高级顾问中没有人极力主张实施上述行动，而且作为这项方针的基本原则，美国决心，只要有可能，即避免冲突扩大。



在12月7日的会谈之后，艾德礼和杜鲁门总统同意，将不自动大规模撤离朝鲜。柯林斯从朝鲜回来后，于12月9日向两国政府领导人简要地介绍了军事形势。在汇报完毕后，他对记者说，麦克阿瑟的部队有能力自卫，而不会进一步遭受严重损失。

经过两国领导人的进一步讨论，达成了一些协议。其中包括，无论是美国还是联合王国都不反对亚洲国家向中共作出的任何停火呼吁。双方都认为两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和统一的朝鲜。如能争取到体面的条款，目前很需要停火并和平解决与中共目前的冲突。在继续把共产党中国关在联合国大门外的问题上，没有不同意见。双方议定，中共将不会因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在诸如福摩萨或印度支那问题上获得任何补偿。如果不能得到上述结果，美国和英国军队将在朝鲜战斗到底，直到他们被迫撤离为止。

## 第十六章 危难之际

### 一、增援的前景

12月6日，麦克阿瑟将军曾提请柯林斯将军注意，除非在一个合乎情理的期限内提供实际援助，否则他在朝鲜的部队即应尽可能迅速撤出。柯林斯当时答复说，麦克阿瑟不能期望在近期内得到庞大增援部队。柯林斯并非信口开河，他的话为华盛顿的陆军部官员此后对麦克阿瑟总部可调用的陆军部队的分析所证实。

布尔特将军12月3日建议，立即派遣美国本土唯一的战备师——第82空降师到日本，以有效地保护美国在日本的基地，或在需要的时候，参与朝鲜作战。他认为，因为该师只能用于正规的地面作战行动，所以可以不带空降装具实施机动。布尔特继续说，在下达命令后该师可以在34天之内全部抵达日本。由于该师有大约2000余名超编人员，可把这个数目的基于留在美国本土再组建一个空降师。陆军部后勤部的瑞德尔少将承认，从后勤的角度来看，可以派遣该师到日本。但他并不赞成派出该师。李奇微将军奉劝代理参谋长海斯利普将军说，任何调派部队的决定，在柯林斯将军从朝鲜归来之前，都应该暂缓作出。柯林斯返回美国之后，12月8日否决了这项船运计划。

除了第82空降师之外，陆军部队中可以用来增援麦克阿

瑟的战备师确实是微乎其微。两个国民警卫队师——第28师和第43师到1951年6月才能作好启运前往朝鲜的准备；另外两个国民警卫队师——第40师和第45师则在1951年7月才能派出；到8月，第4步兵师可以加入远东战区的序列；而第2装甲师和第11空降师则到1951年12月才能到达朝鲜。但是在目前，美国地面部队的力量则是微乎其微，以至于在能够作出重要部署（除了第82空降师外）之前，朝鲜局势似乎只能顺乎自然了。进一步说，“因为目前的危机将最后导致全球战争的可能性急剧增长，美国必须根据目前紧急作战计划中的战略企图进一步部署自己的军队。

### 人 员 补 充

人员的补充同样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中国人发起进攻时，麦克阿瑟所部各师的士兵和军官均缺额30%。这一缺陷，在与弱敌作战时是可以容忍的，但在中国人入侵以后，则变得难以忍受。麦克阿瑟于11月28日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当时他呼吁为他的部队所提供的补充兵员要双倍于原定计划指标。他曾获通知，12月份将有3.3万名补充兵员到达远东。他要求说，他现在需要7.4万名补充兵员来填补在中国人进攻中损失的人员，以使他的部队恢复编制数额。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预期在1月份将会损失的员额。

陆军部承认麦克阿瑟的需求是正当的，但是他们既无法增加补充兵员的数量，也不能加快补充兵员的运送速度。事实上，就连已向麦克阿瑟许诺过的3.3万人也不能如数提供给他。对12月份全月运送兵员情况作出的最乐观的估计，是运送2.3万名补充兵员。

## 中国国民党军队

为了寻求增援部队，麦克阿瑟提醒参联会说，蒋介石在7月曾表示愿意派遣3.3万人的部队到朝鲜归他指挥。这项请求由于他个人的和参联会的意见曾被拒绝。然而，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入侵了，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因而于11月28日向参联会提出了让蒋介石军队参战的申请。他认为，早先拒绝蒋的请求是出于下列理由或者至少受到其影响而作出的：坚信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可能会给中共参战提供借口；另一条理由是，需要保存中国国民党的力量，以对付中共对福摩萨发动的进攻。麦克阿瑟告诉参联会说，现在无论是哪一条理由都已不复存在。他强调指出，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是他可以获取训练有素并很快就可投入抗击他现在新对手的兵员的唯一来源。他断定，这些部队在两个星期内即可以到达朝鲜，而且其员额将远远超出早先提出的3.3万人。麦克阿瑟极力怂恿参联会说：“我强烈主张，应该授权战区司令直接与福摩萨的中国当局就这支部队的北调和加入联合国军的问题进行具体协商，因为这支部队对于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地位是理想的，也是可以得到的。”

华盛顿当局不同意这些主张。他们认为，让中国国民党军队参预朝鲜冲突，将导致一场与共产党中国的大规模战争的突然爆发，或许还会引起一场全球战争，而美国尚未作好准备。此外，使用蒋介石的人马似乎也不会得到那些派遣部队到朝鲜的联合国成员国的赞同，即使不是所有的这些国家，至少也有其中的一部份。例如，英联邦国家就非常可能拒绝让他们的军队与中国国民党军队并肩作战。另外，万一发生了一场与中共的全面战争，那么，在中国大陆使用中国

国民党军队要比在朝鲜使用更好些。同时，鉴于最近在朝鲜的实际损耗所造成的日益窘迫的补给状况，华盛顿也不愿为了朝鲜的需要而对中国国民党军队进行装备。从政治上讲，这项行动将使美国对中国国民党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达到一种几乎无法接受的限度。总之，华盛顿方面对于3.3万名中国国民党军队参战会对朝鲜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一事，心存疑虑。

参联会没有立即给麦克阿瑟以明确的回答，只答复说，正在考虑他的建议。然而参联会告诫说，这一行动可能会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有可能破坏美国与联合国里的盟国之间的团结。甚至使美国在它的盟友中陷于孤立。

12月18日，为了取得大批的援军，麦克阿瑟将军采用了另一种招数，尽管所求之事不是直接为了朝鲜。这就是他要求把已在9月份受命转入现役的四个国民警卫队师立即派往日本。他指出，苏联近来的宣传对日本的兴趣正在不断增长，而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对那些保持自由体制的亚洲国家所施加的压力，也在日益加大。这一切对日本来说都是报警的信号。为了针对苏联攻击日本的任何行动，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他强烈主张，把上述四个师调至日本进行训练。参联会告诉麦克阿瑟，虽然最终决定要等待柯林斯将军作出（他当时正在欧洲视察），但是很可能不会向他派出国民警卫队师。但会继续采取各种措施使麦克阿瑟部队满员，并使他们能在那里待下去。与此同时，参联会向麦克阿瑟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在不损害今后的部署的条件下，把第10军的一部份部队调至日本。”柯林斯将军回来后，参联会作出决定，由于政府没有制订出美国在朝鲜的下一步行动方案，暂且不在远东布置新的美军师。

## 石竹花行动

在中国人11月底和12月初发动的攻势中，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不仅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同时在敌军进攻时期这两支部队也由于遗弃和自己毁坏而丧失了庞大数目的补给品和装备。第10军极其分散的部队，特别是在长津水库地区的那些部队，在撤往兴南的途中丢失或毁掉了大量被服、帐篷、军械装备、通信器材和工程器材。阿尔蒙德将军的负责补给工作的参谋们推断，要弥补中国人在长津水库地区攻击第10军部队所造成的后果，需要提供重新装备一个半师的装备。沃克将军的负责补给工作的军官于12月1日告诉远东战区司令部的后勤部说，土耳其旅已丧失了他们的大部份装备，而且需要考虑对美第2师至少一个团级战斗队大量补充装备。

麦克阿瑟将军下令，立即从他在日本的库存物资中向朝鲜运送两个团战斗队的重装备。作为旨在挽救局势的多项具体措施中的一项，陆军部立即开始行动起来，向麦克阿瑟总部提供了一个步兵师的补充装备。12月4日，陆军部后勤部长拉金将军下令，立即优先进行向远东战区提供一个整师的装备（不包括飞机、一般用途的车辆和某些不易船运的或对作战行动不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物资）的筹集、装载和启运工作。这次船运的代号为“石竹花行动”。麦克阿瑟将军刚接到正在进行的船运情况的通知，就要求运送两个师的，而不是一个师的装备。但是陆军部告诉他，因为陆军即将扩编，并鉴于他的总部所辖部队的需求量，不可能增加紧急船运物资的数额。

“石竹花行动”在一种十万火急的气氛中全面展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弗兰西斯科（旧金山）和华盛顿州的西雅

图，各有四艘轮船于12月5日开始装载。12月9日，上述八艘轮船（部分处于战备状态）开往远东。船上所运载的物资绝大部分是共同防御援助计划规定的储存物资、特别储备以及从驻扎在旧金山、西雅图附近的部队中抽调的。在运给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的装备中，有140辆中型坦克。

## 二、撤军的可能性

在柯林斯将军离开华盛顿期间，陆军参谋部的其它主管官员，包括海斯利普将军、李奇微将军、格仑瑟将军、布尔特将军和里德将军，从12月初开始一直在研究中国人入侵所造成的局势及其对美国陆军的影响问题。他们对朝鲜危机的严重程度并不清楚，但从情况图和麦克阿瑟充满忧虑的报告里，他们又只能断定，联合国部队处于遭击溃和被歼灭的极端危险之中。

布尔特将军对麦克阿瑟关于除非立即给他派去庞大数额的地面部队，否则他就会被迫把其所部各师撤至滩头阵地的警告，十分注意。他声称，应该命令麦克阿瑟撤出朝鲜。他指出，在美国或联合国其它成员国内，都根本不存在麦克阿瑟所需要的增援部队。如果麦克阿瑟今后继续在朝鲜战斗下去，他的部队就可能全军覆没。

布尔特确信，中国人的入侵已令人生畏地增强了苏联人在任何一场全球战争中的力量。美国必须立即针对苏联人的进展采取反措施。但是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来考虑，在任何抗击苏联进攻美国或者它的盟国的行动中，麦克阿瑟在朝鲜的部队，包括七个美军师在内，都无济于事。因此，布尔特建议，马上更改麦克阿瑟的作战任务，允许他的联合国军尽快

撤出朝鲜。

美国的军界和政界领导人对下列可能性极其关注，并且得出了一致性意见：中共人侵朝鲜只不过是苏联霸占全世界行动中的第一步。在整个12月份，这些首脑人物均在尽其所能来考虑他们下一步所能采取的措施，以使美国在对付似乎已迫在眉睫的全球战争中能处于尽可能有利的地位。12月初，布尔特将军为军界首脑的备战工作开了个头，他敦促美军的各个联合司令部进入战备状态，并授权这些联合司令部在万一遭到进攻时把目前的紧急作战计划付诸实施。

12月6日，参联会采纳了布尔特的建议，并采取了行动。这就是告诉各联合司令部的司令，中国人的人侵已极大地增长了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并命令他们，“要在不制造惊恐气氛的前提下，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战备工作。”

陆军部机关的官员们在12月初考虑了开始全面动员的问题。诚然，可以断定全面动员还为时过早，但是采取适当步骤增加陆军的实力，拓宽动员和生产的基础是必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参联会的建议，于11月22日批准在1951财政年度中，使陆军拥有16个作战师，总人数达到126.3万人。而至1954年6月，陆军经过逐渐扩建，将拥有18个作战师，总共135.3万人的兵力。

陆军部长佩斯阐明了陆军部多数官员的观点。他于12月6日告诉陆军政策委员会说，由于中国人的人侵，现在美国人所居住的世界与他们在一周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在性质上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相同，陆军12月6日的需求与其11月30日的需求同样也完全不同。他强调，陆军按部就班的扩编计划既不能有效地也不能迅速地应付突变的局势。李奇微代表近期出访在外的柯林斯将军对佩斯说，陆军参谋部已起



草了一份陆军迅速扩编至拥有153万人，21个师的兵力的计划，佩斯批准了这一设想，但只供计划之用。

中国人的行动所造成的紧迫危险和可能发生全球战争的威胁增大，同样对陆军扩编产生了某些促进作用。12月5日，参联会提议要加快陆军的扩编速度，把原来计划在1954年6月达到18个师的扩编计划提前到1952年6月完成。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行动。作为这项加速扩编的方针的结果，陆军部在12月下令，把第31和第47两个国民警卫队师，从1951年1月开始正式转为联邦服役师。

各方面的军事首脑人物，其中包括柯林斯将军和李奇微将军都一致认为，总统应该宣布一项国家紧急法令，使总统获得战时应有的权力，加速国家武装部队和支援这些部队的工业设施的扩建工作。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在一次广播演说中向全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第二天，他签署了一份公告。这份公告的部分内容如下：

“现在，我，哈里·S·杜鲁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正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就要求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增强我国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民防力量，使我们能够粉碎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任何威胁。”

华盛顿官员要求麦克阿瑟收集一下他的部队对总统公告的意见。麦克阿瑟答复说，因为时间所限和他的各位下级指挥官“极其分散”的缘故，无法通过详尽的调查来获得他们对总统演说的反应。但是，就他的判断来说，反应都是充满赞同之声的。麦克阿瑟最后说：“然而，大多数都与我一样，还有疑虑，认为在国家的目前状况下，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立即全力以赴地动员我们最大限度的军事潜力。”

### 三、第10军奉命撤离北朝鲜

与此同时，东京方面也一直在考虑由于中国人的攻击而被迫撤出朝鲜的可能性。12月6日，赖特将军向麦克阿瑟将军递交了一份关于如果必要的话放弃朝鲜的详尽研究报告。赖特指出，通过仁川撤退将是缓慢而危险的。而釜山则拥有许多优点，可以迅速而高效率地装载人员和装备上船。釜山可以容纳28艘舰船昼夜停泊，而仁川则只能停靠坦克登陆舰以及类似的突击舰艇，同时每天只有两段为时四小时的装载时间。釜山拥有可以装卸所有类型沉重物品的港口起重设施，而仁川则没有。从日本到釜山的往返时间仅为从日本到仁川的1/4。即使作最保守的推断，赖特将军还是坚信从釜山撤出所有联合国军部队与装备所需时间只是从仁川撤离的1/5。赖特还认为，当敌人深入朝鲜腹地时，对中国人实施的空中作战将变得更有效。假如决定从釜山撤离，那么可以断定，麦克阿瑟的部队定会成功地延长撤退的时间，并保持和坚守后方的机场。一旦上述部队抵达旧日的釜山环形防御阵地，即可以使用日本的机场来继续有效地支援其余部队的撤退行动。

在论证了撤退的路线之后，赖特将军接着提议，应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阿尔蒙德的部队由海路撤出朝鲜东北部，并在釜山或浦项洞重新登陆。赖特进一步提议说，第10军应该归第8集团军指挥。这样第8集团军的力量即会得到加强，并会在必要时，以极其成功的行动撤往釜山防御圈。

麦克阿瑟将军不愿把阿尔蒙德置于沃克的指挥之下。然而，他只得做出让步。因为对于他说来，巩固他在朝鲜的部

队是压倒一切的。12月7日，他批准了赖特的建议，并把这一决定分别通知了沃克和阿尔蒙德。他对他们说：

“当前计划要求在必要时刻，把部队从现在的阵地逐次撤至釜山地区。第8集团军除非遭到能阻止其向南撤退的包围，应尽量长期坚守汉城地区。下一步的计划设想是，在条件成熟时，把第10军早日从兴南地区撤出，并与第8集团军实际汇合。到那个时候，第10军即转归第8集团军指挥。”

参联会立即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行动。参联会认为，只要可行，阿尔蒙德将军应及早从兴南撤出。

在东京的11月28日会议上，阿尔蒙德曾告诉麦克阿瑟说，如果他得到了坚守兴南的命令，他可以永远地守住兴南。无论考虑不考虑第8集团军在西线的困境，第10军在中国人翼侧的存在，在军事上还是具有相当价值的。不过朝鲜东北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参联会不久就向麦克阿瑟指出，不要重视那个地区了。

在参加完东京会议返回驻地之后，阿尔蒙德曾命令部队向兴南收缩。他所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即是去解救被中国人包围在长津水库附近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部队。上述部队经过自身在后撤中的奋战和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的密切配合，于12月11日抵达兴南。同一天，阿尔蒙德余部大多数也到达该地区。

麦克阿瑟于12月8日将其12月7日的撤退计划拟成命令下发，并于11日飞抵兴南附近连浦机场，亲自听取阿尔蒙德关于第10军撤离朝鲜东北部的计划。阿尔蒙德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军可在12月25日全部撤出兴南，并于12月27日到达釜山。从兴南撤出的总吨位将达40万吨，从水路运送出来需要

75艘货轮，15艘人员运输船和40艘坦克登陆舰。还有500吨人员和装备将不得不在12月14日到18日通过飞机来运送。阿尔蒙德认为，撤退会是井然有序的。这一地区的人数有限，敌军部队对运输行动的阻碍将十分微弱，无需销毁或丢弃补给物资或在编装备。

12月12日，麦克阿瑟通知陆军部，第10军已开始撤退，大韩民国第3师已经在通往釜山的航途之中。该军已制定了在部队撤离时收缩沿咸兴——兴南地区的军防御圈的计划，以保证剩余人员和物资的撤出。

在敌人持续的压力之下，筹划和实施从一个地方撤出如此庞大数额的部队和如此巨大数量的物资，是没有条令可以遵循的，也没有时间来进行摸索和试验。与敦刻尔克大撤退不同，此次撤退行动计划要求撤出所有的装备和补给品。

陆军部的官员们仍心有忧虑，唯恐阿尔蒙德的部队会丢弃可为敌人利用的补给品和装备。12月19日，在与远东总部代表举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他们询问了为撤出或销毁第10军的补给品和物资而制定的计划，并探问了是否有把握成功地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请这些官员们放心，告诉他们说，撤退计划规定把第10军的补给品运到第8集团军的地区去，而把多余的或者已损坏但可修理的物品运到日本。不能按时装船的补给品均将予以销毁。绝大部分储藏的食品和弹药将供掩护撤退的部队使用。他们向陆军部的官员们保证：“圆满完成撤离工作的前景非常好。”

幸运的是，虽然在整个撤离行动期间，中国人为了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准备，实施过零星的侦察活动，但出于他们自己知道的原因，并没有采取全力以赴的行动去攻占滩头阵地。当第10军收缩了防御圈时，海军舰炮火力、地面炮火和空军火

力均加强了对该军的支援，以粉碎敌人试图集结部队实施大规模突击的企图。第3师的部分部队是最后撤出的，他们于12月24日，在海军舰炮火力和海军陆战队与海军舰载航空兵的强大支援下，从兴南滩头阵地最后圆满完成了撤退。在最后的时刻，对具有军事价值的桥梁和设施进行了广泛的破坏。据第10军的军官说，有用的装备或补给品没有丢弃，所有的人员都撤了出来。与此同时，海军运输船只还从兴南港转运出193船人员和物资。从滩头阵地运送出10.5万名作战人员、9.8万名朝鲜非军事人员、1.75万辆车辆和35万吨散装货物。

当阿尔蒙德的部队在朝鲜东北部撤离他们的驻区时，第8集团军也在继续撤往南方。中国人并没有对美军转换阵地施加很大压力。不断在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上组织横贯朝鲜的防线是沃克全面撤退计划的内容之一。第8集团军一直没有与中国人接触，但是情报表明，敌人正在进入平壤。12月中旬，第8集团军大致沿临津江南岸，经杨平、桦川和麟蹄，延伸至东海岸的襄阳一线占领防御阵地。

中国人并没有象预计的那样紧紧追击沃克的撤退部队。12月中旬，位于朝鲜中部东侧的大韩民国军队受到了北朝鲜军队的进攻。这些北朝鲜军队显然是为中国人作屏护和进行侦察。由于北朝鲜人是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作战，用他们来担负上述任务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北朝鲜人出现在第8集团军当面，显然也是在为中国人探查虚实。坦率地说，美国当局对当时中国人的行动是迷惑不解的。威洛比将军向华盛顿上报的材料中提出了若干见解，他说：“由于第8集团军实施了深远的撤退，所以很明显，中国人因为缺乏高效率的机动能力而无法重新与我军建

立接触。”据他推测说，中国人曾设想沃克会在平壤以北站住脚，沃克没有这样做，中国人也就乱了手脚。联合国军的这位情报官宣称：“中国人很可能是在北朝鲜军队的掩护下正在重新调集部队，准备在其选定的时间里恢复进攻。”另据可靠情报称，在第8集团军放弃平壤之后，中国人很快就进入这座城市。可是在12月下旬，中共军队主力的下落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

12月19日，威洛比再次表露出迷惑不解，他在给华盛顿电报中说：“中共军队究竟在何方，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与我军接触，至今仍然只能靠猜测。他认为，鉴于现在与中国人没有直接接触，由北朝鲜部队对第8集团军施加的压力不太大，显露不出进攻的迹象，所以我军不会立即遭到进攻。为了弄清情况，麦克阿瑟将军已命令沃克积极进行地面侦察，穿过北朝鲜人的掩护线，尽可能深入腹地，尤其是要搞清楚敌人可能的行进路线、位置和兵力，并捕获中国士兵以供审讯之用。

1950年12月23日上午，沃克将军在朝鲜议政府附近的一次车祸中遇难。第1军军长米尔本将军暂时指挥第8集团军的部队。在柯林斯将军最近一次到远东视察期间，他曾与麦克阿瑟将军预先讨论过沃克一旦遇难的问题。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柯林斯，如果沃克遭到不幸，他想让陆军参谋部负责作战和行政事务的副参谋长、柯林斯在华盛顿的得力副手之一李奇微将军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麦克阿瑟对有关李奇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卓越战绩早已熟知，而且他也很清楚，由于李奇微在陆军参谋部任职，对朝鲜局势了如指掌，完全有能力立即担当此任。所以，当沃克遇难之后，东京方面立即向柯林斯提出了这项要求。柯林斯在征得了马歇尔部长和杜

鲁门总统的批准后，正式任命李奇微为第8集团军新任司令。李奇微将军几乎是立刻就离开了华盛顿，并于圣诞节的午夜时分抵达东京。

不在远东地区的美国人中，没有哪个人比李奇微将军更加熟悉朝鲜局势了。作为陆军的副参谋长，所有国家一级关于朝鲜战场的报告、研究文件和建议都要经他的手来具体处理。在7月和8月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速运送部队和物资给麦克阿瑟的就是他。他还曾在釜山周围作战的那些危急的日子里于8月与总统特别助理哈里曼一起前往东京。他与麦克阿瑟有过交谈，并身临其境目睹过第8集团军的困难状况。

李奇微的军事生涯，使他具备了指挥第8集团军的条件。当他是一位年青军官时，他曾在中国和菲律宾服过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先是一个空降师的主官，后来又当过军长。他率领其功绩显赫的部队参加过西西里和诺曼底的作战，并经历了突出部之战，最后在战争结束时，打到了波罗的海。战后，在担任各种类型的参谋和主官职务时，李奇微增长了许多关于共产党人的手段、意图和战略方面的有价值的知识。他坚定地自信，共产党人将不得不在朝鲜罢手。

李奇微接管在朝部队指挥权之前，朝鲜问题曾经历了一个月的逆转时期。虽然提出了众多的探索性意见，但仍没有作出关于下一步行动方案的重大决定。11月，一旦中国人放松了压力，国家的计划制定者们似乎也就放松了他们寻找答案的工作。在美国和联合国军所面临的问题中，政治性的多于军事性的问题。作出诸如是否在朝鲜境外对中国入侵者采取行动的决定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未作结论。是否撤离的问题也曾提出过，但随着敌军压力的减弱又没有了下文。紧密相关的停火问题，情况也差不多。是否增加远东战区兵

力的问题，由于国家无力全部满足，所以只对其一半作了明确的答复。而另一半则因为在“现在的最佳行动方案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上迟疑不定，作不出决断而态度显得十分含混。

#### 四、李奇微上任

当圣诞老人降临第8集团军之时，他们正心神不定地驻守在“三八线”附近，等候其新的指挥官，也恭候着新的敌人。日益增多的迹象表明，中国人在发动另一次大规模进攻之前，正在缩小间隙地带，并协调一致地南下，以搞清第8集团军的防御。一种蕴含着杀机的寂静笼罩着战地的上空。12月26日，东京方面接到电话报告，第8集团军参谋长艾伦将军告诉联合司令部的军官们说：“我们又发现一支敌军，这几天几乎每天都会发现新的敌军部队。他们正在逐步增加兵力。”他接着说：“搞不清他们将在什么时候开刀。这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情况。其它方面仍象死一样地悄然无动静。”

麦克阿瑟告诉李奇微，他最大的愿望是获得作战胜利，尽可能守住南朝鲜。他强调，“我们现在正在一种没有任务的状况下进行作战，而是企图通过外交行动来寻找出路。……”。李奇微的第8集团军所取得的任何实实在在的军事胜利，都将极大地加强在外交上的地位。战术空军部队已被事实证明是极令麦克阿瑟失望的部队。他现在贬低他们说，这支部队不可能孤立战场，阻止敌军源源不断地进入战地。麦克阿瑟重申，中国人是一个很危险的对手，整个中国军队都正在卷入朝鲜战争以夺取胜利。在提到他对华盛顿的建议



时，麦克阿瑟说，中国大陆的南方是门户洞开的，福摩萨的军队可以进攻。此类进攻可以减轻中国人在朝鲜施加的压力，因此他建议实施这样的进攻。

李奇微发现，麦克阿瑟对变化无常的朝鲜事态已失去了信心，并准备在指挥作战事宜方面赋予他巨大的权力和自由。麦克阿瑟告诉李奇微，授权他并且也期望他去筹划和解决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的所有军事事宜，麦克阿瑟对李奇微说：“你可按自己的最佳想法去办事。你在朝鲜有可能犯错误，我们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是责任全由我承担。”他同时告诉李奇微，一旦阿尔蒙德的第10军抵达南朝鲜，即转归他管辖。

当李奇微向麦克阿瑟询问关于他指挥在朝鲜作战行动的权力方面的更详细的事项，比如可能发动一次进攻时，麦克阿瑟只是简单地说，“马特（这是李奇微的爱称。——译者注），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李奇微在谈到这种充分放手让权时说：“没有哪位战地司令官可以再有更多的要求了。”

这样，李奇微就带着可以根据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法指挥第8集团军而不需要报请东京方面作决断的全权委任状到了朝鲜。他可以进攻、防御，也可以撤退，决定权都在他手上。尽管他采取的行动一直不必预先得到认可，更不必报批。他却每次都将会图详细报告麦克阿瑟，但是麦克阿瑟从未向他提出过问题。沃克一直是处于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行动的，而李奇微正相反，从没遇到此种对待。

对第8集团军可能撤退的忧虑困扰着南朝鲜人。应当承认，这种忧虑是有根据的。当然，最后是否撤退还需视战局而定，但是在当前，前景一片惨淡。李奇微到达朝鲜后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中就有一项是拜访李承晚总统，并请他放心：

“我很高兴到此地来，我要长久地留在这里。”李奇微对其新指挥的部队，极为直率地说，“你们将会看到我是全力以赴的，我期望你们也这样。”

在与麦克阿瑟将军谈话时，李奇微曾要求允许他为了恢复失地而发动一次进攻，而且他也得到了这种允诺。所以他在去朝鲜时，打算尽快发起进攻。但是，他发现不仅是他手下的多数指挥官，而且他的第8集团军的参谋人员也全都对这样的一次进攻疑虑重重。用李奇微的话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进攻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又鉴于人们有上述的种种顾虑，李奇微决定在短时间内，至少在12月剩下的一段时间里不采取进攻行动。然而，他下令立即制定进攻作战的计划，并以此来向他的参谋人员灌输“进攻”的信念。李奇微后来回忆说：“我对第8集团军的参谋军官个别地和集体地批评过多次，迫使他们按我的想法去做，我对他们说，不执行我的命令，脑袋就要搬家。”同时他警告他的参谋军官们说：“由于情报处无法为我提供准确的情报，我准备通过进攻来搞清敌人到底在何处。”

李奇微直截了当地开始迫使第8集团军把目光转到前线。通过一项接一项深思熟虑而又精心筹划的行动，他终于征服了他新指挥的部队。用模范行动、用规劝把参谋人员、指挥官和士兵中的失败主义情绪驱散了。哪里需要硬碰硬，他就刚直不阿；哪里需要说服教育，他就苦口婆心；哪里需要个人的示范，他就以身作则。

## 五、迟疑不决

与此同时，敌军已经完成了集结和进攻第8集团军的其

他准备工作，并在步入新年之际的12月31日晚上向“三八线”以南发起了全面进攻。中国人在东自李奇微左翼的开城向东直至中东部的春川东北部一个制高点之间绵延44英里的正面上发起了进攻，其主攻方向为永川——议政府——汉城，很明显其目的是夺取汉城和仁川。在向麦克阿瑟将军报告敌军攻击情况时，李奇微将军预测说，中国人对南朝鲜的入侵，是中国人企图凭借绝对优势的兵力，完成把他的部队赶出朝鲜半岛这一意图的一个前奏曲。李奇微告诉麦克阿瑟：“第8集团军将继续执行目前的任务，予敌以最大限度痛击，并在保持主力不动的条件下，逐次利用既设阵地尽量迟滞敌人。”

中国人的强大突击力量大部分指向大韩民国部队防御的东线中心走廊地带，使后者面临被突破与包围的危险，迫使李奇微将军在1月初极不情愿地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李奇微命令他的西线各师由临津江退至汉江稍北防线上，环绕汉城建立一个纵深较大的桥头阵地。然而当敌军迅即尾追这次撤退行动南下时，李奇微即于1月3日决定撤往汉江以南，并放弃汉城。他十分坚定地说，这次后撤行动是在为争取时间而战，并以此来训示他属下的各军军长。1月4日，第8集团军开始撤往由西海岸的平泽向东延伸至海岸村镇三陟一线。

李奇微将军收到的报告中说，在从汉江撤退过程中，他的一些主力部队未能给敌军造成实质性损失，或者没有明显地迟滞敌人。有些部队为了撤退，实际上已与敌人脱离了接触。李奇微向他的各军军长严厉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并强调指出，他希望他们充分抓住一切机会使敌人遭受损失。

## 六、参联会权衡利弊

甚至在中国军队1月份显示武力之前，参联会就已断定，中国人有足够的力量来把麦克阿瑟赶出朝鲜。然而假如麦克阿瑟能够做到的话，他们也希望他可以留在朝鲜。迅速增加兵力，比五个月之前“铬铁行动”时还要多，也许会挽救第8集团军被赶下日本海的命运。可是大规模增兵，特别是迅速增加在朝部队，由于美国战斗师缺乏和世界局势日益恶化，是根本做不到的。12月30日，麦克阿瑟可能抱有的能获得新的地面部队的一丝念头也破灭了，因为参联会告诉他，此时不再派遣美军师赴朝参战。

中国人在朝鲜的胜利，增长了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也激励着共产党人在其他敏感地区，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且加剧了苏联集团与美国的那些盟国之间的紧张气氛，这些都属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参联会向麦克阿瑟指出了这些情况，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我们相信，朝鲜不是一个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地点。”如果把更多的美军师派赴朝鲜，美国人在全世界承担的义务，其中也包括对日本的保护义务，将会遭到严重危险。

对麦克阿瑟来说，这个消息毫不使他感到意外。三个星期之前，当他坚持联合国其它成员国应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使总数达到7.5万人的时候，柯林斯曾向他讲过同样的话。参联会也对他说过这是做不到的。参联会说：“要再从联合国其它成员国那里得到大量赴朝部队，根本行不通。”

在参联会的心里，麦克阿瑟要摆脱被赶出朝鲜的命运，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战斗，血战到底。假如第8集团军能坚持

战斗并消灭足够的敌军部队，中国和北朝鲜的司令官或许就会在如此高昂的代价面前放弃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的企图。参联会不敢奢望奇迹的发生。然而假使第8集团军能够在不大量损兵折将和丧失装备的条件下，在朝鲜坚持下去，并抵挡住中国人，当然不一定在“三八线”以北地区，那么麦克阿瑟就是为他的国家作了一大贡献。由于曾在北朝鲜痛击了联合国军，中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获取的威望已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民族利益。麦克阿瑟要是在军事作战上能够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即可以使中共的这种威望下降。

过去的一个月事态清楚地说明，需要对9月27日为麦克阿瑟将军规定的军事任务进行修改。参联会用这样一句话对上述任务作了修正：“现在你受命在数道阵地上进行逐次防御……。”这些阵地就是麦克阿瑟在12月7日已向他的手下的主要指挥官们谈到过的那些阵地。除了防御这些阵地以外，麦克阿瑟应该尽其所能，“在首先考虑你的部队的安全的前提下，”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然而，华盛顿当局也非常明白，仅靠言辞和军事命令是不会阻挡住中国人的，即使麦克阿瑟尽了最大努力，敌人的压力也或许会迫使他撤出朝鲜。他们同时也看到，如果可能的话，事先为麦克阿瑟的部队井然有序地撤离确定一个最恰当的时机是可取的。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敌军的威胁已不限于朝鲜一地，而且他们与苏联人勾结在一起，可以设想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会对日本构成一种真正的威胁。假如日本沦陷，麦克阿瑟的部队就只能退至冲绳、台湾或者菲律宾了。

参联会对麦克阿瑟将军说：

“我们觉得，如果你被迫退至锦江附近地区的阵地和

由此向东延伸的一条防线，如果中共因此而调集大批部队进攻你的阵地，并明显地具有迫使我们离开朝鲜的能力，那么在那些条件下就必须命令你开始向日本撤退了。”

当参联会就这样一项撤退行动的时机问题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时，麦克阿瑟向他们保证，在他的部队真正被迫撤至他称之为“滩头阵地界线”之前，没有必要作出撤离的决定。鉴于对“滩头阵地界线”可以作出几种不同的解释，参联会要求麦克阿瑟说得更明确一些。柯林斯将军从远东回来时，带回了一幅标好的地图，上面标示着第8集团军在沿半岛南撤过程中可能要据守的九道防御阵地。其中一道标出的阵地线即为第8集团军在9月初曾坚守过的洛东江沿岸阵地。参联会要求麦克阿瑟说明，是否这就是他心中的滩头阵地界线。麦克阿瑟说，可以这样认为，但又指出，说得准确些，应该认为这条线不是固定的。他对参联会说：“在压力下的撤退，实际上将是一步一步地逐次缩向一个最后的弧形防御核心，这项工作将很可能与兴南撤退十分类似。”柯林斯仍然搞不清楚麦克阿瑟到底指的是哪条线。他提醒麦克阿瑟，在他带回的那张标好的地图上有三条防线可以解释为“滩头阵地界线”，并说，当第8集团军被赶到这三条防线中最北端的一道防线时，就到了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刻了。

## 七、撤离计划

联合国军要撤出朝鲜的传言，迅速在大韩民国陆军的官兵中间散布开来。李奇微将军1月8日向麦克阿瑟将军指出，大韩民国的军队对他们将来命运的忧虑情绪是很危险的，并可

能严重影响到他的部队。李奇微建议麦克阿瑟发表一项公开声明，以便消除大韩民国作战部队中的忧虑。麦克阿瑟把这一建议转呈参联会，并附上自己看法：“除非政府一级作出政策决定，使得李奇微提议由我发表的声明有基础，我是不可能发表这样的安抚人心的声明的。”

麦克阿瑟已经训令他的参谋人员继续拟制关于撤离步骤的计划。鉴于实际撤离工作大部分属于海军的任务，赖特将军和作战处长向海军征求了意见。远东战区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伯克海军少将于1月7日向赖特介绍了要考虑的问题和因素。如果撤离工作是在釜山进行的话，那么极有可能是在敌军的压力下进行。从釜山撤离和从兴南滩头阵地撤出部队之间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但釜山的行动在规模和难度上都要超过兴南撤退。因此，运送部队和补给品所需要的时间要比兴南撤退长得多。伯克极力主张要及早制定好下一步的计划。他建议赖特立即指定在釜山的最后一道防御圈内防守的师。伯克还建议由陆战第1师担负此任务，因为该师曾按海军的课目受过专门的训练，包括如何申请海军炮火支援的训练，而且多次证明该师的作战能力十分出众。伯克认为，中间几道防御圈可能需要配置两个师的兵力，任何一个美军师均可担任此任务。

最后没有明确哪个师承担上述任务，因为1月中旬的军事形势，使赖特将军有理由确信，被迫撤离朝鲜一事也许是不会变成现实的。事实上，在1月16日，赖特即欣然推测：除非出于政治上考虑或者可以证明撤退是最佳行动方案，否则联合国军很可能是，上级要它在朝鲜呆多长时间就呆多长时间。赖特不愿确定撤离的日期，即使只用于制定计划，他也不愿意确定。因为在他的思想中，最适宜的时间是依敌人

的行动和“政治上的考虑”来确定的。他曾对完成撤离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作过预测。基于从朝鲜半岛撤离的总吨位预计为200万吨，所以即便使用了在紧缩之后防御圈内的所有装载码头，完成上船工作所用的时间很可能也要持续50天。

作为撤退计划的第二批措施，柯林斯将军（他当时又一次出访远东战区）于1月15日曾告诉麦克阿瑟将军说，假如撤离势在必行，杜鲁门总统想把所有的大韩民国政府官员，大韩民国军队和大韩民国警察一起带走。麦克阿瑟将军对此命令表示满意，并说他认为这很重要。拟制撤离计划的工作立即开始。当柯林斯1月19日从朝鲜回来时，有关情况就呈报给了他。希基将军指出，按照总统的命令，必须撤出总数超过100万的朝鲜人。其中包括3.6万名大韩民国政府官员和家属，60万名大韩民国警察和26万名大韩民国士兵。后两种人员的家属总数为40万人。至于这些人将被运往何处，柯林斯与麦克阿瑟都同意，要尽可能多地把大韩民国士兵安置在济州岛上，以便使他们在撤离之后仍保持一个合法的地位，从而在朝鲜继续战斗下去。

遵循杜鲁门总统的命令来安排和完成任何大韩民国人员的工作，都可能被目前大韩民国请求美国为大韩民国扩军提供援助一事搞得复杂化。12月份，大韩民国外交部长要求国防部长马歇尔“向我们转让一切现成的轻武器，以使我们的年轻人在碰上推进中的敌军时可以人人投入战斗。”与此同时，朝鲜大使约翰·M·张先生也曾敦促国务院为号称“朝鲜青年军”的组织提供武器。据张声称，该组织由50万青年人组成，他们个个都渴望着与中国人搏斗一番。国务院向国防部建议说，这项工作可以做，但只有在这些朝鲜青年被



编入由朝鲜军事当局控制和训练的建制部队之后才能进行。马歇尔将军命令参联会对这些要求进行审议，并就这样做是否合适的问题征询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

在麦克阿瑟将军看来，再向大韩民国政府提供武器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能否组建和装备这些部队，而在于这样做了之后可收到多少成效。麦克阿瑟强调，已向大韩民国的警察部队、反游击战治安部队和在敌占区活动的大韩民国特工组织提供过大量的轻武器。但是我们盟友的游击部队却缺乏坚定果敢的领导，而且只有少量部队在敌后执行任务。从另一方面讲，敌军的游击队却仍继续在朝鲜全境活动频繁。

麦克阿瑟将军相信，要挡住敌军还是要依靠在纵深地域可以相互支援的阵地上布置美军师进行防御。这种意见有力地表明，麦克阿瑟在1月初仍认定他的部队将会被迫撤至釜山防御圈，甚至更远的地方。他解释他的观点时说，由于联合国部队在不久的将来进行作战的区域可能很有限，甚至把步枪交付给装备中的日本国家警察预备队都可能取得更大的效益，所以再训练和装备大韩民国的新部队显然是有问题的。他建议，可以把多余的南朝鲜兵员用于补充现有的大韩民国部队中的缺额。他最后说：

“是否长期为更多的韩国人员提供武器似乎取决于将来美国对朝鲜作战和远东极端危险的局势在军事上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麦克阿瑟终于再次有机会向华盛顿官员们指出，他不认为他们的方针是十分明确的。此外，如果撤离势在必行，那么他也不想让大韩民国军队的人数增加，使撤离任务加重。

和过去一样，在麦克阿瑟的脑子里，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国家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从而使实施撤离成为不是

必须要作的事情。如果有这种变化，而且麦克阿瑟建议的步骤也采取了，撤离就不必要了。然而假如国家领导人显然是不愿意作出这种政策上的变化，那么麦克阿瑟认为，最终撤离的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他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参联会不马上向他发出撤退的命令。如果国家政策发生变化，还有某种可能性，即使不是马上就会作出改变，那么麦克阿瑟将军认为，参联会就可以把发布撤离命令的时间推迟到第8集团军被迫退到他所标出的环绕釜山的第九道即最后一道阵地时，以期延长抗击中国人的军事行动和推迟撤离时间。

## 第十七章 政策探讨

麦克阿瑟将军经常提到的改变政策，包括总统作出是否对中国采取某些特别军事行动的决定。麦克阿瑟将军是在12月份与柯林斯将军会谈中第一次提出这种建议的。他在担任朝鲜司令官的整个任期内，曾坚决主张并不断强调要把他倡议的行动付诸实施。

麦克阿瑟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在方法上是简单的，但所牵扯的东西则十分复杂，他总是看重自己的战区。根据他的推理，中国人已经参与了抗击联合国军的战争，只不过是没有什么公开宣战的正规手续而已。依麦克阿瑟看来，中国人动用他们控制下的全部力量来进行这场战争，并且还得到了苏联在后勤方面的支援。

12月30日，他提出了四项报复措施。他确信这些都是切实可行的，并且相对而言只需要少量的作战部队。第一，封锁中国海岸；第二，通过海军舰炮射击和空军轰炸来摧毁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工业；第三，用台湾的部分中国国民党军队来加强在朝鲜的部队；第四，允许国民党部队对中国大陆的防御薄弱地区实施牵制性作战。他认为，这些措施不仅可以起到减轻对朝鲜的联合国部队的压力的作用，而且可以确实沉重损伤共产党中国进行战争的力量，同时还会使亚洲免遭共产主义吞并，否则亚洲就会面临这种威胁。他承认，过去由于担心激怒共产党中国，会使战争行动的规模更大，曾否决过早进行此类行动的动议。但是他现在则坚决主张，由于

共产党中国已经是不遗余力了，所以进行报复行动就没有促使其采取更大规模行动的问题了。他还承认，如果采纳了他所叙述的行动计划，或许会有俄国人进行干预的某种危险。但他估计这种风险不大，他推论俄国人作出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任何决定，都只能是在对美国与其自身的势力和能力进行比较并作出自己的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

麦克阿瑟认为，如果允许共产党中国进行他称之为“罪名昭著的侵略”而不受惩罚，如果联合国军在没有对中国大陆进行攻击的情况下即撤离朝鲜半岛，亚洲人民，其中包括日本人将会极度沮丧。他暗示，美国这样做会在这些国家的人民面前太丢脸，因此增加远东总部的兵力十分必要，即使是要守住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岸各岛屿，这也是必要的。

麦克阿瑟指出，无论他的部队是在被迫，还是主动的情况下撤出朝鲜，都将使大批当时正担负占领朝鲜任务的中国陆军部队迅即获得解脱，从而使他们可以自由进攻其他地区——极有可能是那些自身价值远比朝鲜更为重要的地区。麦克阿瑟强调说：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现在在朝鲜的比较少数的部队，就能消耗敌人的资源，从而也就起到了保卫其以南各个地区的作用。这样做就其本身来说，要比把这样一支部队放在其它地区担负纯粹的防御任务，对整个局势的贡献可能要大些，因为把这样一支部队放在其它地区就无力牵制敌人目前在朝鲜的大量部队。”

如果实施全面撤退，大韩民国军队将会土崩瓦解或者变得十分微不足道。日本本土也会随着朝鲜的沦陷而变得易遭攻击。

麦克阿瑟再次抨击参联会拒绝增派军队去朝鲜。参联会

作出这种拒绝的根据是，万一出现紧急情况，那些战略价值比朝鲜更高的地区有可能更需要这些部队。麦克阿瑟向他的上司解释说，增派部队到远东，对那些战略价值比朝鲜高的区域的，特别是西欧的，军事资源开发，与其说是妨碍不如说是促进。麦克阿瑟还说：“我完全理解欧洲安全的迫切性，也完全赞成在该地区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但是我不同意让人家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打败我们——我深信无疑，让对方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取胜，我们在欧洲也一定会遭到失败。”他解释说，欧洲防御的准备，作最乐观的推断，也需要在今后两年的时间之内才会搞出一个眉目来。他强调，给他增派几个美军师不可能损害这些准备工作。相反，这样做可以保证今后交付欧洲的部队，是经过战争锻炼的，与欧洲自身建立的军事力量将是和谐一致的。

在简略地论及参联会对朝鲜局势及被迫撤出部队的危险在作战方面所作的情况判断时，麦克阿瑟将军同意，参联会的判断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如他所列举的那样，这些条件是：不派援军；继续限制中国国民党人的行动；不对大陆中国采取军事措施；中国只把力量集中用于朝鲜地区。

麦克阿瑟建议在朝鲜之外攻击中国人的各种行动显然都是作战行动。联合国并未与中国作战，而且一切迹象表明，联合国成员国都不愿参与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就美国本身来说，它可以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但是总统没有权力派遣其它国家的部队在朝鲜以外攻击中国人。如果他下令麦克阿瑟实施其建议的那些行动，则美国事实上就是在与中国进行战争。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没有公开地对美国宣战。而且在表面上也拒绝为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行动承担责任。虽然这纯粹是技术细节问题，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把在亚洲的作战限制在朝鲜这个有限的战场上，维持美国与其盟国反对共产主义侵略联盟的统一，这是既定国策的基本准则。美国的决策者们就是根据他们大脑中的这些宗旨来考虑和分析麦克阿瑟将军建议采取的各种行动的，从而确定是否可以从这些将被证明是促使朝鲜的作战扩大和疏远盟国力量的行动中获得好处。

## 一、审定报复措施

美国领导人仔细地研究了可能对共产党中国进行报复的各种具体方案，并进行了仔细推敲，弄清楚：实施起来效果如何；是否行得通；对保持与美国盟国的一致性是否会产生影响；以及更为重要的是会不会导致一场全面战争。杜鲁门总统批准的现行国家政策声称：“美国不能容忍自己被卷入一场与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战争。”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已经缔结了一项“和平和共同安全”条约，并于1950年2月15日将之公开发表。其任何一方均可以在抵抗“一个在侵略行动中间接或直接与日本联合的国家”或者在发生“触及苏联和中国的切身利益的严重国际争端”时援引这项条约。因此，条约实际上是增大了在对中国实施任何报复措施时苏联政府干涉的可能性。

### 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

12月3日，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实行强制性经济禁运。所有从美国运往共产党中国的出口物资，除非已得到规定的出口许可证的，一律禁止启运；而且以后不再发这种许可证。12月14日，总统训令国务院和财政部起草一项冻结中国共产

党人在美国资产的申请书。12月17日，根据封锁，财政部冻结了这些资产。12月16日，商业部发布通令，禁止美国的船只和飞机在中国共产党的港口和机场停靠和降落。然而，这些经济制裁措施从来都没有完全生效过，因为其它国家，包括那些派兵到朝鲜的联合国成员国都没有严格遵守。

麦克阿瑟将军曾建议，把共产党中国的沿海置于海军封锁之下，这与一项经济制裁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强制实行海上封锁即意味着在封锁者和被封锁者之间处于一种战争状态。海上封锁只限于封锁那些属于敌方或被敌方占领的港口和沿海地带，而无法禁止前往中立国的港口和海岸。还必须对所有国家的船只都要同样对待。因此，如果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大陆实施海上封锁，而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充分合作，会产生许多麻烦。

除非对旅顺、大连和香港等港口也实施封锁，否则整个行动将会无效。毫无疑问，苏联人将会根据它在中苏条约中所得到的军事权和其它特权，要求通往大连和旅顺地区的航路不受限制。英国人也十分明确地会拒绝美国人对香港的任何封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单方面采取海上封锁的行动很可能将使美国背离它的盟国，并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与中国的战争仅仅是一场美国的战争。

从另一方面讲，共产党中国应付一次完全的海上封锁的能力还是极为脆弱的，因为中国作战物资和其它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进口。因此，参联会对进行一场由联合国进行的海上封锁来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如果由联合国来宣布进行海上封锁，则苏联将会象他们接受联合国对朝鲜的封锁一样来对待这次封锁。然而，如果由美国自己来进行封锁任务，则可以想象苏

联将会用军事行动来抵制。

### 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最近的一次是在12月30日，麦克阿瑟将军坚决主张把福摩萨的蒋介石军队派赴朝鲜作战。参联会则始终如一地拒绝了这样一种要求。

反对使用这些部队的最强有力的论据，在于这样做会产生恶劣的政治后果。如前所述，如果美国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则美国将被迫在很大程度上重建国民党中国和美国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种合作关系。对这种承认国民党政权的认可，将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许多问题。美国将被迫重新考虑，也可能是修改其公布的对福摩萨的政策。而这一福摩萨中立化的政策是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6月26日关于朝鲜战争的声明中确立的。因为据信，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将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投入更为庞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将鉴于这种后果而极可能回绝美国提出的建议。

此外，在朝鲜使用蒋介石部队，美对蒋的态度发生变化可能被西欧国家视为降低对欧洲防务重视程度的表现。进一步说，这一行动必将使通过与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的谈判来获取朝鲜冲突的政治解决的愿望更难实现。

### 中国国民党对大陆作战

作为减轻共产党中国在朝鲜对联合国军压力的建议之一，麦克阿瑟将军提议美国解除现在对福摩萨军队向中国大陆的防御薄弱地带实施牵制行动所作的限制（这样做也有导致反击性入侵的可能性）。假使真的按麦克阿瑟的建议去



做，则意味着1950年6月29日下达给他的用海、空军的行动使福摩萨不会成为中国国民党人进攻中国大陆的一个作战基地的命令需要撤消。从这时起，一切都将由中国国民党自己来作主了。但是，问题比这还要复杂得多。此外，对“牵制性行动”这个术语，可能有许多解释。蒋的部队从进行游击活动直至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进行大规模入侵，都可以说成牵制性行动。华盛顿当局从各种可以预见的角度研究了这一建议，以便断定采纳这一建议是否有利。

福摩萨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是非常有限的。麦克阿瑟将军在1950年7月31日访问过福摩萨，他对此很清楚。同大陆中国相比较，大陆的人口为4.52亿，军队员额超过200万，而台湾的国民党人控制下的人口总数只有750万，军队员额仅为42.8万。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比较少，而且是美国造、日本造、俄国造和德国造的大杂烩，保养很差，平均两个或一个半人有一件单兵武器。美国领导人对国民党人向中国大陆发动任何类型的重大进攻都不抱幻想，除非美国提供了装备和运输工具。即使美国决定从其他重要的地区转移物资去支援蒋介石的行动，蒋的行动也不见得就能轻而易举和迅速完成。

### 对轰炸中国的考虑

对中国大陆进行直接的空中和海上进攻，可能是给共产党沉重打击的最简捷的方法，可也是一种非常可能引起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行动。所有与美国一起在朝鲜抵抗共产党侵略的盟国都强烈反对直接进攻中国。鉴于中国没有庞大的工业中心，所以最有利的目标将是军事和航空设施、铁路以及航海设备。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尽管进行了周

密的筹划，并作到尽可能准确地进行轰炸，在这些目标周围的平民百姓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蒙受灾难，并使平民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而这必定会促使亚洲国家反对美国。再者，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中国一旦遭到这种轰炸，必将请求苏联人予以援助。因此，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大多数美国领导人不愿意冒险轰炸中国。

在关于中国人在满洲享有“特殊庇护权”所进行的历次讨论中，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参联会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没有提到联合国军在日本也享有一种相类似的特殊庇护权的问题。海军和空军攻击朝鲜的行动都是从日本基地出发的，而且这些也是成千上万被派往朝鲜作战的联合国部队的主要中转地。如果美国轰炸满洲摧毁敌方的基地，那么中国人也许会以轰炸日本作为报复。至于中国人是否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则确实是一个可以商讨的问题。但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他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拥有这种能力，作出这种假设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

杜鲁门总统宣称，他永远也不能相信象麦克阿瑟这样一位阅历丰富的军人竟会不明白把中国国民党军队用于大陆中国是一种战争行为。的确，作为一位在世界风云的浪尖峰谷中闯荡了35年的司令官应该清楚，中国人在他们的国土遭到轰炸时，将采取美国人在类似情况下所能采取的同样行动方式来奋起反抗。总统也不相信，凭着麦克阿瑟对东方的了解，他会真正认定他能够仅仅靠轰炸中国城市的方法就能断绝从苏联源源不断运来的物资，而第二步就将不得不轰炸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西伯利亚铁路。杜鲁门总统因为觉得麦克阿瑟是不可能忽略这些考虑的，所以得出了一个简要的结论，这就是麦克阿瑟准备冒全面战争的风险。但是总

统不愿这样做。

英国官员们不了解麦克阿瑟的意图或者他所接到的指示，因而对他可能会干出什么事情从而使得朝鲜境内的冲突扩大的担忧不断增长。当这些疑虑引起了杜鲁门总统的关注时，他就努力消除他们的疑虑，向艾德礼首相保证：

“美国—英国一致同意的立场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即应该把在朝鲜的抵抗侵略行动继续进行下去，除非压倒优势的敌军部队迫使我军撤出。目前的战局不会导致对这一立场的任何改变，只是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弥补由于南朝鲜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的战斗力最近急剧下降而给联合国部队造成的不断增长的危险。”

1月9日，参联会就麦克阿瑟的建议向他提出了一项临时性否定意见，告诉他，他的建议已经仔细考虑过了，然而至少是在现时，转变国家政策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例如，对中国海岸强行实施海军封锁一事，在联合国军已稳定了朝鲜局势或撤出半岛之前是不能付诸实施的。而且不得到英国的同意，美国当局也不会采取这种封锁行动，以便尊重英国通过香港与中国的广泛贸易关系。同时，参联会还认为，任何封锁都需要得到联合国组织的赞同。

对于麦克阿瑟希望对中国大陆发动海上和空中攻击一事，参联会此时的观点是，只有在中国人在朝鲜以外进攻美国军队的情况下才会授权进行这种行动，但是在不测事件出现之前，不会就此问题作出决定。鉴于他们对蒋介石军队能对朝鲜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一事持有疑问，参联会也不打算批准在朝鲜使用这支军队。他们附言说，这支军队将来用在其它地方也许作用更大些。

参联会也不相信麦克阿瑟应该或能够依靠在朝鲜以外的

行动来减轻其部队所受到的压力。参联会命令他，“在保证你的部队安全和实现你保卫日本的根本任务的前提下”，在若干道阵地上逐次进行防御，给敌军部队以最大限度的杀伤。同时，参联会还授予他权力，如果他断定要避免人员和装备的严重损失就必须进行撤退，他可以下令从朝鲜撤往日本。

参联会给麦克阿瑟下达了如下两项密切相关的行动方案。麦克阿瑟要防守朝鲜，但对于使他的部队免遭歼灭和在日本遭到入侵时保卫日本的任务来说，这是第二位的。至于第二种方案，在参联会的心目中，撤退一定是第一种方案的自然结局。但是麦克阿瑟喜欢对命令进行精确的分析理解，并因此而发现上述两者是不能并存的。由于在两个目标能否同时达到上存有争议，1月10日，麦克阿瑟要求澄清给他的命令。他把这种请求与另一种暗示连为一体，即需要对美国的政治目标进行审议。他说：

“鉴于现在我建制内的部队没有足够的力量在朝鲜守住一块阵地并同时保卫日本不受外来侵略这一不言自明的事实，在目前局势下进行战略部署的基本依据应该是美国利益具有相对性的政策。”

这意味着，他正要求参联会确定他的哪一任务最为重要。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告诉过他了。

麦克阿瑟将军向参联会指出，最初他的部队是被派赴朝鲜去抗击北朝鲜军队的。麦克阿瑟强调，当时并没有要联合国军与共产党中国的军队交战的意思。他声称，如果曾预见将不得不与中国人交战，那么他的部队究竟是否还会被派往朝鲜，他对此非常怀疑。

这位联合国军司令认为，他的部队是有能力在有限的时间

间里，守住朝鲜的滩头阵地，但不会没有损失。至于是否能把这些损失称之为“严重的”，麦克阿瑟说，这要“依对这个词下的定义而定。”有人把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撤退说成“这些部队经过漫长而艰难的作战已经疲惫不堪了。”麦克阿瑟愤怒地斥责了这种说法。他激动地抱怨说：

“因为不理解向后机动的行动，指责他们（指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一译者注）不勇敢和作战素质低。除非把要求他们以生命换取时间的政策说清楚了，为人们所充分理解和极大地激发起人们冒险作战的欲望，从而使他们对上述指斥不予理会，否则他们的士气就会下降，因而对他们的作战效能构成后果严重的威胁。”

麦克阿瑟讲这些话似乎是在以他的部队的名义要求把他所提出的措施付诸实施，或者要求对他和他手下的人作出解释。

麦克阿瑟在列举了要求他在继续坚持与中国人作战的情况下所受到的各种各样限制因素（不给援军，继续限制中国国民党人的军事行动，不允许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和在朝鲜—满洲边界地区集结的中国武装部队采取行动）之后宣布，他的部队不久就会守不住在朝鲜的阵地了。他坚决主张，在上述这些条件和缺乏可以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的情况下，一旦出现继续打下去行得通的局势，他的部队就应该尽快撤出朝鲜半岛。

根据麦克阿瑟判断，决定行动方案的最终因素是美国为了在朝鲜保持一块阵地而准备走多远。如果美国在远东的首要利益包含着在朝鲜保持一块阵地并牵制中国人的大部分军事力量的话，则“军事行动方案即包含在政治方面的政策之中了。无论会有多大的伤亡，对日本安全有何种附带的威

胁，我们都应该准备承受。”麦克阿瑟争辩说，决定在朝鲜待下去还是撤退，并不是他能确定的事情。他说道：

“争论的真正焦点在于美国是否打算撤出朝鲜的问题，并涉及到一项具有极大的国内和国际重要性的决定。这远远超出了一位战区司令官的决策范围，因为他为非常有限的战场上发生的影响战局发展的事件所左右。”

由于麦克阿瑟从参联会得到的命令已把作出撤退决定的主动权交到了敌人的手中。他想要知道，美国政治方面的政策的当前目标，到底是要在有限的的时间里在朝鲜保持一块军事阵地，还是要在尽快撤出以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麦克阿瑟最后说：“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对我们在朝鲜的部队进行严格限制，那是无法守住在朝鲜的军事阵地的。但是如果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要求这样做，也可以无限期坚守下去，直至全军覆没。”

任凭麦克阿瑟将军怎么说他如何不理解给他的命令，参联会还是没有改变给他的命令。参联会千方百计向他进行解释。他们明确指出，在研究了麦克阿瑟最近提出的所有因素之后，他们对联合国军能抵挡住中国人大规模的持续性进攻已不抱有任何幻想。但是，他们希望麦克阿瑟留在朝鲜的时间尽可能长一些，并在撤往日本之前尽量多地消灭敌人。这样做，可以为与其它联合国成员国在外交和军事上进行必要的磋商面赢得时间，因而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参联会告诉麦克阿瑟：

“除非从军事上考虑确实要被迫撤出，否则就不放弃朝鲜，并且要以最大限度的惩罚来狠狠打击共产党侵略者，这两种做法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对联合国和

北约组织的未来，以及对致力于在亚洲组建反共抵抗力量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联会在华盛顿是无法对麦克阿瑟部队的士气作出判断的，他们坦率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对于他的士兵，特别是大韩民国士兵如果得到了立即撤退的消息所会做出的反应，他们非常关注。在参联会看来，尽管有保密措施，但任何撤退的命令几乎都会立即传遍四方，而其所造成的大韩民国抵抗力量的崩溃，会对第8集团军到达釜山的安全的滩头阵地并坚守住该阵地为实际撤离赢得充分时间的能力构成严重的威胁。他们对麦克阿瑟说：“我们很想知道你对发出撤离朝鲜命令的时机和条件作何判断。”在此期间，他们的指示仍然有效。

总统对这一切至为担忧。实际上，麦克阿瑟是在说，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联会确定并经总统批准的行动方案是无法行得通的。他是在说，他的部队将被赶出朝鲜半岛或者至少也要遭受重大损失。什么事情都要通知麦克阿瑟的，但显然真正送到他办公桌上的重要文件却寥寥无几。杜鲁门总统因此决心寄一封亲启信给麦克阿瑟将军，从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角度向他说明目前形势的政治方面的情况。

杜鲁门总统在1月31日写给麦克阿瑟的信中说：“我希望你知道，此间对于朝鲜局势正予以极大的注意。我们的努力正集中在这个对美国的未来和全世界自由人民的生存都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以期作出正确的决定。”杜鲁门先生特别强调指出，他所说的，并不能作为一道命令，他只不过是想让麦克阿瑟明白华盛顿正在考虑的事情。杜鲁门先生要求麦克阿瑟在解决美国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上提供帮助。总统告诉麦克阿瑟：“我们期待你统率下的联合国军能支持我们正力图

在世界范围内尽快组织起抵抗侵略的行动，为此，需要你就联合国军能合理的提供的最大限度力量所作出的判断。”总统还列举了联合国军在朝鲜取胜具有哪些有利条件。

总统在信中的建议里，针对向中国采取极为直接的行动，向麦克阿瑟提出了含蓄的告诫。他警告说：

“在我们国家的力量还未积聚起来之前，在那些涉及到扩大冲突区域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极其谨慎。某些步骤就其本身而言，也许可证明是有充分理由的，也可能会对朝鲜作战有一些好处；但如果这些步骤反而把日本或西欧卷入了大规模冲突之中，那就是很不利的了。”

总统充分理解联合国军当时在军事上处境困难，但他没有办法把危险降到最低限度。他也理解，在朝鲜继续进行抵抗，在军事上也许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麦克阿瑟认为在撤离朝鲜之后，仍可以在沿海诸岛屿，特别是济州岛继续抵抗下去，而上述这一切又是行得通的话，那么总统建议就可以这样做。杜鲁门继续说，在任何情况下，“……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必须撤出朝鲜，我们就要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是出于军事上的必要而被迫采取此行动的。在侵略行径得到纠正之前，对撤离产生的状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我们都不承认。”最后，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的作战指挥予赞扬道：“举国上下对于你在苦战中的卓越指挥和你的部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的出色战绩极为感谢。”

## 二、参联会代表再访东京

麦克阿瑟将军作出的很难理解参联会命令的表示，以及他有关部队士气正处于极低潮的陈述，使参联会确信与远东



战区司令再一次进行面谈的时机已经到了。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被指定为参联会的代表，他们二人于1月15日到达东京。

在15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麦克阿瑟向柯林斯和范登堡解释说，他对给他下达的命令之所以弄不明白，是因为没有向他讲明，究竟期望他的部队在朝鲜坚持多长时间和在什么条件下这样作。同时他也不认为给他的命令已充分解释清楚他防守日本的职责。但是，麦克阿瑟随后又向柯林斯和范登堡宣读了总统的信件。他接着说，这封信已消除了有关他的职责和任务的全部疑虑。他把总统信中的话解释成为一道无限期待在朝鲜半岛的命令。

柯林斯赶忙向麦克阿瑟指出，正如信中所明确谈到的那样，总统的信并不是一项命令。他接着说，在他们离开华盛顿之前与总统进行的一次会谈中，大家一致同意，除非危及第8集团军或日本的安全，否则就要尽量向后推迟作出撤离朝鲜的决定的时间。美国的目标是使联合国作出政治决定的充裕时间，并抓住一切时机最大限度地惩罚中共军队。

柯林斯强调指出，即使做出了向日本增派军队的决定，至少也要在六个星期之后才能到达。在这段时间里，麦克阿瑟保卫日本的基本任务保持不变。按照柯林斯将军的说法，麦克阿瑟在辩解时情绪已略显激动，他声称，不应该让他的部队负责保卫日本，而应让他们继续在朝鲜守住一条防线。他坚持说，在萨哈林（库页岛）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地区的苏联军队拥有进攻日本的能力；鉴于这种威胁始终存在，他强烈主张，应该派出四个国民警卫师到日本，以协助防卫日本。麦克阿瑟说，他很清楚上述四个师就是为此目的而组建的。但是柯林斯指出，这些部队并不是为此目的而动

员的，这一点已向麦克阿瑟指明过。他拒绝对派遣那些急需的部队做任何许诺。

### 三、朝鲜出现令人振奋的征候

自12月24日的进攻夭折之后，于1月中旬第一次真正出现了转入预有准备的进攻（虽然规模不大）的机会。李奇微将军果断地抓住了这一战机。在乌山和水原之间第8集团军防线的北面发现敌军集结。1月14日，李奇微将军下令在坦克支援下向这股敌军实施协同一致的进攻。

他是在否决了他的参谋们的劝告的情况下决定实行这次进攻的。李奇微说：“第8集团军的参谋人员都反对向北实施进攻。我不得不独自定下这一决心。”李奇微的意图是尽其所能干掉更多的敌军，然后再撤回到主阵地，在这个地区只留下一支掩护部队。这次以“狼狗行动”闻名的进攻是1月15日发起的，并给敌人造成了一定伤亡。然而，这次进攻作为第8集团军不再全面进行防御的征候，作为李奇微将军一心想在他新来到的部队培养的进攻精神即将出现的预兆，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在“狼狗行动”顺利进行的时刻抵达朝鲜。柯林斯将军花费了两天的时间与李奇微将军一道视察了前线，并与军、师指挥官们进行了交谈。1月16日，在大邱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陆军参谋长和第8集团军司令发表了非同寻常的声明。柯林斯将军告诉记者：“从现在起，我们准备留下来，打下去。”李奇微将军接着他的话题说道：“在我的脑海里，第8集团军在目前的局势中，毫无疑问地有能力照顾好自己。”

柯林斯于1月17日返回东京后，即向他在华盛顿的参联会的同僚们发出了一封极其鼓舞人心的报告。他告诉他们，在李奇微将军的领导下，第8集团军状况良好，而且每天都有改善。他在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发现第8集团军的士气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联合国军的薄弱环节是大韩民国这一成员。柯林斯将军认为，这支部队仍然具有对付北朝鲜军队的的能力，但他也确信，这支部队缺乏信心，并对中国人有本能的恐惧感。他在大韩民国军队中还没有发现不满或土崩瓦解的迹象，但他告诫说，一旦遭到严重挫折，这种反应即会迅速蔓延开来。

柯林斯将军所看到的敌军情况促成了他的乐观情绪。中国人未曾进行大规模调动向汉江以南推进，而且一遇反击，就逃之夭夭。同时，他已觉察到了敌军供给困难和中国人士气低落的迹象。柯林斯报告说：“从整体上来看，第8集团军现在正严阵以待，准备给任何类型的人海攻击以迎头痛击。”

与此同时，范登堡将军视察了在朝鲜的空军设施。在进行空中和地面侦察中，他乘坐直升机在联合国军主阵地前飞行12英里，并参加了一次地面巡逻。对于他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人物来说，这是一次很不平常的行动。

在回美国之前，两位参谋长在东京又一次同麦克阿瑟进行了会晤。柯林斯向麦克阿瑟宣读了他给布莱德雷发出的信件，信中预测联合国军的未来是很乐观的。麦克阿瑟将军同意，形势的确比过去好些了。他在评述了他现在目睹的军事形势之后声称，他的部队可以无限期地坚守滩头阵地。他感到，由于联合国军继续拥有制海权和制空权，加之敌军的交通线正不断拉长，中国人决不可能调集充足的补给品，从而

把他的部队赶出朝鲜。然而，他坚定地重申了他的信念：决定撤离朝鲜纯粹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军事上没有理由作出这种决定。

柯林斯兴高彩烈的报告对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政策的影响简直无法再大了。从11月以来，华盛顿的首脑们第一次合乎事实地看到了灾难从朝鲜消散的希望，事情并不都象人们所描述的那样黑暗。那些以美国几乎完全无力继续在朝鲜作战为基调对国家政策提出的建议和计划已失去了意义。

确切地说，造成局势这种根本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是李奇微将军。毫无疑问，李奇微在12月份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时，在实施进一步后撤的问题上，对他没有什么限制。由于在华盛顿和远东总部中普遍存在的信念是敌人的力量十分庞大，足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所以他可以在不遭到激烈谴责的情况下继续向后撤。而他却力挽狂澜，使第8集团军坚持在朝鲜打了下去并为不久即开始的进攻铺平了道路。

#### 四、1月12日备忘录

关于在朝鲜和亚洲其它地方对付中国人行动的问题上美国所面临的其它抉择，仍在考虑之中。1月初，参联会为了将建议的各项措施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从而使国家军事领导人对应该采取的行动的想法具体化，起草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其中观点，初看起来似乎与麦克阿瑟将军所持的那些观点有明显相似之处。其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建议措施的实施时机。麦克阿瑟希望把所有针对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立即付诸实施，以制止中国人在朝鲜的进攻。参联会则从

长计议，在他们某些建议中附带一些条件，即其行动目的不是要在朝鲜让中国人住手，而是要在朝鲜把他们拖住。然而，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麦克阿瑟的打算是合理的。后来在他要求对中国采取直接行动时，参联会是支持他的想法的。

谢尔曼海军上将在参联会中极力主张对中国侵略采取强硬的立场。他对参联会的其它成员说，从他所注意到的情况来看，美国和中国已经处于一种公开冲突的状态。他认为，自从中国人得到苏联人的后勤支援在朝鲜发动了实际入侵之后，美国重新审查其在朝鲜的目的，特别是对作为防止冲突扩大的必要措施而直至目前为止仍坚持的各种限制条件进行重新审议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谢尔曼对美国应该采取的行动作了一些详细说明。在经过适当的考虑之后，参联会的其他成员对他的意见表示认可和同意。

1月12日，参联会把建议提交了国防部。建议中有一条，就是参联会一致赞成：如果联合国军被迫撤离朝鲜，那么美国应该尽其所能长期支持南朝鲜政府，即使是一个流亡政府。保存联合国军的战斗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但是如果有可能，美国就应该稳定朝鲜局势。假如做不到这一点，联合国军就应该撤往日本。驻远东的美国地面部队主力将不增加，但要保持现有人数。然而，假使事实证明中国人不可能迫使联合国军离开朝鲜，那么，也许可以把目前动员的两个国民警卫队师派往日本，担任那个国家的防御任务。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应该立即予以加强。此外还应马上着手进行对中国实施强有力的海军封锁的准备工作。一俟联合国军在朝鲜稳定了局势，或者一旦被迫撤退，海上封锁马上就开始实施。然而参联会没有明确指出封锁由联合国实施。参联会还

进一步建议，对于空中侦察中国沿海地区和满洲基地所规定的一切限制要立即取消。他们同时建议，取消对中国国民党部队作战的限制，美国要对这些部队和在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游击队提供后勤支援。参联会在建议最后部分提议，假如中国人在朝鲜以外的地方进攻美国部队，就应对共产党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海上和空中攻击。他们没有建议在朝鲜使用蒋介石的军队。

在柯林斯1月份出访远东时，他曾向麦克阿瑟宣读过1月12日的文件。显然麦克阿瑟并没有注意到文件中的前提条件，因为他告诉柯林斯，他赞成参联会文件中所提出的所有措施。后来，在1951年5月关于麦克阿瑟解职问题的听证会期间，这份文件以“1月12日文件”而变得臭名昭著。麦克阿瑟将军声称，参联会在这份文件中所叙述的观点与他个人的建议是一致的。因此，他和参联会都同意对中国采取行动。然而麦克阿瑟是建议立即进行报复。而参联会则建议只有在将来某种情况下才实施报复，两者有很大的差异。

对麦克阿瑟将军在12月30日提议的，并得到参联会在1月12日备忘录中极力支持的关于对中国实施的行动所进行的考察，暴露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参谋机构主要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歧都起源于要不要争取联合国支持的问题。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代表同意，参联会关于采取封锁中国的行动和支持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陆的意见是合乎实际需要的。但是，除非这些行动得到了友好国家的合作，否则他们并不想实施这些行动。陆军部长佩斯向国防部长评述这一立场时说：

“我认为，很显然分歧总的说来是……围绕着要不要获得其他友好国家同意并进行合作这个问题展开的。虽

然我同意我们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去争取他们的合作。但我们不应该容忍由于没有他们的合作，就使我们在这个对战争卓有成效地进行到底将起很大作用的行动方案上望而却步。”

佩斯部长向国防部长指出，在这些问题上，他支持参联会的立场。

虽然对重要方案的讨论仍在进行中，参联会提出的措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遭到了反对而没有通过。1月24日，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们进行了会晤，对当时参联会的建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反对意见进行了复审，但没有作出决定。杜鲁门先生随后命令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继续就达成美国政治——军事战略的一项共同意见问题进行研究。

马歇尔将军曾经说过，柯林斯和范登堡带回的对军事形势鼓舞人心的意见所产生的后果是，实际上把参联会1月12日文件中所提到的行动方案统统予以否决。“作为1月上旬的军事形势所发生的这种转变的结果”，马歇尔证实说：

“把参联会在1月12日备忘录中所列出的行动方案全部付诸实施已变得没有必要了。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一位高级领导人，都没有对这些行动方案否决过，或者不同意过。鉴于最初促使这些方案形成的局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中大部分现在都已被认为是不明智的了。”

## 第十八章 联合国军反攻

1951年1月下旬，联合国部队取得的局部胜利和李奇微所部进攻精神的恢复促使战况发生了改变，前景日益乐观。被迫远离的威胁不再那么具有现实感了，就国家政策作出新决定的需要也不那么紧迫了。

在整个冬季里，联合国领导人谋求朝鲜停火的企图依然一直没有取得结果。根据联合国大会12月14日决议，曾建立了一个停战小组，但在其它方面则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中国人除他们的条件之外，拒绝一切谈判建议。1月中旬，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制订了以下几项原则作为停火的基本前提：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自由选举并对选举前的行政管理作出安排；在停火之后，举行一次包括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代表的会议，解决远东争端。虽然一些美国领导人对这种安排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但美国还是对此提议投了赞成票。

有关这些原则的一项声明送交给中共政府，并邀请它参加停战谈判。中国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几项原则，其中包括准许他们参加联合国组织和美国军队撤出福摩萨地区等。中国人一定很清楚这些条款是不会被联合国接受的，因此当这些条款遭到拒绝时，可能他们也不会感到震惊。

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与其最重要的盟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一直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特别是10月越过“三



八线”之后，更是如此。西方国家在作战指导、与中共关系和对福摩萨的处置等问题上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让步。然而，由于中共拒绝联合国停火建议，在看待中国人提出的问题上，盟国似乎第一次有了共同的想法。美国领导人扩大了所取得的这一微小进展，他们在法国总理普列文1951年1月29日至30日在华盛顿拜访杜鲁门总统时，得到了他将会更多地接受美国的观点的保证。

为普列文来访作准备时，国务院为总统起草了一份有关美国在朝鲜的目的和达到那些目的可能途径的文件。文件中的那些观点详细说明了美国政府虽然对朝鲜的前景设想很多，但实现这种前景的具体方法尚未制定出来。

在朝鲜的冒险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美国不得不与其协商的伙伴中的多数，尤其是主要的伙伴，对于会扩大冲突区域的行动或者其他证明会损害他们国家利益的行动都显得犹豫不决。美国不愿意，也确实不打算单枪匹马地留在朝鲜对付共产党。国务院坚决主张，美国应该继续敦促联合国采纳一项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集体力量在朝鲜向共产党侵略者施加压力的政策。国务院认为这一政策会增加在朝鲜取得一个体面的结局的机会，并可防止其他地方发生类似的侵略行径。

法国支持在朝鲜继续抵抗下去，也渴望如有可能，就和平解决，但表示坚决反对把冲突扩大到朝鲜境外去。因此国务院建议，杜鲁门总统应向普列文保证，美国将继续力求把战火限制在朝鲜境内。

大约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敦促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因此，国务院要求总统请普列文放心，在美国看来，这项决议的通过并不等于授权把敌对行动扩大到中国境内，同时美国也不打算要求联合国授予采取措

施针对中国本土作战的权力。美国政府以战区司令部的名义，保留采取保全它所指挥下的联合国军的必要行动的权力。因此，国务院认为，应该让普列文明白，在发生了从满洲基地起飞的飞机对联合国部队进行大规模空中攻击的情况时，美国将对攻击者起飞的基地进行轰炸。假如中共在朝鲜以外地区进攻美国部队，美国也将予以报复。参联会认为，国务院是正确的，并对这些看法表示赞同。

杜鲁门总统和普列文总理在其第一天的会谈中，集中探讨了亚洲局势。总统向法国总理谈了他的顾问们所提出的建议的基本内容。他坚定地表示，他看不出美国有什么理由要承认北平的共产党政权。他确信，共产党人进入朝鲜，是出于对西方势力在亚洲正取得的进展的害怕。他向普列文保证，美国一直是在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集体安全的形成。所以，美国将不会以集体安全和国家尊严为代价去与中国谈判以换取朝鲜的和平。

从中国人开始入侵之日起，美国即通过奥斯汀大使表示主张由联合国全体会议通过一项议案，把中国称作侵略国家，同时提出了实现停火的方法。联合国的许多成员国，因为担心这样一项行动将只会扩大作战的范围和加深他们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裂痕，所以在支持这项议案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然而，杜鲁门总统则敦促通过这一议案。这与他的“就我来说，我坚信应该把侵略者称作侵略者。”这句话所表达的决心是一致的。一部分成员国徬徨犹豫，而苏联及其卫星国则一致反对，但联合国全体会议终于在2月1日正式通过一项决议，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国家，并呼吁采用和平的方式在朝鲜达到联合国的目的。印度和缅甸投票反对把共产党中国称为侵略者。有七个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国家和南

斯拉夫没有参加投票。

## 一、战 况

不管在政治上如何努力寻求谈判的共同基础，共产党人和联合国之间的问题在现阶段依然要靠战场上的较量来确定。很显然，联合国政治行动的成败，看来决定于联合国在军事行动上的成败。在1月下旬和2月，李奇微将军全力以赴地集中兵力，发动进攻。1月21日，他与第1军和第10军军长会晤，命令他们进至水原—仁川—骊洲公路和汉江之间地区，实施一次强有力的战斗侦察行动，以探明敌军的部署，破坏敌方的集结，并给予敌方以最大限度的杀伤。这次代号为“霹雳行动”的侦察作战于1月25日发起，一般说来遭到的抵抗比较微弱，进展顺利。到1月底，敌军的主要抵抗线很明显仍然未被查明，然而李奇微的部队已抵达水原、金衣场里、仁川一线以北约4—6英里的地方，并继续向前推进。

可以理解，正是由于受到了1月进攻的鼓舞，李奇微将军在2月初草拟了下一步的计划和对他此后行动的意见。李奇微向麦克阿瑟报告说，第8集团军正在给敌军造成最大限度的损失，并尽力延缓了敌人向南朝鲜作更深远推进的企图。李奇微在实施这一行动时强调各军内部和各军之间的协调，以保证各部队互相配合，行动一致。李奇微将军报告，在西部地区，他的部队正逐次而又协调一致地向前推进，以查明敌人在前线的部署，并尽量以我方最低限度的损失来换取杀伤更多的敌人。李奇微告诉麦克阿瑟，如果战术上是正确的，而且军事上是可能的话，他将把部队推进到远达汉江一线，然后在那里转入防御。同时，他计划很快就在中部战

线进行一次预有准备的进攻，把战线推至永平、横城、江陵一线固守。

在李奇微将军看来，只要敌人的抵抗没有达到让联合国军在军事上所取得的进展为所受损失抵销的程度，向汉江推进，其最东端至少要到永平，是一次稳妥的作战行动，可能取得很好的战果。可是，从永平向东至日本海90空里，由韩国军队负责的正面上崎岖不平、森林密布、道路稀少，便于防御。然而李奇微将军对在这个地区建立一条固定防线或发起一次实实在在的进攻根本不抱幻想。对于朝鲜的这个地区，李奇微说，“我认为敌人一直想消灭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一地区长期守下去，需要远远超出现时所拥有的部队，而且消耗很大，得不偿失。”李奇微向麦克阿瑟表明，他认为越过汉江发动一次全面攻势要冒巨大风险，是不明智的。只有在中国部队主动撤至“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他才会建议实施这样一次进攻。李奇微将军告诉麦克阿瑟，他觉得以他现有的部队守住“三八线”是做不到的。如果第8集团军企图在原有分界线坚守任何一地，都会牺牲太大。

同样，在李奇微将军看来，从纯军事角度讲，任何在现时重占南朝鲜首都的企图都是愚蠢的。占领汉城就会有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横贯于他的防御阵地上，或者位于他的阵地之后。因此，除非出现一个出人意料的能抓住并消灭一支敌人主力部队的战机而附带地重新占领汉城，否则他就让中共占着它。

李奇微提出了五项重要的假设：敌人继续以优势兵力迫使第8集团军从朝鲜撤出或将其就地歼灭；第8集团军得不到庞大的援军；第8集团军正在据之作战的基本计划和目标是可行的，不需要予以修改；当时所拥有的部队无法守住“三

八线”，夺取并防守汉江以北任何横贯半岛的地线，都损失太大，没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他征求了麦克阿瑟将军对这些设想的意见。

据惠特尼将军说，李奇微将军的分析与计划使麦克阿瑟“左右为难”。惠特尼后来解释说，麦克阿瑟……“明显地比李奇微”更加重视补给方面的因素，麦克阿瑟没有改变要夺取汉城的看法。他认为汉城是一个重要的补给中枢，如果要有效地切断敌人的供应，就应该想方设法夺取汉城；同时，占据这座古都，有心理上的明显优势。惠特尼回忆此事时写道：“因此他并无意让第8集团军只限于在汉江以南作战。然而，他完全理解李奇微的小心翼翼是很自然的，因为李奇微过去试图坚守汉城地区时第8集团军承受过沉重的打击。……麦克阿瑟在答复李奇微时字斟句酌。”

麦克阿瑟在答复时的确是谨慎地选择词句的，而且他是如此的小心，以至于看起来他对李奇微的计划和想法的一切都是同意的。麦克阿瑟于2月4日通知李奇微，“我把你的目标理解为，这次进攻，同时也是为了查明敌人的主阵地防御前沿。”假使查明敌前沿在汉江以南，那么麦克阿瑟同意就不需要继续作深远追击。如果第8集团军是在没有遭到顽强抵抗的情况下抵达汉江，那么麦克阿瑟认为，李奇微就应该继续前进，直至查明敌人的防线，或者直至事实证明敌人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条防线。李奇微曾说过，只有中国人自动撤到了“三八线”以北，他才会建议向前推进。两者大意基本相同。

麦克阿瑟关于重占汉城的想法似乎与第8集团军司令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同意，汉城的军事价值实际上等于零。然而，李奇微的部队占领该城将会构成外交和心理上的优势，

有一定的价值。而获得仁川港口设备和金浦机场则价值更大。这些设施的使用，将极大地减轻补给上的困难，并增强在前方地区给李奇微提供的空中支援力量。他说，如果仁川和金浦已证明是“手到擒来的猎物”，他们就应该捞到手。最后麦克阿瑟高度赞扬了李奇微，他说，“在过去两周内你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在筹划上还是实施上，都可以说是漂亮无比、令人敬佩的，堪称一位伟大军事家的绝妙传奇。”

敌人还没有忘记9月份的仁川登陆。美国的情报机构获悉，中国对在仁川或朝鲜蜂腰部地带再次实施两栖登陆的可能性十分担忧。李奇微要求麦克阿瑟考虑一下，利用敌人的这些忧虑，以海军的佯动来冒充存在着进行上陆的可能。麦克阿瑟下令实施这类牵制性行动。在仁川，敌人被迫至少把一个北朝鲜师用在港口，以免遭到进攻。后来，这个敌军师撤出了仁川，在“霹雳行动”时被用于抗击李奇微部队的进攻。有鉴于此，李奇微要求麦克阿瑟恢复海军的佯动。以促使敌军从前线抽调部队。因此，高速两栖舰船即由釜山起航，佯装再次到仁川地区实施登陆。

2月5日，李奇微将军下令第10军在中部地区发起进攻。几天之内，阿尔蒙德部队的推进取得了优异战果，这次进攻的代号为“围歼行动”。然而，敌军的抵抗随着第10军对敌军主阵地的接近，而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在西线，第8集团军另一支部队穷追猛打，冲垮了敌人在汉城以南的防御，迫使中国人于2月10日在汉城地区撤过汉江。

2月10日，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威洛比将军以洋洋得意的腔调向陆军部报告了这些战绩。他声称，敌人并不是自愿撤出其任何阵地的，而是出于百般无奈不得不这样做。他指出，一旦李奇微占领汉江，敌人就会感到除了朝鲜人过去守

过的“三八线”以外，没有什么防御阵地可守。威洛比声称，敌人向“三八线”的任何撤退行动，都是因为战场上遭到一系列失败，人员和装备损失惨重，而被迫这样做的。他告诉华盛顿的参谋官员们说，敌人的确是在向后溃退。只要联合国军可以保持压力，使敌人处于失去平衡的状态，主动权就会保持在麦克阿瑟手中。

但是，陆军部的官员并不清楚麦克阿瑟下一步打算做什么。为了尽快跟上局势的发展，布尔特将军的继任者、陆军部作战部新部长泰勒少将请求麦克阿瑟将军解释一下他的计划。陆军部官员要在最近一段时间出席高级会议，所以要麦克阿瑟就其短期内可能实施的军事部署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很有必要的了。泰勒明确要求麦克阿瑟说明他是否打算向北推进，如果是的话，那么他是否打算将其基地也向前推移。

麦克阿瑟根据本月初他与李奇微将军所交换的意见为基调作了答复。实际上，他是把李奇微的信未加修改地向泰勒将军作了转述，两者内容完全一样。麦克阿瑟告诉泰勒：“我的意图是，”继续实施地面进攻，直至查明敌人的主阵地前沿，或者事实已证明敌人在“三八线”以南根本没有防线。”麦克阿瑟指出，不断进攻将使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继续处于失去平衡的状态。这将使他手下的部队可以充分发挥所拥有的强大火力优势和装甲优势，正如麦克阿瑟所说的那样，“把敌人从他躲避空中攻击的藏身之地赶出来。”麦克阿瑟答应，如果他的进攻行动证明“三八线”以南目前没有敌军部队，他将立即通报参联会，并在进一步向北推进之前请求指示。显然他准备在推进问题上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关于他打算在没有得到最高司令官们的充分授权的情况下就再次越过“三八线”的指控进行反驳。

尽管麦克阿瑟建议在朝鲜境外对中国人采取的行动一直没有实施，援军也没有到来，可他的部队也一直没有象他所预言的那样被赶出朝鲜。然而他却仍旧坚持应该允许他轰炸满洲。他对泰勒说：“除非他得到授权可以攻击敌人在满洲的基地，我们的地面部队像目前这样的结构，是不可能安安穩穩地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这是事实”。他过去曾坚持说，轰炸中国是他的部队能够在朝鲜待下去的必要条件。而现在他则对这一观点的范畴作了修改。麦克阿瑟现在感到，为了在北朝鲜作战，必须轰炸中国。

麦克阿瑟说，在他看来，很显然敌人已丧失了朝鲜获取一个决定性军事结局的机会。然而，他仍然认为，只要满洲的作战基地可免受空中攻击，中国人就仍拥有恢复进攻，并迫使他的部队后撤的潜力。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宣称，“我们打算把汉江防线作为一次重要的、决定性的交战地点来坚守。”他不再害怕被迫撤退，但他确实预计将被迫从汉江后撤，而到底撤多远，他说不出来。但是，假使被迫从汉江后撤，他的部队也有能力稳定战线，因为后勤方面的困难将阻碍敌军充分利用其最初的有利条件。“敌军的战斗力与其距鸭绿江的距离平方或立方成反比，”麦克阿瑟是这样来表达其看法的。麦克阿瑟为了对他的计划保密，提出了一项请求，他对泰勒说：“热切期望华盛顿不要发布对时局的判断。”他宣称，过去，他的计划由于有人向新闻界透露了他的秘密报告内容和“或多或少地通过官方途径发布的不慎重的推测”而蒙受了损失。他提醒泰勒说，报告和判断应该由战地司令官根据自己的决定来发布。

陆军部长佩斯越来越担心2月初试探性进攻的胜利会导致美国公众的过份乐观。他担心这或许会引起对联合国部队



是否将再次向鸭绿江挺进的推测。2月13日，他通知麦克阿瑟，向新闻官员介绍情况要实事求是，要新闻官员注意，对在朝鲜取得进展不要作不合理的过份渲染报导。他希望，这一步骤将会控制住公众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错误趋向。

2月中旬，为了对战局有直观的认识，麦克阿瑟将军视察了前线。在返回东京时（2月14日），他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尽管他的部队近来发动了进攻，但朝鲜作战的前景仍取决于对国际因素的考虑和他的总部一直还没有收到的最高阶层的决策。很明显，他对他的关于轰炸中国、使用国民党军队和封锁中国港口的建议将会被批准仍然抱有一线希望，或者说，即使他已不抱希望，但至少是想把他的这些建议长久地留在公众的头脑中。

在比较了过去几个月的战局之后，麦克阿瑟认为是他12月所采取的赶在中国人之前迅速撤退的战略，拉长了敌军的补给线，并且“使他们（指中朝军队——译者注）的补给困难越来越大。”但是他强调，对眼下李奇微统率的第8集团军在战术上的胜利，并不值得过份乐观。麦克阿瑟警告说，中国人仍拥有极大的潜力发动新的进攻。在最后这一点上，麦克阿瑟的看法是对的。

## 砥 平 里

在西线捷报频传的时候，中部地区的“围歼行动”则在全力以赴地对付敌军顽强的抵抗和在横城以北发动的反击。美第10军和大韩民国第3军在进攻遇到越来越多的敌人抵抗。美国方面的情报早已发出警告，敌军正把其大部分兵力由西线调往中部。鉴于西线已无法坚守，敌军显然是在联合国军战线上相对薄弱的中线集中兵力。

2月11日夜間，兩個中國集團軍（即兵團——譯者注）和一個北朝鮮軍在中線發起了進攻，擊潰三個南朝鮮師，迫使這個區域內的守軍放棄橫城，向南往原州方向撤退。敵人的進攻方向顯然指向中線附近的交通樞紐——原州以及第10軍防區西翼不遠處的砥平里。佔領了這兩處地方，將有助於他們進一步向南和向西推進。因此，李奇微將軍決心，守住原州以及砥平里。

2月13日黃昏，三個中國師開始進攻砥平里。美第2師第23團（1個法軍營配屬該團）在該鎮堅守3天使中國軍隊佔領該鎮的努力未能得逞，並擊斃敵人數千名。

雖然中國人在砥平里地區受阻，但在其以東地域，敵軍繞過了原州，向南進至堤川附近，始為第8集團軍所阻。中國人和北朝鮮人由於嚴重減員和後勤補給不足，隨之就停止了進攻，並向後撤退。

第8集團軍沒有在榮譽面前居功不進。不待戰線完全穩定，李奇微將軍即發起了“霹靂行動”，以消滅漢江防線以東，楊平、硯村里、下安味里一線以南的敵軍。主攻方向是原州、橫城和寧越、平昌兩條軸線。李奇微下達了嚴格的命令，這次行動不得毫無節制地北進，他指出，在第9和第10這兩個實施攻擊的軍之間和各軍內部要協調一致地向前推進。他強調指出，他的目標是消滅敵軍部隊。

李奇微向駐朝鮮的美國記者介紹了他的“屠夫作戰”意圖，但他嚴格地規定，在進攻發起之前，不得洩露他的計劃。李奇微這樣做，是希望以此來制止出現那些謠傳或推測的新聞報導洩露他打算發起進攻。然而2月10日，麥克阿瑟將軍飛赴朝鮮，並在當天于原州舉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向記者們宣布，他準備在一至兩天內發動一次攻勢。這使李奇

微将军惊慌不已，同时也极为震惊。这不仅是因为麦克阿瑟把李奇微的计划泄露给了敌军，而且也因为拟议中的进攻是由第8集团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谋划的。然而，这一过早发布出的新闻，并没有对“霹雳行动”的圆满完成产生影响。当第8集团军于2月21日发起进攻时，敌军溃逃。仅用了八天时间，李奇微的部队就抵达他们预定的目标。

### 补 给 问 题

尽管所受的抵抗日益减弱，但第8集团军的北进行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作战地区下了大暴雨，大地解冻，严重妨碍了车辆的运行与补给品的运输。除了受恶劣天气的严重影响外，补给行动还因为陆上补给线在作战中遭破坏而受阻。这两方面的影响，促使李奇微敦请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以最大努力来通过空运为他的进攻部队提供支援。他要求，斯特拉特迈耶每天最低限度要用C—47型运输机向前线机场空运200吨物资。

斯特拉特迈耶向麦克阿瑟报告说，他坚信李奇微要求的空运量太多。他指出，前方机场太小，即使是C—47型运输机降落也很危险。他声称，这些前方机场的跑道必需至少加长到4000英尺，才能安全使用它们对第8集团军的一线师进行支援。他请求，假如决定加长这些机场的跑道，那么这项工作应当由陆军工兵部队来担任。

然而，麦克阿瑟在这个问题上站在李奇微一边。他希望改进机场，但他不想从第8集团军中抽调工兵部队来干这件事。在答复斯特拉特迈耶的请求时，麦克阿瑟声称，虽然在可能范围内从美国运来了最大数额的工兵，但陆军工兵仍不够使用。驻朝鲜的工兵部队都在全力以赴地投入整修第8集

团军陆上补给线工作。因此，李奇微部无法抽出陆军工兵帮助空军扩建机场。麦克阿瑟指示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从冲绳岛抽调空军的工兵部队。这些部队在冲绳岛上的工作由民工来顶替。麦克阿瑟将军指出，他在日本的经验表明，日本的合同工完全有能力干好当时驻冲绳岛的空军部队进行的修建工作。斯特拉特迈耶要求麦克阿瑟重新权衡一下这项命令，但其要求再次遭到了否决，并命令他执行上述命令。然而，麦克阿瑟对斯特拉特迈耶说，假如他这样要求，可以不从冲绳岛抽调空军工兵部队就能完成机场跑道的改造任务。

当然，这一行动并没有解决燃眉之急。李奇微将军显然并不知道麦克阿瑟所采取的行动。他为后勤支援问题打电话给远东总部代理参谋长希基将军。李奇微解释道：“鉴于北进作战是在朝鲜中部和西部山地进行的，要保持足够的压力以打击敌军，并给其造成最大限度的伤亡，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如你所知道的那样，由于这里下了大雨，我们遇到了困难。——在极为崎岖不平的地形上，由于正值多雨季节，交通线已无法依靠。我们正千方百计对这种不利条件预作准备。”

李奇微向希基叙述了他给斯特拉特迈耶的请求，并指出：他觉得只需要少量的工兵部队就能够很快把某些前方机场扩建得能满足他的需要。“由于通过这些新扩建的机场进行的后勤支援行动对目前和拟议中的作战行动极端重要，所以如果你能亲自关照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建议，我将十分感谢。”

3月6日，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请求华盛顿的空军司令部给他派出五个航空工兵营和另外一些特种工兵部队去担任修建前方机场的任务。这一请求遭到了拒绝。正如麦克阿瑟先前

告诉他的那样，他自己军种的上司也告诉他，可从冲绳岛抽调工兵部队。结果，斯特拉特迈耶在4月和5月，共从冲绳岛调出一个航空工兵群和三个航空工兵营到朝鲜。

## 战 斗 兵 员

在整个1951年的冬天，似乎无法解决的缺少作战人员的问题一直烦扰着联合国军。在第8集团军内部，李奇微将军对后勤人员进行了大幅度裁减，把多余的人员转而编入了作战部队。他建议，对驻扎在日本的后勤部队，也同样进行调整。他要求尽可能地把已在或正在运至战区的人员由执行后勤任务转为执行作战任务。他强调说，从第8集团军的需求量来说，派往朝鲜的后勤人员与作战人员的比例太高了。他建议如果需要的话应根据作战需要对人员重新分类。当时，在朝鲜担任后勤支援任务的人员有5.7万人，在日本的这类人员有3.5万人。然而，最大限度地对人员进行了调整，李奇微手下各师的步兵和炮兵人数仍然远远达不到他们的编制数额。

1月底，麦克阿瑟将军意识到，不可能从美国向朝鲜调派大批补充兵员。但是，李奇微手下部队在1月内取得的如此战绩使他确信，第8集团军不会被赶出朝鲜，而是可以打下去。作为一位战地司令官，他渴望看到驻朝各师都尽可能地齐装满员。麦克阿瑟于1月29日向陆军参谋长提出了兵员问题。麦克阿瑟向柯林斯诉苦说：“七个月来一直存在的缺乏作战补充兵员的问题，是我最关注的事情。”他抢先一步，提出了一个把他手下的后勤支援人员转为作战士兵的建议，他告诉柯林斯，这项工作已经付诸实施。同时，他还把大韩民国士兵编入了美军部队。可是，麦克阿瑟告诉柯林斯将

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代替训练有素的作战补充兵员。

麦克阿瑟指出：“到目前为止，各个陆军师编制内的步兵和炮兵一直是在比编制数额少20—50%的情况下作战的。”他表示对此特别关注，因为这种补充兵员的缺乏，将使他无法轮换那些作战疲乏的士兵。麦克阿瑟将军同时指出，由于李奇微的各师缺乏足够的作战士兵，因而防御正面必然过宽，这样就容易遭到敌军渗透。同时不仅是作战部队之间互不相连，而且补给线和交通线也同样成为暴露的了。后一种情况已导致了后方地域的伤亡数非常多。在朝鲜部队中，只有陆战队师没有受到人员短缺的困扰。麦克阿瑟向柯林斯指出，这个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兵员充足的。

远东战区补充人员缺额数字合计约为4万人。柯林斯将军断定，补充这一缺额的唯一途径，是从总预备队那里挖走更多的兵员，至少暂时要这样做。他并不打算使去年秋天的景象重现，当时总预备队的兵员已被抽调得失去了战斗力。但是，柯林斯还是在2月份下令抽调1.43万人。这批被抽调的人员大部分属于去年11月受命转入现役的四个国民警卫队师和两个团级战斗队中的成员。柯林斯将军命令陆军部人事部立即着手工作，在以后的四到六个星期里，把这些人员运送给麦克阿瑟。柯林斯表示，希望麦克阿瑟的要求能够几乎是全部予以满足，陆军最终可能超过正常补充数多给他派出2.7万名。

1月30日，柯林斯致电麦克阿瑟，对陆军正采取的向他派遣合格士兵措施作了充分的说明。柯林斯说：“你可以放心，我们这里对你的兵员不足及由此对你作战所产生的影响都很了解。”他解释说，已证明从美国境内补充人员培训中

心送至远东的经过训练的兵员数额是不敷使用的。他正提请总预备队注意这一情况。在从总预备队中抽调的1.43万人中间，大多数是步兵，并将在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运达远东。这一措施虽不能完全满足需求量，但将至少可使各作战师的兵员接近编制数额。柯林斯提醒麦克阿瑟注意他们本月初在东京的谈话。当时，麦克阿瑟与柯林斯一致认为，任何从总预备队过多抽调兵员的行动，都将严重地拉长在美国国内征集的部队——包括那些预定派往欧洲的部队——达到一种可随时投入作战的良好水平的的时间。他们也一致认为，这将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错误。

柯林斯同时告诉麦克阿瑟，在整个陆军部队中，缺乏经过训练的作战人员的情况都很严重，以至于他已下令在陆军范围内把后勤人员裁减3%。他认为，这样做对作战部队的作战效率不会有严重影响。

诚然，柯林斯将军曾在（1950年）12月29日告诉过麦克阿瑟，要从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中得到更多的部队是办不到的事情，但是（1951年）1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仍在这个方面采取措施。他们认为，联合国其它成员国增加在朝鲜的实际参战部队不仅可以增强麦克阿瑟的部队，而且同时将促使那些国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出现了共产主义侵略，就齐心协力抵御之。因此，参联会1月24日向国防部长马歇尔提议，请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向其他成员国施加压力，要他们向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提供地而部队。参联会要求遵守1950年8月为建立这支军队而确立的基本准则，但不必向英联邦国家和欧洲大陆的北约组织成员国提出此要求。

2月6日，当陆军部长助理约翰逊访问远东总部时，麦克

阿瑟的人事部长贝德林登将军利用约翰逊在场之便，对兵力不足问题进一步表示了愤懑之情。贝德林登告诉约翰逊：“没有提供充足的补充兵员支援已经对整个的朝鲜作战行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他说：

“为了缩小差额和使作战部队不必重新训练，各种权宜之计都使用过了。受伤人员一再被送上前线，而且是在没有得到充分恢复以确保痊愈的情况下被再次送往前线的。作战部队进行了合作，削减这支部队的人员用来填补另一支部队的缺额。联合国部队中的大韩民国士兵、当地人和轻残后勤人员全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起来……。上述种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必然将不可避免地表现为部队防御正面过宽和无法充分发挥战斗效能。所有这些促使对作战计划进行了调整，而且使伤亡数字剧增。”

然而，这番宣传（指贝德林登上述这段话。——译者注）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因为陆军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采取了一切行得通的方法去满足麦克阿瑟的需要。事实上，到2月27日，各种措施都已经收到了令人欣喜的成效，以至于陆军官员们可以向麦克阿瑟保证：在4月底将补充兵员的增长数额翻一番，总数达到5.5万人。这些人中大部分都将在美国国内的补充兵员培训中心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

### 国民警卫队师

1950年12月，麦克阿瑟将军曾就给他的战区调派国民警卫队师作过几次努力，但都没能如愿。12月18日，他曾请求把9月份受命转为现役的四个国民警卫队师立即全部开往日本。参联会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政府方面正在对美国在



朝鲜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继续进行权衡……。”12月30日，麦克阿瑟又一次提出了请求，他坚持，这几个师应船运日本担任防卫日本的任务。他告诉华盛顿方面说：“的确，据我理解，9月份转入现役的四个国民警卫队师，如果必要的话最终会用在 这里，也许我理解错了……。”1951年1月初，尽管人们非常怀疑是否会被迫撤出朝鲜，但参联会还是暗示，如果依靠已在朝鲜的部队就能够稳定第8集团军的战线，那么可以派出两个受过一定程度训练的国民警卫队师担负防守日本的任务。但是，如果实施撤离行动，那么日本将不得不由那些从朝鲜战场撤出的部队来防守。

柯林斯将军结束1月中旬对远东的访问返回美国后，再次审查了向麦克阿瑟提供国民警卫队师的可能性。第8集团军当时在朝鲜的战绩不坏，令人满意，被说成可以其自身拥有的部队来稳定在朝鲜的阵地。在这些前提条件下，兑现1月9日关于派遣两支受过一定训练的国民警卫队师到日本的含混许诺，似乎是理所应当的。1月23日，柯林斯告诉麦克阿瑟将军，如果朝鲜的一切都能保持象目前这样的良好势头向前发展，能够遏止住中国人，那么也许会给他派两个师以加强日本的安全。随着战场上一个星期的持续胜利，1月30日，柯林斯向参联会其他成员建议，可命令两个国民警卫队师——第40师和第45师开赴日本，加强那里的防务。当时，在日本本土上已没有美军师了。参联会同意这一建议，立即向国防部长作了报告，而且马上向麦克阿瑟通报了这一情况。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考虑之后，其中包括对远东战区利益与欧洲战区利益之间关系进行的权衡，国防部长同意调出这两个师。2月25日，参联会通知联合国军总司令，第40师和第45师将在4月某个时间抵达，归他指挥，并明确训令他要把这

两个师放在日本，不得使用他们在朝鲜与敌军作战。

### 轰 炸 罗 津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中，麦克阿瑟将军曾接到过一个北朝鲜境内目标的清单，参联会认为这些目标都适合于以战略轰炸予以摧毁。其中首要目标有港口城市罗津。罗津位于朝鲜东海岸，在苏朝边界以南19哩处。拥有一个大型港口和火车编组场。在把它选定为轰炸目标时，李奇微还在陆军参谋部任职，当时他曾指出，罗津太靠近苏联边境，因而对选定它为轰炸目标提出了疑问。可是，罗津仍被保留在目标清单上，并曾遭到过一次毁灭性轰炸。另一次曾预定对港口进行轰炸，由于天气的原因，改为轰炸其它目标了。当轰炸罗津的报告到达国务院时，该院官员们对侵犯苏联边境的可能性表示关注，要求不要再轰炸靠近边境的目标。1950年11月8日，参联会命令麦克阿瑟不要对罗津实施进一步空中攻击，并询问他对此意见。11月10日，麦克阿瑟将军回复说，他同意对罗津所作的限制，并且已经下令暂时停止所有对港口的进一步攻击。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51年2月中旬，后来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向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允许他重新攻击罗津。斯特拉特迈耶指出，尽管敌军的运输体系已严重瘫痪，但一直还在得到援军和补给品。而作为敌军补给系统中一个重要环节的罗津却仍然免受攻击。对罗津地区的空中侦察表明，该城活动频繁。为了瓦解和摧毁北朝鲜人高效率的海岸运输与补给体系，必须攻击罗津，并且要摧毁罗津。据斯特拉斯迈耶报告，2月份，整月都是目视攻击罗津的最佳天气，此后气候将随即恶化。斯特拉特迈耶请麦克阿瑟放

心，他的飞机可以在不侵犯国际边境的情况下，攻击并炸毁这座城市。他一再说明，对于允许他的部队发起攻击一事，他已经考虑再三，认为此事几乎是势在必行。

麦克阿瑟将军从他先前的立场来了一个大转弯，转而支持他的空军司令官关于应该摧毁罗津的意见。他认为，自从敌军准确地推断出罗津可以免受攻击之后，这座城市即成为敌军在东线后勤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一直发挥着最高限度作用。因此，他在2月15日向参联会建议，取消对轰炸罗津所作的限制。他指出，在2月份，罗津地区的重要目标——大型火车编组站、庞大仓库设施和码头区域均特别适合于进行目视轰炸。他向参联会保证，他的轰炸机毫无疑问可以摧毁罗津，而不会侵犯国际边界。

参联会认为，在作出有关决定之前，他们应该对罗津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要求麦克阿瑟就该城市的军事活动类别和程度以及设施的精确位置提出更详尽的报告。麦克阿瑟承认，他无法列举在罗津地区存放的补给物资的精确种类或数量。但他强调说，那里拥有各种庞大仓库。他声称：“罗津是北朝鲜境内最后一个最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且实际上一直没有遭到过有效的破坏，”如果他能够摧毁敌军东海岸运输体系中这个最后的致命枢纽，那么敌人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与此相反，罗津继续免遭攻击，这对麦克阿瑟的联合国部队仍然是一种巨大威胁。

陆军部作战部长泰勒将军支持麦克阿瑟的意见。他对陆军参谋长说，他认为，批准麦克阿瑟的请求，这在作战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承认，这一行动要冒很大的风险。一直在这一地区进行监视的苏联飞机也许作为一种局部防御措施，会对联合国方面飞机的人侵进行侦察，并挑起一场空战。同

时，对罗津进行攻击，即使没有侵犯边境，或许也会给苏联宣传机构提供一个借口，宣称他们的边境遭到了侵犯，在这方面也有一些风险。华盛顿方面还有其他的理由为他们为什么认定这时轰炸罗津是不可取的作辩解。国务院仍然认为有侵犯边界的可能性，苏联方面也许会进行边境遭到侵犯的宣传，因而强烈反对。此外，还有一件极为可能的事情是，自由使用港口的苏联船只可能会被击沉，并由此而导致一场严重的国际事端。在军界方面，参联会并不认为罗津象麦克阿瑟所宣称的那么重要。由罗津沿海岸线向南延伸的铁路并非完整无缺，这就极大削弱了罗津作为一个补给站的价值。最后，即使轰炸行动达到了几乎完全摧毁当时位于罗津的各种仓库的目的，则敌军只需要把他的后勤基地向北往苏联移动几英里，比如迁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就可以仍享有与罗津所拥有的同样优越条件。据此，参联会拒绝了麦克阿瑟将军关于轰炸罗津的请求。

### 轰炸电力设施

12月底，在中国人越过“三八线”发动进攻之前，参联会曾询问过麦克阿瑟对是否轰炸并摧毁位于鸭绿江朝鲜一边的电力设施和鸭绿江大坝的意见。他们打算，只要在中国人已经越过“三八线”向南追击，就采取这种毁灭性行动。麦克阿瑟告诉他的上司说，朝鲜东北部的发电设施发电已经不多了。当然，第10军部队曾对其进行过检查。那些位于朝鲜西北部的发电厂，他的部队从未占领过，其所输出的电力有多少是一个未知数。但是麦克阿瑟认为，这些发电设施没有哪一个具有任何深远的军事意义。因此要摧毁它们，假如有此打算的话，将完全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他指出，他在过去曾经下

过强硬的命令，要求避免毁坏这些设施的行动。这些命令已被广泛地予以传播，以作为联合国对鸭绿江北岸的国家抱有和平诚意的证据。他声称，他手下的中等轰炸手段就可以准确地炸毁这些发电厂和大坝。但是他提醒他的上司们说，这种政策上的改变“远远超出了目前朝鲜的作战行动所要考虑的问题的范围。”可以理解，参联会鉴于这一行动在政治上不会获得明显好处，所以就把这种念头束之高阁了。

然而，1951年2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却再次提请参联会注意轰炸发电设施的问题。他告诉参联会说，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迫切要求允许他炸毁北朝鲜境内的所有电力设施，包括那些鸭绿江发电厂。斯特拉特迈耶相信，只要允许他这样做，他即可以延缓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战争行动的支援，摧垮敌军的士气，同时断绝所有输往满洲地区的剩余电力。麦克阿瑟暗示，早先禁止轰炸上述目标在政治上应考虑的因素已经变了。他请求对他下一步的行动给予指示。陆军部作战部向陆军参谋长建议向麦克阿瑟说明，鉴于政治上要考虑的因素没有很大变化，不应轰炸这些发电厂。3月1日，参联会通知麦克阿瑟，由于他先前曾声明过，在保留还是摧毁电力设施的问题上，政治上的因素比军事上的因素更为重要，因而参联会认为他不应该轰炸电力设施。

## 二、日趋乐观的展望

2月底所取得的胜利虽然很有限，但却实实在在地把过去那种在中共压力下撤离朝鲜的幽灵所留下的阴影一扫而光了。麦克阿瑟将军颇为得意地报告说：“……前线局势非常令人满意，很明显，敌人在作战上遭到了挫折。其损失在现

代战争中也可算是非常大。”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显然对他的部队北进的战绩是非常满意的，他写道：“由于我们的空海军实际上已集中火力对距敌后方基地350英里地域实施攻击，敌人已经觉察到在这种条件下作战与在浅近后方就有免遭攻击的庇护所的条件下作战是完全不同的。”

麦克阿瑟对李奇微将军作战上的正确性予以高度赞扬，他说：

“尽管敌军的兵力仍占绝对优势，但我们的战略计划却实施得很好。我只不过是要我们的部队重新夺回主动权。这支国际部队里的所有成员都应得到属于他们的殊荣。我愿意对三军将士在他们杰出的战场指挥官李奇微将军、斯特拉斯迈耶将军和帕特里奇将军无比娴熟的指挥下，协同动作非常出色，再次特别予以称赞。”

## 第十九章 十字路口

虽然第8集团军1951年2月底取得胜利后使战争的形势再度变得对联合国军有利，但还不能认为这就标志着最终的胜利，充其量也只能是预示当时在朝鲜作战的敌军不能把第8集团军赶出半岛而已。

战争奉献给参战者的不是胜利就是失败，要是这样看问题的人就无法容忍当时的朝鲜局势，麦克阿瑟关于对抗中国干涉的建议也代表了这样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接受他的建议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否则就会遭到失败。他对此没有去寻求或是提出什么折中方案。

但是，杜鲁门总统却选择了另外的方案，而且希望对这些方案进行尝试。因此直到2月将近，他仍未同意麦克阿瑟关于加强对共产党中国的抗击行动之请求。再者，当时李奇微领导第8集团军恢复了元气而且更加强大的情况也造成了一种气氛，即使人觉得用不着匆匆忙忙或者是怀着决一死战的情绪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联合国在朝鲜军事行动的最初意图——击退入侵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当然是一如既往。联合国（特别是开罗会议以来的美国）的中期和长期目标也没有改变：“促成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之建立。”但是，由于中国涉足的影响和12月美国决定不再增援朝鲜后，要想凭借军事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特别是中期目标）已不大可能了。可供选择的方案因此局限到得靠某种程度的调停来使战斗停

止或至少使其缓解，以便在此期间用外交磋商的办法挽回美国和联合国的声誉，同时取得一些距短期基本目标相去不远的结果。

1951年3月，作为联合国军统一指挥官的美国还在继续作战而仍旧未选择出任何新的政治或军事行动方案。在美国，不仅是国务院这个在政治事务方面负责给总统提出建议的部门，而且连参联会这个担负总统主要军事顾问的部门在内，似乎谁都不愿意去提出一项已计划好的行动方案，结果还是在野党提出了行动方案。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代表们虽然频频召集会议，但两家都把问题推给对方，要对方去详尽地阐述在朝鲜应该做些什么。

在2月6日的探讨性座谈会上，国务院的代表列举了五条联合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全力以赴用军事力量征服全朝鲜并使之统一；把朝鲜放弃给共产主义者；扩大对中国的战争态势以消除对朝鲜之压力；在目前战斗线附近进行无限期的军事对峙；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解决。前三个方案的倡议有可能使联合国被迫采纳，但第四条——对峙，这无论哪方面恐怕都难以接受。鉴于共产党人拒绝联合国的提议，因此第五条——促成和平解决的倡议——方案的实现就要取决于共产党人了。

联席会议坚持认为，在他们没弄清美国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方针之前，他们无法正确地去选择这些方案中的任何一个。况且，美国下一步要采取的政治行动尚未明朗化，联席会议因此也只能是建议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方案。但国务院却把这五个有可能被联合国考虑的方案都告知了参与朝鲜作战的美国盟国。

国务卿于1951年2月23日表态说，联合国和美国都不对



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负任何责任。联合国大会1950年10月7日的决议对这一点虽然没有强制性的命令，但也是认可的。艾奇逊国务卿相信大多数在朝鲜驻军的政府（包括美国的主要盟国），都会继续拥护把统一朝鲜作为一种政治目标，而不是战争的目的。

参联会却不认为这些政治目标还仍然是正确的，他们在2月27日向国防部长建议对这些目标重新加以审查，要么再度肯定，要么做出修改。这些政治目标一旦确立后，国务院至少就能根据这些目标提出一些短期的政治方针。参联会认为，他们而后也才能据此分析联合国的军事力量，并且也才能提出建议，采纳与这些政治行动方针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军事行动方案。

## 一、打回“三八线”

当麦克阿瑟的军队于2、3月再度挥师北上，而且第8集团军经过缓慢推进后看起来很快就可以跨过“三八线”时，在一些联合国成员的眼中，这条线具有了一种不祥之兆的意味。许多同盟国和美国的官员们都把这条跨越了三次的纬线看成是一个象征性的屏障，认为麦克阿瑟的军队不应当超出这条线再去冒险，免得遭致敌方胜过报复行动的进攻。他们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麦克阿瑟将军在2月中旬避开了记者关于这个话题的提问，只是告诉他们说，除了采取巡逻行动之外，目前任何关于跨越这条线的谣传都纯属无稽之谈。麦克阿瑟借此机会重申了他的决心：要把中国人赶回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并且一定要到中共敌人的现有优势被大大削弱之后，他才会认真

考虑在“三八线”以北实施大规模作战的问题。

麦克阿瑟这个公开发表的观点不过是在他在2月11日就已向泰勒将军表示过的。当时他指出：除非他被授权摧毁敌方在满洲的基地，否则届时他组建的地面部队就别指望能安全地在北朝鲜进行大规模作战。当然，他同时又告诉泰勒说，即使他发现能以武力跨过“三八线”，但如果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指示，他也是不会贸然行动的。

对麦克阿瑟将军关于“三八线”的命令没有改变，他仍然据有跨越的权力，这是美国9月27日允准而且联合国大会10月7日也默许了的。但国务院却敏锐地察觉到，联合国的部分成员对再次进入北朝鲜是否恰当的问题有一种忧虑的感觉。为了减轻这种忧虑，而且预料联合国军业已抵达“三八线”，国务卿艾奇逊于2月23日要求马歇尔部长考虑修改9月27日的指示以阻止麦克阿瑟的前进。艾奇逊还补充说，今后凡是调动大部队跨越“三八线”的决定都应事先和其它参战国的政府商量。

艾奇逊封装了一个充满悲观主义情调的备忘录，并提请马歇尔呈送总统。艾奇逊在备忘录中指出，任何采取军事行动来催促实现朝鲜统一的决定都意味着：美国所承担的军事义务将大大增加；几乎是肯定地要扩大对共产党中国的战争行动；苏联直接插手的危险也进一步加剧；而且还要做出很大的政治努力去和其他跟采取这种行动利害攸关的国家取得一致意见。

艾奇逊认为，实际上所有联合国成员（包括许多积极参与朝鲜事端的国家）都会强烈反对大规模跨越“三八线”。反对的理由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一旦把敌人赶出南朝鲜，反侵略的初期目标就算完成了。但如果进军北朝鲜，则会使

先前协商的朝鲜停战成为泡影，因为敌方所能接受的是和原先一样的态势。另外，跨越“三八线”还会大大增加把战争状态扩大到中国的压力，从而使美国把军事资源耗费在亚洲的非决定性作战中，而且还会大大增加苏联干涉以及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

艾奇逊声称，大规模跨越“三八线”需要和主要盟国进行充分商议并征得他们的同意，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却又极难取得他们的同意。另一方面，美国任何单方面的再次进入北朝鲜都将在自由世界中产生严重危机，并可能导致一些盟国退出朝鲜战争。艾奇逊承认，必须占领南朝鲜的所有地区，并声称这是联合国军的重大胜利，因为它使敌人的主要目标不能实现。艾奇逊也的确没有建议过要禁止麦克阿瑟的军队迈过“三八线”，确切地说，他是建议不应当作大规模的跨越。他清楚地认识到，在朝鲜的作战持续了如此之久，如果想要粉碎敌方的进攻准备，则必须放手让麦克阿瑟动用海空力量跨过“三八线”去发起攻击，而且还要在北朝鲜境内也采取这种类似的地面行动，这样做是有必要的。

很明显，国务院的官员们是希望能通过谈判的途径来解决朝鲜危机。他们对联合国军事行动提出要实现的目标寄予厚望，即要使敌方觉得与其打仗不如谈判，同时还要造成一种使敌方感到非谈不可的态势。换言之，麦克阿瑟的军队既应使敌方遭到重创以迫使他急于谈判，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惩罚行动又只能在“三八线”附近进行，而不能把敌军赶得太远以致他拒绝在停战线接受和解。

陆军部长佩斯、空军部长芬莱特和海军部长金包尔(Dan A. Rimey)审查了艾奇逊的提议，发现这些提议是有道理的。他们一致同意麦克阿瑟除了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防御外，

不应当试图在“三八线”北面大规模地发展进攻。佩斯和芬莱特部长要求美国采纳这项约束性的方针，并向全世界宣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对此金包尔部长却提出异议，他认为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把这样的决定与其它政府进行商讨，或者把麦克阿瑟在“三八线”多少受到约束的情况公诸于世，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参联会也竭力反对国务院的提议。他们指出，只要联合国的政治目标仍未改变，那从政治上考虑就不应阻止军事力量向“三八线”以北发展。否则，这种限制就会与联合国的政治目标全然不符。

参联会以及李奇微将军、麦克阿瑟将军都认为，任何把麦克阿瑟阻止在“三八线”的命令都会让敌方得以在北朝鲜集结军事力量，从而使麦克阿瑟自己的军队反遭其害。因为联合国反对跨越“三八线”的禁令并不能强迫敌方部队也接受同样的约束。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断言，他们自己共同具有的军事经验使得他们确信，如果“三八线”成为限制军事行动的标志，那么对人数占优势的敌人进行积极防御作战并粉碎敌人新攻势的准备都将是纸上谈兵。简言之，纵然是没有别的理由，单从保证自身部队的安全出发，麦克阿瑟也应拥有调动部队的自由。

联席会议认为，麦克阿瑟刚到达“三八线”就开始限制他的行动尚为时过早。他们提醒马歇尔部长，麦克阿瑟已公开表示过这样的意图，即他如果没有发现敌军在“三八线”以南大量部署兵力，再请求联席会议给予指示。联席会议认为，在麦克阿瑟尚未报告他的发现之前，任何关于跨越“三八线”的决定都是没有军事根据的。因为那些约束联合国军的决定都是根据政治标准并在与其它国家协商后作出的，这样就难

免会把决定透露给中国人和北朝鲜人，他们也就可以在了解友军意图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参联会再次催促国务院对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做出决定，而且所采纳的行动方案要能够实现美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他们对马歇尔部长说：“在政府这项决定付诸实施前，对麦克阿瑟将军命令中的有关内容尚不能改变，即允许他现在为了最好地保障自己部队的安全而在‘三八线’南北部署他的军队。”

鉴于这些强烈的反对意见，马歇尔部长对艾奇逊国务卿说，他认为反对大规模跨越“三八线”的备忘录不必要呈送给杜鲁门总统。马歇尔本人同意参联会的意见，即认为把美国的军事决定暴露给敌人是危险的，必须让联合国地面部队保持行动的自由和调动兵力的自由。而且，从军事观点来看，对跨越“三八线”问题作出最后决定无论如何是太早了。

3月2日，麦克阿瑟将军通过多种渠道向联合国呈送了一份关于2月15日—28日这段时间的计划报告，报告文章结束时陈述道：

杜鲁门总统曾指出，跨越“三八线”是一个军事问题，而这个问题应按照我这个战区司令官的最佳判断来解决，因此我要弄明白，如果或者说真的发生事端时，是否会因为那时有人提出反对跨越的充足的政治理由，以及存在着给跨越“三八线”以限制的合理可能性时，我就不能自主地行使我的权力。

但是华盛顿当局发现，把联合国的注意力过多地放到“三八线”问题上没有好处。于是，他们要求麦克阿瑟删去他报告中的这部分内容。国务院和国防部也都同意无论何时应尽可能避免以军事的角度提到“三八线”，麦克阿瑟将军随后也同意删去他报告中的这部分。

## 二、在朝鲜的进展

联合国在朝鲜半岛激起的波浪到2月底已有所平息。但是，李奇微将军3月2日又制定了“撕裂者行动”计划，决定所有部队通过连续的调整线向北推进，去夺取中部地区的汉城和春川，并摧毁沿途敌人所有的兵力、物资和给养。李奇微的部队以3月7日开始实施“撕裂者行动”。第一周中，敌军顽强的阻击战只获得了微弱的效果，到3月13日抵抗便开始减弱。3月16日，敌军开始脱离接触并后撤，18日汉城再次回到了联合国军手中，所有其它目标也都基本实现。敌军对第8集团军抵抗的减弱；观察到有大量敌部队退出作战地域向北运动；还有俘虏的供述都表明，敌决定撤退至“三八线”北面的既设阵地。另外，敌预备队也已经在“三八线”附近配置停当多时。麦克阿瑟的情报官们据此推断，敌人已赢得时间在这条纬线或者其附近地区准备遂行坚守防御。

陆军作战部由于事先不知道“撕裂者行动”的详情，甚至这项行动已开始实施后还没有人告诉他，他为此有些不悦。3月17日，他要求麦克阿瑟把总司令部以及(或者)第8集团军发布的作战指示详细地呈报给他。此外，他还提出说，将来陆军部应是所有(包括第8集团军的在内)作战指示的信息接收者。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并没有计划“撕裂者行动”，也没有对此发布过任何作战指示或命令，是李奇微一手操办了整个行动，而他不过是把计划向麦克阿瑟做个汇报而已。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泰勒将军说，“撕裂者行动”不过是他在朝鲜的司令部和各指挥官们经常互换位置造成的结果，他并没有对此发布过正式命令。这样，麦克阿瑟避开了泰勒的要求。

麦克阿瑟坚持认为，虽然应该让泰勒充分地掌握司令部所有的作战报告，但要把司令部计划安排中的各项细节都禀告他却很难办到。

### 三、寻求武力增援

为了补充麦克阿瑟在朝鲜的地面力量，参联会1月底就已建议国防部长向国务院要求从联合国成员那里寻求增援部队，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并未全力以赴。马歇尔部长于1月30日把这个要求向国务院提出。2月23日，艾奇逊国务卿告诉马歇尔，他们将采取某些行动来实现这个要求。可敦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提供一个补充步兵营，并要求加拿大把他在朝鲜投入的武装部队扩充至旅的规模，而根据原计划，这支部队10月份就已取消了。还要要求某些拉美国家向朝鲜派遣地面部队。但是，国务院认为向土耳其和希腊要求更多的地面部队是不明智的，而且还认为当时已没有其它国家还有能力向朝鲜派遣部队。

关于从联合国其它成员国那里调拨军队一事，泰勒将军提出了几点他认为参联会应该考虑的因素。他在3月14日对柯林斯将军说，如果美国的地面作战部队有可能得到替换的话，那么根据尽快地把这些部队重新部署到更有战略意义地区的需要出发，把他们调出朝鲜实为一良策。而且，一支由来自几个不同国家的完整师所组成的联合国军队要比全由美国组成的更好，因为这样可以对北约正在着手研究中的组织方法和作战方法进行检验。此外，根据泰勒将军的说法，南朝鲜的陆军部队要加强到足以替换美国的部分作战部队尚需一些时日。

在泰勒看来，土耳其、希腊、英国、菲律宾、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能够提供相当于师规模级的兵力去朝鲜服役。但是，困难在于为这些部队提供后勤补给，而美国的整个物资资源又都要尽数用于美国当前的计划，因此用于朝鲜训练和雇佣新部队的所有装备物资都得在美国的计划做出相应地削减后方能由美国提供。

尽管后勤问题可能较为棘手，但美国军事当局仍坚持认为，其它国家能够而且应该对联合国在朝鲜的作战部队做出更大的贡献。代理国防部长拉维特3月31日向国务卿艾奇逊报告说，国防部不相信已经尽了一切可能去催促其它国家提供更多的部队，也不认为朝鲜目前的态势提供了一个重新要求其它联合国成员投入更多兵力的机会。拉维特告诫说：美国地面部队所担负的沉重作战任务；他们遭受到的重大伤亡；担任战斗值班数月之久尚未得到替换；需要重新委派有经验的士兵组成骨干，以便在美国动员新的作战部队；需要在其它战略区重新布置战斗检验部队，凡此种种都使替换美国在朝鲜的部队成为当务之急。

拉维特先生是想从那些国家得到真正的而不是象征性的援助。他要求国务院再次说服这些业已培训有人力资源的国家提供相当规模的分遣部队并装备这些部队，而且由他们自己给这些部队提供补给。他特别考虑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些联邦国家，他觉得这些国家完全有能力扩大他们在朝鲜分遣部队的规模。他认为英国也能够提供一个整编师，而且诸如巴西和墨西哥这类拉丁美洲国家看来也有一定的军事人力，能向朝鲜派遣相当规模的部队。



## 四、杜鲁门总统不悦

几乎是一拖再拖，直到3月中旬才初步形成了一个政治行动方案。在“撕裂者行动”的结果鼓舞下——这一结果证明朝鲜的军事主动权不再在敌人那边了——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定再一次为达成谈判解决作出努力。这些决策者们，无论是国防部的还是国务院的，现在都认为李奇微的惩罚性打击可能已经使中国人更倾服于政治解决了。

这两个部门都认为，要进行谈判解决，最合乎情理的开端是杜鲁门总统直接向中国共产党呼吁。因为以前为谈判所做的尝试都已失败，而其中杜鲁门总统还从未建议过公开谈判。此外，由于敌人正被赶回北朝鲜，因此当时的态势看起来也特别有利，因为可以在他们战前状态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国务院起草了一个总统声明，在征得联席会议对声明内容的同意之后，开始同其它参战国商议通过。大致上，总统声明指出的是：在朝鲜的侵略者已被赶回他们最初发动非法进攻的地区附近，因此击退北朝鲜和中共对南朝鲜侵略的主要任务已经达成。总统在声明中还将进一步指出：联合国关于统一全朝鲜和建立自由政府的目标能够而且应该在不用更多地打仗和流血的情况下完成。实际上，总统是要求中共停火并通过谈判来解决朝鲜问题，而且，也是警告中共，如果他们拒绝谈判，联合国便不得不继续作战。

3月20日，参联会提醒麦克阿瑟将军注意总统正在起草中的这份声明。还告知他，一些参战国认为联合国军的大批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将会给下一步的外交努力带来危

害。并且提醒他说，要对一切有关的行动作出决定(包括对共产党政府在内)是需要时间的。虽然参联会曾向国务院指出，“三八线”没有战术意义，而且国务院也同意联席会议的这个观点，但国务院还是向他们的军事顾问征询说，麦克阿瑟在今后几周内需要有多大的行动自由才能使他既与敌保持接触，同时又能确保自身军队的安全。紧接着，参联会也征询了麦克阿瑟的意见，并要他自己提出建议他究竟需要有多大的行动自由权。

麦克阿瑟把联席会议对他的征询看成是禁止他突破“三八线”命令的前兆，他立即建议说，不应强行地对他的指挥权进一步加以军事上的限制。他还申辩说，由于他已被限制使用海军和空军，而且目前敌地面潜力又远胜于他，因此现在要想扫清北朝鲜从根本上说已无论如何是不现实的了。简而言之，麦克阿瑟认为目前对他的作战指示是恰如其分的，不应更改。

草拟中的总统声明终究没能宣布，因为还在准备阶段时，麦克阿瑟于3月24日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在华盛顿官员的眼中，这个声明使先前精心计划的那项政治行动完全失去了作用。麦克阿瑟在声明中宣称，他的军队在战术上的胜利清楚地表明，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力量被过分渲染夸大了，他们除了人力资源外，在其它所有方面都是非常虚弱的。他接着又说：“尽管限制条件约束了联合国军的行动并使赤色中国相应获得了军事上的有利态势，但事实仍然表明中国人完全不能凭借武力来实现对朝鲜的征服”。该声明中那种自信的语气与麦克阿瑟两个月前给华盛顿的报告形成鲜明的对照。另外，麦克阿瑟在声明中也重申了他那老生常谈的观点：“……根本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政治问题，必须从外交领

域中寻求它们的答案。”

麦克阿瑟对总统约请敌人进行谈判的计划安置若罔闻，他在声明中接着宣布说：“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在我的权限范围内，不用说我准备随时同敌军司令官在战场会晤，诚挚努力地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朝鲜政治目标的军事途径，不会有那个国家会对此提出异议的。”

杜鲁门总统被麦克阿瑟的声明激怒了，因为这不言而喻地先占取了总统的特权，而且至少是用含蓄的方式批评了国家的政策。除激怒总统外，麦克阿瑟的声明还使华盛顿招来了美国盟友们一连串的责难，询问麦克阿瑟的言词是否是国家政策进行重大改变的预兆。

杜鲁门总统当天就听到了麦克阿瑟的声明，他召来艾奇逊、罗斯克、拉维特一起商量，对麦克阿瑟的行动作出什么反应比较恰当。他们一致认为，12月6日给麦克阿瑟和其它指挥官的指示说得很清楚，即未得到许可之前他们能够说什么和不能够说什么。这样，他们认为麦克阿瑟违背了这条指示。但麦克阿瑟这次没有受到责难，不过是被提醒注意这条指示。联席会议迅即给麦克阿瑟发了一个急电，告知他说：“考虑到1951年3月20日已经给了你消息，因此在此之后你所作的任何声明都必须与12月6日指示的精神相吻合。总统也指示说，万一共产党军事领导要求在战场上停战，你务必马上将情况呈报给参联会。”

麦克阿瑟将军并不了解草拟中的总统声明的具体内容。3月20日他从联席会议得到的消息只不过是告诉他行将作出某种总统声明。而且，当他自己提出要在战场上与敌军指挥官会谈时还特地强调说：“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在我的权

围限范围内……”及“……寻求……的军事途径，”有可靠的证据说明这种行动是非常恰当的。仁川登陆后不久，当人们认为北朝鲜可能会提出和平条件时，助理国务卿告知国防部说：“停火应该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因此他们（北朝鲜人）应把他们的提议通告给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统率将军……，而这个将军应是对任何歇火或停战协定进行谈判的合法代表。”

在有关重越“三八线”的问题上，麦克阿瑟将军本不打算把第8集团军约束在“三八线”以南，是华盛顿命令他这样做的。不过，他还是于3月22日指示李奇微将军说，在得到特许之前不要大举跨越“三八线”。李奇微对任何关于是否跨越“三八线”的催问总是答复说，这个决定必须由麦克阿瑟亲自做出。麦克阿瑟通知李奇微，预计华盛顿很快就会下达关于朝鲜作战的新指示。显然，他认为参联会询问他下一步作战中需要多大的行动自由是意味着要给他下达新的指示，包括有关跨越“三八线”的命令。但是，华盛顿当局既没有就“三八线”问题，也没有就下一步作战行动实施的问题给他下达新的指示。

谈到不久的将来时，麦克阿瑟对李奇微说：“我现在的打算是继续采取目前的作战方式向“三八线”以北推进，直到你的后勤支援支持不了一场大规模作战时为止。”对于重新进入北朝鲜，麦克阿瑟显然更加关心的是其所涉及到的后勤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他接着又说：“届时，你就得改变你现在已指挥得十分娴熟的这种作战方法，采取使用营连进行别动队式的搜索战术。这种战术需要部队在分散的正面上进行10多天的作战，而作战期间要靠游击式的活动来获取自我补给。对此，你有何建议也请告知于我。”李奇微将军答复说，他会发布必要的命令以便贯彻这项指示。他把麦克阿瑟所说

的“大举跨越”理解为，倘若潜在的机会成熟，每个军至少允许一个加强步兵营越过“三八线”。

## 五、贝文与英国观点

虽然共产党人对联合国每次提出的以谈判而不是以战争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至今仍不让步，但英国政府还是满怀希望，认为共产党人最终会同意谈判。3月30日，英国外交部长贝文在谈判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尝试方案。贝文建议发布一项关于朝鲜政策的明确声明，这个建议获得了所有参战国的同意，尤其是得到了联合指挥部的赞同。贝文认为，这将为与北平和苏联政府打交道提供基础，以便试探中共是否愿意通过某种方式用和谈解决。他认为，靠联合国调停委员会本身的活动难以赢得中国人的合作。贝文特别建议由所有参战国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以此表达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朝鲜，赞成撤走所有外国军队并愿意通过非军事的途径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愿望。同时，杜鲁门总统也以领导联合指挥部的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资格宣布，联合指挥部完全赞同联合声明的军事内涵。一俟这两项声明发表，就要求中国和苏联对促成朝鲜问题和平解决之最佳办法表明他们的观点。至于先前草拟的总统声明和麦克阿瑟将军3月24日的声明，英国外交部长指出，麦克阿瑟的行动进一步促使了他考虑上面的这个新方案，因为现在联合指挥部独家发表的任何声明都未必能被共产党人认真采纳。

## 六、李奇微再入北朝鲜

麦克阿瑟将军由于没有得到与他所定计划相抵触的特殊指示，遂批准了李奇微将军提出的跨越“三八线”的计划。3月22日，李奇微通告麦克阿瑟说，行动计划业已准备停当，如果麦克阿瑟同意的话，他将进至紧靠“三八线”北面的一条线上，该线除了西部的一小段路程外，大约是从西海岸汉江与礼成江汇合处到日本海沿岸的襄阳。李奇微解释道，为抵达该线所进行的作战，其目的不是为了夺占地盘，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摧毁敌人的军队和物质。他还解释说，他们将格外谨慎地行动以保证主力部队完好无损，并要使伤亡维持在最低限度。他还进一步向麦克阿瑟保证说，他不会让他的作战行动超出后勤支援所能达到的范围。麦克阿瑟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李奇微的计划，但没有将这项计划禀报华盛顿。

李奇微3月22日开始实施这项行动计划的第一阶段作战（即“勇猛作战”），所有部队沿着前沿阵地稳步向前推进，30日夺占了大致沿“三八线”设置的阵地。这样，南朝鲜除西部的一小块地域外，已基本上扫清了有组织的敌军部队。因李奇微力主细心协同动作和保护翼侧安全，从而使第8集团军的推进相对缓慢了些，而且敌军本身也设法完整地撤退。尽管如此，但敌军还是遭到了巨大的伤亡。

第8集团军收回“三八线”后，李奇微于3月29日拟定了第二步行动的详细作战指示。他称这步行动为“狂暴作战”，作战的新目标是“堪萨斯线”。与他自己3月22日的想法略有不同的是，这次是从汉江与临津江（而不是汉江与礼成江）的汇合处开始，而后向东北和东到襄阳。

麦克阿瑟将军4月3日飞抵朝鲜与李奇微将军讨论第二步的北进行动计划，同时视察地面情况。李奇微当时曾解释说，他只要被批准向礼成江——襄阳一线推进，他相信在临津江与礼成江之间的西部地域能发现很好的猎物。但新近的情报却表明这个地域里没有多少敌军，李奇微因此决定不再推进到礼成江。他告诉麦克阿瑟说，他能够占领而且也是敌势力可能最强大的战线就是他现在目标指向的地方——“堪萨斯线”。麦克阿瑟同意并告知李奇微说，希望他对该线实施猛烈攻击，但在越过该线向前发展上务必谨慎从事，掌握好分寸。

4月5日，麦克阿瑟通知参联会，第8集团军业已驱军跨过“三八线”，去摧毁“堪萨斯线”以南的敌军及其补给物质。麦克阿瑟还告知联席会议说，李奇微打算继“狂暴作战”之后实施“无畏作战”，即将第8集团军由西部中心地带继续向北朝鲜推进20英里，以夺占“怀俄明线”，从而取得对一个众所熟知的敌兵力和补给集结地点的控制。麦克阿瑟解释说，一旦夺取了“堪萨斯线”和“怀俄明线”，他就打算仅以营级规模的巡逻队与敌人保持接触。目前有限的后勤支援及地形、气候状况和敌兵力部署的情报都使得他确信，要大规模地越过目前目标线进一步向前发展并非易事。

敌人没有对跨过“三八线”的行动作顽强的抵抗。4月9日，美第1和第9军及南朝鲜第1军的所有部队一路打到“堪萨斯线”阵地。虽然美第5军和南朝鲜第3军在中部和东部中心防区因地形险恶和补给线不畅受到迟滞，但这两个军还是在同一天进到了他们的“堪萨斯线”目标附近。在整个4月上旬的前进过程中，李奇微和麦克阿瑟都意识到了敌人（特别是中国人）正在后方地域集结兵力，他们发动一场进攻行动的能力

正在与日俱增。敌兵力集结最为明显的是西部中心地域的金化——平康——华川<sup>①</sup>三角地区，这也就是李奇微之所以计划要推进到“怀俄明线”以夺占这一地区的原因。3月31日，麦克阿瑟将军向陆军部报告说，4月1日以后，敌军随时都可能会发动一场大强度的攻势。他估计中国有27.4万人的军队在朝鲜，47.8万人的正规军在满洲，北朝鲜包括游击队在内约有19.8万人能参加进攻。

李奇微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敌军的进攻能力，他计划采取绕到敌后方给敌以猛击的办法来牵制敌可能发起的攻势。4月12日，他发布了“大胆作战”的计划，该计划要求部队通过一系列控制线有秩序的且战且退。但是，这种撤退只能在李奇微的命令下进行，而且要做到使敌军遭受重大损失并保持所有友邻部队的完整。

就在李奇微发布这项计划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这将是作为第8集团军司令员指挥的最后一次作战行动。由于杜鲁门总统两天前做出的决定，这位使第8集团军恢复了元气的将军将被提拔到更高的指挥岗位，这倒主要不是因为李奇微的成就，更多的是由于总统对麦克阿瑟的恼怒。

---

<sup>①</sup> 原文如此，疑为“金化——平康——铁原”之误。——译者注



## 第二十章 麦克阿瑟的罢免

在杜鲁门总统突然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切军事指挥权之后，重心就从军事行动转开了。总统是在与他的主要军职及文职顾问进行了五天的商讨之后作出这一决定的。总统的行动在4月达到了顶点，他责成布莱德雷将军给麦克阿瑟发出如下照令：

我以总统和美军最高统帅的名义，非常遗憾地免去阁下的盟军驻日联合国军司令官，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美远东军司令官，远东地区美陆军司令官职务。请阁下将指挥权立即移交给李奇微中将。

突然把麦克阿瑟将军这样一位杰出的军人撤职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都激起了轩然大波，“骄横跋扈的态度”、“外国压力”以及政治阴谋充分暴露等等指责都随着麦克阿瑟的解职接踵而至，落到了杜鲁门头头上。从1951年5月到8月，关于麦克阿瑟撤职事件的始末当着军事委员会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而被详尽地披露了出来。这两个委员会对麦克阿瑟的撤职问题虽没有下过什么明确的结论，但是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却暗示了某些促成杜鲁门总统做出解职决定的原因。尽管根据不足，但有人还是指责说麦克阿瑟的被撤是美国受他在朝鲜的一些盟国（特别是英国）的怂恿和实际操纵所致。虽然这些国家曾采用压力手段甚至通过官方渠道指责过麦克阿瑟将军的战役指挥，并且表示了对继续任用他可能会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极大忧虑，但已有的证据表明，这些国家中还没有

那个曾请求过杜鲁门总统罢免麦克阿瑟。

据华盛顿的官员们称，在麦克阿瑟将军被解职前的几个月，他曾用一种与军事指挥官身份不相称的方式对一些超出他权限外的事务发表过意见。这些官员们还声称，麦克阿瑟发表的这些意见不仅使杜鲁门总统及其左右们感到窘迫，而且还可能给国际舆论带来巨大影响，并危及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关系。直到杜鲁门总统下令禁止就政治和军事政策发表个人意见为止，这些言论还只能算是军事上不得体的举动而不属于渎职行为。但在下令之后，任何公开发表与既定国家政策相抵触的意义的做法，就是违抗总统的指示。

虽然麦克阿瑟将军在战役指挥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有关因素，但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这还不致于使总统做出这种免职决定。就战役指挥来说，麦克阿瑟11月底未能抢在中国的进攻之前采取行动并相应导致联合国军12月撤退一事也明显地不是他被罢免的原因。

麦克阿瑟被解职后，杜鲁门总统紧接着就公开声明，说麦克阿瑟未能在其职权范围允许的事情上竭尽全力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他指出，虽然对国家政策的问题进行充分地辩论是任何真正的民主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因素，但军事指挥员却必须按照美国法律和宪法所规定的方式去服从给他们发布的政策和命令。这样看来，麦克阿瑟将军被罢免指挥权的原因是由于他在1950年8月至1951年4月间所发表的对美国远东军事政治策略不满的官方主张和公开声明了。

## 一、台湾问题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将军与杜鲁门总统最初出现

齟齬的原因并非因朝鲜问题而起，而是由于美国一个普通的对台湾政策引起的。还在朝鲜形势发生变化前，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官员们就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段时间的讨论。

北朝鲜入侵南朝鲜后，美国在布莱尔宫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布莱德雷将军曾向与会的高级官员们宣读了麦克阿瑟在国防部长约翰逊访日时呈送给他的一份备忘录。这份文件以无可辩驳的言词陈述了为什么不能把台湾的所有权移交给共产党中国而应该由美国来全力保护的理 由，约翰逊部长认为其分析既英明又中肯。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命令麦克阿瑟将军部署第7舰队以防备中共对台湾的进攻，另外，也用以防止台湾守备部队对中国大陆的进攻。杜鲁门总统在同一天的一场公开声明中解释说，他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如果台湾被共产党军队占领，那将会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美军在这一地区合法和必要的活动。”他迴避了各种对于美国企图占领这个海岛要塞的指责，宣称说：“台湾未来的地位必须等恢复了太平洋的安全并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后方可确定，抑或是交给联合国去考虑这个问题。”

7月中旬柯林斯将军访日期间，麦克阿瑟将军曾告知这位陆军参谋长说，一俟朝鲜局势充分稳定，他就打算赴台湾与蒋介石会晤。1950年7月28日，参联会告诉麦克阿瑟，中共已经宣布了他们要收复台湾的意图。如果国民党不及时作出保卫海岛的努力，共产党就有可能得逞。联席会议声称说他们业已向国防部长建议允许国民党通过军事行动去粉碎敌人集结兵力的行动，即使这意味着对大陆发起攻击。

麦克阿瑟完全同意这个提议并向参联会报告说，大约

在7月31日，他将和他挑选的一名参谋出访台湾，去考察一下那里的情况。参联会在对麦克阿瑟的回复中建议说，国务院和国防部正考虑对某些政策问题作新的指示，在此期间麦克阿瑟最好是派一名高级官员7月31日先去台湾，然后自己再亲自前往。但他们又补充说，如果感到有必要，也可自便，反正责任是自负的。麦克阿瑟还是决定先亲自去台湾访问，这样，对那些来自海岛关于蒋介石及其武装部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的疑难问题才能查实解决。

麦克阿瑟在海军上将斯特鲁布尔的陪同下，于7月31日飞抵台北，而后在台北与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会晤。但这个情况直到麦克阿瑟返回东京五天后才向参联会做了汇报。在这几天中，一些关于麦克阿瑟台湾之行的新闻报道使华盛顿的官员们如坐针毡，因为这些报道推测麦克阿瑟曾与蒋介石达成一些有约束力的协议并对蒋作过政治上的允诺，而这些官员们又无法判断报道的可信性究竟如何。另外，国务院以其驻台北的代表那里获悉麦克阿瑟打算调遣一批战斗机中队去台湾，但这个调拨行动并未得到过华盛顿的许可，况且也不属麦克阿瑟权限内的事。恰值这时蒋介石又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给这事儿更是火上加油。他的声明翻译过来即是说，他与麦克阿瑟间确达成有一些广泛详尽的秘密协定。不过，倒也是有一件虽广泛流传但确属讹误之事，即说麦克阿瑟是在国家领导不知道并未经批准就擅自去了台湾。

由于美国当时正在力图使共产党中国相信，杜鲁门总统对台政策的背后无隐密可言，再加之由于新闻报道中缺乏根据的推测以及对麦克阿瑟台湾之行所进行的活动缺乏全面了解，这一切终于使得总统8月4日在一份以国防部长约翰逊署

名的信件中，用严厉的措辞对麦克阿瑟提出了警告，麦克阿瑟被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提醒道：“只有作为统帅的总统才有权命令或批准采取预防措施抗御大陆的军事集结行动。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要求我们不要做出任何可能导致全面战争爆发的行动，或是给别人发动全面战争以口实。”

第二天，麦克阿瑟答复说他完全领会并且正在谨慎地遵照总统6月27日的决定去做。8月7日，他提交了一份关于他和蒋介石会谈情况的详细报告，他指出，蒋希望取得合作，而且尽管台湾的武装部队尚需进行相当的改进，但其仍存在着现实的潜力。他解释说，他已命令由第7舰队负责对台湾海峡进行定期巡逻，由美国的小机群作战飞机对中国某些沿海地区进行定期侦察飞行和熟悉飞行，包括在台湾进行临时着陆和加油着陆。

杜鲁门总统随后派哈里曼到了东京，声称是告诫麦克阿瑟不仅要随时向总统报告情况，而且在军事以外的事务上不要擅作决定而是提建议。后来，哈里曼解释说，麦克阿瑟将军在台湾之行中没有做超越他军事权限的事，杜鲁门总统这才表示他对麦克阿瑟的行动感到满意。麦克阿瑟声明说，任何暗示他和总统之间有摩擦的家伙都是在犯罪，他们“心怀叵测地含沙射影，毫无根据地猜疑推测，卑鄙无耻地胡编谎报”。

共产党国家充分利用了杜鲁门总统关于使台湾中立化的命令，谴责美国妄图接管和占领这个岛屿。8月份，北平政权指责美国对台湾的侵略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下令“……从台湾撤出美国的所有武装入侵部队……。”为了回斥这种指责，杜鲁门总统于8月25日指示美国大使奥斯汀就这个问题写信给秘书长赖伊，奥斯汀给赖伊送去了一份美国官方对台湾态度的详细说明，这里面包括杜鲁门总统7月19日对国会所

做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宣称：“……美国对该岛屿不存在任何领土上的野心，我们也并不打算在台湾为自己谋求什么特殊地位或利益。”8月28日，总统告诉奥斯汀说，美国十分乐意让联合国去考虑台湾问题，这样，就给奥斯汀能彻底推翻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指责提供了更犀利的武器。

一周前，被邀请在芝加哥“第五十一届外国战争退伍军人国家营地”讲话的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去赴会，而是寄去了一篇他准备在会上宣读的发言稿。麦克阿瑟在这篇稿子中强调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并且坚决主张美国应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对该岛的控制权。他还明白地暗示说，美国可以把台湾用作将来对亚洲大陆作战的基地。他指出，如果台湾落到了一个不友好的政权手中，将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一个可怕的威胁。他把台湾比做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并告诫说：“一些人在太平洋问题上崇奉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他们认为我们如果保卫台湾就会使亚洲大陆疏远我们。其实，实在没有什么比他们这种无聊乏味的争辩更令人失望的了，他们这些人压根儿不了解东方。”

哈里曼在麦克阿瑟的这篇讲话发表之前，于8月26日将此事禀告了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这篇态度强硬的发言，杜鲁门总统被激起的反应也是同样的强硬，他把文章读给了哈里曼、布莱德雷将军和约翰逊部长听，然后指示麦克阿瑟务必撤回这个发言稿。约翰逊部长迅即通过海底电报把总统的命令传达给了麦克阿瑟，并告诉他：“……因为声明中有关台湾的各种情况与美国的政策和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是相冲突的。”

据约翰逊说，当总统得知麦克阿瑟给外战退伍军人的那篇冗长的发言是通过陆军通讯设备从日本传递过来的时候，

更是火冒三丈。约翰逊后来在调查麦克阿瑟将军被罢免的情况时，曾在参议院会议上作证说，8月26日杜鲁门总统虽和他讨论了罢免麦克阿瑟朝鲜司令官职务是否恰当的问题，但决定不在当时采取这种行动。

麦克阿瑟将军对总统命令马上做出的反应是向国防部提出强烈抗议，声称他给外战退伍军人的信是为充分支持6月27日总统关于台湾的决策而仔细准备的，并且指出，无论“政府还是私人，国内还是国外”，各界人士都在自由讨论台湾问题。显然，麦克阿瑟感到他的观点只是代表一个公民，而不是联合国军总司令，因此他认为他在对外战退伍军人声明中体现出来的观点是“纯属我个人的见解”。注意到外战退伍军人组织肯定已经在提前大量印刷和发行他的发言稿，麦克阿瑟劝阻约翰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禁止发行他的发言稿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麦克阿瑟将军还是被命令撤回他给退伍军人组织的这封信。杜鲁门总统后来为了缓和一下气氛，给麦克阿瑟寄去了奥斯汀就台湾问题给赖伊秘书长的信和他自己就台湾问题给奥斯汀的信的原文，并说道：“我相信当你看了这封信……你就会理解我在26日指示撤回你给外战退伍军人的信这一行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尽管麦克阿瑟将军通知了外战退伍军人组织的国家指挥官他已被命令撤回这封信，但麦克阿瑟的这篇讲话还是于1950年9月1日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登出了，从而使苏联的宣传机构乘机钻了空子。例如，苏联驻联合国的大使维辛斯基就别有用心地歪曲麦克阿瑟对台湾问题的评论。他在一个发言中说：“没有谁能象麦克阿瑟最近那样直言不讳地向全世界宣称，美国统治集团决定不遗余力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基地”。

尽管如此，但因为台湾事件已是麦克阿瑟与总统之间摩擦的尾声，所以可能早被杜鲁门先生遗忘了，或者至少是被忽略了。然而，它却又正是使杜鲁门总统逐渐对麦克阿瑟将军失去耐心的一系列事件的序幕。

## 二、麦克阿瑟不同意美国对朝政策

在朝鲜战争的头五个月内，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公开地指责下达给他的作战训令。虽然他也确实时常通过官方渠道抱怨人员和装备的短缺，但在威克岛会谈时，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官表示，他理解华盛顿在支援他作战问题上遇到的困难。他对与会的官员们说，战争史上还没有一个指挥官曾经从华盛顿当局那里得到过比自己更完善和更充分的支援。10月下旬，他发现下达给他的作战指示的措词对他已有些限制，但仍命令其所属部队继续向北部边境推进，将在这一地区只能使用南朝鲜军队的禁令置之脑后。不过，这时他还没有对作战指示进行公开抵触。

11月间，当中国开始出现干涉朝鲜的迹象时，麦克阿瑟与华盛顿官员之间分歧的趋势也开始进一步发展。例如，11月6日麦克阿瑟命令轰炸鸭绿江大桥一事就使华盛顿惊恐万分，更何况麦克阿瑟的这个命令与6月29日提醒他避开苏联和满洲边界实施宣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三天后，当参联会考虑到中国的干涉而建议必须改变麦克阿瑟在朝作战任务时，他迫不及待地对此表示异议，并声称不能改变他的作战任务。其它参战国都确实认为麦克阿瑟应当停止对鸭绿江一线的攻击，在这种情形的敦促下，参联会提出了第十一点建议，但也照样遭到了麦克阿瑟将军怒气冲冲的责难。然而，



麦克阿瑟在这段时间中还没有公开地为自己进行过辩护，虽然他确实否认他曾经接到过任何建议他不准靠近国际边境线的“官方消息”。

但是，随着中共军队的干涉，麦克阿瑟将军突然对那些公开披露的事情一反常态。他为他的军队蒙受的失败而懊恼痛苦，并极力为自己进行辩护。他在12月初发表的声明中指责说，对他的作战行动加以限制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在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并暗示说，欧洲的利己主义导致了对他的作战支援进行限制的后果。

这些声明被普遍地认为是在批评联合国限制朝鲜战争的政策，也是在间接地批评杜鲁门政府对作战的指挥。当然，这些批评也许不是故意的。麦克阿瑟将军如实地指出说，他从没有向当局要求越过朝鲜神圣的北部边界去进行报复。但是，由于他发表上面那些声明时恰值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地使不安的盟友消除疑虑，因此杜鲁门总统及其辅佐官员们对他的声明极为关注，再加上英国害怕麦克阿瑟会使西方卷入一场与共产党中国的大规模战争中，这就使他的声明更让人感到遗憾了。况且，在华盛顿看来，麦克阿瑟执拗地抱怨他在朝鲜的作战受到了约束，这实际上就是在指责强行把这种约束加在他身上的那些人。麦克阿瑟的这种指责尽管不是别有用心，但却是不正确的。参联会认为，麦克阿瑟对自己的失败也是有部分责任的，麦克阿瑟曾说服联席会议批准他11月份推进的计划，因为他自信中国不会或不可能进行有力的干涉。

杜鲁门总统更是感到麦克阿瑟这时的声明格外逆耳，他讨厌麦克阿瑟宣扬这样的事实，即好象是因为华盛顿没让他自行其事，才导致了他11月24日进攻行动的失败和中国的干

涉。杜鲁门总统指示说，单凭这一点就该罢麦克阿瑟的官。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不希望使别人觉得麦克阿瑟是由于进攻失败而被撤职的。杜鲁门对那些倒霉的人从不落井下石，这次也不例外。

后来，杜鲁门总统指出说，麦克阿瑟进攻失败后就开始宣扬他的观点，这种做法是不能原谅的。据杜鲁门总统称，麦克阿瑟在四天内以四种不同的方式公开地把自己的失败推诿于华盛顿限制朝鲜战争的命令。他说他受到了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过分限制，并直截了当地指明他或他的参谋人员都不应受到责备。

由于麦克阿瑟的声明，杜鲁门总统向所有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下达了他12月5日的备忘录，命令政府官员所作的所有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公开声明都得经国务院通过，而一切军事方面的事务则须由国防部批准。尽管这份备忘录是向所有行政部门下达的，但它却是冲着麦克阿瑟来的。

在这段时间里，麦克阿瑟曾向当时正在远东访问的柯林斯将军建议，美国应该通过轰炸、封锁和其它一些措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尽管他的建议很有说服力，但在整个12月、1月和2月初这段时间里，他都总是通过官方途径要求采纳这些措施。直到2月中旬，他才开始把自己的这些观点交给公众，去引起他们的注意。2月13日，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坚决主张应对中国人的“圣地”采取进攻行动以削弱他们的优势，否则就根本谈不上在“三八线”以北进行重大战役。3月7日，他在另一篇声明中又声称，必须站在世界的高度来考虑那些迄今还未做出的、至关重要的决策。也许，他的这些声明完全反映了事实，特别是后这一个声明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正确性。然而，华盛顿当局认为这些声明未经国防部批

准而对美国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进行品评，违犯了总统12月5日的指示。

马歇尔将军后来说，麦克阿瑟3月24日发表的关于在战场同敌人司令官举行谈判的声明是杜鲁门总统决定撤消麦克阿瑟职务的最终原因。马歇尔指责说，这项声明里隐约含有敌人倘若不同意谈判就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的意思。他的这个看法是根据麦克阿瑟声明中的下面这段话而得出的，麦克阿瑟说：“敌人现在必须痛切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克制政策，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它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那么红色中国将在那一瞬间注定要遭受军事上的惨祸。”

杜鲁门总统认为，这是在一个联合国军司令官权限内所不能发表的出格的声明。他把这项声明看成是对他最高统帅命令的违抗和他权威的挑战。而且，总统还认为麦克阿瑟是在对联合国制订的政策进行嘲弄。麦克阿瑟的这种举动夺去了总统好多决策机会，他感到再也无法继续容忍麦克阿瑟这种违抗领导的行为了。尽管如此，杜鲁门总统还是推迟做最后的决定。当时，无论是一般公众还是麦克阿瑟将军本人，都还没有意识到杜鲁门总统这种日益加深的不满情绪。

然而情况终于发展到了不得不采取最后措施的阶段。3月20日，麦克阿瑟将军在回复给众议院总务马丁的一封私信中，就美国的外交政策给这位国会议员寄去了一份比较温和的评论。他所说的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使用煽动性语言，只不过是重申了他的关于亚洲战区同欧洲一样重要，美国必须把亚洲战争进行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观点。后来麦克阿瑟在作证时说，在他看来给国会议员马丁的信不过是区区小事，不屑回顾。但对杜鲁门总统来说这却不是件小事。

1951年4月5日，当马丁决计公开书信的内容时，杜鲁门总统迅速作出了强硬的反应。4月6日，他召集他的特别助手们开会，其中有哈里曼、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杜鲁门在会上正式提出了如何处理麦克阿瑟的问题。哈里曼提出两年前就该撤麦克阿瑟的职。但马歇尔部长意识到了罢免麦克阿瑟可能带来的后果，建议对撤职问题要慎重从事。他指出说，如果总统罢免麦克阿瑟，则可能会使尚未解决的军费拨款问题难以在国会通过。布莱德雷将军从军纪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麦克阿瑟目无领导、我行我素，撤消他的司令官职务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他又告诉杜鲁门说，希望总统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同柯林斯将军讨论一次。艾奇逊国务卿认为虽然应该撤消麦克阿瑟的职务，但必须与参联会取得一致同意后才能决定。

杜鲁门总统虽已决计罢免麦克阿瑟，但当时还只是暂时保留这个决定。他要四位助手次日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并指示马歇尔部长把两年来同麦克阿瑟来往的文件全部检查一下。翌日（4月7日）上午，这些助手们再次来到总统办公室开会。马歇尔部长发言说，从检查全部照会文件的情况来看，他同意哈里曼关于两年前就该撤消麦克阿瑟职务的意见。在这次短暂的会议结束前，杜鲁门总统责成布莱德雷将军搜集一下参联会其它方面的意见，并准备在4月9日做出最后决议案。

4月8日下午，布莱德雷将军同柯林斯将军、范登堡将军、谢尔曼海军上将在五角大楼碰头，从军事的角度详尽地讨论了麦克阿瑟的免职问题，并把这次讨论会的结果向马歇尔部长简单做了汇报。参联会一致同意从军事的角度看应当免去麦克阿瑟的职务。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后来作证

说，他当时的看法主要基于两条理由：第一，麦克阿瑟不赞成美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在朝鲜作战的基本政策。柯林斯说：“我认为总统作为我们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更加拥护基本政策，更加领会最高统帅意图的野战军司令官。”第二，柯林斯认为麦克阿瑟在发表政策问题特别是涉及有关外交政策问题的正式声明时，没有事先通报给他，违反了训令。

4月9日，杜鲁门总统在听取了主要助手们的意见后，公布了他免去麦克阿瑟远东军司令官职务的决定，并任命李奇微将军接任麦克阿瑟的职务，范弗里特中将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

总统原定在华盛顿时间4月11日20时（东京时间4月12日10时）把免职决定通知给麦克阿瑟，让正在朝鲜进行访问的陆军部长佩斯把免职消息于指定的时间在东京美国大使馆麦克阿瑟住地向他宣布。但是由于设在釜山的通讯设施出了故障，佩斯没有接到这些指示。这时（4月10日晚）出现了公众都已知道这一决定的征候，因此杜鲁门总统决定尽快把消息在二十小时内正式通知给麦克阿瑟。

据麦克阿瑟说，他最初是从他夫人那里获悉免职消息的。麦克阿瑟的一个助手从收音机收听广播消息后告诉了他的夫人，他的夫人随后转告了丈夫。据麦克阿瑟称，正式通知是在半小时后接到的。麦克阿瑟立即命令希基将军打电话给在朝鲜的李奇微将军，告诉他更迭司令官一事。他让希基暂时履行司令官职责，直到李奇微将军离开前线，亲自飞抵东京接任。

## 第二十一章 新方向，新政策

当国防组织内部的争论白热化而最终以麦克阿瑟的罢免而告结束时，前线形势也不断紧张起来。敌人在3月和4月份被李奇微打退后，这时他们就象一根巨大的被压缩了的弹簧，显然随时都可能弹射出来，再度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还在麦克阿瑟被撤职以前，李奇微曾召集所属美军司令官，告诫他们说，如果中国全力出击，第8集团军可能会很被动，因为它已深入朝鲜。

李奇微将军在4月11日晚意外地获悉指挥官更替的消息，次日他飞抵东京，在那里他发现麦克阿瑟对于总统罢免他的行动感到“愕然”，但没有在外表上流露出怨恨不满。麦克阿瑟把一些主要的指挥问题向李奇微作了简要交待，然后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干。

这次的指挥官更替中对范弗里特将军的任务有些不明确。国防部长在通知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时，另外又说，范弗里特正被派往朝鲜去接任一项“由你指挥的职务”。李奇微在与麦克阿瑟会晤后，立即打电话给陆军部长佩斯，表示不知道自己有无权利挑选第8集团军的司令官，并询问为什么要求他任用范弗里特将军。但是佩斯部长对此并不比李奇微知道得更多，只得把这个问题转给马歇尔。

参联会迅速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通知李奇微说，是总统亲自提名范弗里特为第8集团军的继任司令官，是联席会议自己建议用“接替由你指挥的职务”的措词，这是因为考虑到中

国大规模攻势的危险迫在眉睫，并认为李奇微可能希望暂时保留对战场的直接指挥，直到具有威胁性的敌人进攻被打退为止。他们建议在这之前范弗里特可以担任李奇微将军的代理司令官。

但是李奇微将军认为没有理由延迟把第8集团军移交给新任司令官，而且他已经拟定好了对付中国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完全可以放心地让陆军参谋人员和下级指挥官辅助他们的新领导顺利渡过困难的熟悉阶段。范弗里特将军于4月14日12时30分抵达朝鲜，而后立即到第8集团军上任。回到朝鲜迎接范弗里特的李奇微将军在当天19时离开朝鲜赴东京。两天之后（4月16日），麦克阿瑟举家离日返美。

4月16日，李奇微向华盛顿报告说：“虽然敌军自2月中旬以来一直处于防御状态，但他们只动用了其富有极大潜力的60多个师中的一部分兵力，他们仍具有随时发起进攻的能力。”三天以后，李奇微明确地限制了范弗里特所属师的推进，因为他坚信中国不久就可能发起进攻，而范弗里特若是越出自己的线发动进攻，则可能遭到危险。这样，范弗里特在事先没有得到李奇微的许可时，是不能向“怀俄明线”以远派遣任何大部队的。

这位第8集团军新任司令官在接到李奇微指示的当天就作出了反应，他报告他的上级说，他已计划在4月21日开始向“怀俄明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推进，他还请求李奇微批准他从4月23日开始对东边一个次要的有限目标发起进攻，以便夺占从杨口到松岬里的所谓“亚拉巴马线”，以确保杆城一麟蹄路的安全。

李奇微将军批准了范弗里特防卫杆城一麟蹄路安全的计划，但对“亚拉巴马线”作了一些修改，该线经过标定后的位

置比范弗里特当初提出的在东、西方向上都作了进一步延伸。夺占这条线将给“三八线”以北的第8集团军前沿东部地域造成有利态势。李奇微吩咐说，不要让敌大部队迂回通过，各军内部及各军相互之间务必组织好横向协同。

4月19日，李奇微在对所属参谋人员下达简令时，描述了当前敌人的态势，并指出说，敌人现在的实际状况要比其看上去的对联合国军更有利。据李奇微判断，现有的北朝鲜部队只堪与南朝鲜军队匹敌，并确信第8集团军肯定能击败中国人不久就会发起的预料之中的进攻。

## 一、4月22日——中国军队攻势

当联合国军不断向“怀俄明线”和“亚拉巴马线”徐徐推进时，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向联合国军发起了攻势。这次进攻行动从4月22日夜里开始，中国三个军向涟川—华川地区进攻，范弗里特中线部队被迟滞在距“怀俄明线”不远的地方。继第一次打击之后，中国第二阶段的攻势实际上已把主攻方向转向西线的第1军和第9军，企图对汉城实施双重包围，同时在东线的麟蹄附近展开第三阶段的大规模攻势行动。第8集团军在各处（除中央地段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南朝鲜的一个师在中央地段被突破后仓皇溃退几乎20英里。范弗里特被迫按照李奇微事先计划的那样，把整个部队撤至“堪萨斯线”。

4月24日，看来敌人向汉城方向投入的主攻兵力已达33.7万人，投入中部战线的助攻兵力也有14.9万人左右。在西部和中央地段，敌军不顾重大伤亡拼命追击第8集团军。4月底，第8集团军再次后撤35英里。撤退后的新防线呈弓



形，西端在距汉城以北不到5英里的地方，而后横跨半岛向东北方向延伸至东海岸的襄阳附近。范弗里特的部队使敌人再次遭到重大伤亡后，停止了进一步后撤。共军的攻势倒使他们自己在这条战线上遭到了痛击，李奇微将军4月19日的估计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 二、使命与责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对他的各项职责也同样作了透彻的分析。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从他的参谋人员那里取得一份完整的摘要说明，以弄清他从麦克阿瑟手中接替过来的任务与责任。

归纳起来说，李奇微的参谋给他叙述了：特定明确的战斗任务；推测明确的战斗任务；受到限制的战斗任务和附加职权等内容。李奇微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其所担负的使命是：维护联合国军的完整；继续在朝鲜打下去（只要他认为胜利的把握很大）；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局势，如被迫放弃朝鲜，则撤往日本；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保证全朝鲜的安定；在联合国的领导下为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和民主的政府而奋斗。

再有，没有得到华盛顿许可的情况下，禁止他对中国领土采取军事行动；不得在满洲或苏联边境地区使用非朝鲜军队，或批准他的部队跨越这些边境；不得对旅顺采取空中或海上行动，或攻击北朝鲜鸭绿江水电设施；不得把朝鲜蜂腰部作为大规模行动的目标区。除此之外，他可以在限制军队和攻击目标的前提下到“三八线”以北作战。

另外，他还有权：指挥所有由美国统一管辖的援助南朝

鲜的军队；在北朝鲜使用南朝鲜的士兵和老百姓（只要能把他们弄到他手里去充当联合国军的工具）；用对军事作战影响最小的方式来处置战俘（只要他的处置方式符合“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李奇微将军在知道了参联会对自己的要求后，立即给他的主要司令官们发去了书面指示，把自己对他们的要求也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他们。就如这些部属们逐渐明了的一样，李奇微对朝鲜冲突的处理与麦克阿瑟是全然不同的——他似乎唯恐由于他的草率指挥导致冲突蔓延到其它地区。

李奇微告诫他的主要指挥官们说：“我们目前进行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使敌对行动规模扩大，进而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这种危险性是严重的，始终存在的，它使本战区的所有部队，尤其是那些具有进攻能力的部队，承担了重大的责任。”李奇微接着强调说：“在执行赋予我们的任务的过程中，这种责任是始终存在的。它不仅要求我们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且要求我们责无旁贷地对美国人民负责。要履行这一职责，每个指挥官就得充分注意自己的行动可能招致的后果；就必须使所属部队对自己的行动同样充满责任感；就必须建立起经过反复检验、自己感到满意的有效机构来保证对所属部队的进攻行动及所属部队对敌人的行动作出的反应实施控制。归根结底，指挥官本人必须下决心杜绝所属部队可能使目前冲突扩大的任何行动。除非完全符合指示信的精神，否则不得采取此类行动。”

李奇微还强调指出，由朝鲜战场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已经造成了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危险，而华盛顿的指示反映了美国人民和世界上所有自由民族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坚强决心。当然，这必须以不作原则上的让步或

牺牲为先决条件。最后，李奇微总结说：“因此，我期望每个担负主要责任的指挥官，不论职位高低，每日，实际上是每时每刻，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都必须牢记：履行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在给范弗里特将军的指示中，李奇微告诫道：除非美国情报机关做出证明，否则，你只能作如下假设：敌军决心将第8集团军赶出朝鲜或者将它就地消灭，而且苏联随时都可能攻击联合国军司令部。他接着指示范弗里特说：“你还应当根据以下前提作战。”

“你的部队将补充到并维持在接近编制装备表规定的实力水平上。但是，你不会得到大量战斗部队或勤务支援部队的加强；目前尚无法预料你们的作战行动会持续多久；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撤至某个便于防守的地区，并在那里不定期地坚守下去；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主动撤退，以便及早撤离朝鲜半岛。”

而后，李奇微要范弗里特承担一项作战任务，这个任务看来是出自李奇微自己的主意，而且是在参联会已给他的行动命令和他对自己所拥有的军事能力二者之间所采取的折衷行动。他指示范弗里特：“你的任务是击退敌军对你目前所占据的大韩民国领土（及那里的人民）进行的侵略，并且应与南朝鲜政府合作，在韩国土地上共同建立并维持秩序。”

李奇微将军时刻牢记着自己职责的权限，他提醒范弗里特说，如果有可能到“三八线”以北作战，那么在满洲和苏联边境地区只能使用南朝鲜军队，并且让部队不得越过边界。他命令范弗里特：“你应该指挥部队集中力量使在朝鲜的敌军人员与装备遭到最大损失，同时，应始终保持你所属各部队建制的完整，保障部队的安全”。李奇微指出他对朝鲜

事态的发展感到满意，并进一步陈述道：

“采取零敲碎打、不断削弱中共和北朝鲜军队进攻能力的办法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能起很大作用，而且，此举还可破坏中国的军事威望……仅以占领地域为目的之行动本身意义不大或者说毫无意义。”

李奇微规定了一条第8集团军未征得他同意而不能越过的战线，尽管他并未得到过有关的指示。显然，李奇微是想对新任野战指挥官保持比麦克阿瑟对他还要严格的控制。在给乔伊海军中将与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同样的指示信中，李奇微正颜厉色地告诫说，不得对中国和苏联边境采取武力行动。另外，除了在苏联境内20英里的范围和中共境内3英里的范围支援联合国军作战外，禁止这两位司令官使用他们自己的军队。

### 三、给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新命令

李奇微的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总司令的两项职责，虽然在名义上是不同的，但实际上却是紧密相关的，而且还时有可能混杂在一起以致互相干扰。这也曾是麦克阿瑟之所以公开声称不能理解或听从给他的指示的主要原因之一。

4月17日，李奇微要求参联会授权给他，即一旦苏联发起进攻的话，要由他自行斟酌决定是否把联合国军撤出朝鲜以保卫日本。此时，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明显了。作为一个联合国军司令官，他当然知道这种一厢情愿的作法无疑已超出了他的取权范围。也许李奇微是不仅想强调苏联进攻日本的威胁，而且还想强调，有必要弄清在朝鲜的联

合国军和在远东的美军之间有什么不同，以此使他的使命和职权更加清楚。如果出于这个目的，那他显然已（但不是立即）如愿以偿了。

参联会对这个问题迅速作出回答，他们拒绝了李奇微的要求。联席会议虽然原则上同意一旦苏联发起进攻可从朝鲜撤出联合国军，但控制这种撤退行动的权力仍由他们掌握。他们告知李奇微说：“当我们从你处获悉撤退条件已成熟的情报时，我们会根据你在朝鲜和日本的军队的直接安危状况，给你发出指示。你只能根据这些指示指挥部队从朝鲜进行大规模撤退。”但是，苏联万一发动进攻的话，李奇微肯定首先关心的是他自己部队的安全。正因为如此，所以说联席会议的这些指示是非常含糊的。在关于使用非美、韩军队抗击苏联进攻的问题上，李奇微（正如他自己所预想的那样）被告知说：“在得到进一步的指示之前”，他不得事先把这些军队安排用来抗击苏联进攻。

在李奇微要求的催促下，参谋长联席会议责成陆军参谋长为李奇微将军准备一份关于如何指挥朝鲜作战行动的指示。在详尽地分析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总司令的所有指示后，陆军作战部泰勒将军为柯林斯将军起草了对李奇微将军的一组新指示。柯林斯把这些指示草案递交给参联会，而后由联席会议再呈送给国防部长和总统以获得最后的通过。

在这段时间里，李奇微自己也在进行分析，他于4月30日向参联会呈送了一份拟下达给他自己的指示草案。在这份草案中，他建议联席会议批准并恢复他在朝鲜的作战指挥权。但是，李奇微白等了很长时间，总统已经批准了由陆军作战部起草并准备下达给他的那组指示。5月1日，这些指

示下达给了李奇微将军。

然而，即使是这个最新指示也仍旧没能清楚地把李奇微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同远东军总司令的职责区别开来。赋予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总的使命是：“帮助南朝鲜击退侵略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他要达到的目标是：“摧毁在韩国地理边界及其邻近水域作战的北朝鲜和中共武装力量”。实际上，李奇微若要达成在朝鲜的这些目标，那么保证他所属部队的安全以及防卫日本这项远东军总司令的基本使命就无法实现。这样，参联会还是没能区分开远东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各自的需要和权力，而只是用极不确切的言词限定了这些含糊的关系。

不能侵犯中共或苏联领土的例行禁令传达给了李奇微，但联席会议也指出，倘若中国在朝鲜领土以外的海上或空中攻击美军，例如在日本，则允许对中国大陆进行报复。当然，这种报复行动仍须征得参联会的特别准许后方可实施。

参联会第一次限制了联合国军的推进，他们规定，在未得到事先许可的情况下，李奇微不得超越“堪萨斯——怀俄明线”最初的经始线进行大规模推进。不过，联席会议还是给了李奇微一些限制较小的行动指挥权。比如，他可以在该线以北根据情况自行决定，实施一些有限作战行动，包括两栖作战和空中作战，以造成敌军的不平衡态势并保持与敌军的接触，或者是达到“保证你所属部队安全”这一总的灵活的目的。

对大规模推进的限制日益使人确信，朝鲜问题不能单靠军事行动来解决。后来的一些人曾批评说，这种限制妨碍了战场指挥官，并把各种阴险的动机加到其建议者身上。而事实上，参联会和李奇微将军当时面对着的军事态势是：他们知道

从美军那里得不到、以后仍得不到大规模的增援；他们还意识到联合国成员国也都是极不情愿向联合国军司令部输送更多作战人员和武器装备的，而且他们之中有些国家还希望在不过分激怒中国人的情况下体面地摆脱朝鲜局势。联席会议和李奇微完全相信，如果联合国军在北朝鲜的推进如此有节制，则完全有可能使敌人觉得沿双方接触线划出一条分界线并不吃亏，从而就有可能促成某种停战谈判。他们认识到，每向北朝鲜推进一英里都会改变后勤能力的平衡使之对敌人有利，而且会使得联合国军离设在满洲并日益壮大的敌人空军越来越近，他们是当然不会同意为了进一步推进而付出重大伤亡的。然而最重要的是，不论是参联会还是李奇微将军，他们都知道中国人尚有大量预备役地面部队可召集用于北朝鲜和满洲的作战，而且其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一地区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此外，参联会很明显地是在指望采取某种政治上的努力来阻止军事行动。他们告知李奇微说，如果共军领导要求在战场上停战，他必须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联席会议并听候他们的指示。

同时，参联会还提醒李奇微说，不许使用第40和第45步兵师的禁令仍未取消，这些师必须留在日本，并要保证其人员和战斗单位的完整。至于南朝鲜陆军，可以调用那些业已投入作战的部队，但除这些部队外，美国不会给其它任何南朝鲜主力部队提供后勤支援。

#### 四、给远东军司令的新指示

李奇微在检查了下达给他的新指示后，不但发现这些指示和他4月30日的建议不一致，而且也完全不理解这些指

示。在这种情况下，他于5月7日通知参联会说，他正向华盛顿派去“我的一名参谋官，他对我们的问题原委及我们的观点都非常熟悉。”李奇微接着又说：我恳请允许这位参谋官就目前一些含糊不清的问题和互相冲突的指示与你们的决策者进行商讨。”同时，李奇微还要求联席会议“在你们商讨结束并通过新的指示前，”允许他按照他曾经向联席会议建议过的指示指挥作战。他声称，如若能得到联席会议的批准，则所有关于他的使命及完成这些使命所允许采取的途径和方法的疑问都可以迎刃而解。

柯林斯将军弄不清楚李奇微所说的含糊不清和互相冲突是指的什么，他指示作战部核查这两组指示并作出汇报。进行比较之后，作战部报告了指示中一些互相冲突的地方。例如，李奇微曾建议说，如果他认为必要，希望允许他命令他的部队跨过满韩和苏韩边境。而参联会却告知他说，在任何情况下联合国军都不得跨越这些边境。李奇微还认为他身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应该指挥联合国司令部所属的所有联合国成员部队。而参联会则特别把美第40师和第45师排除在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控制之外。

参联会同意接待来自李奇微司令部的联络官，但拒绝取消他们目前下达给李奇微的临时性指示。联席会议认为，如果什么地方有疑问需要澄清的话，可以通过无线电进行解释。

5月9日，李奇微表示了三点主要的反对理由，参联会这时才比较清楚了解到了他为什么会认为他们的指示有毛病。首先，李奇微对他的作战任务本身表示了最强烈的不满，声称：使用他现有的部队去摧毁北朝鲜和中共在韩国的武装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由于他的军队不能在“堪萨斯——怀



俄明线”以远大规模推进。其次，他指责说，在“你所属部队的安全”和“你作为防卫日本之远东军总司令的基本使命”这两个短语中所包含的概念是互相矛盾的。而且，参联会还命令他说，未经他们准许不得撤离朝鲜，这样，上述两个概念的矛盾就更复杂化了。李奇微接着说道：“我认为，你们为了让我履行所担负的职责，就强烈地限制我的行动自由和指挥权。”

李奇微宣称，如果在朝鲜的美军被苏联的进攻摧毁，那么成功地保卫日本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在日本仅存的力量可能只有两个国民警卫队师，这支暂编单位由驻在日本的支援部队和仓促筹建的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组成。李奇微认为，由于他作为远东军总司令的保卫日本的使命要比他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扫清朝鲜的使命更重要，所以至少应该让他能够就他的军队何时撤出朝鲜去保卫日本发表意见。当然，如若能让他去作这个决定，他不到适当的时候也是不会贸然宣布撤退的。况且，美国政府还可以同时宣布南朝鲜士兵和政府官员随第8集团军一起撤出的决定。李奇微声称：“如果这个权利仍由华盛顿保留，那么我相信，要想防止过早暴露企图并避开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危险是很困难的，即便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但也是相当艰巨的。”

李奇微对联席会议指示的第三点主要异议是他们允许李奇微在一定条件下对满洲和中国的敌空军基地进行袭击的问题。李奇微认为，仅此是不够的，还应准许他事先对这些地区进行侦察。

这些具体的反对意见并没有使参联会立即改变对李奇微的指示。联席会议拒绝同意李奇微擅自将他的军队从朝鲜撤出。他们告知李奇微说，若没有特殊情况，联席会议出自

战略上的考虑需要保留对撤退的命令权。他们还认为，联席会议最近发布的指示已经给他筹划撤退并采取一些必要的初步行动提供了足够的自由。联席会议并不象李奇微那样担心过早暴露企图，他们还向李奇微保证说，联席会议会有充分的时间把指挥撤退的权利委托于他的，而且不会在华盛顿过早地暴露这些企图。

参联会完全知道李奇微可以使用的部队过于弱小，根本不能摧毁北朝鲜和中国的陆军。但是，他们仍乐观地指出，如果中国撤退，这种情况也许会改变。不管怎样，他们认为目前赋予李奇微的使命与现行国家目标是并行不悖的，而这些目标当然是经过反复考查推敲而制定的。参联会还对李奇微说：“总统的行动是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作出的，你的使命也将据此而定。”但华盛顿当局又直截了当地告诉李奇微说，眼下“你的使命保持不变。”

## 五、中国军队再次发起进攻

5月初，中国和北朝鲜军队为恢复进攻能力开始回撤。很明显，他们并没有被彻底挫败，而且正在补充损失的兵力，以图再次发起进攻以摧毁联合国军。事实上，俘虏的报告和其它情报来源都早已表明，敌人两期春季攻势的第二期进攻即将发起。

尽管敌人在第一期攻势中遭到了重创，但较之范弗里特的部队来说仍具很大的优势。据5月1日的情报估计，中国地面部队总计有54.2万人，北朝鲜部队的人数比较起来虽少一些，但仍然具有威胁性，他们有19.7万多人。在鸭绿江对岸的满洲，还有75万人的中国军队在严阵以待。而范弗里特指

挥的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盟国军队才26.9772万人，南朝鲜军队也不过23.4993人。

鉴于敌人还有再次发动攻势的可能性，对范弗里特来说，最有利的战术是使敌人保持不平衡的状态，破坏敌人的进攻编队，侦察敌人的兵力部署和进攻计划。除此之外，李奇微将军还于4月25日命令范弗里特“维护你所属部队的进攻士气并保持主动。”因此，范弗里特将军于5月4日指示他的前线各师在师主阵地前设置一个由完整的团级战斗队作战人员组成的侦察基地，基地由军坦克部队给予支援。这些团级规模的侦察基地要设在主抵抗线前方7—8英里处，坦克巡逻队要以此为据点，深入到敌纵深内10—12英里，扰乱北朝鲜和中国的掩护部队。与此同时，范弗里特命令其它部队扫荡了汉城以西的金浦半岛，并沿主要交通干线向汉城的东北方向大规模推进，收复了议政府和春川。

李奇微5月3日—4日视察了朝鲜。这时，范弗里特表示说，如果敌人在近期内不发起进攻，他就要自己开始一场大规模的攻势。李奇微对此表示同意。

范弗里特据此开始筹划一次新的推进，并暂定在5月12日开始行动。但第二周的情报清楚表明，敌人即将发动又一次全面攻势。5月12日，李奇微向华盛顿报告说，“看来敌人又准备了再次攻势，这场攻势随时都可能发起，尤其在72—96小时以内。”当天，范弗里特决定把自己的推进行动不定期地往后推延。

根据敌兵力部署的情况，李奇微预计敌可能以中共5个军为主力向中西部战线发起进攻，直指汉江下游的走廊地带。以中共3个军和北韩1个军为助攻向汉城方向进攻。他还估计会有中共2个军和北韩3个军在东部稍远些的地方向春

川、洪川一线发起较小规模进攻。但敌人在5月10日—16日变更了部署，东部战线变成了主攻方向。16日下午，敌人在春川—洪川方向集中主力发起攻势，而在西部战线只展开了强大的侦察战。

当时李奇微将军判断，中国人在春川东北方向到华川水库之间25英里的战线上集中7个军的主力部队，而在西部40英里宽的战线上却只部署4个军。李奇微估计，中共军要把主力重新调往西部的铁原、汉城一线需用一周乃至更长的时间。于是，他瞄准这个机会“……让第8集团军至少动用两个美军师在议政府一带发起猛烈进攻，以此威胁敌经由春川的生死攸关的翼侧联系线，从而达到解除敌对第9和第10军的压力的目的。”他对这项战略信心十足，并通知范弗里特将军说，如果这次精心策划的反攻获得成功，“就会有許多机会可以利用。”

5月19日，李奇微在视察了前线情况后，命令范弗里特马上发起进攻，进攻方向不要仅局限在议政府——铁原走廊地带，要全线铺开。很明显，敌人的战线已经拉得太长，李奇微希望此番进攻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于是，就在敌人试图于中部偏东地域继续向南推进40英里时，范弗里特开始命令他的部队发起攻击。这突如其来的反攻使敌人大吃一惊，结果第8集团军不仅取得了赫赫的地面战果，而且在一天之内就毙敌2.1万人，打伤1.4万人。

在整个前线，联合国军继续对敌中小规模的抵抗发起反攻。5月底，范弗里特的军队不仅正好打回“堪萨斯线”，而且更重要的是，第8集团军在这期间毙敌数字创开战以来最高记录。

随着敌人自吹自擂的攻势变得一败涂地，中国和北韩军

队溃不成军地退回了北朝鲜。李奇微将军于5月30日自信地向参联会报告说，敌人在朝鲜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他还说，战场指挥官们估计的5月底歼敌数字大得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他向华盛顿的上司们保证说，共军的伤亡比他们在4月22日的攻势中所遭受的伤亡还要大。由于伤亡人员大多系步兵，因此敌主力部队战斗力遭到损失的程度要比人员减员所表现出来的损失程度还要大。另外，由于敌医疗条件和救护设施相对来说比较简陋，这也使伤员的归队率降低，加重了敌人的损失。更何况，第8集团军还抓获了近1万名俘虏，其中绝大多数系中共军。

李奇微还报告说，他们已经（并将继续）缴获敌人大批的物资，缴获的火炮、迫击炮和各种自动武器是自朝鲜开战以来缴获武器最多的一次。中共军由于损失如此重大，其士气已一蹶不振，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另外，粮食的短缺也是造成敌士气低落的原因，据抓获的中国俘虏称，他们的部队由于补给跟不上，曾不得不靠野草和树根充饥。因此，李奇微判断说：“显而易见，目前中共军和北韩人民军正土崩瓦解。”

和敌人形成鲜明对照，联合国军司令部看上去却是生机勃勃。李奇微将军向他的上级汇报说：“第8集团军不仅基本上是齐装满员，而且士气高涨。到目前为止，虽然气候恶劣，但后勤供应能力没有因此受到丝毫影响……”。他在给参联会的报告结尾处作了一个重要的预测，他说：“我因此认为，今后的60天中，美国政府将会在朝鲜的军事态势上居于优势地位，这为推进外交谈判提供了最大的有利条件。”

## 六、政治解决的努力

当联合国军成功地挫败了敌人的两次大规模进攻时，美国也在考虑重新审查国家目标并为达到这些目标制定计划。当时，美国的盟友反对对亚洲干涉的加剧，美国公众明显地不愿朝鲜战争的扩大，加之中共也还有未投入战斗的战争潜力，这些情况都更加使人感到谈判解决才是明智之举。因此，多数国家官员都强烈地倾向于进行谈判。

1951年3月19日，在有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参联会上彻底讨论了能够达成朝鲜停战的可行办法。联席会议特别提出要重新审查他们在1950年12月12日建议的停战条件，以确定这些条件现在是否还有效。但是，由于受到李奇微将军指挥下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所取得的大好形势的鼓舞和激励，参联会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停战并没有多大好处。他们指出，甚至当时已到了月底，可中国人却还继续在遭到重大损失，而且联席会议认为这种态势还会保持下去。因此，他们向国防部长指出：“任何不但无损于他们（中共）在朝鲜的地位，甚至反倒消除了他们因巨大损失造成的痛苦的调解都只会大大有利于他们。”也就是说，虽然让联合国军继续驻在朝鲜，但却丝毫无损中共军的处境，这样的调解只会给美国带来极大的不利。联席会议还坚持认为：“这样的调解完全有可能危及我们军队的安全，并造成我们军用物资无谓和没完没了的消耗，使我们仍旧象在和共军作战一样被有效地困在朝鲜。”因此说，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联席会议认为“停战调解本身不是（即便是暂时地）解决朝鲜问题一个可接受的办法”。

另一方面，联席会议也认识到，共军遭受到的损失可能会使他们比以前更愿意接受政治解决的办法。的确，从当时的军事态势来看，采取政治行动来终止侵略和战争是有可能实现的，共军也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元气。但是，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则坚决主张，任何政治解决都必须在这种情况下达成，即最终能够实现美国的目标而又不违背或损害美国对苏联和台湾问题以及对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上的总立场。

4月5日，参联会向国防部长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并由他转呈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席会议在建议书中表达了他们对朝鲜军事前景和对美国应保持的军事态势等问题的看法，认为如果苏联进行干涉，不管它是派遣“志愿军”还是参与一场大规模战争，联合国军都应从朝鲜撤出。但是，在朝鲜问题解决之前倘若苏联不发动大规模战争，则要对世界局势作两种分析。联席会议认为：其一是，如果苏联当前的战略目标在西欧，那么把联合国军大多数部队困在朝鲜只会对苏联有利；其二，如果苏联的当前目标在远东，那么从朝鲜撤出联合国军对他们也有利。

相反，无论发生那种情况，共军把他们的军队留在朝鲜都是有利的。如果停战使得共军留在朝鲜，则对联合国极为不利，而且也会使美国的军用储备造成严重消耗，因为他们被迫要在朝鲜派驻留守部队。

参联会给美国下一步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朝鲜的政策提出了一个基本精神，他们向国防部长指出：“朝鲜问题仅凭军事手段是不能以使美国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的。”朝鲜问题是世界紧张局势的表现，只有等（如果可能的话）世界紧张局势得到全面解除后，才可能按美国满意的条件解决朝鲜问题。

他们归纳了四条重要的建议，这些建议后来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基本政策时所采纳，并作为在远东面临共军威胁的情况下美国所要采取的目标和步骤的声明。这些建议是：

(1) 美国在朝鲜的驻军必须继续执行他们目前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方针，直到对朝鲜的政治目标看来能实现时为止。但是，这些目标的实现不得违背美国对苏联、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等问题的立场。(2) 应尽可能迅速地发展和扩充南朝鲜可靠的作战部队，以便使之有足够的力量来分担联合国军的主要作战任务。(3) 应立即着手做好使用海、空军对付中国大陆的战斗准备。(4) 当务之急的问题是要弄清盟国对远东尤其是对朝鲜的政策目标，并且还要了解，如果美国继续贯彻当前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方针并发起对中国大陆的战斗时，美国能从这些盟国那里得到何种程度和何种性质的支持。

尤其是鉴于5月3日在华盛顿开庭的关于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听证会已家喻户晓，美国更是日益明显地急需一个明确的、切实可行的关于它对亚洲特别是朝鲜的军事、政治目标的声明。美国人民对这些问题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明白或者说是弄不懂美国何以如此迫切要求联合国干涉。甚至连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们自己都不能就什么是正确的目标达成一致看法，实现这些目标的正确途径和手段当然就更少了。随着麦克阿瑟将军的归来，对国家政策谩骂和抱怨式的攻击也伴之而起，使得这些问题就更加不清楚了。

在对所有主要顾问团（包括参联会）的观点进行长时间仔细的审议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在5月中旬向总统呈上了一份安全委员会认为当前在对付朝鲜及整个亚洲的共产党时美国政府应该遵循的政策声明。这份政策声明于5月



17日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总统采纳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劝告，决定把政治解决（而不是军事解决）作为美国的最终目标，这种解决将带来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和民主的朝鲜。与此同时，他指示所有政府部门立即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

但是，这项政策对美国在亚洲的行动很难说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它主要是针对朝鲜问题的。美国从政策颁布那天开始直到朝鲜战争结束，所遵循的正是这项（后又有所修改的）政策。这项政策中没有什么让人大吃一惊的新东西。从表面上看，美国一直在凭直觉正确地遵循政策中的大多数原则。安全委员会为实现稳定朝鲜局势的近期目标，采取了一项果断的措施：他们在一项专门声明中提出了能解决所有问题（数月来，人们曾反复地询问这些问题）可能的最佳答案。这项声明暗示没有希望在朝鲜取得军事胜利；但也表示了一种信心，即使美国的目标不能完全实现，共产党人的计划也会被挫败。

新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美国政府打算通过联合国机构寻求一项美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而且在保证能停火的条件下把战斗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在达成这样的停火协议前，美国仍将“继续抗击和惩罚侵略者”。如果谈判解决不能奏效，那么，美国“……认为没有其它可以接受的选择……”，而仍将继续执行目前的军事行动方针，即目的“……不是用武力统一朝鲜……”，而是要给敌人以重创，防止他们夺占南韩并限制共军再侵犯亚洲的其它地区的能力。虽然美国已决心避免使对抗扩大到朝鲜之外，但他们仍打算不失时机地严惩中国人，并想用这种方式来打击中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和破坏中国在朝鲜的威望。联席会议接着还拟准

备一份惩罚中国的详细行动计划，当中国在朝鲜以外的地区发起侵略行动或联合国军被迫采取撤离朝鲜的军事行动时，就要执行这项计划。这些惩罚性行动将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先前提出过的那些建议——对中国实行封锁和实施军事作战，并且要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力量。

## 七、重建南朝鲜军队

5月17日所确立的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可靠的南朝鲜军队以接替联合国军队。南朝鲜政府本身也完全赞同这个目标，至少是赞同壮大南朝鲜军队这一意图。麦克阿瑟将军在4月初曾反对扩充南朝鲜军队的提议，他刚从远东司令部回来还不到一周，正遇上韩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向布莱德雷将军提出了一个请求，要求美国武装和装备10个补充的南朝鲜师，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这些新建师就交由美军军官指挥。4月24日，李总统向杜鲁门总统送去了这个请求的副本。

南朝鲜作战部队过去特别是最近在敌人四月攻势中的表现，使美国很难答应这些请求。但是，柯林斯将军4月26日给李奇微将军去了一封信，信中似乎指出华盛顿正在考虑是否要大量增加南朝鲜师。柯林斯对李奇微说：“对如何利用朝鲜人力资源扩编联合国军甚至最终代替部分美国作战部队的问题，迫切地需要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柯林斯将军出于搜集情况的原因，要求李奇微告诉他对于以下五个一般性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是：在不损害南朝鲜工农业生产计划的情况下，有多少役龄中的朝鲜男性可供应征？用扩充军官培训机构的办法来满足南朝鲜军队兵员动员量增加的需

要，这种作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是否需要更多的美国军事人员来培训这些南朝鲜人？韩国军队是否由美国人指挥，如果是，那么给予美国人多大程度的指挥权？把韩国高级军官送到美国高级军事学校去学习的作法是否合适？韩国部队的编制装备表是否应作改变？柯林斯将军最后问李奇微将军，他是否认为南朝鲜军队象李总统提出的那样，需要增加10个师。

李奇微将军断然否定了这些问题。与李奇微一样，范弗里特将军对正式成立更多的师的想法也直皱眉头。他说：“如果有多余的、经过训练的军官和军士可以利用，倒不如把他们派到新近组建的部队中去。”

李奇微和范弗里特都坚决反对派美国军官去指挥南朝鲜军队，其理由之一是语言不通。而且，要想指挥得力的话，还必须拥有全权管理和训练这些军队。但由于韩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军官没有训练韩国士兵的特权。范弗里特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国的指挥要想有效，那么必须一直向下指挥到营、连级单位，但这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军官和军士。他坚持说：“……当前南朝鲜军队的基本问题是训练和发展领导能力，这是一个长远的计划，尤其是发展一支军官队伍，就象成立任何一个新军队所必须做的那样。”李奇微不仅同意范弗里特的观点，而且也认为“创建一支军官队伍是……当务之急”。

然而国家最高权力部门却决定，美国应“尽快地发展一支兵力充足、坚实可靠的南朝鲜军队，并且让他们最终承担联合国军在朝鲜的主要作战任务”。但后来李总统却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把南朝鲜那些已训练有素的士兵进行装备后，美国部队就可以撤出朝鲜而把任务留给南朝鲜军队。结

果，李总统的声明对新政策的通过起了反作用。由于这个声明搅乱了李奇微的计划，因此他通过马西欧大使去劝阻李不要再发表这种于己不利的声明了。参联会也同样关心这个问题，他们请求国防部长去说服国务院再作进一步的努力，并对马歇尔将军说：“如果没有南朝鲜政府的通力合作，美国任何行动都不可能取得完全的成功……。”国务院据此指示马西欧大使“用最强烈的措辞”转告李总统，美国对李连续发表这样的声明深为关注。

## 八、修改给李奇微的指示

李奇微的两位参谋自5月11日以来的这段时间一直在华盛顿，他们要解释并支持李奇微4月30日自己提出应下达给他的指示的建议，而不是李奇微在5月1日得到的指示。李奇微的代理人在他们向陆军参谋长的呼吁中提出，如果参联会仍象先前那样，拒绝采纳李奇微提出的建议，那也必须充分修改目前对李奇微的那些指示，以使其能够接受。柯林斯将军选择了后一种办法，并开始着手修改。5月23日，他向参联会呈交修改后的指示，参联会批准了这一修改本并在6月1日迅速发送给李奇微将军。

修改后的指示与5月1日给李奇微的指示相比，其主要区别在于，现在的指示明确区分了远东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责，并且对李奇微的使命也作了重大的改变。但是，对李奇微在朝鲜作战的限制条件没有改变。另外，总统5月17日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又给李奇微增加了某些新的指示，这些指示是关于发展南朝鲜军队和对中共进行报复行动的计划等问题。

关于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责（远东军总司令的职责另文再述），新指示最重要的特点是改变了李奇微以前所担负的使命。参联会在新的指示中，既考虑到李奇微提出的他无力扫清全朝鲜的意见，又考虑到最近关于用政治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决定，他们给李奇微下达了如下训令：

迫使在朝鲜境内及其水域作战的北朝鲜共军及中共军在人员和物资上付出最大牺牲，为解决朝鲜战争创造有利条件，至少实现下列几项：（1）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结束敌对行动；（2）尽最大可能在适于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卫的一定界线以南地区建立南朝鲜的权力机构，而这条界线不能划在“三八线”以南；（3）为从朝鲜分阶段撤出外国军队而作准备；（4）强化南朝鲜军队，使其足以遏制或击退北朝鲜的再次侵略。

在新指示中不仅保留了关于限制李奇微将军向“堪萨斯—怀俄明线”（该线是由参联会确定的，大约经过华川水库一带）以北进行大规模推进的训令，而且不准以他自己的判断决心为依据，从朝鲜撤出联合国军。

李奇微现在已清楚知道了赋予他的任务和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拥有的权限，他从新指示中对他权限的提示中还可以了解到他的作战目标和行动限制。

## 第二十二章 停战迹象

5月底，范弗里特将军建议在敌后开辟战场，他要求李奇微将军允许他在朝鲜的东海岸登陆以围歼中国和北朝鲜的大部分军队。大致上，范弗里特是想要实施一场类似“铬铁作战”的行动，即纵深的两栖包围结合陆上长驱直入。他的目标区域在东海岸靠近元山附近。

但李奇微将军反对登陆。首先，目标区域超过了参联会确定的界线。当然，如果理由充分，这条界线也不是说不可以更改。其次，李奇微反对为夺取战场优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即使作战行动能取得成功也不值得，因为他在朝鲜的主要任务是在尽可能减少自身伤亡的前提下去最大限度地摧毁敌军力量；并且他认定只要稳步向“堪萨斯—怀俄明线”推进，就能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而不必在敌后登陆。况且，由于在当时情况下要把所有敌军赶出朝鲜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是为了在数目更多的敌军身上换取对等的牺牲而去冒重大伤亡的危险是不明智的。虽然范弗里特试图对此进行辩护，但李奇微毫不让步，该项行动计划只得被暂时束之高阁。

不过，李奇微多少还是让范弗里特超越了参联会确定的界线在东海岸进行有限的推进。他告知范弗里特说，他可以夺占华川水库东端到东海岸一线，就象4月份所明确的那样，把“堪萨斯线”充分地向北推进。李奇微认为这种行动算不上是一场大规模的推进，因为它的目的是与敌人保持接触并使他们处于不平衡状态。李奇微把他的这一决定通知了参联

会，他们也没有表示异议。

根据李奇微的这种想法，范弗里特于6月1日命令加强对“堪萨斯线”的防御，其间继续对“怀俄明线”实施进攻，一旦占领了这条线，就在它的北面建立起巡逻基地。如果敌人再次发起大规模攻势，在“怀俄明线”的军队可撤至“堪萨斯线”，并在那里进行防御；否则，就“沿‘怀俄明线’和巡逻基线，尽最大可能发起有限目标的进攻并进行武力搜索和巡逻……使敌人遭受损失，迷惑它，牵制它。”

6月9日，李奇微将军收到范弗里特对以后60天朝鲜事态可能的发展趋势的估计，这一估计与他自己的估计很相似。尽管敌人遭到了打击，但他仍具有很大的优势，并且有能力在以后两个月内至少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范弗里特自己也深信，只要中国人积蓄起足够的力量，他们马上就会再次发起进攻。范弗里特准备迎接敌人的挑衅，他计划至少要在局部地区发起有限的但却很有威力的攻势，如果再配合一些欺骗战术，那将使敌人不能保持平衡或导致他们过早地进攻。范弗里特计划了三个这样的有限攻势，都是要求迅速夺占目标所在地域，破坏敌在这些地域里的后勤补给，在短暂的占领后再马上回到“堪萨斯—怀俄明线。”

6月中旬，第8集团军抵达“堪萨斯—怀俄明线”，14日，李奇微将军把自己根据范弗里特将军报告所作出的并于未来两个月内朝鲜局势的预测向参联会作了简要汇报。敌军的后勤状况要比第8集团军的糟糕，敌军通信线路也过长，连日来的暴雨和联合国军空军卓有成效的空中封锁使中国人的补给问题进一步恶化，而第8集团军当前的后勤补给却十分充足。李奇微指出，由于范弗里特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向“堪萨斯—怀俄明线”以北实施过大规模推进，因此，我军将继续拥有充

分的后勤保障。李奇微认为，如果推进，那将会“使第8集团军目前的后勤优势化为乌有。”

敌军的后勤状况虽然很糟糕，但他们在北朝鲜和满洲的人数却占绝对优势，这使得他们能保持总的主动权，并能在今后60天内发动至少一次大规模攻势。幸运的是，如果组织得当，那么“堪萨斯—怀俄明线”沿线的地形倒是很好的防御阵地。李奇微的企图是要第8集团军至少在今后两个月内固守在这条线上，并以该线为基地，采取有限进攻的作战手段来不断地消耗敌军。

## 一、政治因素影响战斗线

因为现在新的国家政策是建立在政治解决而不是纯粹军事胜利基础之上的，所以当然要阻止任何打算发起一场大规模攻势的准备。这种攻势即使可以打败敌人，但生命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况且即便为这些地域花上很高的代价也肯定是得不偿失，因为在谈判桌上很可能还要归还给敌人。的确，在国家政策的背后存在有很多因素和条件，这些因素和条件是战场指挥官或（仅就此而论）国家领导的权力所无法控制的。决定通过政治手段来寻求朝鲜问题的解决，这是从世界范围着眼进行考虑后的结果。

由于李奇微将军被指示要在适当的停战准备中为朝鲜冲突的调解创造有利条件，所以他煞费苦心考虑着停火线的最佳位置。参联会于3月27日曾认为，非军事区应是宽约20英里的区域，中心在“三八线”或“三八线”以北，不过他们也知道，确切的位置还得根据停火时双方地面部队的作战阵地来确定。



李奇微将军对这一点特别注意，6月初，他就部队的最佳停火位置问题征询了范弗里特的看法。范弗里特回答说“堪萨斯线”的位置最合适不过了。他对李奇微指出：“共军将会故技重演，违反协定条款，采取增强作战潜力的办法，再次发起一场出乎意料的进攻，”即使是停战期间，美军的部队也必须占据适合坚守防御的地域，而“堪萨斯线”符合这个要求。另外，预计某种外交协议的达成可能会要求双方从接触线撤退10英里，因此范弗里特认为，至关紧要的是他的军队现在起码应该位于他们在停火期间将占领的地域以北10英里远的地方。

李奇微的“联合战略计划和作战小组”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了在停火条件要求撤退的情况下不至丢失“堪萨斯线”，他们就调遣第8集团军到“堪萨斯线”的问题审查了各种行动方案。6月13日，小组的军官们向李奇微扼要汇报了四种方案。在听取汇报后，李奇微总结说，范弗里特必须把远期计划改为向“平壤—元山”线作大规模推进。19日，他指示范弗里特准备夺取“平壤—元山”线，主攻方向放在“汉城—元山”轴线，助攻方向为“汉城—平壤”一线。由于范弗里特在此之前曾声称他至少在以后60天内不能作大规模推进，因此李奇微让他自己预定进攻日期。

他不断提醒范弗里特记住，敌人随时都可能会要求进行政治谈判解决，如果这样，那么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届时就要依双方地面部队的作战位置而定。“因此”，李奇微指出，“连续的主抵抗线要选择有适宜的警戒线，而且一旦谈判明显地迫近，则必须尽一切努力前出到这一警戒部队抵抗线以北10英里处与敌人保持接触”。可以认为，这条接触线就是“停火线”，因为一旦谈判成功，就会设立一个纵深20英里的

非军事区,并且是以停火线为非军事区的中心线,而根据协议的条件,敌对双方可能都得从停火线回撤至少10英里,这就要求范弗里特的部队要位于他所选定的主抵抗线以北的警戒线上。当然,李奇微并不知道敌人是否打算谈判,但他仍指示范弗里特要在7月10日把作战计划交给他。如果谈判在不久后开始,范弗里特将军关于占据“堪萨斯线”并以其作为停火期间的主抵抗线的想法是恰当的。所以,李奇微要求范弗里特,任何谈判只要一开头,就前出到“堪萨斯线”以北至少20英里处。这样一来,当然就可以进行10英里的撤退并能控制那条警戒部队抵抗线。李奇微向范弗里特保证说,如果谈判迫近,他一定设法预先通知他,以便范弗里特至少可以机动部分部队前出到“堪萨斯线”以北20英里的主要接触线去。

与此同时,参联会显然也在考虑如何明智地筹划停火线的问题。6月中旬,由于他们越来越相信政治谈判不久就可能进行,因此开始怀疑限制范弗里特推进的决定是否还正确。在6月15日的会议上,联席会议决定修改目前给李奇微将军的指示,并让柯林斯将军承担了准备一个修改本的任务。修改本中除了李奇微作为远东军司令官保卫日本的固有使命外,将取消对地面作战的任何限制。

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对此有些疑虑,他们认为让李奇微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朝北打这种做法未必明智。他们还认为,当前敌人的混乱及其在前沿的相对劣势是我军占领更多地域的极好时机,而且也十分有利于第8集团军加固阵地工事(以防停火)。6月20日,他们就改变指示中的以下内容征询了李奇微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改变的内容有:取消“任何对你所属部队的过分限制,以便你能在战术上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授权李奇微“实施那些对于你的使

命来说是必要的或是值当的战术作战行动……以保证你所属部队的安全,并继续骚扰敌人。”实际上,参联会是否取消对李奇微推进行动的限制倒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真正的限制是由地形、后勤、兵力所造成的,而且归根到底是敌人限制了他的推进。但是参联会还是就以下问题征求了李奇微的看法,即下一步向北朝鲜推进的行动会给他空军的目标地域带来什么影响?推进行动是否会导致敌人实施空中袭击?通信线路的进一步延长会造成什么结果?

李奇微将军赞成取消对他推进行动的任何限制,但要求联席会议允许他推迟回答关于深入北朝鲜作战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指示第8集团军司令官在7月10日之前交上一个大规模推进的计划,他希望先听听范弗里特的意见,然后再向参联会作出回答。

但是李奇微对选择停火线的问题却仍旧兴趣盎然,他解释说,这条线至少应在“堪萨斯线”以北20英里处,最好是西起汉江和礼成江的汇合处,然后向东北经过铁原和金化,最后到东海岸的高城。李奇微指出,这条停火线不包括位于西海岸的瓮津和延安半岛。虽然这两个半岛最初都属于南朝鲜,但是现在保卫这两个半岛要比把它们包括在停火线以南所付出的代价更大。他要求参联会修改他们3月27日给国防部长的备忘录中所述的关于非军事区的设立意见,以便和他关于停火线的建议取得一致。参联会认为这没有必要。他们指出,联席会议那些要求他为停火创造有利条件的训令并不意味着让他必须取得对“三八线”以南所有地域的军事控制权。在战术上不利时,可放弃瓮津和延安地域。联席会议不希望由于他们的指示规定中没有包括瓮津和延安半岛而引起争论,因为这“将招致不必要的政治波动,特别是这个情况如果被南朝鲜政府

知道了的话。”

在接到李奇微同意对他作战行动的指示进行修改的表态后，参联会把这一情况上报了国防部长和国务卿，最后又上报到总统。杜鲁门总统同意取消对朝鲜作战的明确限制。于是，参联会7月10日通知李奇微说，他“……被授权实施那些对于你的使命来说是必要的或是值当的战术作战行动。”

## 二、谈判倡议

李奇微将军对停火线问题的关心还正是时候。6月23日，首次出现了共产党人准备进行谈判的可靠征兆，那天，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代表马立克以“和平的代价”为题在联合国主办的广播电台发表演说，通篇暗示他的政府希望尽早进行谈判。由于美国一向把苏联看作是对南朝鲜进行共产主义侵略的后台，并认为朝鲜的共军始终是依赖着苏联并受其控制的，因此美国的当权者非常重视马立克的声明。

李奇微将军听说马立克的演说也许不久即可导致协商停火，因此马上采取了措施以防部队战斗意志松懈。他提醒他的下级指挥官们说：“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众所周知的苏联的两面性和欺骗性，二是象安理会这样的审议机构要采取决定性措施尚需相当的时日。我希望你们都能亲自作出保证，使你们下属的官兵们意识到意志松懈的危险性，并且保证你们要坚持在这一战场上加强而不是减少联合国的行动。”

仅仅是两天以前，李奇微还曾向范弗里特下过保证，如果谈判临近，他会及时通知，以便让范弗里特可以前出到“堪萨斯线”以北20英里处。但是6月26日，在李奇微和范弗里特视察了前线并重新权衡了当时的态势后，两位将军决定不

向“堪萨斯—怀俄明线”以北推进了。他们一致认为，虽然这样的推进在战术上和后勤方面并不困难，但可能付出的伤亡代价却太大，不值得。

其间敌人既没有放松兵力的集结，也没有减少对第8集团军搜索行动的回击，特别是在前沿中心地区。李奇微将军的情报参谋称，尽管敌人发出了谈判的倡议，但他们仍然准备再次组织进攻。6月份最后一周的广播报道表明，敌人的攻势准备进展神速。报道说，敌人在中心地区屯积大量前线军需物资，并构筑炮兵阵地和调遣部队，俘虏也供称说敌人企图在7月份发动“第二次攻势”。

但是敌人的军事集结在6月29日成为次要问题。就在那天，李奇微将军接到了参联会的指示，要他就停战谈判的可能性与敌人进行交涉。杜鲁门总统指示说，在6月30日8时正，由李奇微向驻朝鲜共军司令官发表如下广播声明：

本人获悉贵方希望举行停战会谈，以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动及武装行动，并愿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为此，我在获得贵方愿意举行会谈的答复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愿提议此会议在元山港一只丹麦医院船上举行。

李奇微奉旨通过广播电台发出了照会。

在李奇微发出照会的当天，参联会向李奇微传达了与共军进行停战谈判应讨论的议题的指示。他们对他说，联合国在停战问题上最重要的军事利益是：在防止战争重新爆发，保证联合国军安全的前提下，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并主张任何停火谈判都应严格限制在与朝鲜有关的军事议题上。

根据联席会议的这些指示，李奇微同他的“联合战略计划和作战小组”共同拟制了在首次会议上将向共方提出的议

案，选出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谈判代表团，并对代表团的保障问题作了具体安排，包括通讯、运输、安全联络和其它一些常规事宜。7月3日，参联会全盘同意了李奇微的计划。

同时，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金日成和自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这两个共军领导7月1日联名通过电台答复了李奇微的照会。他们同意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举行会谈，但是建议会谈地点设在开城，而不是丹麦船上，会议日期以7月10日到15日。

敌人建议在开城谈判，这对李奇微来说是不难接受的，因为他不过把这看作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政策——从不全盘接受一个建议——的又一佐证。因此李奇微告诉参联会，他拟同意把开城作为会谈地点并停止在汶山—开城路和开城地区的作战行动。7月3日，他通知共军他准备于7月10日在开城会见他们的代表，又说：“如果你们的代表在预订日期之前就准备好了，那么会见的日期可以提前。”他提议，为了保证会议的许多具体事项得到周密的安排，双方是否各派出3名联络官于7月5日或尽可能早地在开城会面。共军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把联络官会面的日期定在7月8日。

仅仅是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谈判即将开始的约定就立刻在美国的报刊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不负责任的日报上开始出现了诸如“让我们的孩子回家来”、“厌倦了战争的军队”等等词句。李奇微将军对这些情绪感到非常愤慨。他于7月4日告知参联会说：“我无法想象美国和自由世界还有比重蹈我们的武装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那次不光彩溃散的复辙更可悲的了。我们永远也无法抹去肩负重要使命的美国人民历史上的这一污点。”李奇微发誓要尽一切努力去消除他属下官兵们的这种思想，”哪怕这样做是‘思想管制’，

我也要不遗余力地去做。”

李奇微担心关于停战的舆论压力会迫使他作军事上的让步，因此他对参联会说：“我想郑重其事地向你们指出，我的重点是要让联合国军保留住南朝鲜的大部分领土，这样才能占领和保卫“堪萨斯线”，并且也才能有一段适当的警戒地带用以预警。”他还重申了他的观点，认为“堪萨斯线”是这一大片地区中最坚固的防线，他说：“如果你们指示允许我造成某种战术态势，而且后勤支援也跟得上我的部队，那么，这条线就是最前沿的坚守防御地带……。我们政府所采取的任何迫我放弃‘堪萨斯线’或是拒绝我保留一段适当的警戒地带用以预警的立场，都将使我们在朝鲜的整个军事形势遭到致命的损害。我请求让我亲自将这封信的复本呈给国防部长。”

紧接着，在派遣军官与敌方进行谈判之前，李奇微把他们试图达成的那些目标以及他认为在谈判桌上应该如何行动举止的问题给这些官员们作了详细地说明。李奇微还强调说，只要他们巧妙处理好停战谈判，这场谈判也许就会成为共产主义在亚洲开始退缩的最好标志。

### 三、预 测

在双方联络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临场准备后，两边的代表团遂于7月10日在开城首次会晤。这场会晤降下了朝鲜战争的帷幕，而整整一年的激烈作战只是为了使敌对双方得到调解。停战谈判开始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的地面部队超过55万人，大致编为17个师（7个美国师，10个南朝鲜师）、4个旅、1个独立团和9个独立营。敌军总计约45.9万人，分

别包括中国的13个兵团和北朝鲜的7个军。敌我间重要的区别在于可用的后备军数量上，联合国军司令部没有任何加强力量的来源，而敌人却有74.3万人的中国军队在满洲。

中国之所以愿意进行停战谈判，而不想把他们大量的后备军投入战斗，这无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自八个月前进行干涉以来遭到了重大损失造成的。截止1951年7月10日，敌人的伤亡总数估计已逾120万人，基本上是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各半。对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军队来说，代价也是惨重的，截止1951年6月底，美国战斗部队的损失已达7.88万人，其中将近2.13万人直接或间接战死。其它联合国分遣部队的损失也与美国不相上下。南朝鲜陆军伤亡人数达21.2554万人，其中死亡2.1625万人。南朝鲜平民付出的代价更高，伤亡人数达46.9万人，其中至少死亡17万人。

虽然敌对双方都没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联合国军至少是实现了击退对南朝鲜侵略的目标，除了西部的一小块地域外，南韩已经扫清了敌军，甚至“三八线”以北的一些地方现在也在联合国军的控制之下。中共一个引人注目的收获是从去年冬天的战斗胜利中得到的，这些胜利提高了毛泽东政权的威望，并为之赢得了军事强国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中国人还缺乏核能力，并在工业和技术上依赖苏联的支援，这也部分地抵销了一些他所取得的优势。中共新的声望必将破坏亚洲的政治平衡。

但是，这些收获并不能使任何一方可以持久进行朝鲜战争。在战场上，双方都可以声称自己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但双方司令官都将认识到，军事力量的旗鼓相当留给他们的只是这样一个前景：即他们都在指挥着一场谁也无法取胜的战争。在谈判桌上，双方代表都可以自称是在自己力量更占优



势的情况下谈判的，但任何一方都很清楚，对方并不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这里的挑战将是，虽然能在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但却无法去支配这些条件。确实，那些负责确定朝鲜战争政策和方向的人们，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为我们在停战帐下和作战前沿两处，安排了一场冗长乏味、令人厌倦的僵持。